

蔡可泉先生文集序

昔春秋列卿遭時逢適類以蹕絕殊異之
勲屹然表見於世乃其辭命章疏至今
讀之爛然可睹遂使立功立言之譽無垂
並重何慕隆哉較近世功名文章岐為兩
途故潤皇猷者力單於脩詞工雕蟲者業肥
於壯夫即有志之士亦苦於不能無致固



其技之巧拙殊也吾郡可泉蔡先生與王
遵巖公梁學泉公俱以髫髻年賓上國當
時見者謂能令文人縮頸頤輔捫心至以三
鳳目之已而梁公逝王公早廢而

朝端卿輔之望則獨推轂先生云當先生
秉樞執鉞時王公業已跽伏故園日理索丘
之遺尋歐魯之緒其文章獨造玄微與

毗陵君頡頏一世而先生則銳意事功日求
國家便宜事宜蹟所至休聞隨之後之論
者謂王公闡寤丘園故文獨工如承螭之叟
用志凝神先生久處薦紳故其諳練獨
熟如庖丁之解游刃無厚二者蓋迥相為
桓文矣乃鄙人濬幸與先生之仲子遊竊
附世講之誼時檢其遺笥之一二而讀之則

又知先生之名不後以其功已也夫引宮刻
微敲金戛石至工矣而猶假於人力咳唾
呻唵至微細也而天機自動即造化自
然之音存焉若先生者以倥偬鞅掌之
餘為賡酬著作之章信心而出矢口而成
非字櫛句鳩者以也先生之文所謂天機
自動者非耶藉令先生舍其桓桓肅肅之

勲而修舍英咀華之緒計其所就安知其
與春秋之文人孰多也太史公曰何知仁義
享其利者為有德故脩業之家為王左
袒竊竊焉欲俎豆於廬陵南豐之間而學
道者猶然笑之先生誦瀟雲齋以開後
學江右人士至今猶稱之為後蔡夫子則豫
章彭蠡之壻皆先生湯沐地也先生之利

弘矣哉鄙人濬繫籍章縫猥云道古繞
登司士什八舍業作者之門固自度其見
麾也茲將蒐今故考機宜讀先生諸奏
疏規條益爽然顧化矣

萬曆戊寅年臘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承直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
事年家晚生蘓濬謹序

可泉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一

序

賀中丞秋山顧公晉司寇序

賀東崖虞公 恩封三代序

賀巡撫東崖虞公晉大理卿序

贈崦山周先生巡撫應天序

賀長憲李克齋公拜御史中丞序

送九峻陳公拜山西左伯序

贈長憲謙谷林公右伯江右序

送按察使張公序

賀夏浦韓公序

贈三峯侯公序

請海竒猷序

贈朱鎮山督學遷四川叅政序

送白厓周公入賀序

送觀海王公還山序

贈鴻池趙子奉使直隸決獄序

卷之二

序

贈蒲山俞郡侯重拜恩封序

贈蒲山俞大夫榮封二親序

贈蒲山俞郡公序

賀蒲山俞郡公薦書序

贈太守蒲山俞公序

來訝贈蒲山俞侯

送蒲山俞先生入覲序代人作

送洪雷陽太守先生序

送江涯王公守懷慶序

贈池州侯公榮政序

贈雙華胡郡公考績序

贈良齋尹大夫獎勵序

述民言贈杏菴雲別駕郡公序

贈別駕少華陳公序

卷之三

序

賀郡大夫葉素峰公得薦序

贈陳節推應召序

贈池州節推楊君榮旌序

贈節推蒺溪袁侯應召序

又贈蒺溪袁侯應召序

贈鯉湖王判官序

叙東洛蔡尊師先生令餘杭

賀雙竹汪邑侯卓異序

賀德化邑侯月溪胡先生序

可泉先生文集 卷之四
賀都閩平山陳公

內召序

贈文學陽山沈君序

贈朱學博序

送蘓九山君教諭宣平序

紀林次厓公貶欽州

贈雪庭周先生拜封序

賀楊坦翁冠帶序

送張星湖掌教安福序

卷之四

序

贈太宰北源熊公老先生序 代傅巡撫作

東山齊壽序 代顧司徒作

為郡侯南衡童老先生祝壽序

脩性篇序

壽陳西谷先生林宜人序

壽封大夫洪公序

雙壽序

賀封主事松軒方公暨彭安人雙壽序

賀雙榕林老先生七十壽序

賀熊太夫人九十 天恩存問序

賀熊母太夫人九十壽序

壽黃母張太恭人八十序

王母貞節序

貞節范母易氏序

卷之五

序

福建乙卯鄉試錄後序

廣東鄉試錄序

應天府武舉鄉試錄序

江西丙午序齒錄序

東崖虞公文稿序

丁戌山人詩序

二衍九箴序

恩光世紀錄序

叙綸音再錫卷

叙少華陳少府賢績風聲卷

叙貞壽卷后

卷之六

記

重脩泉州郡學記

新建泉州府儒學尊經閣記

重濬郡城河溝記

重脩泗州察院後堂記

重脩泗州察院記

脩泮宮橋記

聞講書院記

脩建崇武所城樓記

晉邑令錢公去思碑

浯江貞烈堂祠碑

頌

五岳獻芝瑞應長生頌

瑞應長生玉鹿頌

卷之七

古身先生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乞歸娶疏

刑部擬大同獄疏略

浙江謝恩疏

操江謝恩疏

題飛報海洋倭寇疏

題倭寇猖獗懇乞 天威大兵攻剿疏

題剿除倭寇第一疏

題剿除倭寇第二疏

題剿除倭寇第三疏

題剿除倭寇第四疏

題緝獲叛逆賊屬疏

題優拔將官以安士心疏

題地方稍寧追論失事官負疏

題乞添設將官疏

題自陳不職疏

卷之八

奏疏

江西巡撫謝恩疏

題地方重大水災疏

題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題舉刺郡縣廢官疏

題舉薦武職官員疏

題薦舉賢能教職疏

題起用大臣疏

題薦舉地方人才疏

卷之九

奏疏

漕運謝恩疏

題僱運糧儲疏內八事

題造樓船以固海防疏

題復舊規以便應付疏

題乞預處糧餉疏

題欽奉勅諭疏

題乞存留班軍以安根本重地疏

題乞比例築城保障地方疏

題比例責成任守疏

題慶賀奏捷獻俘疏

謝賜銀兩表裏疏

卷之十

奏疏

題借戰馬以便防禦倭寇疏

題遵例自陳不職疏

題仰仗天威擒斬倭寇疏

題續報地方倭寇疏

題乞添設將官分守要害疏

題薦舉賢能兵備官員疏

題舉劾有司官員疏

題薦舉賢能教職疏

題舉劾武職官員疏

題薦舉運糧把總官員疏

題薦舉境內人才疏

條陳邊儲疏

內十事

尚書謝恩疏

卷之十一

誌銘

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學泉梁君壙記

封主事二檜劉公安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處士鄭公墓誌銘

榕峯留先生墓誌銘

南渠留先生墓誌銘

晉江蔡母孺人王氏墓誌銘

勉菴先大夫行實

卷之十二

祭文

祭敬齋胡先生文

祭鄉賢文

祭懷忠祠文

祭包孝肅公余忠宣公文

祭霍文敏公文

祭尚書漁石唐公文

祭司徒顧新山公文

哀梁學泉兄文

哀榕峯外父文

祭朋山先生辭

祭太守吳兩山公文

代諸老祭鄭一齋文

祭同年李約齋文

祭朱東山文

祭王方渠文

祭石泉翁文

祭榮壽蔡樂吾文

代汪邑侯祭周蹟山公文

祭張東湖文

祭王母李太宜人文

提學道修理告神文

提學道告土地文

卷之十三

雜著

雙竹說

聖人立人極論

經綸天下之太經論

聖人人倫之至論

用兵擇人而任勢論

射策

樂策

邊防策

擬蘇武遺李陵書

代許進士乞養親疏

李克齋公像贊

常節婦二贈

題遺思卷

題負通福緣疏

書都民張璞張玘事

論官

復田豫陽書

卷之十四

詩

七言四十二首

五言二十四首

卷之十五

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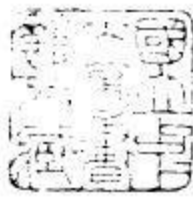
江西廣東學政 附會規

操江事宜

江西巡撫條約 附保甲規條示文

廣德州賦役議

文集總目 畢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一

晉江蔡克蕪道卿著

序

賀中丞秋山顧公晉司寇序

二十三年冬 上以秋山顧公中丞出鎮虔州至則
殫啻宣猷庀弊必法首肅軍令堡障必飭戈鋌必堅
練習有恒警守無替再籲于民曰息而聞爭輸而逋
負土疆弗軼播歛惟時旣而諭文武長貳羣執事惠
利者興蝨蠹者劾毋濫賅以翫法毋殘瘝以眩威繇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二
是閭閻烝烝鄉風更化境宇寧久公則修起學校表
章文儒申忠信之謨銷黠桀之習每行學輒引學官
弟子操觚橫牘誦說先王而黌宮內外靡不振治雖
類池射圃亦已井然已而憂士未知所先也曰移風
易俗莫先禮樂檄之惠州擇精聲律者教肄童子而
宣諸學宮以承祭祀人人感德興行又虞虞兵一弓
一矢之外亡宅長技則募漳汀勇士數十輩各挾利
器所長日夕與虞兵更相傳演廼民猶罷於力征騷
於冗食也一切財以易簡縱有饕餮之吏其將安肆

公之鎮虔文武吏民彬彬然一時矣二十五年冬留
都少司寇缺上特召公或曰公在虔豈惟虔民安
盖閩粵楚越四鎮之旃幟而萬齒之怙恃也何不久
公輒遷司寇廉曰盖聞兵刑一道也自昔蠻夷猾夏
寇賊奸宄屬之士官則士官固兼兵刑有之撫民者
在保釐生養而不以用兵為利故其居常民有恒業
更有章程以為家室之依一不幸有警然后勁弩鈇
戈將士戮力斯用以為干城之託其於戎務雖職專
督之而非其本也猶理民者貴德禮化誨而不以用

刑為喜五教不從五刑以弼而凡五服三就五宅三
居亡非好生之德是於用刑雖曰所司而非其所存
也二事殊用豈不同心哉以公撫握四都二三年間
寇讎屏跡黎庶樂生是公於兵且偃不用矣其於刑
也廼尚有可理者四方奸宄情狀變幻橫捍文網者
何終亡也鬻知舞文鷓張驚擊民始不堪命矣慎乃
剖詰孚乃簡稽不喜於得情不殺於所不教是惟公
加之意耳即公提兵虔州于詩書禮樂之旨猶拳拳
也則居司寇主弼教之官而不先之德禮顧以厲民

也與哉書稱臯陶從欲風動惟乃之休今
聖天子好生帝德洽于民矣為司寇者刑期無刑而
卒以詩書禮樂為歸豈惟四鎮民安駸駸然四方從
欲風動之盛不亦休歟於是羣執事命廉序次其事
以賀

賀東崖虞公 恩封三代序

天人之際何其微妙哉探之不可知而質之也有恒
脩之無所必而報之也不爽蓋理相符而氣類應也
好脩君子存之幽隱之中則達之名位之表積之箕

表之夕則延之慶澤之長天固定耳或者不察謂其不可知而難取必也擇地而蹈者伉厲寡諧往往坎坷其身而蹇躓其後而富貴長盛非必抱踰俗之器承奕世之德者也福善禍淫之理不其誣乎噫是誣天也夫世之都顯顯長休榮不皆誠存之士而誠存者必至焉世之繁昌厥後翩翩弗艾不皆善積之家而善積者必獲焉蓋誠存善積則得天地之氣厚而龢發嘉集斯於天人之理恒也人之疑斯理者或即一時行事之臧邪以定休咎曾弗探其中之所存又

或即子孫之賢弗肖以指數其前人而曰某當得賢反弗肖某當得弗肖反否繇斯以論是耶非耶苟於恒理觀之千金之子與百金之子不同一世之產與十世之產不同其微者蓄聚且然矧大於此者乎吾觀東崖虞公三代 恩封而天人之際章章云公由御史屢遷僉都御史 天子嘗二制詔褒封公二代矣今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會 廟工成推恩再晉公秩封公祖父母父母皆如其官噫此殊典也公之功勩顯設于時即人人能言之顧孰得其所繇來者

公孝友忠愛本諸天植真有天下民物各得其所之志故所在清風湛澤去後有思其余所稱誠存哉又世居浙義烏花溪自宋以來四五百年稱花溪虞氏以仁義忠信詩書禮樂傳其家故天祐人助其子姓不下千餘纓簪相續至公且十七世矣豈傳所謂積善餘慶者耶此其有恒不爽之理蓋在公之身而非必諸天也不必諸天而在其身身與天符則天與人應天人之際蓋微妙也嘗聞公十世祖遠齋先生登宋嘉定癸未進士尚書吏部道德風節卓然一代山

斗今公登嘉靖癸未進士位列上卿甲第勲德固有同者由此而掌邦治均邦國行且望焉語曰積水成澤積土成嶽天之所以報公者其未有已也夫其未有已也夫

賀巡撫東崖虞公晉大理卿序

在昔先王立法制治保綏黎元蓋養之於先而教斯從焉教之不從然後刑以弼之而患其刑之不平也則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朝建官瀆則先王約百里為邑置之令合數邑為郡置之守皆親民而教

養之也慮其未遍則藩臬以宣德意以糾官邪猶疑耳目之或壅膏澤之未流也特置都察院行臺撫以都御史蓋宰制百司綜核庶政而順安化誨之本也其在 朝廷卿曹分列養司於戶教司於禮寇司於刑而六曹之外又置寺大理主平反欽卹意也何莫而非為民耶都御史東崖虞公自為令至巡撫勤績章章可睹記初令萬安潔已愛人崇文下士其勛劬字育不啻慈母其肫肫提携若嚴父師一昔萬安風動景從尋召入為御史後十餘年以都御史巡撫江

西申令播惠博裕寬弘時值歲饑散粟省罪陳水旱之䟽蠲稅力之征蓋於民情寒溫忻痛纖悉必究尤雅尚風教行部所至必先臨黌宮升座橫經諸生以疑質難隨義條折粹如也然公之養人雖中存仁愛而灑紀不可借公之教人雖與人為善而品鑑不可淆其理財訊刑蠲租減罪之惠全活千萬人而數十年狡狙桀悍之流侵漁公賦者悉按而寘之律畫條格慎察稽錙銖不爽矣是以境宇之內不獨衣冠之倫經承指授者人人丕變雖愚而氓隸亦迎風雅化

視之萬安功同而效遠也居無何遷大理卿西江民士咸疑曰公辭撫入理得非舍教養以明刑乎刑之明者德禮微矣余謂不然夫禮而廢刑則民慢刑而失理則民殘理者禮也治也即其所理而約之於禮禮義合則刑罰中刑罰中則士庶治是曰大理養者仁也教者義也德禮之未格則以刑糾之而率理以歸之禮無非仁義也非公何以勝焉假令公久於江西教焉養焉江西焉而已天下之人寒饑聾瞶不得其所者何限也矧雨雹時灾寇賊荐警人事所召得

無議辟者或未平與是可不大為之理哉聞之廷尉天下之平以公可乎天下故不得久於江西耳公行矣明刑弼教何論平反刑期無刑與民休息純乎道德齊禮之風而無失先王欽恤明允之意尚亦有賴哉是則可賀也豈惟江西士民不必私悵然於公之行凡在司屬亦可以別公矣

贈崦山周老先生巡撫應天序

太祖皇帝龍興定鼎南畿曰應天寔四方根本云畿內如蘓松徽寧等州江湖之浸海陸之饒境寓之幽

奇形勢之雄據並以拱衛 金陵藩蔽 王室也其
間風習所漸不必皆同大都物采斌斌尚耕漁之業
振絃歌之聲故其善者博雅秀嘉君子崇禮小人厘
力而其未善則務囂競詭君子夥文小人喜鬪繇其
塵力而賦興焉蘓松諸郡則財賦獨盛之區也繇其
好聞而訟興焉徽寧諸郡則訟獄尤繁之藪也古之
取民者食土之毛什一而稅而歲計有餘積今者不
時之征亡名之索何啻什一已然而垣窳屢空公私
告匱此何繇也其田賦之病田則數十而官田之則

弊孔尤多正米既重耗重因之加以豪強之庄詭吏
胥之灑飛蚩緣高下即下户踣蹶無所時足矣故在
今日民髓擢剥必曰蘓松先王之政糾德辨藝日夜
整齊其民至有不勝也於是乎聚教罷民而后詔之
士師今之持詞控馬躡踵主司之庭者果皆何如人
哉皆先王之世所未糾未辨之民也露齷迕視爭相
雄長至傾數家之貲以鬪一朝之忿同儕之爭尺寸
不假有司之賅千百甘心焉然則匹夫匹婦將安訴
之故在今日民寃無告必曰徽寧夫民而無告則何

罪乎其告之紛民罷莫紓又將何以紓上之求哉而
求之不已罪之愈嚴是所謂竭澤而束濕者也殫益
甚矣崦山周公繇嶺南左使拜都御史奉 璽持鉞
專制南畿其眎宿弊不啻如疾傷之在肢體杜橫征
塞攤稅一則官民之田裒益正耗之數如是而捐瘠
者寡矣聯什伍比追胥捍罔之夫必詰黷賂之吏必
黜如是而麗辟者寡矣漸之既久向所稱厘力喜鬪
而難治者舉反易情嚮力去寅緣露迕之奸將環畿
以內懷和且寧其幹止樂生之氣視昔固邈也金城

湯池之固其在應天乎或曰公從邑令歷藩臬所至
功勩殊懋然大半居嶺之南今而江之南矣嶺南吏
民能無皇皇於公乎吾聞能鉅者不局方愛薄者不
擇地公夙負經綸心存慈愛而節介勁挺持正不阿
嘗給舍立朝上書數千言指切時事權貴悚然語云
犯顏敢諫為忠行道救時為賢公兼有之無所不敢
言則亦無所不可行江南皇皇猶嶺南也公安得不
亟救之它日 聖天子不忘遠安知不復召公兼制
兩廣哉書此以俟何如

賀長憲李克齋公拜御史中丞序

千仞之材豈一朝雨露之所濡哉凌之以霜雪震之以雷霆出入踐蹂於牛羊樵採之中凡不知其幾而後條數幹固昂然可以拂雲而參天萬斛之艦駕之平流祥颺烏得而測採其中哉必洶濤湧浪怪雨育風鼃鯀蛟鯨雜然而值震撼動搖不為怖悸於是鼓颿揚舳於長江鉅海之間始能大其所受士生斯世屈信逆順其故有同然者故曰蓄久而後達柱國之才也履險而後通濟川之具也予於中丞克齋公言

賀在十五年之先矣公生而竒靈十歲能作驚人語二十舉進士尋為行人遷祠部郎中馮附 睿聖之君馳騁制作之會雄才盛氣高覽一世遇公卿大臣不折腰於昔議或不當呼糾高朋昌言闕辨自謂力持國是大臣不勝側目繇是貶判湖州方公坐貶一時仁賢靡不惻然搔惋以為賢類之厄而媚疾者廼潛下穽中之石何言可賀哉顧公自貶脩約省循磨砥一切詞談黼藻歛而施之於民微之間閭之疾疚煩之簿會之勾稽臨之上官部使之操切皆不厭數

而日見謂得意故禮部以前人知公之詞華云耳公之政事謫判而宏公之器量謫判而廣嚴重儼恪喬嶽太山人云公嚴矣於人何所不容而喜怒不形於色其寬裕所自得者也知晰事幾才應盤錯人云公達矣確乎其不可拔而好惡不隨乎時其執操所自得者也公平生最所得意在守衢州中三年獨多異政然皆自不得意中來矣頃者繇東廣按察使再遷御史中丞人之賀公者但自今日為賀不知由今日而觀可賀已在判湖州時矣余故曰在十五年之先

也夫賢者之抑未嘗非得志彼所為參拂之木颿輻之流並以卑公顧不甚厚歟吾聞道高則難脩位高則多責今公之位日崇固昔所雄視而不折腰者斯道之脩其於高覽而責人者何如也是必有經綸摹猷足超當時之所贊嘆毋復為公蚤年之所自低昂乎矧今 天子神聖中和之極禮樂具興在昔禮官之或陳列未盡其須公密勿贊襄之哉是其所可賀又但在今日而已耶由前言賀不在今日而在未究之制作由後言賀不在今日而在未盡之贊襄君子

之言賀也如是庶不類辱公意氣之許已二十年遭逢明時立德樹勲尚有要於後乎噫嘻全材大器之說儻同心相勗烏雖百千年可也

送九巖陳公拜山西左伯序

是歲冬十一月二十日有報從京師來言胡騎犯邊聲勢猖獗繇廣昌白石口侵入完縣完內郡地也醜虜出沒河套之間士敢入內地者間嘗衝突亦不肆然而抵完今且倏爾至何其易也言官於是論列本兵謂防秋之兵撤自八九月非防秋計一時江西藩

臬諸大夫方皇皇然相顧色憂又言山西左使缺上命陳公往代公江西右使也諸大夫則顧公忻忻然無不有喜色一立談而憂喜異態何其事本相關情固互見也蓋聞北虜之警則憂憂不知所屆於是聞公之遷而喜北虜為患非一朝一夕間矣懷

廟堂之憂者能日忘之惟其憂之深故喜於公也至然則為陳公喜者不以公也喜不於公之身乃生乎西北之警惟告警也急故賴公之身也重有所賴於公而喜出於公之身之外是則君子之憂喜也夫西

北之為虜備孰可稍緩然而莫亟於山西山西偏頭中寧武東鴈門三關均稱要害由平虜城而北則沙漠之界由偏關而西則黃河渡口斯皆犬戎所往來蹂躪也往歲小王子入寇山西駸駸及太原諸州郡邑十幾殘二三今之虜狡雖其屯駐順聖川懷等地不在晉陽內境然晉陽得無虞乎即不有虞而自曩寇以後瘡痍者未起流徙者未還加以水旱頻仍賦役繁興不獨攘外之蓄在今不易竊恐亡道以撫綏之於內是亦有賴於左使哉左使之責難矣備之

急而責之難非公不可公嘗為水部郎以法執中貴忤旨貶居縣幕十遷而至右使右使江西值歲凶惠政全活數十萬自此而山之西凡所休養生息嚴屏固藩以安內攘外者不過從舊德幹運之耳山西有公斯民帖然卧矣豈惟山西西北其皆可以無虞哉諸大夫所致喜陳公者如此故曰喜不以公也近聞北虜已宵遁矣固知 聖天子神武遠播得無公先聲所及乎諸大夫再拜為公稱賀公曰虜雖遁去吾能日夕釋然於懷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諸大夫

聞之重為公再拜致喜也

贈長憲謙谷林公右伯江右序

國家建治分封張官班爵統天下分省十三各設布按二司一司旬宣一司廉訪職蓋不可兼矣而職之能者即因所司迺遷不相參紊此祖宗制也正德間權倖播弄薦紳岌乎不遑難所司而利於速去二司迭移互轉之例所繇成已聖天子中興勵精事果豈祖宗之制不可行於今將今之人才無所不

能故無所不可兼耶謙谷林公由東廣按察遷西江右布政使或曰東廣西江均斯氓也長憲右伯胡僕僕然爾蓋聞君子不局於方用人啻其所急方今天下稅歛橫苛閭井愁嘆所望於休養生息者心如懸旌而休養生息是則旬宣之責也已摘伏發奸嚴威果決固為吏者之能而非救時之所宜先二者緩急不已明乎而旬宣之急莫急於江西江西故土磽賦重氓齒浩夥居鮮資生之計視之諸方已當其難今且亡名之供倍於它日工役繁興陶冶罷瘁迎送絡

可身先生文集卷之一
文
繹而一時文明表章之盛甲天下由其盛也不尤難
歟苟非居之以寬弘惻怛端人長者鮮不仆矣而寬
弘惻怛端人長者則莫若林公即之溫乎其玉而守
之介石不可轉探之藏乎其淵而明之冰鑑不可私
人以愛憎投之無所不容吾嘗乘所忽而窺之未嘗
有迫遽厭怠之色事至雜沓鎮凝如山隨即迎刃解
矣以茲旬宣正循以水濟火而拯民於燎原沸鼎之
中功豈其微也夫民之水火旣以江西為甚則公舍
廉訪而務旬宣辭東廣而往也不亦宜乎然則迭移

互轉患不得人耳得人如林公何不可能又何不可
兼而必規規于舊章之循哉余所舉舊章母亦為東
廣人民願少湏臾留公耳聞公夙嘗僉憲西江西江
民士乞再借久矣在東廣不能忘公之去在西江不
能不喜公之來然昔者之別西江猶今之別東廣也
西江之別今而復來安知它日東廣之來不復有如
西江邪載攷舊制布政使徃徃尚書六曹假令
聖天子必復 祖宗舊憲則公之來且無期又安得
不為東廣人民願少湏臾留公哉故始終申舊章以

贈之

送福建按察使張公序

予昔視學南昌登滕王閣讀韓昌黎記云御史中丞太原王公凡八州之人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令修於庭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蓋王公時觀察江南西道於境內無所不當問王公張設吾不得而知繇昌黎所稱其規摹宏偉矣今之按察古觀察也閩與江西比壤雖風氣崇習或有不佞而吏治民情較不甚遠疾痛而

靡寧者民之瘼也蘭茸而未濯者吏之墨也糾結而難翦者盜之蔓也呼訐而不已者獄之繁也故其要在覈採納精剔菟嚴禁詰慎審稽四者而已耳菟蒐必詢以採納則覈賞罰必信以禁詰則嚴去邪勿疑而蒐剔自精得情勿喜而審稽自慎覈則民隱究精則吏治肅嚴則盜寇屏慎則犴獄清數者盡矣於是乎稱按察者之責蒙溪張公嘗居儀曹即俎豆之議著為常典張燈起草譽動南宮又督學兩浙正趨軌明藻鑑浙之學士今稱宗師必曰張公張公云其來

叅政嶺南行部賑窮加意蠲稅宣播德恩勞勩尤懋夫公入掌邦禮其議定也禮刑一道吾知審稽必慎出叅方岳其政厯也仁愛一念吾知采納必覈其校文也端於好趨則勅法自嚴其課士也哲於品藻則廉吏自精今之為按察也以是措之耳廉也移官於斯自幸侍公昕夕不啻公亟遷以往而又幸公之往閩中也閩予父母邦也故舉公夙所施為之概願悉而施之閩父母邦人其引首跂足日望公至哉公南昌產也故廉以昌黎記贈公御史中丞公位近之王

公罷行凡八州矣閩中屬治亦八州惟公德威如王公當此固易耳公行便道南昌登閣讀昌黎之文其能以無感乎諸大夫咸重公行而以廉為閩中人故屬執筆為序

賀夏浦韓公序

按察古有之乎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省巡天下景龍間乃置按察使又曰按察採訪處置使後改使觀察莫非督治奸宄䟽理冤滯廉官吏不灑然於錢穀兵甲民俗之務亡乎不賴我朝建官分職內六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一
鄉都察院外布政按察二司允所宣化明憲各司其事而不相無如按察使缺以副使遷既為按察使即入補都御史在布政者不更踐按察司各迺遷內外相承以不紊故人得以所長自效何者習治專也夏浦韓公按察江西人曰宜入而都御史而遷江西右使豈分曹授任意耶予曰不然今之布政猶古之牧伯舜置十二牧是已唐宋以來廼命安撫使諸道宣撫使帥屬稽之財賦兵械出納矣又聽訟獄糾官邪以肅清一道謂之安撫宣撫使非今布政使乎即

所糾肅固得行乎按察之事而為按察者事事兼領未嘗不有安撫宣撫之責然則以按察而布之政不可乎古者官無定名亦不兼設因事以任官一官而數事故非其人不使非久任不遷今時百官咸備一歲數遷何惑乎諸司迭移而互轉也然我朝之舊雖不可復母有得於古者不定官不偏任之意與况刑秋官屬也天地之氣徒肅殺而不生生哉君子時乎用義亦時乎行仁韓公自為給事直節大義忤權貴聲稱天下又嘗叅政闕中於仁無所不施未幾去

閩閩人感而慕公予閩人也思留公之不可則喜公
來西江且獲昕夕左右伏承大憲體仁以用義凜凜
冰月秋霜也夫公法非苛峻律非文致而何稱霜威
焉蓋睹公之容矣望之高山喬岳即之而溫藹如春
又嘗叩公之量矣汪汪若長江巨河而喜怒愛憎不
少動不問知為長者凡左右公者固皆潛化默喻協
於道德仁禮之中而况於吏民是宜不怒而威也知
霜威者得之於春則知本仁以行乎義西江之義即
閩中之仁也方今災旱頻仍民饑賦急所賴於仁者

休養生息如解倒懸而任法似非所先則公之繇廉
訪而之藩宣也不尤宜乎雖然公之舍此之彼猶未
離乎西江也仁義並施若春日秋霜咸被茲土茲土
山川民物何其幸與嗚呼豈惟民也予輩聞公之遷
能無感而慕乎而喜公猶在江西其尚得以朝夕之
也哉

贈三峯侯公序

古之君子其加意氓物也天下亡一氓一物不在所
愛之中而於任職守官則一日居之一日業之未嘗

有出位遠躡之思夫一氓一物之亡不愛故普天率
土咸任職守官之地而思不出位遠躡也故其所思
者氓物而已而得以專於據忠而起事是故官非歷
歲不遷非歷數遷不至卿相蓋欲使人人蒙其澤事
事就其理不得不遲之歲月更之庶位今時稍異是
矣君子非不以民物為心而官以不即卿相為慮於
是所思出乎所居而業或不在於民物蓋自愛者亟
也至用人者拘守允格不絜德不量才曰某也序宜
遷某也序宜未遷間有不守允格超序遷者然僥倖

競進之風興矣惟競進亡以效乎其職惟循格亡以
究乎其才然則士君子欲加意於氓物亦兩難哉要
之循資而不踰者中材之守也夫受而不器者上賢
之用也顧惟其人耳予因三峰侯公之遷重致意云
公繇西江按察使遷副右使或曰公昔布政貴州矣
繇刑曹郎中至布政二十餘年歷官凡幾今即卿相
非踰等者而何拜公徐徐焉噫唯公之才可以大受
故不即卿相而布之政閩中也公為刑曹時執法稱
上意其守池州真誠決注氓至今猶稱侯父侯母云

備兵南贛修文飭武諸所興革百千年之利如用兵討賊擒巨魁破巢穴談笑頃刻間若神明矣及總憲東廣宣政貴陽並有聲予不及親其行事則見之總憲江西也正己率人廉察吏治每於人所難者以身當之明月秋霜凜如也然要之侯父侯母之心耳夫公更踐勞動自內及外半天下其未沾一日之澤者閩中耳閩中數歲水旱頻仍粵寇虜眺民之饑勞窮瘁甚於西江使公即入為卿相雖深厚之澤亡遠不浸然海濱餘波所竊有限海邦誠眇少不足當公之

才而非公之才不可是故舍此之彼繇廉訪而旬宣此用人者之微也寧獨序遷公已耶又以見公無出位躡等之思普天率土隨施自效它日更入為卿相則無一氓一物不得其所愛公之心于茲遂矣雖然西江之民不能一日去公也吾輩日侍左右聞所未聞一旦去之將安用情哉西江不能去公以公去西江也吾輩情同而小子心獨自喜以公去而入者閩中也閩中予父母邦也離其身而入余父母之邦則余身之所被其大小厚薄何如於是述僚長諸公之

情而附以已私

靖海奇猷序

國家豐亨日久戎備靡飭邇年大司馬深筭遠畫以
北邊為亟而江南沿海諸州郡故皆沃饒寧息之區
也至如蘇松嘉杭則天下盛麗都雅莫兩焉非惟上
之人不之備而民亦曾不以為憂一從黃巖倭變駸
駸入於上海海鹽之間沿海騷然矣然昨歲之倭犯
自上海海鹽而上至今年則無所不深入蘓松嘉杭
僅僅守孤城此何為哉獨幸閩中猶無甚他虞邇來

奸商潛引始寇白沙繼聚彭湖窺竊吾泉亦似非一
日者防禦之道言人人殊大率募兵攻襲稱奇計耳
雲嶽汪公按察是邦練戍卒繕戰艦申保甲之法罷
通販之禁戒蚶江石湖鎮兵專守海門勿輕調譴且
畢收群策縱令罪囚嘉任等立功報效招諭番舶散
釋脅從一時倭首就擒百餘人甲盾獲可千計兵不
血刃糧不齎費而功已奇又奚俟召募於遠哉

聖天子嘉公偉績 詔賜內帑金幣而邦人頌功德
曰靖海奇猷云兵法有正有奇三代之兵以德勝故

恒用堂堂之陣後世不務攻心是不免力角也已角
而稱力則攻其不備而多方以誘之用寇以靖寇凡
皆猷之奇者也予曩承乏江操不意有蘇松海上之
警嘗與諸將論計曰募民不如練武勦賊不如安民
倭在海上非海濱之人禦之不可而崇明諸沙不有
鹽徒強暴乎且乘時竊發柰何莫若用之以擒賊賊
縱未必擒而反側心安由是號集沙民三千人駕艇
百千隻守截吳淞江行之頗有尺寸之効其時設能
以三千之徒團結訓練何至有今日邇聞統兵將軍

悉撤舊伍但募卸兵至使沙民反歸倭室噫左矣今
睹公縱囚團兵種種出奇皆於予心有契者靖海之
功何以尚焉嗚呼斯奇也獨宜於閩而不宜於蘓松
嘉杭哉即以之而防吐虜其猷固無不可若公在監
司廉明靜簡不好苛切繁瑣之政而風裁凜然吏不
敢漁民而豪右不得逞斯猷之奇殆將以德勝者區
區以兵力較奇正尚非所以論公也郡守南衡童侯
采邦人歌咏作為齋卷而屬序於余余方待罪山中
不敢復言靖海之事然從茲海上可以安枕且息肩

矣不佞書之

贈朱鎮山督學遷四川叅政序

今人論為學與為政不同曰學求諸己政施諸人者也學明於譽髦其識精政達於黎庶其用顯是岐政學為兩事士民為二類可乎古人以斯之未信不敢從仕學豈無關於政也又云仕優則學政豈無關於學也學不至於及人則非為己之學政不先於求己則非利人之政是人已本同一體非二也故明於譽髦者學也有政存焉達於黎庶者政也有學存焉而

所謂學者非博聞強記治經課文之務也亦曰道德性命固無乎不具不擇人而明不擇官而用不擇地而行蓋必如是而後謂真學學也者為政之本也而顧可兩之乎吾友朱鎮山君由闕督學叅政四川夫督學之責所與諸生明斯學者也而叅知政事劇乎其有政矣人謂鎮山今昔異官其所經綸措置亦當有辨噫是未達政學之相成而官守之繇設者也鎮山督學崇雅黜浮敦本抑末端軌範明條約奔競之禁嚴而有司之門遠請謁矣進退之法公而勢利之

家絕干澤矣防範之規密而詭譎講張播弄百出者
計窮不復肆矣是鎮山之督學也而為政莫要焉其
四川叅伯母亦以為學之政行之耳以所施於譽髦
者達之黎庶則由法度禁令之粗而入於德禮教化
之眇其義未嘗不精以所求諸已者而施諸人本為
已之學而推之利人之政則寰宇內外或士或民何
往而非萬物一體之用鎮山行矣而為政其可須臾
離學乎哉鎮山少有大志弱冠登進士即與東郭雙
江南野念菴諸先生遊講明聖道其時予以戶部主

事比舍投交多有以助我后予督學江右則鎮山之
鄉也又聞其宗黨稱孝稱弟而今其督學則予鄉也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蓋自心而身而家而邦國無一
不求為聖人之學其為學也覃思力踐以理會性情
為先故一時閩士無智愚小大皆在大冶鼓鑄之中
及其遷蜀率走送數百里外依依然戀其師不忍去
其學之感人如是吾知其不擇官而用不擇地而行
而蜀之為政可知矣是督學之未始不為政而叅政
之未始不為學非負通才而具令德者疇能當此晉

江令錢君被服鎮山之政受知最深重斯別也屬文於予而學諭卓君傳習其學亦乞一言為贈予方閉門省己不敢與聞為政之事而學則雅與鎮山君共之情固不得辭者錢君之政卓君之學於是舉也其可並見也哉

送白厓周公入賀序

人臣之事君也篤業勤施遠邇內外各守其分烏耳而喜於近君者臣子之同心其繇外而內也奏言試功或云朝會或云入賀或云述職統之為輸忠矣而

萬壽其君者臣子之大禮故凡在奔走之列孰無呼嵩之情而有遙致其祝有躬致其忱遙致者因人以將而躬致以往者不獨致其一身而已亦所以將不得往者之意斯臣子之禮之大也嘗攷古者天子初輯五瑞廼日覲四岳群牧而不以為勞諸侯來朝亦各以五玉三帛言贄而不以為瀆其后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七它上下交而志同也今

天子端居清穆巡狩之典勢既難行僅僅三載一朝耳然行於三載三載之內何如也於是歲許入

賀蓋將日覲見之庶盡其詢察咨諏之意而賀者用
贄以表母亦五玉三帛之文之遺焉是故為臣者其
徒以拜手稽首壽其君乎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
告爾后于內所以壽君也為君者其徒以玉帛
文章壽其身乎書曰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
寧所以自壽也君臣相與為壽如此嘉靖戊申八
月十日

聖天子萬壽東廣臬臣入賀屬之白厓周子繇東廣
抵京七千里生民之休疲吏治之衰良耳目或有不

及其將以入告者乎周子居嘗於先王載籍無不貫
閱銳然負經濟天下之志然不以其道不進非君子
之儒不存諸胸中故歷官所至以正直聲稱而東廣
風裁彰善瘳惡尤凜凜然夫存正直則不阿凜風裁
則不靡其入告也安知聖天子不忻忻嘉納之車
服以庸當見於敷奏明試之後矣又因周子而察諸
臣必將曰嶺表之外人人持瀆如臣願入告如臣
聖天子不尤忻賞耶凡所介賚而廸簡者何限於言
有伏於賢有遺哉然則諸臣雖不近君固亦同有

喜也已夫諸臣因周子既得將真不能致之懷又免
官守之譴而均竊乎 天顏之喜 聖天子不惟厯
乎朝覲詢察之章且有罔伏無遺之美其為宗社久
安長治之福寧有疆乎 天顏有喜臣之心尤同也
宗社無疆壽之禮益大也斯周子入賀也不甚可賀
歟於是諸僚屬庶文以送之

送觀海王公還山序

嘉靖丁未二月九日西江僉憲觀海王公蒙 恩致
仕還山曰王某有疾是日王公方司督屯政忻然而

歸藩臬諸大夫東松黃公輦舉蹙然作而言曰以公
之氣沉毅而不浮以公之識閑深而不滯以公之操
侃直而不倚以公之才應卒而不眩始居御史臺骨
鯁忤權幸后謫州郡至今官幾三十年丰姿精采日
益矯然斯疾何疾輒罷免公公曰某抱宿疾素矣得
賜骸骨幸也諸大夫不明予疾乃甚耳世之人醉醇
飫膏豐頤厚頰于于然坐且卧者自謂亡恙也調護
一不至而寒暑入之則病在膚腠者亦非少矣然人
見其病在膚腠而已予之病異是筋駑力倦中熱表

寒隱憂或萌輒成痞痛時事有觸則發狂呼與人語
吐露難忍稍不愜意則面赤背蒸賓朋盈座囂塵鳴
聒或交臂而呈意氣或促膝而出肺肝予心不投則
耳聾無聞也名利在前死生在後畏途傾仄危於陷
穽風波反覆險於巨川予心不虞則目瞶無見也此
非有大病於中者乎夫以眇爾之身攻之者非一而
鍼灸湯劑之所不能瘳不去身其殆矣諸大夫徒以
予肢體貌狀僅能勝簪紱而謂其亡宅不即麾置門
墻之外是則愛我而非知我愛我者古所謂美疾乎

不有知予予安得不捨諸大夫隨倉扁以走去也使
予癯然其肌骨痿然其儀容怯然其神氣則雖未必
愛我於諸大夫然予之病也不深又何所惡而去焉
唯其不然是以以還山為喜也予之疾既為人所不
見則其疾予者蓋誠知予諸大夫胡為乎疑哉諸大
夫曰孔氏稱古有三疾公母亦古之疾者矧疾而自
知其有瘳耶公素餌芪朮黃精閒吐納運化之術行
將步嵩華從赤松子遊則公之疾固不死也夫公笑
而不答遂設祖帳與諸大夫再拜飲酒數升匹馬而

去道傍觀者無數嘆曰壯哉王大夫副憲源野李公從信州來聞公行遣而挽之不及屬廉為之序

贈鴻池趙子奉 使直隸決獄序

昔漢吏得人彬彬然盛也然以廷尉稱平後世者不可多得已傳曰張釋之無寃民于定國民自以不寃斯二人者其於明慎用刑之道蓋庶幾焉蔡克廉曰予聞之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是故舜命士官欽哉惟恤周公立政重在準人之刑獄既以勿誤庶獄詔王復命太史書蘓公敬獄事以為法豈

以其道若斯不易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先王不忍人之心曰仁律制大法若設羅網以防獸然禮天子不合圍乃用三驅失前禽蓋取其不用命者而已夫用法亦去太甚如必盡法而寘之民殆將無民焉故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之其死在彼於我亡憾也一人伏罪而萬家蒙福此之謂殺以生之固聖王勸善更化順休命施仁術之政也予觀鴻池趙君樂易不苛練達而持重其於斯旨豈不夙夜究心哉趙君先為曹令又宰新河歷歷卓有善政嗣居太興興廼都內

邑臺省府寺九卿百執事以下交得以臨於令尹為
令尹者誠難矣然予時聞臺省府寺九卿百執事莫
不交誦趙君賢既而趙君遷主事與予同省凡羅文
法者趙君所決皆不恨繇是考前所稱不誣云會北
畿決獄尚書曰是非趙某不可奏 上可之或曰趙
君斯行 天子令殺有罪唯是按成灋云爾殊不知
趙君單其聰明致其忠愛尤思以推廣德意其行也
其直為殺乎若循例而行徒有事於鈇鉞則即所在
州郡吏可自為之何必趙君哉方今

明主勵精晷治哀愍元元天下之人莫不延頸以幸
太平也然而陰陽失調善祥未集妖孽屢降飢饉荐
臻四方郡縣比比然爾得非民多寃結政有未平歟
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今之為法密如秋荼典獄之
吏鷙於蒼鷹甚或取法以酬私殺人以媚上此其中
非無惻隱之良謂自安之道當如是也峻刻之意興
則狡訐之風長擠陷之機設則鍛鍊之獄成是故細
人肆志君子蒙辱元氣日銷和風浸薄及天降災以
示仁愛而有司徒以聞奏不務脩省此聖世之所深

悲而賈生流涕長太息也今將何施以塞此唯趙君
審慎盡心焉而已昔人捕殺一孝婦郡中枯旱三年
今趙君所使境內水電蝗虫之災已雜然並見矣是
可不省哉是不省哉

卷之一終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二

晉江蔡克廉道卿著

序

贈蒲山俞郡侯重拜 恩封序

司封之制官六品七品三年請 勅封其父母五品
為誥京職自負外郎郎中而上皆誥封然封必六年
實授而率遷代不能六年不封於是得請者
鮮矣嘉靖戊戌

今上郊享禮成大賚百官蒲山俞公由水部郎中晉

階推封未幾出守泉州又二年方誥軸來泉公朝服
北嚮稽首祇命具以袍帶冠帔遥致之家上其尊甫
界涇公奉政大夫母沈宜人云先俞公主事時已請
勅命至是再拜封可不謂榮遇哉泉之人士樂觀盛
美舉欣欣相慶為文以贈而郡邑師儒來請余文曰
余夙與公文字之雅也夫界涇善教其子其子推界
涇之慈以子其民 朝廷又推其子之孝以榮其父
母蒲山善子其民其民亦樂為之子愛之如父母又
推父母之心以謹幸其父母之恩遇上下交和融洽

無間可謂至矣蒲山天性篤孝昔在主事時不欲一
日去界涇膝下上疏乞歸養數年界涇勉之仕由是
稍遷卽中會建明大禮工役繁興時勲戚暴恣事多
所侵阻而守之毅然遂中傷逮獄然事竟白復其官
上之言曰釐敝剔浮殫心體國持法罔撓守道不惑
卽中俞某也旣來守泉仁義並施民懷吏畏暮年之
間謳訟四起夫信不疑於主而惠究於下名揚而親
顯孝亦大矣何論於金紫之飾名位之褒哉是雖不
時時膝下之歡而所樂於界涇者何如也其去區區

顏色口體又遠矣况蒲山茂齡壯猷登巍躋膺界涇
公與沈宜人年方五十壽祉無疆則它日光昭世德
垂衍令名承天寵而答民懷者何可限量不特一再
封而已因念小子不孝嘗為司寇郎中二年竊謂旦
夕典命重逮老親而即以得罪黜去貶後二日
皇太子生覃恩加封群臣不孝至今以為恨今且有
不可復追者人生之遇不遇豈非分哉

贈蒲山俞大夫榮封二親序

蔡某曰嘗攷於周蓋自后稷受命立我蒸民有配天

之功故郊祭天而以后稷配迨于文王邁駿有聲維
人維后之德燕及皇天而施于孫子故祀文王於
明堂配上帝夫配天所以尊祖配帝所以親親尊尊
親親周公制禮至詳備矣然而追王之心崇祀之典
不特施之于家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咸使自
盡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此有周泰和之治所
繇興也明興幾二百年聖人在上日明禮樂以
高皇帝配郊祭以

獻皇帝配秋享與周之郊祀后稷宗祀文王若合一

契至其推崇報稱之典上有皇天上帝而下及于文武臣工如恭上

獻皇帝為睿宗固即追王太王王季之意也而俾在廷諸臣率請封其父母又大赦天下可謂達之諸侯大夫士庶人矣當是時人人自喜謂上銳意大孝是以新海內頌史之耳目使人予咸得以致區區之心而蒲山俞公方郎中屯田進階奉直大夫封尊父界涇先生如其官母沈宜人茲其孝固上之所達者歟嘗聞之孝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立身行道加百姓

而刑四海孝之大也俞公既拜大夫而界涇公並沈宜人以未艾之齡膺無疆之祐則固能尊且養而所云孝道之始可無憾矣今觀其涖吾泉也翼翼其慎斤斤其明柔嘉其則而動式乎古訓至於政教所重則先之博愛敬讓導之禮樂德義示之好惡廉恥儀頃之間境內化洽駸駸嚮風皆思以不遺其親此非立身行道德教加百姓乎則公以大夫之孝固又有以達於下也夫天子盡一人之孝則推隆祖考盡天下之孝則加封百官俞公始以事親之孝故能

移於忠而終之以事君之忠又得推美歸恩於其親
以卒成俞公之孝而又以俞公一人之孝教泉州百
姓之孝斯舉也可謂達之至矣是皆周道之遺也德
化令熊君姦來請予文贈俞公余謂斯邑固公德所
化樂為之言而直證以成周之事蓋既喜其有
君矣重有望於為臣者云

贈蒲山俞郡公序

言吏于郡縣者曰養民之為責養民者民牧也其所
繇牧之於簿書錢穀之外無稱焉惡知有所以先之

曰教化乎以是而人喻戶曉之不勝則必有所為民
之先者教化興而風動景應士者民之先也養士學
校猶夫牧之而孳孳詞章科舉之技是亦牧民以錢
穀簿書爾夫明倫志道立教之本教之而必求諸士
士之身不亦煩乎身教者溢以德服人而人服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夫牧牛羊者始之求芻以食之恐不
能飽馴服之久則矜矜兢兢角澣而耳濕降阿飲池
靡不如意得其性也斯之謂善牧牧人者不獨以錢
穀簿書詞章科舉使人一飽而止而必身率於明倫

志道之間亦欲其漸涵淪洽俾其性自我得耳蒲山
俞公來守泉州凡所覃宣施畫於民惟教化之為亟
其首究心者興學造士予有弟姪輩為弟子負蓋時
時聞公告語亡非道德仁義之談情性義命之蘊即
其首撤明倫堂新之固知所新者在此不在彼然又
不屑屑條教科指之末士者樞衣而進折磬而退有
不待公一言而鄙吝自不復萌其消融陶煦沉浸被
服之道不可知但知公終日坐堂上喜怒不有所而
恭儉以臨民嘿乎其思穆乎其容凝然於精神粹然

於辭氣廓乎無不包而矚然以不染人有高山大海
精金美玉之稱凡所張設建置未論論其得於心者
如此人烏有不感而化之哉巡按御史南湖徐公廉
公治狀薦公治平第一凡在公治孰不人人自喜門
人某某數十輩初以文字受知而漸於心教領畧其
喜且踰於人人則請予文為贈夫薦賢揚能御史之
責諸生何自喜之過也今時為吏既皆逐逐夫簿書
錢穀而風教德化渺然無聞久遠如公者作斯邦其
有興乎諸生嚮謬其力於詞華自公之來始知學也

學而為已然後毋忝所生是公不惟有教之恩寔有生之德然儻無巡察之知則或有志而不得究所以喜之謂公行其志諸生之各得復其性也夫志道有淺深信心無厚薄諸生之悅心而嚮道安知非七十子之心在公所以化服之何如諸生駸駸然復其性矣公之志豈特行於一方哉

賀蒲山俞郡公薦書序

君子受命於一方其所旬宣表樹於氓不獨以自知其志微之有閭閻里巷之謠揚之有監臨巡察之覈

公之有薦紳大夫之論閭巷之風遠然惟其微故其言近監察之分嚴然惟其揚故其事核斯二者而必裁諸士大夫之論其論公故其說信夫監司以觀風為責凡所搜採不越乎閭巷之間而縉紳為氓領袖顧能拂民之情以作好惡哉但居今之世徃徃獲於此者遺於彼好惡殊而民風隔也其謠得其覈失雖有善者而不究所施於民覈之得而失於謠則雖干名希寵於一時然終有不可奪而掩之之實至其得失所繇以定不外乎縉紳而裁之不以公知其說非

與是安能於三者相關而交得乎今觀蒲山俞公得
於斯三者可不為難哉其守泉州三年閭巷有謠矣
曰嚴父慈母曰明月青天曰金冶之練玉壺之水曰
太山之鎮大海之流此其所施何如也而凡監司巡
察之吏則又一一道俞公之賢先巡按御史石沙王
公薦公於朝其言歷歷如閭巷語南湖徐公又御
史巡按來則又薦公言歷歷如王公夫閭巷謳之不
為不近巡按再薦之不為不核其覈者之詞本乎謠
者之意采之於風揚之於其微可謂上下交得風之

被者遠微之及者深於是乎以一身而通上下之志
合士民之心相關而不有間矣惠安令何君某樂公
盛美來數予言為賀以予從大夫之後庶幾有為閭
閻巡察之印證也而予何人其言卑渺無所裁以取
信然自謂受公知最舊而亦不敢拂人好惡以得罪
於公則有辭之而不得者夫予言之亦安能外閭閻
巡察之言多贊一詞哉閭閻之所是巡察是之是於
巡察人人亡不是之而况於予乎設公不見與於閭
閻而徒得上焉者之揚美則雖予言之而孰信之也

予所以信公正謂其有得於匹夫匹婦之心不在達官大人之口也予之所言不敢自謂士者亦竊附於里巷之語云耳尚俟觀風者采焉

贈太守蒲山俞公序

太守蒲山俞公蒞泉之數月明詰震爽撫摩剔抉縱操有度張弛咸宜吏民讜服亡何以入 覲行其年石沙王御史行部覽觀民俗庶長吏失得廼言曰泉郡俞太守性淳行方學博才練所居移風卓為世表夫績效已著而甄錄未殊非所以勸賢能俾不怠也

其直符史詣 闕下奉太守牛酒且奏公治狀于朝即泉溪隧之耄稚聞者咸沾沾喜也既而相與恐曰我公其弗歸哉夫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蜚景之劍不可以出昧蓋言噐博者無近用道大者其功遠也吾泉遠處海國澤專而不可咸而公考天下治郡第一宜受上爵孰與歸公者君子曰公奚不歸也夫賢者不牽物而務痛當官者不晞望而擇處今時所謂與民最親者孰與太守 天子雖優公然察民所疾苦知公吏民相得必令公勉卒所惠耳又何疑焉

於是文學博士及諸弟子采物論以告余余告之曰
吁言弗歸者望極而生疑也言必歸者疑深而猶望
也然皆可以知公之政矣夫公文席之弘材台座之
偉器也履貞持憲有端嚴廉介之風秉謙樂恕有沉
潛蘊藉之度刻蠹搜穴有凜凜風裁之節幽詰細綜
有炳炳燭照之知嘗協寅司空大署鳩工度力任怨
息民即諸同曹即無不歛衽推高俞公者而公出知
泉州非公不可耳非以泉州能竭公之才也故視泉
如家而憂民如傷者公今日之志也被澤四表而勒

名太常者公他日之勩也公於泉州誠所謂先天下
之憂而憂者其能不蚤來也耶廼斯歲夏六月某日
公果南旋士民百姓歡欣載道有不知誰之所為云
書此以贈

采謁贈蒲山俞侯

俞侯蒞泉郡躬申約與民更始尤兢兢於興學立教
修禮崇化之務三月而郡中翕然改觀矣于時閭巷
之間謠歌四起士曰叔世風漓行也日慝我侯來思
維亡之則亡小亡大敬明其德農曰載蔗載藜惟婦

與夫比歲不熟賣子為奴我侯未思亦孔之休商曰
抱布貿系雞鳴而起上下交征曷維其已我侯未思
願藏其市亡何侯以述職行久之百姓皇皇焉則又
相與誥曰予有嚴父子有慈母胡不遄歸予將安哺
為士者復歌曰父兮母兮生爾身侯兮侯子生我心
我寧不有其身予何可一日而亡心會巡按御史王
公廉侯治狀第一移檄嘉異之南安令孫子某曰蓋
徵於庶氓之言而知獲上有道在得民也文學許子
某等曰得民不若得士之深也聞諸士歌可睹矣晉

江蔡克廉論曰昔稱漢吏得人為盛予讀班固循吏
傳詳攷其世未嘗不喟然嘆云蓋鈎奸擿伏徼勸樹
聲世所稱良者至若風學勸士培植化本雖漢吏亡
幾焉孔子論為政有成在三年今人言俞侯政卓不
可及然才數月耳何其徵之易也異哉所聞四方往
徃謂泉難治泉固古治郡也其俗忠信醇樸夫忠信
之民易以興禮禮教箴弛仁義凌遲而瑣屑於簿牒
刀筆之餘是曰賊民民廼為賊不明其然而顧重疑
斯土也豈不謬哉俞侯超然遠覽唯教化為急嘗曰

斯民也三代直道之遺也侯誠不誣其民故其教易
興功則倍之數月之間士庶齊德上下獲心至一日
有不能去侯者侯它日庶幾哉與古召公革爭烈矣
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然之驗也

送蒲山俞先生入

覲序 代人作

侯蒲山先生治泉三日從祖父存警伏罪臺下父曰
文致罪成必誅無赦侯廉得_其狀赦之又數日侯試
郡弟子所賞拔者不數十人曰無如從祖可教此於
生我知我之恩蓋兼有之未幾侯以入 覲行從祖

小子迺再拜稽首獻言曰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信斯言也今觀泉之所以
廢興及人事失得之故蓋歷歷可想云泉固海濱樂
土其氓務耕織而足衣食又俗忠信樸野習詩書六
藝最號易治顧在昔治之法今之網日密矣然奸偽
萌起耕者不足於糲糠紡績者不足於蓋形何其事
大謬不然也蒲山先生蒞政數月耳破觚為圜斷雕
為朴機械不張邊幅不立廼使上下晏然吏蒸不敢
起奸盜賊不作農不逋畝女不輟機冠裳之倫嚮風

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此何由也蓋古稱
父母斯民者曰若保赤子夫其保之如子則非以官
為威以法為機獵下而調上也赤子之饑寒疾痛號
呼於父母也急於水火若以苛峻峭急而拯其饑寒
疾痛也是羣羊而牧以狼也不亦殄乎一家之子縱
有強弱昏明美惡之殊性亦非可以刀鋸鈇鉞驅迫
而整齊之也所以導之掖之董之勸之以養之而弗
敢棄者盖有道矣是故三代之治威厲而不試刑措
而不用其下應之如景響也後世功利之徒徃徃務

勝民而快已稍不順令則據案疾視曰此黠悍梗逆
者也由是復醵擊搏務以樹威民惟見威而不見德
則益黠悍梗逆以求此逞而卒不可逞則亦不可化
是上與下為戾也亂有窮與今觀蒲山先生尚德而
不務罰先禮而畏刑下令之初恤鰥寡振貧窮薄賦
歛罷興作誠詞訟恬恬然嘔煦斯民樂與休息于以
復吾泉龐朴易治之舊斯所云事半功倍者也是以
君子覲德小人安業四封之內靡不受福何但從祖
父子而已且須臾之間頌聲四起曰天曰神曰杜父

召母然後知德禮之化闕而刑威之效微也嗚呼子
於父母不忍一日離襁褓而父母亦惟其子疾之憂
斯土之氓其依侯也終數月今侯之去民也又數月
吾知侯之心猶斯民之心云

送洪雷陽太守先生序

廣南古百越地距京師幾千里而雷陽居廣南盡地
其屬三邑尤濱炎海云今士大樂內而厭外凡守郡
曰去國至海南諸郡守則曰遠臣曰逐客烏虜豈不
以茲土也非所以處大賢君子耶夫 國家設郡大

者連城數十小或三五城邇在畿輔遐至海陬皆
天子所置以為守也士效官者誠願施於民而樹表
於后計士以踰此矣二千石祿不易地政不殊民即
居廣雷陽惡知其不與中州擬並也新齋洪君以刑
部郎中遷雷陽太守蓋語予曰某不敏敢有辱於雷
陽請無見子此知洪君不以遠薄其眚豈世之論土
地睇羨利自營者哉洪君為郎中決疑平反多所全
活刑部尚書有大讞獄非洪郎中不可又今世所稱
居官曰清曰慎曰勤必曰洪郎中即諸同曹郎莫不

欽意私讓洪君在曹五六年未嘗欺同曹郎雖它公
鄉咸知洪郎中賢交誦之銓部宰而洪君弗聞也會
雷陽缺守銓部固以雷陽遠天子特遠吏民不相
得徒得洪君慈愛而治之耳或言洪君先禮義而
後法令蓋古循吏也雷陽之民其心不如洪君子聞
之老氏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夫法令者治之具而非格心新化之本也循理為
國民誰不懷叔孫敖鄭僑自昔所稱賢相然讀其傳
不過秋冬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初僮子不犁畔后市

不豫賈四載田器不歸士亡尺籍是何異道以驅民
哉邳都杜周葦舞文巧法其令行未嘗不愉快然民
畏如蝮鷲又安足數也繇此觀之在彼不在此誠使
洪君立忠信修禮和義即相天下無難何論雷陽於
戲海國炎隰世所厭薄茲守雷陽者洪君而張淨峯
君治廉郡林欽州又行矣二三皆所稱鄉先生彬彬
然列於其境絃歌相聞毋亦海濱之勝然與又攷古
誌曰寇萊公嘗為雷州司戶

送江涯王公守懷慶序

歲乙未秋七月之望 上制詔吏部以刑部郎中王
某為懷慶守報下諸同部郎交論曰賢哉王公嘗直
諫貶國子學官又貶縣幕屢遷至員外郎郎中計公
登進士二十年積資累勞即躋之公卿上大夫之列
不為越矣廼今僅使守懷慶何其遷公之莫也郎中
蔡克廉曰小子愚靡聞大道然夙讀書凡四方所稱
寔雄勝者莫不曰太行山懷慶都太行山下帶河為
固故河內郡嘗考漢史河內傳所載循吏曰任延功
臣曰寇子翼斯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宋富弼以宰

相三判河陽豈非名賢乎 明主垂意於治察民所
疾苦數下令曰太守百姓之本不宜數變易又曰選
用賢良欲安之也因謀可使守懷慶者以公有牧人
服衆之才故特拜公夫今人孰不欲旦暮加章顯謂
公在下位遲久良然假令公儕俗沉浮卑卑然以取
容幸即不卿相大夫亦可免數所斥罰以至今日何
論一太守唯抱骨鯁之忠高風勁節誠足為天下願
慕縱令隱約不難而 天子復委公河內以富寇諸
君子侔之其事有同異然朝廷所以待公至意豈不

深微哉古者君子仕其鄉則舉其故今公仕古人之
羗入其疆登太行之山覽州宇之雄奇追高賢之景
烈未始不可浩然而歎深長思也况今天下晏然河
內寬息非有戰伐之虞轉輸之勞如寇子翼時也其
民又習禮義則易與興理為公者少加之意而已任
廷為守靜泊亡為唯教民以墾闢田疇而聘請高行
之士吏民繇是大化何者政畏張急理善烹鮮吾觀
王公誠斷斷守道之吏昔在行人時質行馴謹時人
歸其長者至諫止先帝南巡言極抗直又為御史

劾權幸風裁凜若古名直臣何以加焉夫公素仁愛
而質直仁則子民深直則奉法謹斯皆可以感物而
行化語曰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守迹公守立備矣
惡論懷慶雖入為公卿上大夫其道亦不過是

贈池州侯公榮政序

侯公台州有道人也余愛公名舊矣往年遊京師聞
公為大司寇即余友人梁子宅之試政與公同部省
每叩公論議歸以告予且嘆今為民吏者有能本以
仁恕濟以嚴明不媚事上以毒下不務刻法以示公

若侯公者蓋真寡儔也故數數贊侯公之賢夫梁子最慎許可其言如是侯公之賢可徵已未幾侯公出守池州余不才備南刑曹池屬下東流邑去南都百餘里邑庠掌教易氏者余昔受業師也每書問則又數數道侯公之賢且深贊知己之恩無以報侯公夫侯公之加禮吾師也猶加禮於吾也吾師之所稱則不異於吾友也侯公之賢不尤徵哉由是余益重公一日吾師發力持手書偕吾師弟子數十輩各通名於余道侯公善政近為當道獎拔欲余一言以贈余

廼起嘆曰嘻是可以考公之惠矣吾聞為政者能干百姓之譽有不能信士心能愜士論之公有不能獲上位今侯公之治池也當道曰侯公之善政在民吾師曰侯公之善教在士吾師之弟子又曰侯公之善政民既頌之侯公之善教士不敢忘德且百年以來學校墜廢東流之士知禮義勵名節彬彬然有三代揖遜之風自今始也顧可不賀歟嗚呼豈惟考德亦可以占人心矣夫侯公之政初試司寇也人悅之再試池州也人又悅之侯公之名初得於吾友吾友信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二
之繼得於吾師吾師信之吾師之言公於學校學校
之言孚於庶民庶民之言達於當道侯公之道與位
行名由實播也故當道之獎褒不足為侯公賀蓋亦
足以見公論之明云方今 聖天子重勸賞功能之
吏異時者奏之 天子天子當曰侯太守之賢能廣
德意宣化美惠愛元元如此所宜嘉錄則豈獨池州
之人能賀之亦豈獨余能言之

贈雙華胡郡公老先生考績序

吏治學術豈有二致哉本諸身則為學施諸民則為
吏吏非人人可以言學而學則無不可治之吏吏不
出於學非循吏也學不通於吏非實學也其治則吏
其術則學耳先王之時聖學昌明號為儒者一言一
行之微以至事績勲業之著無非學術作用故其中
發施有疾鈍文采有淺深成就有醇駁然皆不可不
謂之學術後世儒術不明學以涉獵剽竊為尚吏以
擊搏馳驟為賢以學文吏則曰迂踈以吏論學則曰
粗淺於是吏儒政學始分為兩途徃徃眩聰明矜知
巧崇文法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吏嗟乎求一言之幾

於學胡可得哉吾郡丞凌華胡公來丞吾郡幾五六年其清節仁聲卓不可勝紀予獨慨其言行一二公性不妄與人交交而喜以善相觀無私暱其不合已坐對默默即假以口舌顏色赧然有所不能然亦未嘗露其拂然之意至於臨民平氣開顏凡疾痛疴癢肫肫心誠求之不假鞭箠亡纖悉不中民隱終日端坐堂中政餘古書一卷得意處亦嘿然自會事機旁午或利害卒至莫定紆徐各有條次未嘗見其周章徙倚之氣此豈俗吏所能耶又居嘗蔬食寡食肉一

切世好泊然也自夫人捐世謝房闈之慾今不知有色將二十年矣飲食男女無愧屋漏公之學非涉獵剽竊者也以學為吏而不欲以擊搏馳驟釣聲稱故吏之所施無往而非學術公可謂知學者矣近世稱知學或立門戶騁口說彌增大道之障公之學術恬然自得庶幾哉古之儒乎於今之世有古之儒且為吾郡丞吾郡其何幸歟頃以考績當行吾郡之民能無感然於懷哉先是廉督學嶺南吾鄉先生司徒顧新山曾寄聲曰胡郡丞考績諸大夫謀為文以張之

屬諸吾子新山公吾鄉有儒術者也而以是屬某豈以庶為獨知公之學耶公為吏得諸大夫士若此是以益信公之學有儒術而不徒為吏名者哉庶適轉官過里與公行會謹執筆書之如右

贈良齋尹大夫獎勵序

良齋尹大夫貳郡有年矣巡按御史王公移詞獎賞曰以勵之夫尹大夫克共厥職而何御史勵之大夫亦思以自勵屬邑吏舉稱賀爭欲贈以蔡子之言蔡子信知大夫者故於惠安之請竊有說焉夫今人論

當官三事唯清為重清一也有本然而然有有為而然本然者性廉潔者也而有為者二或沽名或怵法然皆非其質矣故有不持一金而惠不加渥徒自檢其身以媚下非不聲稱籍籍然於以自磨淬則得矣於物竟何濟哉故其口舌之徒徃徃絜長度短於才德之間噫約已濟物頌不並重耶有德者不自潔已而已也方今俗薄風靡人人忻於所便有言道德者必曰迂執夫執之道亦有二真知義理者善自生意見者泥執義理者必清執意見者亦不溷義理之清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一
率其本然意見之清未必亡所為此其道豈不相須哉嘗聞尹大夫馭政寬仁然嚴於清操而尤執禮終日衣冠危坐堂上堂下人雖素所狎習者罔或玩閤井貧民常食菜鹽大夫衙亦食菜鹽大夫車蓋服被宜爛然文繡而尹大夫則不車蓋服被文綉世人卑疵而前臧趨而言過從燠燥心神不暇而大夫寡延接或相對不數出聲時事流水人情轉圓片時低昂其權輕重大夫則以繩尺為兢兢非臨利害不動雖其淺微而委曲偃仆之不可一時民獻無不多尹大

夫而俗謂執古為道學大夫又白沙同郡人於是道學之名重吾泉矣此豈意見有為為之天性然也循性而動無沽名怵法之私而義理自流民皆見德斯所謂全德君子者歟嗚呼斯世也安得砥行之士與察所安即有作之亦勝於委瑣齷齪者亡論及人得見潔已可也意見執義不猶愈於意見執利乎而况於大夫執義天性固然予是以竟次其行事又聞惠安邑丞清執亦有足多者故樂為之請予初與邑丞無平生云

述民言贈杏菴雲別駕郡公序

予不聞有司之事久矣一日鄉大夫士過予曰郡別駕雲公署晉江也剛方質直揚善鋤姦不貶已以狗上官不屈法以伸豪右予曰有是哉又一日田野之氓過予曰別駕雲公署晉江也約儉慈愛保惠困窮吏胥束手而賄賂不通里保相安而科歛屏迹予曰有是哉又一日晉江里長蘓某某等凡百十餘人齊踵門而告曰某某等生長茲鄉徃徃見前輩稱說服役官長之人富者剝削貧者稱貸不足則鬻子鬻子不

足則逃竄逋者不還居者縲綈而休養生息無幾矣是以十年當役如赴火就湯不勝其愁苦艱難之態迨年役既半還田有期則以月望日如負重者之速求釋也得釋則喜不自堪廼某某等幸今日獲事雲公方四五月耳里亡呻吟之聲邑亡逋逃之戶妻子相守囹圄全虛不意將罷後以去也追惟昔日之就湯赴火忽就衽席之安而今之得釋重負若赤子之離襁褓願再頌史母去焉予曰有是哉有是哉汝輩不忍去者子民之心也然例固當去耳百十餘人則又

稽首再拜以請曰誠去矣願執事一言以留贈非執事之言不足以贈雲公非雲公不足以辱執事予曰雲公何繇得此於諸里哉曰不識不知雲公之所以也然竊見公之馭下也甚嚴而待我輩甚寬公之斷獄訟也不一毫假借於人而其取於民則以減一分為一分之利公之賦性果決遇義所當為不復能待頃刻而至於徵租納課之間則極其從容調度不欲取併於一時以竭氓而快己是故問閭不假威而自信賦稅不用刑而自供凡不急之征無名之索悉得

罷免夫士氓之言或逃聽而失實惟長里一歲奔走周旋類子弟手足其言如是可謂公也已原長里之設本以為公而後世夥私費至有當月直日常例之稱里取諸甲一而得十上下交征以為當然民安得不逃竄死亡哉今雲公以節用愛人為心故斯土之昨未遇公也則憚里役之來既遇公也則戀里役之去吾知繼茲以往其來者之心猶去者之心吏治蒸蒸日上之風可復覩矣語云下之應上如影響豈不信哉

贈別駕少華陳公序

昔太史公列循吏傳載孫叔敖以下五人所居無赫赫名而奉職循理官以不亂夫功以精明而奮法以威嚴而信彼奉職循理株然自守耳而太史氏特稱之為循吏則此果足以為治耶蓋精明威嚴者其效在耳目皮膚之間而奉職循理所以厚元氣而昌國脉也昔夫子與其徒論治農山之野由以勇賜以辯而回則以德夫子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煩辭顏氏子有焉夫勇與辯豈不足以樹功而明法然夫子所

與不在此而在彼則精明威嚴誠非至治所貴而孫叔敖鄭僑公儀休與夫石奢李離之徒固古人尚德之遺也少華陳公來判泉州也於郡事無所不治而尤以徵科國賦為專責夫責以徵科非苛刻不辨而少華不假鞭笞之威卒隸之擾惟用至誠與民申約而民無論老穉男女皆謹欣疆屬及期而來豆區釜鍾確有定制嗇其入而豐於出厥度之吏不敢倚法以漁而民不至有負貸逋竄之苦噫何其安靜易簡也巡按御史南湖徐公課察諸州賦稅以泉州為先

於是少華攝縣事人謂巡察所以異少華者在於催科之政之先而不知其意蓋有重焉所以崇正本之治勵循吏之風也少華之與孫叔敖五人古今事同不同不可知其存心則一而已安知後之太史有不採摭其事著之循吏傳中與五人者並稱耶安溪之民聞公之盛而歌之曰陳別駕來催徵刑罰措倉廩盈陳別駕來安溪上者悅下者嬉夫民方聞公之徵賦也感其誠信輸情恐後憂公之憂也及聞公治績

章章而獲乎上之人則其鼓舞愉懽又且溢見於聲歌里巷之間樂公之樂也憂樂與共清和咸理公之治果恃其精明威嚴者以勝之哉某故採里巷之謠竊取孔子與回之義以為公贈

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三

普江蔡克廉道卿著

序

賀郡大夫葉素峰公得薦序

今仕者之不願乎州郡也祿輕而任重事有制而責之歸夫身任其重故民之利病休戚一一引而責之而又不得以自盡上焉有巡察藩臬諸司之吏要皆能搖盱轉手禍福榮辱人者凡有所張設必擬議閱白可然後動稍有不合雖令不宣而徃徃視賢不肖



於逢迎揖讓高下疾徐之際仕於此時固必有聰明
博達知識才辯者以辦其職然非有機權術巧無以
應乎其上也是故或馮籍強附以取聲寵而無所畏
忌於公議或咕囁側媚以承順乎在上之人而凌轢
暴削乎其下其於民之利病休戚又何関乎若夫正
色循禮抗節敢言確乎心之是而藐然於大人之非
斯可謂直道宜民矣然以此而施諸逢迎揖讓高下
疾徐之間其始必多猜而難合而嫉忌憤刺推陷傾
擠之禍在所不免夫直道者不容媚人者廢責士而

兩得於獲上治民亦已難矣吾觀節推泉郡葉素峰
公明介鯁直忠信和厚治民務實惠不為虛文以獵
聲釣譽故其行事如青天白日人人可見而仰之及
乎上交恭而不足又無所援藉與有機慧術智行乎
其中侃侃然自律以禮而遇當言無所諱始而臨之
或憚其直然終以直道相信猜無由成也巡按御史
南湖徐公薦於朝曰此直臣也夫既以不委曲徇時
啓人之憚而又以此待人之信易猜多忌之際而入
人動物竟非挾權舞智者所能踰然後知葉公之直

繇於自然可以盡責於民之休戚利病而徐公不以
逢迎揖讓高下疾徐第賢不肖是獲上治民固已兩
得之向使方今之仕人人得如公尚何難於州與郡
哉予因門人某等之請迺感公之值其難而喜其能
兩得之尤難也於是乎賀

贈陳節推應 召序

嘉靖戊戌秋會諫臣員缺有 詔下召廬州推官陳
某應選廬州諸司百執事交為陳子賀至士民則惜
陳子之去云同知蔡克廉曰吾儒以得志為樂賀陳

子者意不虛矣然士民徒惜陳子之去而不知斯行
也固為廬民休養安全之也今時言政者必曰郡縣
於民最親究其不治亦必曰郡縣奉法無狀之過要
之内外相承以為修否其機在彼不在此故為州與
縣之長苟能罷不急之征禁無名之費良矣然州能
縣能而郡不與同焉不可行也一郡行之矣然郡同
而監司不與同焉不可行也監司同之矣然內有鄉
院寺部今日某部行一割縣派千錢明日某部行一
割縣派萬錢則為州若縣者如何不加征于民也夫

國無常供故官無定守官無定守故民無恒業今之
廬州如不時之征者何限即陳子不去亦但為民緩
之而已豈能為民悉請而蠲之哉茲行矣此允皆陳
子之所得言言而行焉廬民其蘇乎故曰斯行也為
廬也然人謂諫官無不可言且其志易得不知諫官
言難得志尤難是在陳子加之意耳夫州郡之吏雖
有所制然能從民庶利病中稍稍有所興革猶足以
行所學諫官之職在 朝廷在百官在天下君心未
正官常未肅天下有一不守先王之法不被聖人之

澤皆未見謂得志或言之矣過直則似鬻忠太巽則
似佞主援人証事則似遊說慮事廣陳則似倨肆夫
倨肆者草野而罕當佞上者滂阿而順旨遊說者趁
時而借資此皆無足論惟鬻忠者徃徃高明之士為
之原其進言之初已無意于主上之聽故彰君之過
彌深而謬諤之氣所由日塞也嗚呼諫官豈以無意
上聽為職哉大忠無拂辭悟言無擊排積誠以感未
有不動不聞事父母幾諫乎撻之不怨非人子得已
之心也今願陳子者完慎鯁固不激不詭知言之難

先信而諫使 朝廷從諫如流而陳子無嬰鱗折檻之稱斯大得志也其休矣哉陳子為人沉毅溫恭忠正廉直其在郡也民愛之他日之事君可觀已况今聖天子在上固無事言者而又何患於難予前所言亦以致道義相勉之意耳

贈池州節推楊君榮旌序

楊君之為政於池州也厘厘暮年耳而氓煦然愛士矧然化當道者行褒獎嘉異之蓋暮年之間政有成矣東流士願有言以贈請其師易氏余舊師也來命

予予有師命不敢辭且嘆曰徵善政者必于聲名采公論者必于學校余觀東流士楊君之政可知也然余謂楊君政既孚士民暢遐邇則楊君之志行矣當道一言何足以為楊君休艷言賀多矣哉嗚呼余知諸士請言之意已諸士日飲楊君之教循循然有所得而其情激也故欲鳴之文辭士之有文辭猶民之有謳歌也余不佞敢不為諸士言所欲言池州古稱善郡其山川清曠其民人多淳和自愛絕去窳墮顰悍之習所與理民訟者惟府推官一人上無藩臬諸

司之擾苟有君子權低昂導寬滯持定而剝裁則於
百姓甚親而取效最疾也夫今之為吏治者其難有
二下焉者百姓易犯而難化上焉者有司難事而易
悅民狡偽日甚則德教難行有司責望太過則承迎
難周况繩峭峻整可以齊吏治而不可以子民惇裕
怛惻可以惠元元而不可以動有司苟欲兼之其勢
未能也然統而論之狡偽之民庶幾崇以淳厚率以
誠心積之歲月猶可變也至於有司其甄擢譴呵乎
下也一切任其所憎喜而下之奉而承之亦徃徃脂

膏於跪拜唯諾之間此最今日之大弊也故夫為府
州縣之官者有不厚禮貌卑言辭媿媿翁訛則終不
能博上人一喜雖有蘄崖狷廉矯衆好脩之士然率
少貶矣今池州之民既號易治為吏如楊君又能嚴
明慈惠以治其民是以民畏愛之不可以已也且上
而部使藩臬諸曹則又皆廉楊君賢故楊君得捐私
奉公不至於翁訛媿媿以必徇乎上官嗚呼楊君之
遭遇若此為揚君者顧不可賀乎然吾聞之善作者
計厥成善始者懋乃終故曰一簣不增丘陵弛崩徑

尺不鑿九仞堙塞夫為政者未有不視其後者也行
法不變庶工乃貞廣施不怠民始見德不貶已以賈
名名乃可大不詭道以速功功乃可集孔子益仲由
良有以也故當道之見知不足為揚君喜而喜楊君
之道得行民受祉頌有以嗇其終也諸士請言之意
寔在於斯余謹書之

贈節推菽溪袁侯應召序

嘉靖癸丑冬節推菽溪袁侯蒞吾郡三載耳 朝端
廉其賢 召命且行郡薦紳大夫士走餞之郊屬余

贈言曰蓋余觀袁侯而知天下之才有大受焉

國家以科目羅士士明一經以上服休采于庶位者
莫不各據其能以自見然量有所不足神有所不通
抱道德者或眩於刑名之聽善刑法者或猥於戎伍
之務長甲兵者或拙於催科之政攻所司者不優於
體要備文事者不周於武畧其或有無焉亦必遲之
以歲月試之以諸難更之以頓挫摧抑之餘而後可
若侯者釋褐制科不越期而推吾郡固未嘗磨歲月
之久歷諸難之寄也然而左無不宜右無不有視大

郡之理不啻若一家之務明刑弼教量權操衡侯之所司者然耳當是時也理戎以考績行維侯攝焉戎旅底清簡嵇維允人不知侯之能刑名也督儲以公委行維侯攝焉徵捕不苛委輸維屬人不知侯之能戎伍也太守以述職行侯視郡篆而綱紀之冲而徐盈挹而徐清約而能張幽而能明事無不應為無不成雲出電入雷動風行人不知侯之非真守也至如都憲公以提兵至海水澆飛羽檄交馳侯處之沛然率使溟渤不波東夷無葦孰得而器侯以文也學憲

公以品士至俊又林立魚集仰流侯衡揆鑑別率使琅璆昭明登收不謬又孰得而局侯以武也備純全之美擅神明之稱可謂盡得古人之方體而兼曲士之所獨專者矣是以二三年間剗劇如湧泉蹶虛如篲汜能聲旁達莫測其端薦剡升聞而 召命俯降固知 朝端需才之急得賢之實雖由此而臺諫殿閣不異矣顧予有大道之說焉大道者生萬物而不有成萬化而不庸臺諫殿閣與一郡之治不同治郡者盡才於一已而臺諫殿閣貴容才於天下故已

之有技不若若已有之之為富已之彥聖不若其心
好之之為大是以體道者逸而不窮任已者勞而無
功竭手足之能非致遠之術而脩道德之數因群策
之利則六合不足均也昔黃霸登三公而勲名次於
治郡豈霸優於郡而劣於朝哉霸以其治郡者而治
於朝之過也故職大者不可以小道治而秉鈞者不
可以爭競擾也侯能無忽鄙言則朝野胥慶而勲名
其永昌哉於是賦南山有臺三章以重侯行

贈郡推義溪袁侯應召序

政不出於里巷之言而其道則質諸學校之公行一
事而美言則褒矣而非合於聖人之道其言未必公
也偶有合於道政則臧矣而非符於學校之言其事
未必信也然使學校之言而與里巷背則雖章甫逢
掖稱詩書而陳仁義何足尚也里巷之道匹夫匹婦
所共與知亦何嘗不合於聖人歎會而求之采緝其
義而聲之為文詞則薦紳鄉大夫之責也鄉大夫固
民之表率而士之領袖也言出而道存矣又可有一
言不協里校之公乃至私所好而阿之耶吾郡推義

溪袁侯蒞郡幾年予適有事四方比歸而侯即應
召然聞諸里巷矣其言曰鞫讞之精稽比之慎嚴取
予之節杜干請之門署篆郡堂而吏民懷畏提兵沙
海而倭寇殄清侯之善政非一二數然約之曰明曰
慎曰公曰庶曰德曰威皆聖人之道也侯於聖人之
道潛心力踐蓋孳孳然求以必得而非偶有合也聞
侯政暇視學講究六經大旨疊疊不倦又嘗詣一峯
書院與諸生反覆曉譬要在刊落繁枝培植原本以
深造乎道德性命之奧至如作新學舍䟽治潮河校

文棘闈而俊乂彙登有功學校尤多其學也有本宜
其政之合於道也明也而非察察之知慎也而非憚
憚之行德而非煦煦威而非皜皜公矣而非沽直庶
矣而非矯情聖人之道其近矣哉侯將行予方待罪
山中學道脩身不敢聞為政之事庶幾不得罪于里
巷云爾闔郡薦紳大夫謀所以贈侯而屬序於予則
既不得辭而晉江學官弟子又欲請余一言相率來
言侯之政其言猶夫里巷夫里處巷譚之口其言如
是不為不公學官弟子聖人之徒也其言亦如是斯

益確然而可信矣慚予荒陋不敢當鄉大夫文詞之責而猶記早歲則晉江弟子員也斯道也嘗與諸友共聞之其於斯言也烏得不與諸友共言之顧予之言無他蓋亦里巷之言耳侯行矣以聖人之道事聖人之君閭閻之利疚冠裳之淑慝士風學術之醇疵當有可陳於上者毋亦采而言之則侯之政非直一郡蒙被休美而道固將大行矣異時必有紀緝盛事而垂諸彞鼎竹帛之間者是豈惟鄙人能言之與學論卓君有道者也其以予言為何如

贈鯉湖王判官序

予見今之士者登仕則擇官授官則擇地夫擇官者貴臺省部寺而賤州邑之吏至如九州土地有廣狹肥瘠淳漓不同為官者而臺省部寺則已苟有一命於州邑則必以其廣狹肥瘠淳漓尺寸之未有曰吾地易治者也若既為臺省部寺而又出為州邑則其貴內賤外之心與論土地美惡侷於庸情又倍矣天下民心亦以官之心為心每見夫為官者之嫉視其土地而民亦遂嫉視其官豈不甚可怪哉或謂臺省

部寺居於內州邑之吏分布於外居內者上惟
天子一人其外則有臺察藩臬諸司在朝之職易共
而有土之澤難究近君之忠易納而上官之志難孚
也土地民風所習異致有司徃徃政與民殊遂謂民
之梗化而難治一疑其民并疑其地耳予觀王君謫
判廣德誠異焉王君居御史臺臺中所稱激揚風紀
者必讓王君然王君竟以鯁直坐貶不幾微見面迨
至廣德徃視事建平縣建平故稱桀悍難服王君視
事才兩月耳政行民安百廢具舉凡建平人靡不欣

欣然曰更生父母巡按游公聞之移檄遣幣來獎王
君夫以王君之素位行道無擇於斯也然矣今日之
建平故建平也而民心向背瞬息相遼如此此何繇
哉蓋其機在此不在彼夫人情重於自愛孰不求以
休養全安之而顧樂於吏不相得以受桀悍不可化
之名哉大率為人上者執已以繩下而下無以自白
其不得已之意於官府繇是官以民為梗民以官為
厲謂其梗也而馳驟操切以求必治謂其厲也並桀
譎規避以自外於法是官與民為競而亂不可窮也

民心猶水也順之則流激之則止民財民力皆民之心苟得其心何往不順王君申約束理寬滯鋤強扶弱省役節財尤於興學明道三致意焉此皆民心素所蓄積者扼塞不通而王君方順之耳順民心者治之以不治故雖不遠道以干譽不拂百姓以媚上官而上下之猜不興畏愛之情至也故曰王者不易民而化又曰知者行其所無事由此觀之土地人民果有美惡不耶夫王君兩月之政既如此使其視事再數月或一年二年以至秩滿則其入人又當何如予

故因王君而告夫凡有民人之責者

叙東洛蔡尊師先生令餘杭

吾泉自虛齋蔡先生潛心易理鉤深探微蓋以嗣瀆程朱之精而揮明義文之旨一時學士宗之曰蔡氏之易宗之無慮千百人而傳習者鮮時則我勉菴先君寔從虛齋遊而能沉鑽推演其義轉以告語故欲聞虛齋之易者有不必之虛齋而之勉菴先君焉先君自謂得虛齋說矣而來遊先君門者亦多未必人能言也我師東洛先生自髫年即受易先君先君

可先生文集 卷之三
竒之與語輒悟久之所不語者亦悟而時有欲聞先
君之易者亦有不必之先君而之東洛先生於是蔡
氏一姓之易蓋閩中矣廉生也晚於虛齋不及見則
嘗問學於先君先君曰虛齋往矣吾老而倦於誨若
知東洛蔡子乎易精而嘗師我固吾師之易也盍往
師之廉具以先君之言見先生先生則示廉以先君
之說又多先人所未發明於是時從先生者斌斌也
而先生獨不以廉為不肖廉於先生言雖被服不敢
淪寔然反而身心性命之間曾未能尺寸惴惴焉懇

負乎先生適先生來京師拜官餘杭小子亦以需
命至則徃送先生問之先生何以令餘杭曰吾何以
令餘杭哉子至餘杭之地乎曰未也知餘杭之人乎
曰未也然則子知余餘杭之政乎子不至其地不能
知其人子未見其人何所言其政吾聞乾坤之德易
簡而易之為道也屢遷有親有功者久大之業也亡
方亡體者神明之用也易之時義大矣貴化裁而推
行之大率今之從政者執意見以臨事幾懸規格而
酬庶務其中不虛投之不能通遇物有窒應之不能

順必曰如何而齊民而獲上至有民禎而不可齊上
刻而難為事由是求之於意相忤而反之於格不同
則見上下之難而人已之間也傳曰未有學養子而
後嫁言無先必也故通變者趨時時不一也易簡者
立本蓋至一也不一者不可豫而至一者可知也此
易之道也吾所聞於先師尊大夫者也庶聞斯語固
知先生所以令餘杭矣天下言喧湫繁麗者必歸杭
餘杭居杭一隅其人與俗頗簡夫率易簡之道縱其
喧湫繁麗者猶將以馭而化而况故未為喧湫繁麗

者乎先生居常非禮弗履其於易非徒誦說之者既
以教人且將以安百姓矣請執筆書之以告餘杭使
知有求虛齋之易者其觀先生之政也哉

賀雙竹汪邑侯卓異序

今之世所習於為吏搏擊攻治之為功狡徂憚伎之
為能馳驟強捷一日而禁止令行簸弄搖舞焜炫焰
耀睹目輒可喜曰斯驥騏之材瑰瑋之器也夫工於
擊搏驟馳之為則必無和醇中平之氣其能於狡伎
而巧於焜耀之奪目則凝靜淡嘿出之有本者不可

見是直謂之能吏耳能於吏者不能於民其搏擊馳驟儉伎焰耀之術要皆一時可好以愚人耳目責之一日則一日見功需之歲時則百態呈露雖欲罔民民其可罔乎若夫凝靜淡嘿和醇平中出之有本者見之遲久而有功而又無所變換以使人不信其所謂不能乃所以為至能也此之謂醇吏馮竹汪侯為晉江令愷悌仁慈光明介潔令之亡不行而事井然以治凡所以承上宣下舉中機宜人人各得其歡人謂其才精敏若可搏擊而馳驟廼薄不為也自其踐

任因革張弛民與更新蓋雖不簸弄搖舞而色之炫然者以著况由今所聞與初焉不倦此其心豈其狡狙儉伎者存哉忠信凝靜和醇而已矣然則謂侯之醇吏可也夫騏驥之才以調良而稱瑰瑋之器因精純以取而以能吏醇吏較之不知孰為騏驥瑰瑋也御史南湖徐公巡察諸所部吏以侯政卓異舉之上聞異之為言必時之所謂甚能其功可矜而輒令人喜者而反以加乎醇吏醇吏之所能時吏之所不能不可常見者也於是乎以醇為異晉江學師弟子

相率賀侯而來請予文為序豈以余言足為侯信耶
夫使侯不信於士民雖有予言何能信於侯侯之政
已合士民而信之則雖予言無足信侯固可以自信
也而况予之為言固不敢誣善枉是非以欺人侯不
因余言而重自信哉孔子曰三年有成侯既已自信
矣吾知繼今以往其有成乎

賀德化邑侯月溪胡先生序

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自昔言之矣然今之治民
則徃徃以上之未獲為患而間有獲上之歡者其於

民未必治何古今事殊而上下之情間也古之人上
以民之心為心而民亦惟其上人之心以民為心老
其喜怒惟民之好惡而惟上焉者之心則其好其惡
而向背由之苟得上焉之喜而為斯民之好則凡民
之所好吾得以竭知殫力而為之又何患志之不行
而位之不安哉故曰民可治上焉者於治民之外無
所為獲下焉者於獲上之中即見其治其機相仍而
效符也而究其所繇獲無它曰信友而已友者相成
以道不言而信者也苟徒借暱比之交要聲聞之美

是信乎以斯獲上不幾於罔歟然則信友者亦信其
治民而已以此治民之心在友則信在上則獲友也
上也民也非異物也而信之獲之治之有二心乎德
化於泉郡在深山之中土瘠俗儉然訟獄繁而徵求
亟民號不易治自胡君來慈惠洽濡刑清稅薄井里
晏然庠師張君仕文范君承恩庠生莊啓愚等嘗告
予曰長厚豈第莫如侯公明介慎莫如侯為政損益
建置大都有裨於閭閻如議軍屯均徭賦諸條非惟
遏暴植衰惻怛元元之意甚厚而足國足民之道要

不越此味斯言也豈侯之有要於友而阿所好哉按
巡玉泉趙君按所部吏推治狀第一移檄獎侯予不
知侯之所以治民而因其獲於按巡者如此按巡之
心斯民之心也民之治於斯信矣不知侯之所以獲
上而因邑庠師友之請之言是師友之心也按巡之
心也按巡之言於斯信矣予也腐陋閉戶山中不敢
與聞治民之事有弟某姪某並以弟子員叨廩德庠
被侯治教非一日其早夜私諸家庭之言亦不異於
諸友之言不其益為可信耶繇家庭之言而信庠校

之言由諸友之心而信按巡斯民之心蓋合上下無間然者侯之為治不其偉歟夫在位者不以獲上為難而以信友為難此諸友之請所由屢也予不佞遂以此言歸之它日太史氏採輯循良傳庶幾有取焉其不因予言而尤信耶

賀都閩平山陳公 內召序

今天下孰亟於邊防哉 朝廷何日不論思臺諫何日不陳列雄才志士何日不咨嗟搥腕曰若之何若之何至身任之者未嘗非志士雄才而究所張設率

與所譚者背始也嘆其不用既用矣復不免於未用者之嗟繇是才賢謂臺諫之不言臺諫謂 朝廷之不信 朝廷謂九邊將士之不用命更相咨嗟若何其有已也今之用人尤異焉計資循叙云某也宜遷某官或遷則喜或遷則憂謂宜遷某官非為能任是官也而以之自喜喜其既得是官耳其以自憂者則謂資叙深而譽望重所遷常調或非其所宜夫喜者不以能稱憂者不以不能稱是又若之何哉都閩平山陳公都閩江西有年矣 聖天子制詔召入內營

營曰殫忠效義或以公序望即拜大將總戎九邊無不可何直內召公公曰某以遠方分閫之臣置之腹心機密之地人臣孰不欲近其君乎君命召不俟駕耳况殫忠效義吾得殫吾忠而效吾義至願也忠義固平山所自喜殫之效之之不盡是則可憂而已公之憂喜如此可謂能任是官者公夙負壯猷閑司馬李衛公兵法凡九邊封疆延袤障塞險夷烽堠遠近以及甲械芻餉沿革盈縮之數靡不爛然淹貫即指掌可一二陳者時或馳馬引弓其疾如風百發百中

又慨忼果直寢食毋忘疆圉茲得內遷固非其宜歟蓋天下以邊防為亟邊防以京師為虞京師莫居直北控扼幽薊由黃花鎮喜峯口以外即為壯虜岡留空哈爾填三部住牧之地犬戎不常朝發而夕聞京師得時時帖席乎哉故外設居庸紫荆等關以嚴防守內團殫忠效義諸營以備應援閔營寔相表裏公之居京營也非以靖邊關耶夫召公以靖邊是用之者重且計先後臺諫論薦十餘草是言之者屢而公居嘗擊節嗟世不少讓今以身當鷹揚之寄出其雄

志必大張設為 朝廷宣力用命以無負言者用者之心邊鄙雖虞晏如矣它日登壇拜將封侯勒名彝鼎較其功勩豈在論思陳力之后哉寮友益齋方公輩咸喜公之行因請余說贈之

贈文學陽山沈君序

予夙如淮陰聞淮陰人士稱有陽山沈君者篤學好古於六經亡所不闕少游庠序中與諸弟子試輒先於是諸弟子莫不歛意敬讓謂君功名可立致卿相而竟以貢出諭學晉江晉江學固予少嘗肄業之地

而予第時方在弟子列則尤知沈君所以云先是學宮靡靡夥所闕狀諸生歲不一二至沈君來約束則規條井井罔敢後先矣至於堂齋庭宇以至祭享籩豆簋尊古今人蹟傳記碑刻之類舉斬然一新况其大者乎自余與沈君遊嘗聞於沈君者亡非仁義性命之談丘索墳典之奧而又得時時讀其文章其才弘而博其理潤而粹颯颯乎洋洋乎治世之音也跡其所施為要多忼慨倡義如旌林貞烈之間扁帚節孝之居助朱孤子之喪凋梁吏部之後此皆今時人

之所漫焉不脩而予目所覩見之者豈非古之所謂
賢豪人耶夫三代之學不可尚已乃若近世所聞儒
學誠絀焉科舉勢利爭奪乎士心而士自視於學宮
如寄漫然亡所關於其身為師者亦多安意任情亡
所稽督不以關於其士士既亡關則視堂齋庭宇籩
豈蓋尊傳記碑刻也誠傳舍耳彌文爾其廢興修毀
不論繇是聖人之居浸浸然鞠草莽矣間有有志脩
舉者則又區區唯其文而道德節義之意缺然不講
何者於我不有利而於人亡所要也子夏曰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者士之肆也人倫
者其所必致之道也婦之烈臣之忠母之節子之孝
非倫之最重者耶而沈君皆舉而張之可謂亡所為
而得所先矣古者士用世不得為卿相則必為學官
即沈君所張設若此何讓卿相矧沈君教晉江八年
薦者二獎者三今御史石沙王公又嘉異之曰才學
並茂此名實之符而君之素所砥礪非終無所表見
於世者功名願可小乎哉

贈朱學博序

博學朱鳳岡君為同安學博五年巡按御史徐南湖
公廉其賢移文褒獎同安諸弟子舉稱賀來請文於
予夫人謂儒官庠乎求其教之徹於下也故為甚庠
其官庠而教之惟徹於下則亡所自而達於上巡按
御史一時赫赫於外所稱最上官而視學博則又儒
官中尤庠耳是非職業之至脩何以達此人又謂儒
官之職易稱乎亡稽會訟獄之煩亡土地人氓之責
而但寘身於儒生學士之間其德之不修學之不講
是則儒官之責耳矣若謂職之易稱也稽會訟獄土

地人民有法制禁令足以整齊嚴肅之而儒生學士
其脩德講學固非法制禁令所可及有司稽一事則
一事治而教之所關者廣凡一士之不學一德之未
修皆不得謂職之盡是何其難也蓋稽會訟獄求之
外修德講學求之內以外為業者官乎其官其官易
稱以內為業者身乎官者也非心得而身先之不能
夫惟職之難稱而官之甚庠則不特達上之難而亦
難於徹下矣苟其有以得乎下未有不得乎上也蓋
上下之勢甚隔而志則通學校人民之先而土地之

本巡察觀風觀民者也觀民於士觀士於師師得其人則士知學學校脩而人倫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又何言乎嵇會訟獄者哉求之於內未有不得乎外求之於身未有不得乎官是則身而內者固易於官而外者也今之人不脩身以達下而曰求之內之難廼竭心慮勞筋力於逢迎趨走間伺上官之訶喜以為已艷威而或於上不可得則又嘆在外者之不易斯將安所送乎予不知朱博學所以教同安然闢巡察數數賢而獎之其曰苦學無異寒儒勵志不安俗

流又曰學識優而志向遠皆言朱君之能得乎內也朱君每與予論學必以誠意正心為首而居同一集為文數十篇多諭士以明倫盡性之語其得於內者如此烏有不得於外而達上徹下哉由此觀之職固易稱而官不庠也

送蘇九山君教諭宣平序

余讀太史至公孫弘為學官請著功令廼起嘆曰至哉弘之言淵哉弘之意也夫王者法制具而禮樂興儒術修而義民進學校之際俗化之原可不重歟異

哉近習所云聲教弗著也曰學官流品不叙秩不盈
石業是職者不為道而為貧是以擇地之确沃風之
澆淳其所與生徒不望其離經遜業而但責以事師
之禮誠以為道化莫能興也吁古人設學建官竟使
人庠卑苟就如此哉予為童子治業也廼知有蘓九
山君才名甲于時亟與為友所與遊者數十輩咸敬
讓師事焉君所許可能通一藝以上者並以次辟選
獨君屢挾策遊京師抑抑不得用諸同輩交惜之君
曰大丈夫大者願為師傳卿相有大勩惠於世其次

必為學官友教士大夫望也雖至汙然聞道矣士先
藏器學貴待時使望得與郡邑良子弟勸學修理崇
化屬賢即道豈不行哉遂告授宣平學主教事持孔
氏禮器以往衆咸以宣平地褊小非耳目常所睹記
薦紳之徒未聞有結軌至者論其名物劑尚復鮮稱
焉又何微也恐不可以辱蘓君子乃愾然嘆曰嘻君
豈病是哉夫光英隱畜山川靡常蓋將有所會遇而
宣鬯也賢才之生毋論其故齊魯之門絃歌不絕豈
其地與人殊顧在其先有以肇成之耳曲儒闇於聖

道廼襲言宣平之士不足與因以陋宣平何其大
謬也予夙稽古圖誌至吳越中稱山水郡其言群峰
倚天湍流險阻莫如括州括州君子尚禮小人勤稼
諸言幻化之屬多依於括州方士盛傳以為美豈非
最勝然歟夫士誠自奮其志則亡所叙於崇庠又何
議其土也嘗覽前昔仕宦至尊顯或得賜之上國列
為諸侯所不能奮志者皆不暴於施效多有高明博
達之才困躓不得究俾之為弟子員師雖窮山下邑
猶能以學顯於當世未聞賢必擇官官必選地用之

也即蘓君不擇官矣為師如蘓君能約已以明義砥
行而率物吾知宣平之學士斐然鄉風將有以全忠
信之實就文武之才蒸蒸日上與齊魯中州齒烏觀所
謂故哉吾聞山川之勝者必有異人雋士挺生其間
况會

今上乘文飭禮壽考作人海隅諸儒生成勃然欲興
於學宣平本勝土計當有豪傑者出於搯誼進士雅
齋公之後故蘓君誠不以是廢其志而戚戚然於學
官宅日 天子議拔文儒入補內史是不能外於蘓

君也

紀林次厓公貶欽州

嘉靖改元 詔天下直言林次厓公為南京評事上便宜八事未幾貶泗州尋稱疾免後六年 上集公卿廷議凡秉義尚節退居山澤者許錄用繇是

制詔下大冢卿徵直臣林評事數歲屢遷為大理大夫公為大夫持法不少貸每誦張釋之為漢廷尉嘆曰今之時非漢文之時乎會有大同之變數上書陳治邊策大要飭武備揀將才肅綱紀以遏亂畧也居

無何遼左軍執縛御史中丞檄書夜至 上方下兵部議未報公憤然 奏上其畧曰御史中丞者

天子所命重臣也即其有罪 帝令罷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而使介冑之士繫縶而戮辱之甚非所以為紀也臣愚不知大計但謂今日之事名辜未正逆孽未鋤長此安窮是故莫若興兵臣聞古人以一旅復國以今 國家全盛之力其視數十叛卒猶狐豚耳請調延綏宣府精兵千餘人選車百乘驍騎千匹聲大義以往則兵毋血刃可令元兇授頸仍令公卿諸

臣各盡所見毋圖目前之安而忽社稷至慮 疏入
上廉其忠然其言不適於時議廼左遷欽州知州明
日公趨辭 闕下有讓公曰默默者存攫叟者亡子
不聞茲說乎且大理主執法此非大理所宜陳公伏
謝曰法者天下公共無以有已也軍士得執撫臣而
謂大理專執法可乎法當言之誠竭死盡知亡所諱
耳幸 上不即加誅令待罪欽州此 聖明厚恩愚
不知所報克廉聞之喟然長息曰予讀林次厓公奏
議而感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邊鎮驕橫烽燧屢警

允憂世之士孰不日夜搔腕瞋目而切齒也然咸以
非委任為言次厓公初為廷評疏陳國事即抵掌思
以自効最后上大同遼左二章詞尤劇劇皆可以底
成績事君如此可謂無愧矣然其遷斥出入無常居
迨入為大理位在九卿之列廼復以切諫貶去豈隋
珠和璧無因至前尚不免於按劍相眄者哉嗚呼古
人進亦憂退亦憂人主之於臣親遜不同要在於不
疑其志即公病居山門今 上特詔擢用則公懃直
固已為 上所敬信然於欽州之行也而後知

上深直公又深信公之處欽州未嘗一日忘夫君云
或曰漢汲長孺近之

贈雪庭周先生拜封叙

周子字弼既舉進士為戶部主事會

上大享禮成晉階百官繇是制下吏部畧曰戶部
主事某通練精勤朕甚嘉與聞其父某篤志勵行績
學攻儒出入禮門不徇時俗其封如周主事官母陳
氏安人云周主事趨闕下祇奉勅軸馳題私第
乃父雪庭翁釋儒服歲冠褒衣北向稽首凡學士文

游以及門人後進咸走稱賀且曰願以蔡子叙之夫
予少在庠序中揖讓先輩即知有雪庭周先生嘗聞
先生貧無治生業日與其子以詩書為娛甘分守約
無墮履之色不一毫假借於人及字弼子與予同登
第相友善得以時時見先生觀其容恂恂然氣徐徐
然飢骨體膚癯癯然至加冠束帶退退然若有所不
勝此其中何嘗與窮約貳者故鄉人至今呼之不曰
周封君而猶曰周先生云所謂不徇時俗者非耶字
弼子至性天植佩趨庭之訓自為布衣時已屹屹若

有立迨身既嚮庸而操行愈馴常有以自下者其居
戶部才始任耳而通練精勤之聲已章章著聞此又
豈拾青紫炫耳目者倫哉繇此觀之人之意見深淺
小大豈不甚相懸越也詎不自強貧賤則移雖有聰
明富貴則昏今人童而讀書粗知執筆為文詞能記
問一二則已侈然自喜矣及得領薦于鄉又幸得推
轂于禮部又幸而得為京朝官則志意隆隆不啻便
足匪惟其身凡子姓兄弟甚至左右僕御之徒亦曰
某舉士某進士某京朝官之子姓兄弟僕御左右也

其自視已與人殊而况其父稱為封君者乎為封君
者離蔬糲襦耳目漸廣苟無峻宇之居負郭之畝而
或車蓋服履稍稍卑約則鄉里竊疑之以為迂不則
曰矯激不情耳今觀周先生容貌與所施為富貴貧
賤一致迂者乎矯激者乎况有宇弼子為之後不異
先生之所存先生所得多矣始宇弼子登第時未有
室上疏 闕下曰臣聘吳氏乞親迎許之今吳氏亦
封安人是年四月廿九日周先生壽且七十有二榮
壽拜恩闔門萃祉斯可謂全盛大美矣詩曰樂只君

子德音不已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后其周先生之云

賀楊坦翁冠帶序

在昔先王盛時政教並脩省刑薄斂其民生而蚩蚩無它營度剗削之苦而專其力於南畝則莫不遂其休養生息之歡而不復流離展轉之患為子弟者終歲勤動不過瓜壺苴茶之食而盡其場圃之所積以養乎父兄及乎既老則息負戴罷耕作而有鬱奠葵菽剥棗穫稻之供奉於其子弟若夫養老之制則有燕享食之禮有國老庶老三老五更之名有上庠下

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虞庠之方而凡酒醴醢醯醢燔炙歌嘏莫不畢具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授衣而執醬執爵北面以乞言由是告以五孝六順之道典訓綱常之旨夫發政施仁既使民自全其蚩蚩不識之真又使子弟皆知勤儉恭讓以事其親長則生而不老者少而養老之禮在公家已備極其珍羞杖屨之盛退而家食亦得乎果酒嘉蔬之共則老而不至於大老者少孝弟風行和氣充塞此胡耆之所以寧而邦家之所由光也哉 朝法古定制至

聖天子日新禮樂雖臨雍養老之制有待而未行而
賜粟帛給冠帶歲下 明詔蓋亦先王授衣賜食之
遺然閭閻之下應之者鮮或有司強以應制而其人
非先代之民也是歲癸卯正月一日邑中楊坦翁年
七十有七有司奉 詔請加冠帶某子秀士某鄉進
士某所嘗交遊數十輩相率往賀而屬廉為之序嘗
聞翁樂易平直朴懋愿懋無纖毫世俗紛華佻譎之
態傳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以翁之為人何
讓太古之民固宜其有上古之壽且當盛明之時蒙

中袍之賜亦庶幾與古人之老並稱榮美孝順綱常
之蘊雖末由以承顧問開陳其一二而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道已行於一家二子立志力學甘貧守道其
自奉於瓜壺茶苴之外無它品而奉翁必日罄所入
以致夫醪酒肥醲酌以大斗蓋有不止於鬱奠葵菽
棗稻之常者其祈黃耆而介景福又何可限量古者
養老之令行於仲春今翁拜恩正當歲首之日而二
子於是月之望肆設筵几請翁坐堂上以式燕乎嘉
賓亦頗合仲春養老之意斯舉也其人與制要皆有

同乎古者樂為書之

送星湖張先生掌教安福序

先王之所以造士者何貴於誦詩而讀書也士而誦其詩讀其書欲其自得之也是故庠序學校之興樂正司徒之設七年視之小成九年而大成豈漫然為之文乎而博習之中辨志而敬業以感人心養德性者莫如詩詩之作由人心生也學者從事於心使之誦詩則必興何者聰明之所達而意氣之所暢也然而先王尤慎所以感故制風雅頌以道之其聲不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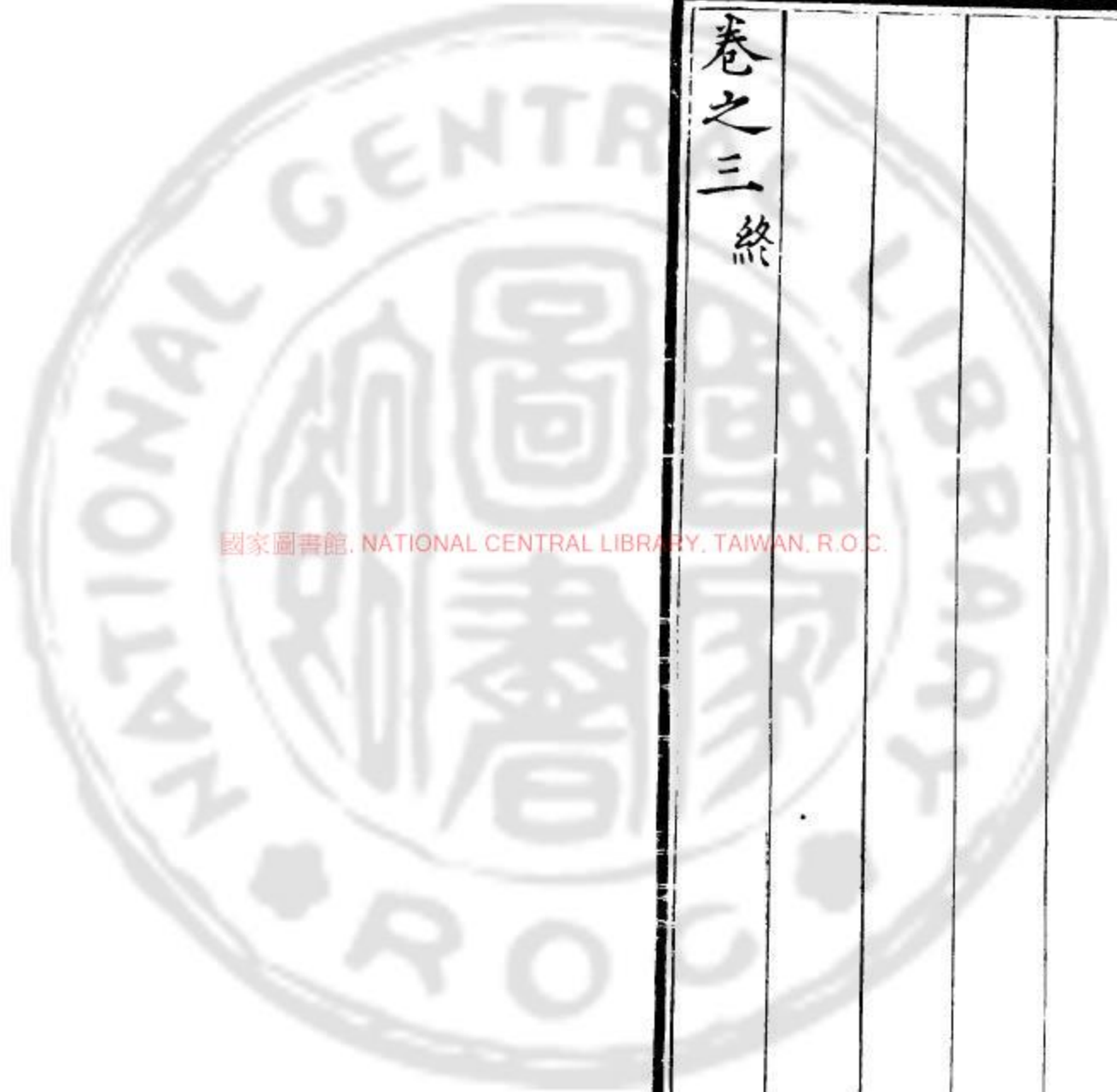
其文足詠由是比以音樂而鐘磬竽瑟之器備矣其音也凡曲直繁瘠廉肉節奏皆從律而不姦以之時教乎庠序之地其有裨於情性則直溫寬栗柔正廉謙廣靜達信之德亡不交培而互發不使非僻邪淫有所干於聰明至鄭聲好濫衛音趨數聖人既在所放而猶不盡刪之蓋使讀者知其風亦因以為戒是詩也何莫而非教哉其教也亡非豫養之於內使人幼而學之時而習之天機與言語相懌而不自知故游藝與立德交脩而不悖由是時措於外也情性流

行中和妙用用之而不窮夫自得於心然後取之以為世用古之所以能得士也后世之教何如也而詩亡矣詩亡然後學者誦其詩而已詩三百篇豈不燦然簡策哉而云亡者其風旨也人人佔俾而呻之不過為文字聲利之媒亡復涵濡諷詠之旨且樂器崩而等瑟鐘磬不復作詩於此而益亡夫讀詩者將以樂乎性情今反為剽綴之游詞聲利而焦思豈情性之所樂乎亡自得於中而重有所誘於外何怪乎業之不精而用之不適也星湖張君專門詩學有大蘊

數上春官不第今年春登乙進士榜教諭安福人謂君才可大受而教安福則自言曰大雅清廟之音未得奏於宗廟朝廷也猶可誦之學官何不可哉是其心誠泊然無所慕有古人之情而無今時之誘者孰如張君矧安福多才賢學官古造士之官以君治詩既得先王之風旨而又得為先王造士之官吾知安福人士彬彬乎其興於詩也已他日張君與其徒大用於世必有可觀者張君勉乎哉君尊甫南溪先生鄉之賢者予從髫齡時受先生知知君之過庭聞詩

久矣故於行也不以頌而以新自誦者告之

卷之三 終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四

晉江蔡克廉道卿著

序

贈太宰北源熊老先生序 代傅巡撫作

歲丁未四月八日太宰北源熊公壽七十或壽公曰
公之壽也願真凝和童顏台背受天之祐千百其年
足為公壽乎曰此壽一人耳車蓋簇門鶴祝繞庭保
艾爾后千百其世足為公壽乎曰此壽一家耳一人
一家之壽不足以壽公公之壽安在昔天欲壽周則

壽畢公以四世元老保釐致頑克成厥終天欲壽宋則壽潞公九十在政府功成退居朝野倚重我國家深仁大澤雍熙保合百幾十年聖天子建極禮樂明備治教休美人文彙著天下化成運會之昌超宋遠甚蓋天有意世之為周也其贊襄弼輔豈無畢公其人又何獨讓潞公哉公自給舍至中丞文章禮樂受知明主尋家食十有餘年然後典宗秩叅戎務位冢宰總百官均邦國凡所張設論建要以文武其君而成周斯世故其精忠直節耿耿不阿慷慨守義

死生以之國家元氣培植深矣然公以此歸田今年且七十神完色澤體履矯健夫調元宣化進壽其國履健神完退壽其身其身之壽進可匡主毗民退可敦薄勵媮亡非所以壽國也聖天子側席求賢兢兢惟躋世仁壽是務忍遽令公徒為其身壽與修性以全神省心以寧身清虛恬泰曠然無憂凝其至精同乎大順則可與羨門爭齡王喬比筭此非身退可能哉由是而神愈完履愈健使聖天子再賜召入俾弘調燮則保釐之烈將超軼潞公而元氣所培

植又不知何限是壽其身益以壽其國耳召公告成
王曰無遺壽者成王之留周公曰公勿替刑四方其
世享公固國壽者也 聖天子方勿替刑之思吾知
明農之志公不得一日安焉已公之壽其以天下為
壽乎某也筮仕上蔡公適叅藩繼而公總內臺引列
臺中清戎茲土飫聞公教後泛閩海副憲入京被公
獎惜尤至且謂尺寸之愚庶幾當一面節鉞特疏
上聞今授鉞再茲上矣誠不有所尺寸何以報公詩
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請以是

為公報何如

東山齊壽序代顧侍郎作

郡侯程習齋公移書顧子某曰莆陽林寒谷先生往
守三衢於某有國士之遇今年先生七十有九恭人
陳八十年某為之題曰東山齊壽頌公一言以章之
某曰吾聞君子之壽者二而齒不與存始於致孝以
愛其親終於致忠以敬其君愛親者非以壽親已也
情篤於親則教行於子孫者勿替由是而受福而爾
類永錫其壽也無疆敬君者非以壽君已也心存於

君則政修於民物者必詳由是而對揚而平格天壽
其壽也不朽君子奉斯二者以終身可以壽矣寒谷
之壽也其足語此也與哉寒谷少孤又貧事祖母李
母謝並得懽心生事祭塋一遵文公家禮有孝感滅
火之異人咸知先生孝而因以卜先生無疆之壽嘗
御史南臺以直諫瀕死者數四其後守三衢多所惠
政有神明父母之稱至今民祠祀之人咸知先生忠
而因以卜先生不朽之壽以是為寒谷壽非耶嗟乎
世以耄耄期頤為生人所難而忠孝以壽其身非君

子修身事天之學不能致也先生所著有進學階梯
諸書微詞奧旨無非脩身以事天者自天祐之壽考
維祺理固然耳然則壽寒谷者其於先生之學求之
哉抑余固有感也君子思愛其人必由於聲應氣求
之同程侯學見精微平生以忠孝自許今守泉州風
節自樹德教大洽其於先生有同心者故喜以壽先
生予喜而為之序

為郡侯南衡童老先生祝壽序

世俗稱壽必問其年非年之尊老幾耄耄以上鮮稱

觴上壽惟壽之稱則不復稽其德之為何矣而古之道在是乎古人祝頌之義必以壽為稱首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遐不眉壽遐不黃耇鳴鳩之章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夫言淑人君子豈必皆尊老耄耆之人哉而以黃耇萬年為期一則以其有父母之德一則以其有正國之功然則凡有斯德與功者宜祝斯壽固不必問其年之尊否此壽之道而詩之旨也吾邦南衡童侯今年四十七春秋耳三月二十三日初度之辰邦大夫士庶

相率為侯稱壽侯謙讓弗居也夫侯非民之父母乎侯之操心惻怛長厚與天地萬物同一體雖秉方軌正凜不可犯而視匹夫匹婦肫肫若恐傷之故民之頌曰德音是茂邦家之基夫邦家且賴之為久安長治之基則寧獨壽其身而保艾爾後可為侯祝矣侯之為政均平和恬繇其懿美內完而休彩外燁省刑寬賦敦禮崇文絲騏雍容無少差忒斯非淑人君子與故民之頌曰其儀一兮正是四國四國正則無一夫不在春臺壽域之中何況其身之壽哉而萬福攸

同可為侯祝矣惟其正四國而父母斯民故民之壽
之亦如子之壽其父母子之壽親根心而樂生情不
可得而遏民之壽諸侯懷德而義起禮不可以為常
是故人子事親之禮為春酒以介眉壽通之今昔同
也而國人為其諸侯燕饗祈祝則自周詩之後靡傳
焉今吾邦稱壽童侯深有合乎詩人之意侯烏得而
辭之晉江邑大夫錢君謀所以祝侯予不佞以此歸
之侯有高堂太夫人令德受祉兒齒鬢髮將八十年
民之所祝父母者請更推而致之以祝太夫人何如

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脩性篇為郡侯南衡童老先生祝壽作

稱觥祝壽其詞非一然不越乎長生長生之說夥矣
鍊精葆神調息衛氣與夫辟穀化丹之術百家之言
窺見一偏而脩性以養生者上世蓋宗老氏其著道
德經專言天道原先天而無始窮後天而無終如曰
玄牝素籥恍惚窈冥赤子竣作嬰兒未孩厥旨玄矣
昔仲尼之門天道罕言故後世靡聞焉然周易乾象
六龍始於勿用終於亢悔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

而能柔天之道也知雄守雌知白守黑非天德不為
首之義歟故曰老子其猶龍乎原始窮母常無以觀
妙常有以觀微虛心而實腹弱志而強骨塞其兌閉
其門故載抱營魄玄根若存此返本脩性之學也性
者天之道而立命之原生民同得之聖人同傳之無
二物也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趣末且詆訾
老氏為異端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
說予見今人之異耳不明天道何以知生人之壽乎
南衡童侯蚤歲從事聖學其於老氏尤精研契悟冲

而用之挫銳解紛綿綿而不勤乘乘而無止故其為
政方而不割廉而不剌其直不肆其光不炫順無心
之化行不言之教數月之間民將無知無歆焉此謂
有國之母早復重積長生久視之道也是故內以養
其身則壽而康外以理乎物則順而治盡性以立命
則性命交脩知天以脩人則天人合德侯之壽其可
量歟天人性命融貫為一斯學也孔氏之學也已歲
甲寅春予偶與侯登清源山論道之暇因訪老氏石
像耳目髯眉宛然肖生者侯乃與結緣築室夫老氏

像在山中荒烟野草不知其幾千百年而造於是春
得與侯值又侯初度亦在斯時其中若有神契者非
侯道成而受祉之徵與諸生聖人之徒也於斯道有
同好焉聞予之說遂持以壽侯

壽陳西谷先生林宜人序

在昔養老之制其家子孫致其孝鄉人子弟致其敬
致孝者鬱奧之食葵菽之亨剥棗穫稻之奉而異糗
宿肉貳膳常珍從遊之共用有不虔詩曰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是也致敬者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或獻或

酢或歌或号以及醢俎醢醢燔炙之御亡乎不緝詩
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是也斯養也達乎州巷云爾
至行養老於學宮則有上下之庠燕饗之禮深燕縞
玄之衣三四五六之豆天子適饌省醴饋醬酌爵而
乞言有善記之此非三老五更令德元望者不與焉
末世讓齒義廢孝養道微即子孫躬溫清具脂其於
其家寡矣未有養之於其官者也即鄉子弟尊事其
州巷老人已不可睹矧養之於學宮者乎而致敬於
諸侯大夫記言於典學之官則邈乎未有聞也希齋

陳子參政嶺南奉尊父西谷先生母林宜人來嶺南
時時列鼎稱觴為養是年己酉六月念八日先生年
七十有二八月初二日林宜人七十一年一嘗藩臬
諸侯大夫各胹羔進醪為壽而請言於庶人謂陳子
既得於官以致孝又得諸侯大夫以致敬而庶也典
學之官且為之言何其盛歟蓋聞聖人之養老也既
迎之以禮脩之以孝養乃復命侯國行之東序亡他
教諸侯之弟也哉

聖天子在上保合雍熙親親長長之意蓋發諸朝廷

行乎道路達之搜符軍旅矣繇是而達於諸侯吾知
其德之備也已又聞養老者登歌清廟語以君臣父
子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斯成焉今入學之制既
不常舉而得典學之官言之以父子君臣長幼則亦
不失先王尊老庠序之遺耳以官為養孝之至也達
於諸侯而以道為言敬之至也西谷先生少明經術
不仕後以子屢封戶部郎中每詔子曰事君使民毋
負而所學宜人淑德令儀初封安人再封宜人夫
天子封先生為大夫則已非養以庶人之老雖未於

先生執爵乞言而所期令子陳謨宣力以經邦國者
未有量也先生不言其言固有聞矣况先生方毅樸
木居鄉多善行廉謹執筆為天子記之信史耳而
何有言以益先生哉詩曰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此則諸侯大夫共祝二老之言也

壽封大夫洪公序

封大夫洪公邑中長者也今年七十有五矣神和色
澤體履矯健人謂封大夫即安車駟馬不為踰而公
跣足可百餘里繇是私相嘆曰康哉封大夫夫不搖

精役神斯可以却老又曰金石負堅錢鏗引年其生
不凡也或以問公公言亡它技能唯耕鑿自適擊壤
效歌帝力不庸何有於我如斯而已予自童稚時見
州里稱說前輩曰如其某不可及今猶能記憶其事
又與公子大夫某同居尚書省則聞公行誼尤詳云
公居嘗着褐裘草屨曰吾本野人也苦不能束帶為
大夫之禮又性不欲揖見官長時或坐壠上與農夫
談古今事其農夫未嘗知為封大夫自稱曰老農宗
人暨里中少年咸尊之曰老伯其儒生學士曰洪先

生或曰洪公此謂上古之民非和蔡克廉曰傳稱上古之民蚩蚩故其坻上壽味哉言也自茲以降風流彌浮遂謂胎息可以通化而禽戲可以延齡如王真郝孟節之流不知後世効之其神廼勞其生反鑿吁謬矣予又嘗入山谷田野間見有龐眉皓髮之人或其年不亞封大夫然未必能賢而隱也即賢而能隱矣又未必其子象賢而彰彰貴顯也今觀封大夫于于煦煦甘心壟畝之中非有熊經鷓顧之術然性分所至即作者不逮遠甚既身為封大夫矣乃猶不以

大夫而易野人之服其風顧不高哉大夫君養志効忠為能不辱而其它子孫班班然如鶩翔玉立咸能事封大夫得其懽然後知封大夫非生有之亦非能却老語曰積水成澤積善成福其封大夫之謂云

雙壽序

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學士皆知之而徃徃蓋稱祥難致云至如龔缺龐公輩夫婦壽齊耄耄並有隱德史氏傳其事甚竒此何以臻哉浙東溪于公篤行士也博物懷古自得賢聖之學嘗論道於陽明先生

先生甚嘆服之故于公柴戶蔬食能樂其樂其在位
不慕尊顯謂非其時遂累而退以老焉配舒夫人每
具食必舉案齊眉又側室胡安人善奉舒夫人舒夫
人沒齒亡間胡安人稱內政井井靡弗當于公意者
以子廷寅主事貴封安人今于公年八十胡安人年
六十蓋與龐公冀缺之流其耿光福德后先似亡所
讓豈非盛事耶蔡克廉曰昔者陶元亮辭於彭澤梁
伯鸞隱乎霸陵逢子慶掛冠東都高文通教授西唐
楊雄閉門乃草太玄王通作經以明王道此皆所謂

懷仁志士也雖軌迹異區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夫脩
道德以述作為務即未用以弘補時事通化理希旦
夕寵榮然於陶性靈煥文章其道邈用表不足稱辱
較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其志意風流何如也荀卿
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由此觀之
君子日休小人日憂唯作善降百祥非虛談也今曲
學或抱咫尺之能取媚人主進不足以為用退則甚
抗憤至顛沛窮苦若切肌膚然或肆意宕佚莫知所
可存此徒慕艷利達因人事以釣聲名者何足道哉

而有道之士唯沉潛六籍葆真顯素身名且猶不欲彰况怨累之為乎故隱居不失其志達則行道亡不可以貧富貴賤矣此盖有所樂能順休命不窮故士卑約而得遐福豈非古之所謂賢達人者耶世謂必萬鍾百乘然後有以奉歡娛移體致壽者非也又謂必有松喬導引之方其說總微淺誠使御相之列與東溪先生論德量功爭不朽於後世不同日而語矣今浙中傳東谿先生著書十餘卷皆言道德之意又極稱其詩書六藝研旨微妙難及有古儒者之用心

或曰于公為長吏賦歸其清懷雅節視元亮要同歸之自然胡安人庶幾孟光之操足以奉伯鸞之高彼二人者誠能視所履故其承天寵有慶然後知至壽亡方真人自以不老制曰八十杖朝食常珍拜君命一坐再至語異數也于公與胡安人壽祉既並稱矣乃子主事君才賢且篤孝於其壽也適奉使取道稱觴焉此不尤為異數哉此不尤為異數哉

賀封主事松軒方公暨彭安人夔壽序

夫人孰不入以事親乎事親者以承膝下為真樂以

樂其心為善養無非壽其親也孰不出以事君乎事
君者納誨朝夕則在帝左右勤施四方則屏翰侯甸
無非壽其君也養志者不能恪承膝下之懽而藩屏
之臣不得左右乎王室就二者論之固已不可得兼
况身既委質為臣而又得戲綵承歡於其親此尤豈
人倫所嘗睹邁哉即承歡可能而二親眉壽不可能
或齊壽矣不獲子爵之貴以子貴矣不偕隱德之賢
以予觀松軒方公及彭安人有足多者松軒公今年
七十有五彭安人七十七年並臻上壽松軒公少負

奇質博學宏才數弗近于有司翻然棄業歸山而忠
愛之心耿耿也彭夫人又淑德相之有子近沙明經
魁省試登進士初授武選主事於是封公武選主
事彭安人云既壽以年再壽以德又壽以貴合之而
為雙壽事已甚奇歲丁未近沙叅議江藩會入賀
聖天子萬壽道出黃州黃州公桑梓里也三月念一
日公初度之辰近沙因及省覲披綵服啟華筵獻蟠
桃之春進南山之酌一以壽君一以壽親合之亦
為雙壽事顧不逾甚奇耶夫近沙事君勤施既不

違親之志又以覲 君之行因得事其親之身其壽
君者固兼乎壽親榮親養志既專有侯甸之屏又乘
膝下之歡日近乎 帝之左右其壽親者亦兼乎壽
君凡人倫所樂者無不兼則無乎不樂矣然要之推
承歡之心雖以近 帝左右者為敬至推養志之心
則以動施四方者為忠近沙恭敬忠貞夙夜匪懈居
一日之位施一政於民即所以壽其 君道洽政治
澤潤生民吾 君萬壽無疆矣萬壽其 君益以雙
壽其親是猶歲歲入 賀而時時稱觴也三壽作朋

如岡如陵此之謂歟語曰上世之民上壽蓋至和氣
氤淳風沕穆有宥羲神農黃帝為君然後生斯時者
徃徃百有餘歲今觀松軒公耿光福德固非叔世所
常有 國家元氣之厚不偶然已其所可賀獨在雙
壽哉獨在雙壽哉

賀雙榕林老先生七十壽序

有周盛時忠誠而篤厚豈不濡洽哉觀行葦之詩蓋
仁被艸木矣故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饋醕乞言教
史受之然攷禮籍所載聖人之記事也既慮之以大

愛之以敬行之以禮紀之以義脩之以孝養則亡不
至矣乃復命侯國養老於東序亡宅仁之也教諸侯
之弟也后世讓齒德衰不惟執醬執爵之風上焉不
復即諸侯大夫尊事先生長者亦尠耳至俗所稱壽
不過其子孫與鄉人子弟以懸弧之辰列酒果燕朋
賓而曰朋酒斯饗已曰以介眉壽已其於曾孫維主
酒醴維醕之意嗚呼邈哉今

聖人立極茂德湛恩薰蒸至和昭明大典親親長長
之化蓋發諸朝廷行之道路達之猥狩軍旅矣繇是

而達於諸侯吾知其德之備也嘉靖庚戌戶部郎莆
陽雙池林君催稅杭州尊父雙榕先生於是年十一
月十一日壽七十莆之子姓則旣肆筵緝御或罍或
訶祝先生上壽兩浙藩臬諸大夫亦各持羊羔大斗
於雙池君為先生賀以庶先生鄉人又雙池君年友
也屬為之言夫先生之壽不獨其子姓鄉人致燕饗
之敬而走諸侯大夫咸尊事而觴祝之非古者諸侯
養老東序之遺耶 天子之仁諸侯之弟具可見已
先生闔然退藏含貞履吉然雅以剛正聞于鄉人鄉

人相戒毋為先生所短其教雙池觀雙池之教天台者可知嗣是宰黃巖催杭州卓然廉正之譽皆先生教之上褒賢先生已封為戶部郎子且六人靡不式穀以似班班然博士弟子祚胤之昌錫祿掇榮聲施后代尚可勝道哉詩云綏我眉壽介以繁祉蓋言此也先生具有令祉

聖天子方養老崇賢則繇此而黃耆貽背安知無以引以翼適饌省醴而乞言者乎是固先生之壽誠國家忠厚之澤至治之祥而太和之徵也顧不可賀

歟廉也方與雙池君茂政明時儻辱不鄙願乞先生一言而廉將何言以益先生

賀熊太夫人九十 天恩存問序

嘉靖乙巳夏五月太宰熊公上疏臣有老母九十年臣且老不能一日忘母膝下乞臣歸養

上旨慰留命有司粟帛存問 朝公卿大夫舉忻忻然賀公曰殊恩也非公何以得此時有事于公之邦者祇承德意相率而致存問于太夫人曰殊恩也非太夫人何以得此夫位至太宰百寮之冠也有母九

十年人倫之至樂也以 天子而存問之為母為子之曠際也然自明良一體之風邈後世以爵祿勸士士既已委質事人為子者不得致所思于親為臣者不敢以所思告于其君君視臣之親寒燠休戚置焉不以問何者罔念其臣也今公以宿學元臣簡知聖主帥屬掌邦治一時崇恬斥競之風培植百千年元氣人謂太宰不可一日非公而公不一日忘母懷然疏上是得以思而告者

聖天子固誠念之將如太宰之請如曷治何然知太宰念母不可寘於是詔之有司若曰有司為太宰問之時時太夫人安猶時時太宰於太夫人側也問不在有司 朝廷問之耳夫既以用賢曷治眷留大臣之身又有所安其母以紓乎人子之志使為臣子者固得委身於靖共之節而自兼致其定省之懷其體念之者至矣公恐無勉畱乎哉是非 聖天子在上何以得此抑公斯疏上斯留又非特一時君臣母子間也 上方達孝治天下因子而及之母則天下為子者勸敬大臣而愛其所親使有以隆其養則天下

為臣者勸又嘗聞世之養親者上以名次以祿次以
身公之名養不徒勲秩位望之崇而在寵遇之勤渥
倚毗之殷厚其祿養非以列鼎常珍之奉而存乎粟
帛之賜其身養不必親溫清之勞而有天語以代問
有司以致供是於三者兼之而事尤奇也夫養母者
孝體親心以事 君者亦孝公之事 君也以用賢
朝廷之求賢也以用公公一日而舉賢即一日而順
親賢人日進君子滿朝太夫人壽考彌康而祐祉盈
門矣斯養也名云乎哉有君有臣曰母曰子忠孝勸

之人人而賢材者進誠太和之萃治世之徵萬壽無
疆之慶也其所可賀獨在太夫人與獨在太夫人與
賀熊母太夫人九十壽序

盈天地間流行者氣也造化主宰茫乎其不可知而
隆施顯洩則必有所寄不在於人則在於物不則為
山為阜為岡為陵為川而山之最壽者為南山不騫
不崩斯得氣之厚也其物則若松栢之茂氣之盛也
其人則若賢人淑女氣之秀也而曰耄耄期頤氣斯
全矣茲氣也積而萃之非一朝一夕之故至其感應

佑助之機則又於人於物於山川如交培而互滋者
山川厚矣草木之生也必繁人材之鍾多奇偉貞懿
之行夫其氣之厚也而後淑人應焉繇是淑人之身
天之祐之者日益厚故曰單厚曰戩穀曰罄無不宜
蓋助順也天地人物山川非一氣而何上古之時元
氣混淪太璞未散氓生而蚩蚩不識不知故其氓上
壽史籍所載千有餘歲或百幾歲可攷已由茲以降
風氣浸浮聰明知覺之開機術技巧之習人生七十
稱稀筭矣况其多乎 國家深仁大澤雍熙保合百

餘年今

聖天子建極禮制樂作和氣薰蒸以故四方嘉祥荐
至如井露河清瑞麥瑞鹿則無所不應於山川與物
矣廼熊母太夫人之身固鍾氣之獨厚哉太夫人內
則母儀不獨薦紳頌之 聖天子固聞而存問矣今
年且九十耳目精明體履矯健人咸羨謂王母復生
云有子北源公位冢宰揔百官均邦國海內一人耳
公之位旣極人臣而太夫人壽且高斯非盛世之尤
瑞耶或言南昌山川奇秀太夫人母子挺生其間又

言公世積善太夫人懿德宜有今日嘻此應感佑助之恒也以上壽如太夫人豈特一方致祥一家餘慶寔 國家忠厚和平之積萃於一時而寄於太夫人之身以應天地之和故曰一氣也歲冬十一月十一日為太夫人誕辰有祝太夫人壽者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南山之峙如松柏之承夫南山山耳松柏物耳非天地之至順 國家之太和則無以應太夫人然則太夫人當與 國家治運化理相繇繇勿替者南山云乎松柏云乎又聞之運行於國家者天地

之氣培植之使秀盛而全厚者吾人之功北源公正氣自持殫忠體國為天下得人而不仁者遠人材者國家之元氣則其所以壽太夫人顧寧有涯哉是日也適廉校士虔州巡撫秋山顧公命廉為文以賀故以書生元氣之說進

壽黃母張太恭人八十序

嘉靖癸丑十二月初四日黃母太恭人設悅之辰太恭人於是壽八十矣鄉之薦紳大夫士相與持羔羊醠醴往賀而以廉為令子東石君友也屬叙之嘗謂

天人之際應感幾微而福善好謙其事蓋章章矣世之言壽者必曰天序之也不知其脩之於人人有強勉於事行文物之間俾得就其所見指數而贊揄之曰脩矣不知此之謂事人非事天也丈夫之事行文物固有可睹者而文德則眇而難窺然則將曷求之不曰存其心乎存心將天可事也人子事親孰不曰孝養之也養之於晨昏溫清則壽養之於饘飴薌膏則壽其大者則曰富貴尊榮又曰顯親而揚令名非此不足為壽也然皆以人情事其親非天性也天性

之樂烏有乎尊富令名哉不曰養志乎養志者非但有意欲而從之也得其所性根心而生色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斯之謂真樂而養志太恭人夙通小學孝經尤嚴女誡配 封君黃潛菴公孝恭柔順潛菴公博學勵行不偶於時太恭人時時慰助不色愠生長名族為樂平令張南溪公之妹以東石君大叅之貴受 恩封者三十餘年泊然自將終始一日嘗曰吾無它遺子孫惟有心田耳此豈於事行文物致飾云者東石君學行才節卓然為行葦推重敷歷中外咸

有偉績以松江郡守加封太恭人尋以山西大叅
歸省太恭人曰知足知止老氏訓也吾老矣兒且遠
行柰何柰何於是東石君疏乞歸養東石君其不以
尊富顯名事其親哉身方都富貴享令名而所事其
親不與焉無他有性存也性不離乎溫清饋餽之中
而其樂見於食息蹈舞之際蓋有不假形器而生不
待聲色而喻蒸蒸然協於人而漸於太和母子之間
無非天也以天樂觀是以天而事親也夫太恭人存
心以事天而東石君脩性以事親事親即所以事天

故天之報施良厚哉綏以眉壽介以繁祉蓋好謙福
善之常耳今太恭人諸郎並有令德諸女所適皆大
夫吉士諸孫林立班班然翠竹蒼梧也語云上帝臨
汝無二爾心吾觀太恭人之所存與東石君之夙夜
養志靡一息懈也則天之所以壽太恭人者百千萬
年其尚有疆乎其尚有疆乎

王母貞節序

均之為天命鳥獸草木之於人不同衆人之於至人
不同夫生人而異於鳥獸草木以有生理存焉人之

生也而為至人且其知生而能死也知生知死則固
生死於其間非獨異於鳥獸草木而尤迥然卓拔於
衆人生理者心也能死者知生理也人孰不有生之
理率徃於日用而不知苟知生理則子生事父臣生
事君妻生事夫何莫非天命也知命之所由生則生
而不可不盡也知生之所由盡則死而不可不順也
盡生之道順死之正則生死皆生理雖死而不朽逾
遠而彌章人之至也世以至人婦之大夫夫豈知女
德之中亦有至者哉其為至者貞之於夫慈之於子

孝之於宗祀三者而已吾聞王母年十七適夫二十
五而夫沒僅遺胎三月耳斯時也生耶死耶夫與子
耶輕重久近之計誰則權之乃兢兢然抱遺孤以育
以教俾至成人越十有六年然後從夫以死此於夫
子宗祀之間可謂無至無遺矣今時人情尚新耳目
烈婦所為要皆須臾慷慨憤激以自殺之為奇至如
節守則 國家之制必年踰五十而又以壽老不死
有司方許聞奏或年踰五十且以壽老彼長生閭閻
亡力自致賈志抱節竟以泯泯者亦夥矣若王母全

節未及五十死且二十餘年郡邑師生舉之有司有司白之巡按御史豈非生理在人心而至人之感哉故曰雖死不朽逾遠彌章也然御史曰制也不敢以聞之朝夫王母自知求盡其生理而已設其時孤未生而死之可以稱烈而非存夫與宗祀之道孤既成人而不死可以如制而非與夫偕生死之心是故王母之生所以全孤以存夫也王母之死所以全節以存身也生死不為徒而各得其理皆盡其心謂之知生能死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是以死不有怵

慨激烈之聲而生不享朝廷崇節褒賢之禮於其制也雖有格而心則無不得矣郡守俞公深加獎賞晉江令汪公造其門題曰貞節何氏之居一時士大夫人人忻慕謂二公勵世表俗而王母大節得不汶汶汨沒於世也王父鄉進士粹菴公與予先人同年予又友王子思順誼在世講聞而樂書之但先人與王先生俱久逝王母又去二十年而王子之身乃得著母之節生死悲喜之際能不各有感哉所以立勸樹德贊述幽光是在王子予之說亦欲王子共勉之

以為子為臣云

貞節范母易氏叙

夫言天下之有常者必曰三綱五倫而搜采行節樹表風聲在國家之著令則甚異節之為言似必有奇瑋竣絕之迹而與常者弗類有司守其令制擇人而加之則徃徃闕其所可能而章暴所不常見然婦道從夫而已從夫之道其身以之制事毋專成德不獨其身且不能自有焉有所謂奇瑋竣絕之節哉而所取於婦人奇瑋竣絕之節乃惟在於從而不可有其身

不制事不立德者之為也是皆人人所可能其所可能乃所不常見者耳古今綱常之理何以異哉自有天地而夫婦之名稱其生也從其死也守守身不貳乃為從一生死異而從之道同故其幸與不幸在人異值而自盡之心同非於人倫之中有所謂奇正難易也其心以所守為常則視易心更慮於其夫叛常者也斯頗辟誕譎之行矣嗚呼自世行衰微於是得見有常者以為殊異茲范母之所由旌云范母之自易而歸范也不數年而夫亡家故貧又無子夫亡而

貧也無子所值然也然有常道焉生為范婦死矢靡
他所謂從夫也不貳其心不有其身而殉夫以恒厥
德斯亦不專制不獨成之義也志信其舅姑父母兄
弟而慈育嗣子是豈有強操憤迫飾文襲譽其間哉
亦曰順其常而已其不幸不以為難其有終不以為
歎夫是之謂奇瑋竣絕之行巡察白其事於

朝有司扁其廬而旌之蓋將以搜采表樹而為非范
母者勸也范母何得而稱焉易曰恒常久也婦人貞
吉從一而終范母之兄愧虛先生其夫弟玉泉先生
皆精易學予少從二先生遊固知范母之化誨陶染
有所自来范母不知書蓋默契易道云

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五

晉江蔡克廉道鄉著

序

福建乙卯鄉試錄後序

聖天子御寓之三十四年為嘉靖乙卯福建復當鄉
試巡按御史胡志夔忝事殫忱飭度展采化裁惟格
迪簡咸稱先是醜倭煽亂漸窺閩嶠守臣攄靖海之
奇猷荷策勲之 寵賚士有寧宇得專正業則旣蔚
材待歛彬彬矣邇者倭酋滋蔓深入於吳浙之東西



戒嚴於甌閩之南北督府連帥奉命剿滅而閩之
調選精強戈船雲集洗兵五寨之間刷馬三山之上
掃全吳之妖氛銷瀕海之鋒鏑桓桓乎武備奮揚矣
御史承宣威德夙夜為勞既而贊申文教訪寃
賓興蓋將得文武全材以需國用諸士夙懷庄濟
之略躬睹典章之美孰不人人感激振勵哉乃相與
發抒正氣馳驟宏詞其初試精而確密而莊勁徹而
醇正是折理之文殆騎射部律之體乎其再試警而
利員而神婉曲而疏暢是體事之文殆攻伐擊刺之

用乎其三試博而辨腴而雄吞吐而闔闢是經世之
文殆推陷廓清之效乎某因作而嘆曰猗歟盛哉諸
士之蔚材待欽與是試之得人信彬彬乎莫尚已夫
文與武交資而成能者也士有明經脩詞之學非必
於優游文史用之也經天緯地而後謂之至文翦亮
戡亂而後謂之實用溫淳龐厚之資必兼濟以任事
應變之才而弘毅剛大之氣常感發於折衝禦侮之
會大夫夫自許用世而遭覲有時上之拳拳注意
安攘之道若此諸士風從景附不有興乎昔伊尹佐

王格天之勲在於三聘諸葛亮輔漢定鼎之績在於
三顧韓琦范仲淹德望功業之隆先憂後樂之志皆
自其微時已預見之文武兼資孰最章章於是諸士
三試之文固三聘三顧之遺然不知其所自許若何
行矣計偕春官奏對 大廷當有彩雲動太史之奏
先聲破西夏之膽敷將相之偉模表科目之全威俾
後之人徵其所由在三試焉則斯錄也不為
國之光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濟濟多士
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諸士其懋之

廣東鄉試錄序

在昔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鄉大夫掌鄉政令而鄉
吏各教其所治三年攷其德行道藝賢者能者莫不
興起嚮用戒 國家弘文崇道三歲開科天下守臣
各掄鄉之俊升之禮部寔成周制云嘉靖二十有八
年復當鄉試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策樹聲明紀損
益章程一時人文煥然丕振時提督巡撫兵部右侍
郎歐陽必進揆文奮武奠綏南服申戒所司展采錯
事先是巡按御史黃如桂敷敷 德意表勵令申無

不豫所建張廸禮聘宗和暨教諭黃王藻考試教諭
張汝楠林服休江文弼程伯鎬張緘同考試既至則
右布政使蔡雲程左叅政沈應龍提調僉事張煌江
以朝監試而御史陳策寔監臨之於是進提學副使
蔡克廉所簡士二千五百有奇三試之得人七十有
五以其名氏及文之優者錄以獻宗和謹序諸首
竊謂今日所掄固豫養之學校而教治於鄉之吏者
也其為教也其鄉三物者乎禮賓之制則無不合乎
成周而試之以文亦於德行道藝有攷而賢者能者

興乎掌伏讀

聖諭蓋拳拳曰崇正學廸正道夫正學者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之學也正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道也以此得之為六德以此行之為六行以
此游之為六藝而文在其中矣初不謂立教作人者
孜孜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而已夫不以誦書綴
文應有司為立教作人之務而至有司之求卒不越
乎書義文詞之間何也道德者深縕而未著也行藝
者散見而易飾也文則見之外而蘊於中可章著不

可矯飾者也故曰有德者有言蓋因言而知德非貴
彼之能言耳辟之借鑑以別媿妍四方人士之林妍
媿淑慝之鏡舍文其奚以哉又古者士初見必執質
慎始也今介質禮衰而文章人人負以自信繇一介
之臣脫跡草萊觀光 上國設不以文何為利見之
資故錄名氏又錄文詞亦明有質云爾當今

聖天子馭寓禮樂神化叅贊兩儀而道藝德行之教
風行嶺海蓋超然堯舜禹湯文武矣諸士漸漬衣被
爭相磨濯雲從景附陳力宣猷當為臯夔稷契之臣

無負周公孔子之道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則斯錄也固多士進身之信質
國家得賢之明鑑也如或不然虛質耳其於斯鑑不
有遜形乎哉夫質而虛者不誠之過鑑而遜者不明
之招語云繇忠信而後有禮忠信者誠也諸士先立
乎其誠宗和等不明之罪吾知其免夫

應天府武舉鄉試錄序

國家制科凡以網羅材藝蓋未嘗右文左武也迄今
文制隆備唯武科多所闕軼然會武固有錄何鄉武

不然比聞它郡有著者未究也嘉靖丁酉所司以故
事白之巡按御史可齋游公公曰武舉者所以遵威
制揀將卒備專閫也人非文武全材不可可不重與
于是集京衛泊應天七郡士三試之特檄同知克廉
為考試官諸所張設郁郁然盛也更次其名氏凡弓
矢韜畧勝者書之要視文科不讓焉克廉曰夫覽於
鄉武舉錄蓋忻士之遇云士常苦於遇之難諸士既
升於司馬即不書之不為微而書自諸士始顧不謂
甚遇耶四方之才抱器挾策而至者不可勝數或以

騎落或以步躡所得入院三試者十才二三其陳治
兵畧當意則尤鮮少如諸士者謂之文武全才不幾
耶時俗所稱賢達人必曰薦紳大夫之徒武弁豪傑
世夥弗論然殊業異用要以翊翼王國為能周之方
叔克壯其猷固非殊等人也今士所以自孫不遑皆
身亡兢兢於當世之務者兵法以武為植以文為種
故試士必兼武射文詞蓋所以器之而自謂與文人
學士不相及也不亦卑乎是又何疑於世無表斯舉
者茲觀公留意諸士適新曠典殆可以興矣故曰忻

殊遇也然曰文者經天緯地武者剪暴戡亂舍是則其名弗稱克廉讀諸士兵畧閱廓深遠曰文勝矣至察其勇藝又皆豪宕矯捷有名將風即它日干城之寄固知如今所云然世每多孫武子兵灋廼比之方叔元老高下較然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諸士志果嘗湏臾忘此耶或謂南北之區舊矣文威於南武雄於北豈地氣殊而生質限哉在昔鄒魯之邦絃歌相應而范蠡將越陸遜將吳固皆江南之產彼其精神素結而習業誠精也居今之世言古之人所以自

鏡也觀古今所以生材及所以興廢亦人事得失之林也江南既稱文士蔚然諸士又誠有以自命豈不曰勝哉茲土乎如其不然則今日之畧固視曩倍章章明矣後有攷者名實之際何以副焉庶因祗事故述諸士厚遇之繇而終以儆勸如此若夫有司群執事共襄厥後則叙列如左

江西丙午同年序齒錄序

嘉靖丙午秋江西諸士既舉于鄉廼九月九日舉同年之會序少長更酬酢藹如也予於諸生有一日之

長寔主其事而諸生以序齒成錄請予序之予曰斯舉也非以敦讓而聯志乎昔孔子講學洙泗群弟子以齒侍坐由為弟子稍長故先言志而求赤各以次對點也齒序雖先求赤然鼓瑟未希則不舍瑟而作何其雖雖揖讓也虞帝之庭咨岳牧而命九官使禹宅百揆禹拜稽首讓稷契臯陶伯夷典禮讓夔龍垂共工讓爰斨伯與益作虞讓朱虎熊羆又何其濟濟師師也而夫子曰各言其志帝曰汝往哉又曰往哉汝諧若有不得而讓者是故有勇知方子路直任不

辭而求赤以足民相禮自許點之言亦自謂異三子之撰而不以為僭禹雖不矜不伐而成允成功而伯而垂而益亦非終遜未遑也夔且言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龍作納言夙夜惟允他如播穀敷教明刑莫不奮庸熙績而不以為踰然則是讓也將如何為讓邪蓋始以舍己從人之心終之亮采惠疇之效其居也有由求赤點之志其出也有禹伯益垂之功若夫退然而不先乃序齒入官之際非所論於志道懋功之時耳故曰當仁不讓於師舍己從人大同之

學也當仁不讓至讓之道也諸生彬彬然同年而齒讓學孔氏之門不知為國足民宗廟會同其志何如也抑有浴沂風雩悠然自得於二三子之外者乎繇斯以往同升乎虞庭非禮樂刑政之司則上虞教養之事內而百揆四岳外而州牧侯伯亦能不矜不伐浚明亮采相天工而凝庶績否也韓子曰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師之吾師道也二三子請事安懷之旨精一之傳豈無超然聞道先乎吾者吾且舍已而從之諸生同志慎毋徒以齒為

讓哉

東崖虞公文稿序

昔人論文多矣文之宗者孰過文公朱先生哉其言文則深有取曾南豐云詞嚴而理正故其作文往往以南豐為凜至論東坡文曰文自文道自道作文時旋討簡道入裏面古今稱東坡豈在南豐下而先生不法東坡者載道者文文不可與道二耳繇其蘊於中而達於外則一繇其工乎外以湊其中則二道之一不一文之至不至也均之脩詞矣而一不一至不

至豈直體裁聲音所辯哉其中有神焉寔心之精神
會之東坡之文何始不載道惟其體格之高聲節之
美而會之於神似因外以湊合乎內而非由內以出
之也是故先生二之廉往年寓京師有客問為文之
灑廉曰請誦灑文公先生客愕然曰學士有言文效
班馬理尚程朱何子言之不同也廉曰謂程朱言不
為理則已如其理也而曰非文何子言之不同也天
下未有外理為文者不知班馬之作其理所得乎程
朱如何程朱果不能為班馬之詞耶客未之然頃者

視學江右夙夜巡撫東崖虞公公見必談六經解經
一宗文公先生凡傳註潛心抽尋至一字一句亦槩
括一經大旨首尾脉絡繹如也先生之理得公益章
章明矣竊謂世之祖述先生者讀其書未能如公之
精輕詆先生者論其書未嘗聞公之語不如公之精
故詆者之易以立言而自謂祖述以力辯又不能為
公之語是何怪乎議之紛紛也聞公之言可以無辯
矣公一日出所為文數十首鑿鑿乎嚴於詞而理之
正非六經不述非先生之旨不以宣蓋於先生之理

日精而中素蘊之宜其達之詞者至而會之神者一也豈後生末學禱比為工者可倫哉然又不必一句一字規規模寫乎南豐使文公先生而在安知其不大嘆想也廉不敏不敢自謂知文而被服公之教其所滋益非徒聲音體格間者因不自度肆為班馬程朱之辯其不為盡非邪於是述先生所論曾蘇者謹為之叙俾知言君子讀公之文豈但知公之文宗文公哉

丁戊山人詩序

自昔聖人言道德性命矣曰儒者之學也而神仙恍惚儒者罕言然曰聖不可知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斯神也以之知來知幾非盡性至命之極歟謂其不可測不可知而遂謂知來與幾非聖學可乎聖神之學精於道德性命矣曰詞章一藝也烏可與論至精哉夫文章可聞也性與天道不可聞也其精者既聞之難則所可聞乃其不可聞者之宣洩耳非至精其孰能與於斯丁戊山人傳君汝舟蚤歲博學雄才以詩名閩中然好處山林不干仕進其後稍厭詞章謂山

中不足以聞道乃屏妻子捐田廬杖策四方求道德性命於白沙陽明之徒而又謂以道累也則謝朋游息口說不將一僕不持一錢探竒索隱冥坐返觀南遊羅浮北走太行凡衡嶽匡廬一丘一壑之勝無不到輒遇異人授以黃庭不死之術曰是神仙矣道德性命山人不之道而其自得以語人皆不可測不可知者也而時洩為詩誥固多幽冲微渺玄悟神奇之語或發揮登覽之興或涵泳情性之真於人情物趣民風政體忻悲感觸颯颯乎婉曲而有遺音究其所

存若非忘世者夫以之語人乃聖人之所不可聞而所自作詩則不必其不可聞者而人遂以疑於山人於是南衡童侯輯詩若干卷梓而示之俾知山人有心乎聖學繇性命而達乎詞章繇神仙而歸之儒術一而已矣聞山人有弟卧芝雅致不殊而孝友持家自山人放跡烟霞而遺之一門俯仰之累設無卧芝安能成山人之高哉又聞山人續室相禮如賓嘗別之遊十餘年乃歸歸之夕山人止宿于外而顧取破衲敝裘付室中脩治越明復別之去畧無愠容今又

十餘年不歸矣守人之所不能非賢乎或謂山人好
奇行怪若越乎人倫之常而躡其友于之風刑于之
化明倫盡性之學孰可尚烏噫此南衡以卧芝詩並
傳俾人又知山人蓋自得於人倫天性之間而未始
恣然逃之耳南衡少好性命之學又精于詩其於山
人為同志既廣其言且買田厚卹其家拳拳索序於
余憶山人來羅浮時余方督學嶺表嘗延致之藥洲
書院卧坐兩日密傳異人口訣予至今謹識之愧未
之能行也而何以叙其詩然由詩讀之神而精矣謂

之儒者之學可也

二衍九箴序

少華陳君著二衍九箴門人賴生存德黃生伯敬持
以示予予覽而嘆曰是可知少華君之用心矣古今
稱楊雄太玄準易學者不明太玄之旨而曰太玄準
易之文爾夫不得其索淨精微之蘊而徒索比于數
畫間模倣一二以為是也非矣楊子用心蓋已究乎
其微而三畫四重有元有贊之義亦牽然似之即不
比擬求似已湛湛有可思而况固牽然似之哉夫不

似不為非玄似之乃不為易然則擬古非歟是未察
楊子用心之苦者也程子作視聽言動四箴發明四
勿語極精密蓋所以豫養乎內非有假於外之文詞
而古人几席盤豆有銘有箴則時時省警於外以豫
養乎其內所謂為己之學也今之人從事詞藻離心
日遠故其為言無益於身而視聽言動若屬之他人
且以銘箴之義為迂遠而不切此豈知學者哉吾觀
少華君觀象三十字殆因易象而推廣之而衍贊擬
易不必其索比模倣之工然亦有合也默衍一章渾

然一卦之易如謙節隨豫之類其辭務盡合乎古人
而取義立誠之精即於辭有不合不為非易之意至
如九箴灋五行以修五德而致譽窮達好惡入己之
間皆有道存則無復苟然於視聽言動者也所以欽
心而為己何其至歟楊子擬易作玄少華君因玄作
衍程子省身以四箴少華君廣而為九所究不同統
之用心憂患則各有在焉夫道在心而學貴自得不
自得乎心而信口耳之過遂謂聖賢經指高深玄渺
求一言之似不可得也苟求諸心得一言之幾乎道

皆道也。畋者之於禽也，既網而盡之，又使弋者為助，亦在得禽而已。此在作者之自得乎心，而讀者各以其心窺作者之志，毋徒曰作之云。

恩光世紀錄序

以廉觀恩光世紀錄而知應臺公於君臣父子之間，蓋備極全美已。夫士委質為臣，孰不希恩遇於明主，而情艱乎相值，道阻於罔孚，有終身立朝不被一言之褒者，或庶幾乎恩褒之逮，而非簡拔倚毗之才，無殊遷優寵之數，則雖相值而道未行，猶弗值也。人子

於親榮之欲，其貴安之欲，其壽順之欲，其賢然而貴，或可期壽不可致也，壽或可期賢不可必也，是故欲慊為臣為子之心，不甚難甚難歟。應臺傅公繇邑令至都御史，無不出於

聖天子之知其為御史時，聖天子褒之云：激揚有體，建白殊多，尋以言落職。特旨召還，后副使陝西。卿岳交薦，有經濟畧，稍遷山東叅藩。會甘肅撫臣缺，聖天子曰：某往在臺端，秉持國憲，茂著風猷。甘肅非某不可，於是拜僉都御史。如甘肅亡，何巡撫江西人。

知公累膺大拜出於廷議不知 聖天子簡知特任
已非一日相值不偶而其道行也尊父筆山先生應
貢陝西都司斷事又同知潁州為政公介而子民肫
肫慈懷未幾乞休明農讀三元叅同書善攝生引氣
之術足不踏公門有司歲賓鄉飲必得先生為重嘉
靖辛卯以應臺御史進階文林郎封母劉氏安人甲
辰又贈僉都御史母恭人云壽各八十餘年而貴且
賢備矣公於父母有不可必致者哉故曰備極全美
也廉讀世紀首之 皇言尊 君也次之嵩祝壽親

也又次之哀慕不忘親也尊 君者王言所存一字
不敢佚壽親者雖其贊頌出諸群公之口而愛日之
誠則公之心也至若輓章誄詞固同悲耆德之逝寔
寫公之哀慕不忘耳然不終之德政則大哉

皇言何繇荐頌且優渥也雖有嵩祝而親心不樂雖
有哀慕而親澤不存亦徒然記耳故載觀斯紀公於
君臣父子其知所報矣無筆山公為之先則餘慶不
積無應臺公為之后則世德不延非 聖天子之眷
優何以樂效股肱之力非應臺公之忠蓋何以卒全

主上之知 皇言日尊則夙夜愈甚嵩祝不可追而
衰慕之用極則行道揚名以顯大孝能有衰乎然則
公之德政尚無涯際 皇言之紀其止於斯耶其止
於斯邪

叙綸音再錫卷

浙平湖有隱君俞先生少有高名受業太學將以天
下為心然竟不仕潛心界涇之上自號界涇翁而讀
書不輟界涇之水潌迴紆浸流滂洽蓋介乎松江
平湖之中水上有田可耕有魚可釣有禽鳥可呼有

桑麻果卉可植而酒與琴固隱君之所常具也隱君
其樂於此乎有子長蒲山弱冠登進士次一卿次某
皆秀才異等蒲山始仕營膳主事 封翁如其官母
沈氏安人後蒲山遷屯司郎中 天子嘉其績晉階
奉政大夫加 封翁屯田郎中沈母太宜人綸綍載
臨冠帔華飾一時照耀界涇之間何其榮也夫古今
所稱豪人達士必有巔峰滿流幽澗大澤槃乎其中
非斯人則居之不樂然無其地不足以居其人以翁
而隱乎界涇宜也願自昔隱君如梁鴻龐公輩身負

奇節躬耕壟上壽躋耄耄人所稱甚難然不值明世
故不仕而又無為之后者發揚其志卒不能身顯二
公豈忘情天下哉今翁懷仁負義身遇明時而有
子蒲山發揚以繼翁志卽翁之自為也而亦以高顯
其身王者之言大夫之服二老一堂並貴以爵且得
棲遲畎畝不復有高車駟馬之累蒲山又祿以為養
而翁得免於躬耕壟上之苦嘻休哉夫言隱君者不
能為封君山林軒冕可無得乎翁既有軒冕之榮乎
其身又有山林之足以樂志有封君之尊有隱君之

賢是不待出門而用情於天下也翁之不忘情天下
何異龐梁之心而耿光福德龐梁且遠讓焉方夫
恩命之臨蓋不獨為翁喜固亦為山川之光草木之
榮禽鳥魚鹿之歡夫一草一木隱於立壑之間猶得
因翁以顯而均沾乎休澤今蒲山太守泉州泉州土
地人民親被蒲山之化則泉之山川草木亦將因蒲
山以加顯而所榮被乎泉州廼加榮於界涇也蒲山
之孝其親者至矣廉向與蒲山為郎吏同時居偶鄰
舍辱蒲山之知而聞界涇高風已久蒲山孝行清節

自為卽時殫心經國抗忤權貴已卓卓可見何待太守泉州然則繼今以往其所施設而尊榮忻樂乎界涇者何窮也况諸子秀才異等咸能如蒲山之孝其親故作綸音再錫卷使人知界涇之上所需乎恩命者不再而止云

叙少華陳少府賢績風聲卷

古者諸侯所封之域大凡政理之張廢習尚之醇漓必見之民俗謠謠之間是故謂之風風之動而聲生焉方其盛時諸侯被王者之化由其身以及乎人民

羣品亡一不得其所故詩人美其仁則有騶虞之嗟思其德則有甘棠之愛及治之衰杼軸旣空而歛不加薄人不堪其憂不如草木之無憂此大東隰有萑楚之章所由作也夫發於此者應乎彼豈惟上人不能強而成聲卽其聲之所出亦忘乎其為至也是之謂至公至平之聲今之治郡古分侯之國郡有守有判位雖不同皆以賦政而將王命也少華陳公來判泉州吾聞其風矣廉介而凝重溫厚而慎嘿人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所施於政比公平易簡於民

隱亡不究而責理財賦志以忠信約民其視催科若
恐傷之而牧井無不恬然以熙人曰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故深澤窮谷杼軸不空而生人羣品咸賴其休
養生息藹如也公之賢聲藉藉然盛矣督糧叅政瀾
石梁公采其事白之御史南湖徐公移文獎異鄉之
大夫士各為詩歌咏嘆之夫巡察之吏既采民風而
行激揚之權薦紳人士又因巡察所采而聲其事於
詩歌之間則是詩也亦所以為風哉蓋竊比國風之
意以寓興感之情故其詞旨所及亡非騶虞甘棠之

章之遺此皆有莫之強而成聲者不惟士民之言之
也不可不知雖公亦不識其所由施也是可以知公之
賢績矣於是采撫大夫士詩凡若干首彙為一卷題
曰賢績風聲后有觀風君子究心于政理習尚其寧
能外斯卷乎吾知其有所感而興也已少華素精詩
學予故不為漫衍之詞而直以詩人風謠之旨序之
使知詩之所繇云

叙貞壽卷后

蔡某曰予每讀烈女傳蓋重有感於人臣云孔子次

古仁人義士如夷齊其義至高然載籍之后其人不
可槩見以余所聞衛共姜之矢死陳孝婦之許諾后
世恒有能嗣其義而世典咸漏焉何哉夫良臣輔國
君之治懿婦慎家人之化志士勵耿介之行貞女守
明潔之操雖所值或殊然其高風徽節要各有合于
道廼士不立志顧曰忠臣節婦道有難易斯道也豈
厚於婦人而薄於丈夫耶夫縉紳學士孰不宏積濶
抱於六經無所不闕且善擣詞屬書剽駁儒先曰某
可某否否然皆空談無事實居嘗察其志念亡能辨

之至利害危疑之衝則不為豕突鼠竄者微鮮矣烏
虜是遵何德哉彼里曲中粉黛笄禕之流徃徃能興
起貞烈事此匪素學習講明有意異倖之者廼自不
失義理之正所謂於道有合者非邪今觀張太孺人
貞壽卷竊賞嘆焉其概曰張太孺人年十七歸贈文
林郎陳公文林郎事母林孺人至孝太孺人執婦道
事事當姑孺人意文林郎見太孺人事事當姑孺人
意也繇是以家計委太孺人太孺人即又事事當文
林郎意居無何文林郎歿太孺人苦節撫孤公陞又

可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重悲林孺人亡子躬勤紡績以鬻其旨終不失林孺人懽先是舅禮部公蚤世太孺人每對文林郎勸曰幸君子不忝先人既文林郎又卒太孺人對公陞輒嗚嗚涕下誠之曰汝祖清德奕世汝父少立高節有志未就今屬之子矣公陞拜受教后禮部上奏特令有司表其廬曰貞節張云嘉靖己丑公陞舉進士為江都令乃奉太孺人如江都癸巳公陞拜刑部主事來京師太孺人則又居京師會上推恩百官於是詔贈陳公文林郎及封張氏太孺人繇此觀之

其事不甚難甚難乎哉夫文林郎即不幸而太孺人奉姑猶文林郎躬事母然故林孺人不以亡子甚致傷太孺人以相其夫者教子子克承先志卒以學顯名當世祿養太孺人善教之功於斯為烈矣蓋太孺人雅修婦道故能教子以為臣陳子善事其母故其孝可以移忠臣忠婦節母慈子孝用以光昭令德揚名厥後其致一也故典墳誌美 褒書寵頒西池繪王母之圖南山效夫人之祝古人有言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若張太孺人者其於天道豈不大彰明較著

哉陳子嘗語予曰吾奉太孺人還閩中無它治生業
竊開水部門外有草屋數間庶幾耕田種樹母心甚
樂之吾將卜居焉味斯言也彼誠知養志故能擇所
處此其心何嘗一日不在父母耶

卷之五 終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六

晉江蔡克廉道卿著

記

重脩泉州郡學記

泉州郡學舊矣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南衡童侯來守是郡因睹學之不脩愀然嘆曰學校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於是撤敝易新而禮殿倫堂齋舍內外煥然且重構東廡二十餘間高築泮池石欄石橋數尺許至凡樂器無不整然脩具又如開八卦溝濬河潮湧入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六
泮池蓋數十年所未有也始事於八月一日訖工於十一月十五日教授唐君堯賓謂侯有功斯學請予記未就而適侯海上捕獲巨寇百十人於是月二十二日獻馘則請併記之竊謂古之建學其義深廣不惟祭祀鄉射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事即是焉講而出兵受成論獄訊囚之故靡不繇之蓋無徃不濟者道也無事不統者學也道兼乎文武而學重乎本原事不繇於學則希世邀功之用學不本於道則小成近利之術是故魯修泮宮詩人頌之曰穆

穆魯侯敬明其德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上下之間相成以道而逆道之人胥化故又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曰順彼長道屈於羣醜凡所咏嘆揄揚其感不外乎道德而土木之功不與焉後世不明建學之由若謂文事武備不相關涉而寓內復多師旅之擾俎豆禮樂有司謙讓未遑今吾郡童侯文武交脩惟其泮宮既作得為政之所先是以在泮獻功其明效之速如此觀侯用兵捐俸金以募敢士不規規於簿牒銖兩之末其沉機妙用鬼神不得窺而將士鼓舞欲

往人皆謂侯之宏猷遠識而不知侯之學有本原也
侯好聖人之道精思力踐深造自得觀其教士載色
載笑不以枝葉文章而日孳孳曰人必學為聖人是
可謂敬明其德者士之遊於斯學日新其德有不克
廣德心者哉故不動聲色而海夷晏寧以此道而脩
之效之所極率海之濱將無不順服於德化豈直多
士之一變至道而已魯人之頌其不復作於今哉予
不文非敢自擬於詩人之頌然竊喜侯之興學復古
之道有得於道斯有功於學也有興學之功有靖海

之績師帥之賢不可尚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唐君好古與予同心故叙次其歲月俾刻諸石以廣
同好侯諱漢臣字仲良杭州錢塘人乙未進士為御
史直諫貶官屢遷至泉州云

新建泉州府儒學尊經閣記

泉古名郡也始曰溫陵曰清源壤趾三吳延袤二廣
為閩粵領袖川迴山峙啓運發祥而人文彪炳弘敷
善治匡維正學代有人矣入我
明置郡稽古建學貽謀既隆逮今

聖皇撫運中興錫極綬猷典章益備然奉揚潤澤以
贊化理于弗替者寔維循良是賴焉嘉靖三十五年
泉郡侯壯潭熊公以甲辰名進士來守茲郡勵精節
用靖難格姦務盡心以厚下甫暮而政成暇日每蒞
黌宮進諸生講明經學慨然有感于尊經之勑缺如
也廼捐其俸餘不費官帑一金聚材飭工因隙地為
閣于大成殿明倫堂之東偏其制三間六楹列二翼
于前而會之以門越丁巳迄戊午告厥成公登視之
見其水繞而左閣俯而右蜿蜒矯亢若龍虎然公異

而卜曰倚哉象矣厥兆焉誣是歲戊午領鄉薦者果
三十五人魁五經者居其四又明年顓俊南宮者復
幾人多士樂公之譽髦也甫落成燕公遂酌而歌曰
基丕丕兮永弗圯垣言言兮疇則窺功巍巍兮屹且
岐文爛爛兮暈斯飛維公之績兮展也無期公亦命
多士復申而誓曰嘻豈為是哉蓋經常也朱子所謂
萬世不易之常道是也斯道也察乎天地傳諸聖賢
布在方冊而寔備于吾心是故心之時曰易心之中
曰書心之性情曰詩心之是非曰春秋心之和序曰

禮樂夫我固有之也顧彼基矣將無勿志勿助疑固
真純以厚爾基乎顧彼垣矣將無時省而克嚴厥捍
禦以密爾垣乎顧彼功矣將無輸蓋代終成能利用
以崇爾功乎顧彼文矣將無秉心宣猷彌綸經緯以
煥爾文乎基厚垣密則常道明而真儒出功崇文煥
則常道行而善治興俾後有作者紹休前哲與山川
並麗以增重於爾邦是尊經之大義也否則心學荒
而道喪基壞垣傾而悖經以行權假經以飭詐者始
紛紛矣又何有於成功文章多士諾諾再拜而謝曰

敢不服膺廼囑予誌其事以饒諸石侯諱汝達字德
明江西進賢人贊厥成者則同知周道光通判張公
于岸閔公于政推官孫公濬金公定晉江令盧公仲
佃鄧君洪震教授麥英訓導黃觀光梁界呂翔梁秦
也于是乎書

重濬郡城河溝記

按志郡河二支一自臨漳門循之通淮門一自南薰
門連之通糴通遠鎮南諸橋故通淮河塞宋守丁竦
疏鑿以通江潮便於舟楫紹興十六年守葉廷珪再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六
闢治之通淮之舟可抵州學前曰此門之水當后天
巽方之位十年後必有大魁至期梁文靖公克家果
狀元入相其郡城四門橋六曰迎春肅清泉山通淮
板倉放生皆為內壕而環子城者子城內支溝五相
傳為八卦溝城之外支溝六循趨于羅城外壕而宋
志謂諸溝率皆趨州學池淳熙間守林杓嘗浚之嘉
定間守真文忠公又浚之大抵溝河池壕相為表裏
而要於庠校人文有闕或謂郡清源山嵯峨屬火在
得諸水制之夫鑿諸水以制山引巽水而入城固皆

堪輿家語然水火五行之理陰陽八卦之位儒者之
學亦不越是河溝於郡城猶人身之血脉文忠不云
乎宣暢則安壅滯則疾古之明王務謹溝洫坊墉之
制非無以也人文之光以魁天下其止於甲第簪纓
而已哉文者經天緯地必有孔孟之儒術必有伊周
之相功然後謂之經緯文章而設斯水道經緯不明
脉絡不通何以成人之文乎 國朝嘉靖乙酉高守
越嘗復開濬一時潮汐引汲亡何有戊子辛卯之盛
彬彬然至今存以文魁顯非地利人文之徵歟歲久

填闕如故癸丑童漢臣由南京刑部郎中來守茲郡
予適承乏南院以是告侯侯至首以興復為已任皆
郡丞艾侯儒判孫侯繼祿推袁侯世榮歸侯大道晉
江令錢侯之選協心咨計而經歷周璞照磨黃錦知
事陳道晉江丞楊槃主簿黎滾典史羅紋永春典史
陳世榮倉使熊憲臣各分董責之勞䟽導搜剔居民
人人自力豪強不敢不率令於是通淮臨漳之潮支
溝內壕之水津津然納之學池繇斯以往而舟楫不
難矣是年冬予謝江防還山侯顧予曰斯舉也誠有

助我夫侯之來也偶予之啓端予之歸也覩侯之竣
事若予所值非偶然耳而予何有助侯哉所謂文明
之應狀元宰相知必有復出者又安知無孔孟伊周
之道德事業與吾郡山川並耀千古其於人文不尤
徵乎往者故道陞墮支渠濫溢滛潦數為民患自斯
工成而轉折巷市無頃刻停注之水賈商士女不病
褰裳即是細者而侯之利民豈淺淺歟文忠公經畫
條具猶嘗慨曰溝浚而河未治以俟后之君子歷數
百年乃童侯一旦兼浚而並興非文忠之后君子耶

吾聞山川與政相為流通政通則人和侯之為政疏
暢洞達不少凝滯故其敷之閭閻仁愛深厚而惠澤
淪洽將使人人各輸其情物物各得其所斯則疏水
之本源而理邦之實效也載攷郡乘外壕之水環羅
城而會于江滌洄如帶自昔陸徽學曾元樞諸公蓋
拳拳焉承平二百年晏然無警邇來海氣不靖聲搖
閩嶠設險之防斯不容緩然則金湯保障之固其尚
在郡侯哉郡侯咸請予記而教授唐堯賓訓導葉進
珊沈聞禮章源黃觀光梁界章堂亦合師生來請予

寡陋何以答諸君而山川人文之役不得辭者遂次
其本末如右若其溝河源委大畧勒之下方后之君
子興起斯文庶幾有攷於斯

重修泗州察院後堂記

察院後堂者巡按御史退食之堂也堂以後名若在
所後已而泗州重修此堂其有不可後者耶御史者
剔姦蠹糾官邪肅風紀所以代 天子省方觀民俾
民蒙 天子休澤是必有臨民視事之堂巍然身居
其上諸府百執事望堂疾走伏庭下惴惴屏息不敢

出一語問閭山谷匹夫匹婦心有所欲訴望堂而訴
忻自喜將無一語之不盡故人之稱斯堂有明鑑之
懸有秋霜之履噫其嚴乎御史於此視惴惴者慮其
或有愆違不得不詳乎其法見忻忻者憂其或有不
得盡不能不役乎其神蓋雖巍然居之何嘗一時暇
逸乎哉其語之不出由是求所欲語之情其心之未
盡由是求所未盡之故非退而思之不可人在堂上
法令精神必有所不給退而思之靜閒暇豫之中則
捨冥法令而精神心術疑矣何其微也斯時也喜怒

愛惡寂然不動立天下之大中如有所感而生其心
即可精自省察以求吾心之至和雖曰獨知之慎無
間喧寂然居寂而辭喧因靜以審動其功尤密切况
微也莫顯嚴也至和鑑之懸雖在閒居明未嘗不照
也霜之履堅冰固至中有一陽之復復于其靜也然
則堂之後者政之所由先百司庶民之望御史堂不
可一日後也御史自視退思之堂不可一日而不先
此後堂所以作也泗州察院作而脩者幾矣嘉靖癸
卯文麓郭公御史巡按泗州再新察院自堂而後規

制木石煥然改於往而前堂如故泗守林君某以公
意請記公不知予文之不善而可謂知予心者工始
於癸卯年十月二十日以臘月終告成費出官帑不
傷民一金又聞泗水浸城為患公備垣築隄防民用
安堵值歲不雨齋戒徒行引咎告天天心為之應偏
州下邑數十年觀風不一至公歷歷其境風裁凜然
自奉一菜一羹務以約已率屬凡此皆可記古稱節
儉正直羔羊素絲公有之然皆由退省中來也故於
退省之堂可知其脩己之勤先自新而後新民工施

其所不見而不致飾於人知此公之所以不可及而
後堂之脩意在斯歟意在斯歟公諱某文麓其號山
西文水人董工者知州王希尹判官何德寬

重修泗州察院記

今制以御史察四方郡邑至于海隅僻壤皆有察院
以待時巡大江之北為郡為州為邑凡若干縣以淮
泗環以河海廼畿輔重地文物奧區錯貢所通
陵寢攸在視諸輔藩特重焉御史察江北者居泗州
時出以察所隸之郡邑始入而布令恒于斯既竣而

報政恒于斯其作之舊矣嘉靖癸卯御史郭君來祭
江北新退食之堂予適過泗屬予紀其成績今又十
年餘昔之新者敝矣吳君方奉命來心甚憫焉時
適多艱未暇理及暮政行民肅凡百墜廢罔不修舉
廼鳩工飭材大新茲院予與吳君同有事于茲土吳
君謂予曰是嘗辱先生紀矣寧或靳予予攷春秋築
臺以備觀也築囿以備游也然不一書且謹焉為觀
游有裨于政也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所以朝
夕虔君命儆官職者於是乎在其為裨大矣圮而弗

葺是慢命而墮官也將命是虔而慢之將官是儆而
墮之無乃闕乎故君子居其堂必弘以敬也於是乎
明謨秩法宣序民事繩糾百司罔有違政而后即安
處其室必邃以嚴也於是乎凝神澄慮稽典考故融
疑計過罔有怍心而后即安眠其門廡必清以肅也
於是乎督簿領決壅閉戢胥史罔有隱慝而后即安
政無違矣而堂則摧心無怍矣而室則壞慝無隱矣
而門廡則頽如也寧能安乎茲署之修不容已也夫
署表以完積敝而圮政建以良積敝而蠹圮則剔而

修之蠹則掃而更之揀敝之道也一棟之敝不與易
非完署也一務之敝不與釐非良政也矧茲雄峻之
秩上宣德意下屬民瞻敝且日滋焉圖以揀之敢不
虔乎書曰咸與維新予善茲署之表與政之建咸維
新也不以再為贅謹書之以告嗣是者式焉

修泮宮橋記

泉郡學故有泮池其上蓋石橋云歲久浸浸敝也嘉
靖庚子十一月郡推葉公作新之越明年二月告成
斯爛然可觀矣初太守俞公蒞郡視學憮然嘆曰學

之不脩有如此橋繇是開陳道德之意數十百言諸
生靡然鄉風其言未究入 覲去攝郡者葉公也孳
孳以振起斯文為任故橋成於葉公今呼為葉公橋
葉公為政理寬剔滯百務具興皆不論論其所先者
如此工成之日貳守尹公考績還判府雲公解官去
學士以二公去就有足閔者俞曰咨伯號蒲山平湖
人尹曰嵩號良齋東莞人雲曰霓號杏菴桃源人葉
曰遇春號素峰太倉人學博陳一德裴應祥林本之
請記勒石蔡克廉曰予因泮宮橋成而重有感云夫

橋於泮宮若非有大增損者方其未修諸君以為敝
也有辱於諸君而所司簿會種種斯其首留意焉亦
豈不曰學校根本所在雖橋固當務耳中庸曰脩道
之謂教又曰脩身以道修道以仁教也道也仁也泮
宮之所有事不可須臾去之使其敝而未修也則豈
有不悞然怍惕然思者是將仰給於有司而修之辱
抑謂非根本所在也尚可緩乎嗚呼莫見莫顯不覩
不聞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斯指也千古聖人一道孔
子沒而百家之說盛偽學起而正學之義乖學者往

徃牽於舊聞膠於習心至以章句為真傳科舉為實
用而諉聖人於不可能夫學者孰非孔氏之弟子也
其言必絀異端乃曰聖人不可能而甘寘其身於富
貴功利之地是絀孔子而入異端也將安所彼此哉
且今之人誰學聖人者學之而不至則猶可言不學
不至如之何疑之假令今日無葉公治橋則亦不治
已矣一日治之其成也忽然苟能一日用其力於學
也豈有不勃然以興者橋者所繇適於堂之路也學
者所繇適於聖人之域也由斯橋也而升堂所以自

鏡也觀橋之所以新及學之所以未造亦人事失得之印也諸君游庠序踐聖人之迹必入於室况今海內稱泉中斌斌文學之邦何以謂之文也諸君要思其故又幸一時學博咸雅志崇道而有司群公文與輔翼振德之則斯學之修也而豈在一橋哉而豈在一橋哉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聞講書院記

嘉靖庚寅桂洲夏公為吏科都給事中 疏請親蠶

上大嘉納亡何 疏請二郊分祀 上益大嘉納拜侍讀學士日講經筵一日講漢高吕后及平勃王諸吕者 上嘆賞不置作聞講篇諭公明年拜禮部尚書會 詔更廟制公定九廟之議又舉大禘祭以虛位一時中興典禮度越千古矣尋入內閣荐遷華蓋殿大學士加少師云居數年公謝歸山延構書院前堂後亭亭曰 御製中以聞講篇并都給事學士尚書時所奉 褒諭勒碑者三亭之左祠晦菴先生右祠先少師象峰先生堂左右各為齋一名王道一名

聖學而書院卽以聞講名經始甲辰夏乙巳夏落成
公日聚諸生講聞晦菴先生之學夫 上聞公之講
而著篇公又聞 上之篇而創書院明良會遊制作
光昭莫可尚已人知書院之作也不知公之意廣焉
公初為諫官清忠博學多所抨彈會 上英明睿知
配德玄穹銳心禮樂追復文武成周之盛而公首被
簡注晝日三接非公神縱天才何一字一句輒當
聖心哉其出也為 君其處也不志 君故雖置書
院山中而建亭勒石猶時時仰瞻 天語公之事

君如此也晦菴曰天下二件極大事一天地合祀一
太祖不特立廟千五百年無人整理今二郊 九廟
公一日而贊 聖天子行之則二大事者千百年來
以俟公耳公平生尊信先生之學故行先生之道而
立祠以報先生事師義則然也象峰先公潛心聖學
嘗橫經授徒講明晦菴之指既登進士推嚴州守臨
清卓有惠政今二郡春秋俎豆是象峰以忠愛傳家
而其學得於晦菴以聞之公故公祀晦菴并祀先公
也事親如公誠善繼善述者矣語云民生於三事之

如三公其以之公之學既本之海菴晦菴何學聖學也晦菴何道王道也聖學王道唐虞精一之心法也有聖學然後有王道書院所繇作也而以之名齋盛德大業學者之全功耳公且聚徒講聞則又將以晦菴之學開示來人衍聖學王道於無窮故制詞稱云聖門實學王佐真才非公何以勝焉嗚呼斯講也在上聞之為周聖主在公聞之為周賢臣在學者聞之為唐虞心法然則聖學王道可不講而聞歟漢高馬上之治平勃安劉之功何足語此庶不敏校文

信州因侍公聞講竟日命文以記積誠久之乃敢執筆者時公再入相一年矣贊襄啓沃上之得聞於公又不知其幾也

脩建崇武所城樓記

崇武所隸永寧衛去泉郡治百里居民數千室城郭甚完蓋海濱要害之區也歲遠城垣日浸崩塌所司屢申白不報嘉靖二十五年千戶胡思敬白之郡守程公秀民慨然曰吾責也則白之巡按御史趙公應祥然之故事凡所建設必取諸軍民軍民輒勤且罷

公曰將以安之而先之擾可乎於是下惠安知縣陳良法縣丞雷霽議發官帑百金命典史李昭千戶朱彤董工修築約城墻六百餘尺重建南北城樓工始某月某日某月某日訖工朱彤請記夫城以崇武名武人之所有事非牧民者之亟也牧伯馭其民興文化誨日猶不給而暇武是崇乎方今禮樂會同海宇寧謚

聖天子崇儒明道四方冠裳之倫靡不忻然以文章道術自獻其知而程公博學閑識遠守海濱顧於武

備汲汲焉崇武處海濱尤遠樓城之事微矣為吏者耳目所及尚不欲矧矧其微者於所尤遠哉蓋聞王者制治地有遠邇無非願治之民君子臨斯民之上事有巨細固欲其畢舉兼施不使一物不得其所興文崇武為道不同要以保釐安全之而安不忘危崇武者所為興文之地蓋今之所好在文其所先務不在文也昔周單子聘楚過陳道穢不治嘆曰其將亡乎夫道之穢又甚微也而何與於存亡之數無巨無微無遠無邇無武無文一事治則事事治一念存

則念念存凡文武宣翁因革張置無非為政者之文章也觀崇武樓成而程公為政文章可知是故不得不記又聞崇武樓傾幾百年海寇猖獗出沒風濤之間肆曠而直達民無保障而介冑之夫窮年日夕司斥候負矢石屢守禦將安所馮麗乎萬一斯所不虞諸州城邑帖席乎哉然則斯所固諸州唇齒其地非遠而事不得謂之微也程公不毛髮有損乎下而官帑之費不奢廢墜振飭盜賊潛踪士卒歸依閭閻樂業吾知德教易明而道術有所施是作也蓋有裨

聖天子禮樂文儒之化又不特謂之崇武而已斯所可記樓城云乎哉公光明介潔博厚寬洪民有杜父召母之謦斯邦也金城湯池之固其不在樓城也夫其不在樓城也夫

晉邑令錢公去思碑

朝廷之建官制治也以法而時俗之責人論政也以情奸萌術滋愚智交錯非賴三尺以整齊之則民志何由而一然法本至理品節損益之間何莫非人情耶情行於法之中則為平恕情任於法之外則為邪

私今人不察情法之相成而但屋法以徇情塵飄風靡圜轉珠旋世之所謂能吏也不知情者施之一人而止法則人心天理之公固不能人人而悅之也悅乎人者一有不悅則彼將仇我我不悅乎人而緣情以明法則彼將自忤不違於我何憾哉此良吏謹官守得民心之大道班班史冊可攷已吾邑父母復軒錢侯拊循鞠摩視民猶子持官箴不爽尺寸其於制度禁令綜核必信吏胥不能為奸而王公大人不得奪兩造至前不煩敲訊片言之間幽隱洞徹人見其兀

然坐於堂上耳不假閤防而苞苴不敢行請托不敢進此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徵科之政用一緩二先勸誘而後笞罰以故輸稅爭先諸賦畢集邑中歲費額有綱銀未嘗輕用一錢有餘則貯為公需秋毫不近邑麗于郡監司部使百凡取辦里甲告疲侯均之七邑閭閻頓省數倍自奉脩約俸錢之外不受一遺嘗公出兩月餘衙戶封閉所蓄儲者米數斗薪數束而已侯之皜然不涅於緇是誠無難安得其家人僕御咸循循於法如此哉夫侯操已產民非以獵名誠

有見于法守所在不如是則非為民父母者所宜然而事聽於法終不能取悅於人人而侯於是有調遷之行矣余觀當道薦侯之疏若都憲王公侍御趙公逮藩臬諸司徃徃署侯上考有曰鎮靜不浮精強自樹有曰練事如老吏而綜理周詳守官如寒冰而操持正固有曰剔蠹剷奸則吏胥束手省費薄歛則黔黎歸心有曰牧愛而士民歸懷明辨而豪右斂迹及是改篆之牒又曰愛民守已可質鬼神豈惟牧職允脩抑且海防攸賴此皆可以知侯者至於簡練民兵

取給已貲不數月間知方有勇留心寇患如切痲瘵輕千里之遙歷萬山之險擁衆長驅士氣自信將謂共倚長城坐收殊績矣而即以調去使壯士齟能英雄沮氣所謂公道安在哉噫嘻以詘為伸由蹶而振賢聖常然侯之處此吾固知不戚戚介諸懷也是又可以觀侯矣侯之行也百姓遮道攀轅耆民某等留其衣冠祠之郡朝陽門之東伐石勒碑紀遺愛請余紀之夫侯之仁風遺愛豈能終掩何借金石而又何假於余言豈以余鄙人也能不徇愛憎而為斯民公

是非也哉不敏敬書此付之聊致邑人拳拳無已之情云公諱之選字舜臣登庚戌進士任晉江縣知縣蘓州府常熟縣人復軒其別號也

浯江貞烈堂祠碑

浯江貞烈祠者祠浯江林婦李氏貞烈也祠李配林子者李死於林生死不貳固李之心也年十九歸林子泗五月林子死三月李氏死之詳載烈婦傳中時泉郡守王公士俊貳守尹公嵩節推張公元交白之巡按御史李公鳳翔包公節具狀以聞

詔下表其門曰貞烈之居一時鄉薦紳大夫莫不嗟咨咏嘆為其事特異而予亦從大夫之後禮於廬而林居陋甚即李神主亡所置之乃言之署郡事節推葉公遇春請特祠然之捐俸金若干於林居之旁拓地一區鳩工庀材命學官沈源程遠視事而祠堂成矣立嗣子應新世守之嘉靖庚子十月望日始作訖之辛丑四月林父銓兄漢以某嘗與聞請記古之人生而為人未嘗一人遺於教男子出就外傳則授以學樂誦詩舞勺舞象之次又進以誠意正心修己治

可貞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人之道而姆訓婉婉亦有詩書易史之戒至于締綌組紉酒漿籩豆之微皆所必講大任之娘子目不視邪耳不聽塗口不出教雖在婦亦具聖人之學而二南首列關雎鵲巢之章則內教固在所先者是故內教修王道行江漢游女有不可求之歌鬼置野人可畀于城腹心之托其男子幸而為良臣為孝子一有不幸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女子幸而好速偕老則采蘋采藻以脩婦職一有不幸則有栢舟自誓死矢靡慝之志內外自效不同而致一也后世蔽於彼此之

數貴男而賤女生男則愛之教之生女不之愛且教也教之者墳典立索欲其書亡不讀而不教者不令識一字貞烈之義固時所諱言而孰肯以是豫誠其女以求必寘其身哉嗚呼內教不作王政所以不行也然予所聞死孝死忠其人不屢可見而女死其夫者徃徃有之夫所聞既淺而其義猶深與所知有餘而其行不逮何今昔男女之相遼也蓋古者之教學樂誦詩誠意正心與夫德言容工有所不偏廢皆以培養其根本而明所有事非徒泛濫於外者也故陰

陽二道各有所就今世正學不明凡所教子既馳精於無所不讀之書則天機之自得日微學而不思習矣不察稍臨利害不得一章一句之功至於女教雖缺然不興然真性貞靜而亡聞見知覺之障即不讀一字不為失其本根而况問閭之間固有秉質淑媛不待文王而超然於浸漬被服之外者或能究心內則烈女傳則所居而玩者皆篤信而體察所習約而所趣精故苟處變故其不知書者則率天然從一之性而知書者但服習於平生所學之一二語遂不敢

貳生死以亂大倫是男以博學而壞之女以不學寡學而猶存其良心豈學術之壞人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者是良心也子死父臣死君婦死夫皆是心之致耳致之則塗人可為堯舜不致則丈夫不如女子學者可以自省矣余觀李氏之行蓋於古今為烈而聞其能通內則烈女傳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又聞林父銓篤行林子漢泗俱讀書豈其家教有同於古人而葉公法章表其事斯得王化所先者况於今守吾邦俞公咨伯兢兢於先教道而勵忠節則

王化其尚有與乎

頌

五岳獻芝瑞應長生頌

臣謹按瑞應圖云王者有道則芝生又神農論芝為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皆為聖王庥祥烏恭惟我

皇上玄德格天地不愛寶和氣蒸薰仁符顯示是歲丁巳五岳諸山靈芝茂產守臣各以百十本來獻五色爛然夫芝神草也載稽史籍得其一二於蒼

山岑石之中已為甚奇今五岳一時並得之兼有五
色抱朴子曰得之者與天無極延壽萬年此宇宙間
千百年曠睹之瑞而我

皇上億萬載長生之應也視之曩者瑞穀瑞麥嘉禾
醴泉不尤甚奇甚奇乎哉維時仲秋恭逢

萬壽聖誕之期臣幸際禎嘉忻瞻靈寶謹以五岳獻
芝瑞應長生為頌百拜稽首頓首上 獻頌曰

於穆惟 皇德配穹蒼冲淵恭默神知華光溥濟群
生恢握元綱玄之又玄自然而然天人附毗真聖宗

僊神風旣宣濊澤滂渥機通八埏恩施五岳至和流
鬯無物不足吉祥駢臻穰穰介福曰惟神芝五色含
竒豈惟色異五岳一時獻自守臣伊岳降神赤松服
之王母為隣世得一莖可以長生何況十百色色同
情瑞應機先延壽萬年臣非臆說神農有言惟茲神
物以道為根炁妙元始晶結崑崙吐吞日月乘馭風
雲於人為丹於地為草丹在帝身千齡不老身非
常體斯身即道時維秋仲虹渚耀祥歡忻舞蹈列辟
萬方百靈效職四夷賓王玉女護持鳳凰來翔御

苑仙壇瓊卉交映艸木無心玄機感應久視常明與
天地並臣荷恩深恭逢麻盛百拜崧呼讚揚
佑命萬壽無疆一人有慶

瑞應長生玉鹿頌

嘉靖戊午四月十日浙江撫臣胡宗憲以玉鹿來獻
時

皇上方建壽明殿先期兆此又自南方而來寔應
南極老人之星蓋長生大帝奉玉勅馭仙鹿以
錫吾皇玄恩靈貺非偶然也嘗聞鹿滿千歲而

蒼踰五百年而白簡冊所載非人間所易得者我
皇上聖神法 天精誠格 帝是以仙真助慶嘉瑞
符期此萬齡久視既壽且昌之徵也臣獲侍 禁庭
恭奉 麻祐無任忻忭謹拜稽首而作頌曰惟
皇法 天壽明作殿先期兆祥玉鹿乃見來自吳方
瑞應南極 長生大帝實奉 玉勅乘此神物以昇
聖人乾坤久視海宇同春白踰五百蒼滿千年曠古
所希數豈偶然王母駕之來獻軒皇老子是馭崑崙
之傍惟 皇於穆道契重玄至和融洽色色降仙顏

茲異質皎潔馴良朝飡華露夕飲瓊漿金精耀宿玉
毳凌霜不與世畜仙宮為室天地寶之尋常難得直
需 壽明顯示禎格貢自撫臣恩出 蒼穹不先不
後三壽作朋置之 瑤階濯濯呦呦聲徹洞霄色映
靈囿億載真符萬年定券默祐玄機千古一現臣恭
睹嘉祥颺言稽首萬福攸同百祿是道與天同長與
地同久

卷之六

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七

晉江蔡克廉道御著

奏疏

乞歸娶疏

吏部辦事進士臣蔡克廉謹奏為比例懇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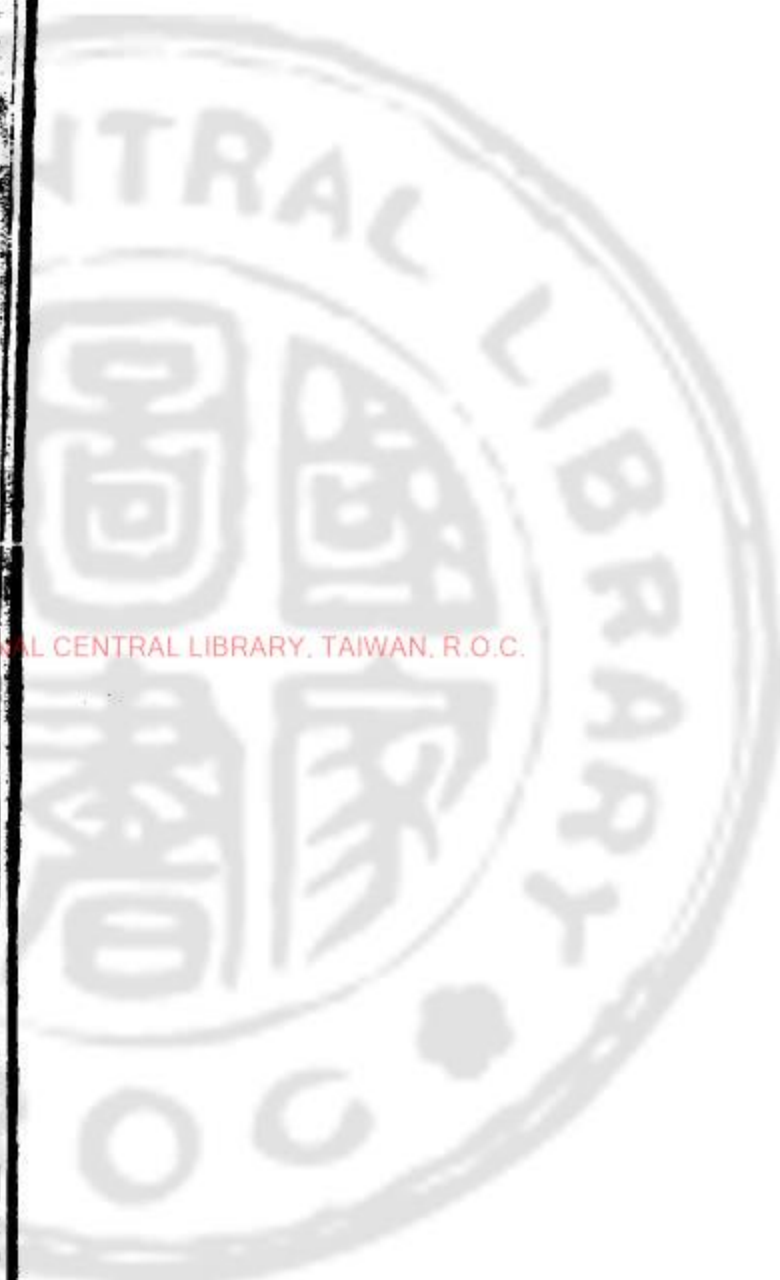
天恩給假回籍畢姻事臣原籍福建泉州府晉江縣

人應嘉靖八年會試中式於本年三月十五日殿試

欽蒙 聖恩賜臣二甲進士出身見在本衙門辦事

伏念臣一芥草茅遭逢 盛世誤蒙甄拔夙夜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恩尚未圖報豈敢言私但臣年十九已聘本縣生負
留志及女留氏為妻嚮未舉行婚禮即以會試赴京
禮重親迎例得告假臣之私情不容自己往年進士
某亦因畢姻奏乞給假已蒙

聖慈俞允臣與其情寔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
前例賜臣給假回家事畢照舊赴本衙門辦事臣不
勝激切感戴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刑部擬大同獄疏略

都憲劉源清以邊事獲重罪人皆知其冤然與
敢抗言論救者公以本部負外郎郎陞山西司郎
中謂源清宰江西時奮身克宸濠亂大助王陽
明公吉安之師今居總制雖持法太急而其心
無他擬成功罪本稿力請於唐公奏之源清得
免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唐龍等謹 題為懇乞
天恩特降 勅諭撫安地方人心事云云臣等將各
犯節次會審明白問擬前罪參照犯人卻永劉源清
仰承 欽命聲罪討賊正宜相機戮力計殲渠魁早
安良善以宣

皇上明法之義好生之仁庶為二臣自效之忠也顧

乃機宜屢失老師費財及祥亮窮蹙自解雖亦攻圍
日久使然而損威失衆則已甚矣又卻永身為大帥
手提重兵臨陣先逃縱軍妄殺焚陣亡之骨重失人
心擒背炭之夫因滋衆惑喪已而賊私雜出懼罪而
財賄妄投其情深為可惡劉源清偏執喜功迂踈失
計雖職在總制難親戰陣之事而身居聚落實乖節
制之方後見勢難謬興灌城之議不思城破竟將王
石奚分至於官銀答應亦屬那移本字差訛尤忘敬
謹今卻永以臨陣先退處斬劉源清以守備不設克

軍一以罪提督之失機一以罪總制之無策寘之國
法夫復何辭趙鎮戴廉楊德趙椿各有兵馬之司莫
赴主將之難雖亦遇變倉卒終為畏禍自全武滢徐
淮杜輝多有妄殺科歛之情而武滢杜輝賊猶入已
王祿邵方劉環難掩公私賊盜之迹而劉環與馬驥
事涉誣人問擬各犯前罪俱屬相應但內卻永劉源
清又居邊圉為國重臣雖無速平禍亂之功終係奉
命討賊之將若因叛軍乃加深罪恐於國體容有未
安况其時賊熾虜強內防外捍揆諸事勢亦不為易

武滢首取南關而隆冬官軍藉以屯駐趙鎮戴庶各
曾擒斬亂軍而戴庶內應功多又辭重賞各擬克軍
情似可原其戴庶又與今問徒革任徐淮原因功次
俱先奉 欽依戴庶准功贖罪徐淮罰俸半年已示
不泯其功之意臣等竊惟據法定議乃臣等法司之
職中間矜情議功忝酌輕重以昭 恩威以為邊防
遠慮此又出自 朝廷獨斷非臣所敢擅擬所據邵
永劉源清應否少從未減俯全 國體武滢趙鎮戴
庶徐淮應否亦從末減以憫微勞并杜輝等各前罪

均乞

聖明裁奪緣邵永係重刑又係五府堂上官劉源清
係革職在京堂上官又俱與趙鎮戴庶楊德趙椿俱
比附律例又俱與武滢徐淮杜輝劉環邵方馬驥俱
節奉 欽依着三法司會議及提解來京問理人犯
邵永趙鎮楊德戴庶趙椿武滢徐淮杜輝劉環邵方
馬驥又俱與王祿俱軍職論功定議及係節奉 欽
依一併會議一併審明議罪一併查明來說一併叅
奏來說法司知道刑部知道事理俱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嘉靖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刑部尚書臣唐龍等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廷相等 大理寺卿臣周

期雍等 刑部山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蔡

克廉具題

浙江謝恩疏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臣蔡克廉謹 奏
為謝 恩事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接到禮

部主客清吏司順差浙江按察司承差胡玉齋捧

欽賞臣銀十五兩紵絲一表裏先諛兵部覆題為捷

音事內開黎寇剿平以臣前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効

有微勞題奉 欽依賞賚到臣臣當日望 闕叩頭

謝 恩祇領外竊惟瓊黎不靖一旦殄除實賴

皇上德威神武所致如臣何功可言荷蒙 恩賞惶

懼弗堪臣敢不矢心効力犬馬圖報臣下情無任感

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何啓元親齎謹

具稱 謝以 聞

操江謝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諛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蔡克廉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兼管巡江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
十二月初四日欽奉到 勅諭一道臣謹望 闕叩
頭謝 恩外即於本月十二日到任管事伏念臣生
長海邦遭逢 盛世才匪適用學未知方竊祿二十
四年徒慙溫飽歷官一十四任莫報涓埃不圖 聖

明之厚恩復加 寵擢於非分練兵江表佐憲中臺
副稱寔難戰兢彌切臣敢不勉竭駑力恪守官規履
薄臨深庶靖風波於江海夙興夜寐期効絲髮於
經綸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戴之至

題飛報海洋倭寇疏

題為飛報海洋倭寇登岸劫虜事嘉靖三十二年閏
三月二十八等日據直隸太倉衛吳淞江守禦千戶
所并松江府上海縣蘇州府嘉定縣各飛報海洋內
有異樣大船一隻約有二百餘人身穿紅綠色衣直

抵寶山邊一半在船一半登岸放火殺人劫掠居民等因到臣隨行蘇松等處兵備副使吳相金山備倭署都指揮同知王世科嚴督各該巡捕備倭備禦等官軍兵壯剿捕去後四月初三等日又據上海縣申報海洋內另有白旗船一隻到於楊家洪海口約有八十餘人登岸放火劫殺隨行兵備副使吳相前往吳淞江所并上海縣駐劄督率蘇州府巡捕同知任環松江府帶管巡捕通判劉本元各統所屬官兵前去協同備倭官王世科剿捕間陸續擄兵備副使吳

相備倭王世科等報稱連日官軍水陸二處與賊對敵放佛朗機神槍噴筒火器打破賊船一隻燒燬小船一隻殺死為首和尚一人斬獲倭賊首級十顆生擒三賊奪獲夷服八件倭弓一張倭箭九十二枝鐵槍一根馬二匹殺傷落水夥賊不記的數有吳淞江所百戶張治金山衛百戶黃河被賊截傷調治不痊身故及截傷軍民兵二十餘人賊黨搶船開洋脫逃遺賊三十餘人在岸奔逃上海縣八團地方燒劫被官軍追奔浙江乍浦地方去訖又賊六十餘人在於

嘉定縣四散放火劫殺官兵圍捕間又據備倭王世科呈開金山衛千戶曹輪報稱東洋有大船一隻往西行使又據蔡廟港堡報有大船一隻在海往來行使乞行發兵隄備等因呈報前來通行各官府衛州縣整兵防禦又據兵備副使吳相報稱東北海內有倭船二隻行使督據蘇州衛守把吳淞江所鎮撫陳習等兵船追敵生擒賊六名斬首二顆獲船一隻餘賊箭傷下海滄死審得見獲倭寇倪思義等招稱另有賊船壹艘十三隻約賊七八百人皆能雙刀武藝

一人可敵三四十人見在劉家港等情初九日又據鎮海衛備禦劉家港千戶張瀚等急報倭賊駕船一十五隻乘風突至本港內地名薛家灘泊住登岸燒房劫殺十分兇狠勢難抵敵飛報到臣比臣巡歷蘇州府地方聞報即至太倉州相機調度及親督各該官兵連日奮勇拒敵生擒倭寇阿智等八名斬獲首級七顆殺傷落水不記的數獲得倭刀三把箭二百餘枝弓六張賊敗上船開走一面嚴督官兵追剿將生擒倭寇并斬獲首級器械等件行令兵備道收問

查驗外又據嘉定縣申有倭賊二百八十餘人自陸渡登岸劫殺放火搶奪民船又據蘇州衛守禦嘉興中左千戶所申報倭賊一夥自浙江海鹽縣登岸至平湖嘉興等縣一帶地方劫殺拒敵官兵又據上海縣報有賊船三隻約賊三百餘人分散燒劫又崇明縣報稱倭賊大南毋船二隻快馬船三隻又搶民船共十餘隻上有二三百人在於南沙住劄又據西沙巡檢司呈報賊船五隻在本沙四散劫殺放火烧房及南匯甯守禦千戶所并上海縣俱報賊情緊急請

兵應援隨諛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彭黯巡視下江監察御史陶承學俱到地方與臣會同調集精兵船隻處置糧餉分撥各處水陸夾攻外臣等議看得前項倭寇狼野無知初因番舶熟通海道日成玩恣侵擾中原閩浙之間為患久矣近年以來往往由浙而流劫江南直隸殺虜人民拒敵官軍出沒靡常狡詐莫測斯為地方之患非細故也臣親調兵督戰雖節有生擒斬獲但其黨勢既盛四散衝突以江南有限之兵而

言身先生文集 卷之七
欲遏海上無窮之寇分布策應或恐不敷除一面添
集江北直隸揚州儀真六合通邳等處驍勇前來及
選委謀勇將官統領會兵攻剿務期殄滅以靖地方
候事寧之日通將擒獲賊寇招情并紀驗各官兵功
次查勘失事人負緣由明白至日另行會本具奏
外緣係飛報海洋倭寇登岸劫虜事理為此具本專
差千戶李印齋捧謹具題 知

題倭寇猖獗懇乞 天威大兵攻剿疏

題為海洋倭寇四散猖獗懇乞 天威大兵攻剿以

戚醜類以靖地方事案照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二
十八等日據直隸太倉衛吳淞江守禦千戶所并蘇
州府嘉定縣松江府上海縣各飛報江洋內有異樣
大船一隻約有二百餘人直抵寶山登岸放火殺人
劫掠等因到臣隨行蘇松等處兵備副使吳相金山
備倭署都指揮同知王世科嚴督各諛巡捕備倭備
禦等官軍兵壯剿捕去後四月初三等日又據上海
縣申報海洋內另有白旗船一隻到於楊家洪海口
約有八十餘人登岸放火劫殺行據副使吳相等報

稱連日官軍水陸二處與賊對敵打破燒燬賊船生擒斬獲首級并獲得倭弓倭箭夷服器械馬匹等件數目不等及被殺死戮傷官兵張治等緣由又據備倭王世科呈開金山衛千戶曹輪及蔡廟港堡各報有大船一隻在海行使緣由各呈報前來通行整兵防禦間本月初九日據鎮海衛備禦劉家港千戶張瀚等急報倭賊駕船一十五隻乘風突至本港內地名薛家灘泊住登岸燒房劫殺十分兇狠勢難抵敵等因比臣巡歷蘇州府地方聞報即至太倉州相機

調度及親督各該官兵連日奮勇拒敵生擒倭寇阿智等八名斬獲首級七顆殺傷落水不記的數獲得倭刀三把箭二百餘枝弓六張賊敗上船開走一面嚴督官兵追剿又據蘇州衛守禦嘉興中左千戶所申報倭賊一夥自浙江海鹽縣登岸至平湖嘉興等縣一帶地方劫殺拒敵官兵又據嘉定上海崇明三縣并西沙巡檢司金山衛南匯葑浦守禦千戶所各報賊情緊急申請援兵隨該巡撫都御史彭黯巡江御史陶承學與臣會同調集精兵船隻處置糧餉水陸

夾攻已於本月十三日會本題 知外本日未時據
大倉州報稱前賊一夥二百餘人突至西門外劫掠
放火燒毀民人房屋數多延燒水次倉廩攻臨城下
臣急上城親冒矢石督率城外遊兵敵戰并城上官
兵人等用銃砲佛朗機灰瓶磚石打擊弓箭抵射傷
死倭賊約三十餘名當被衆賊搶屍入火燒化民人
王真等生擒倭賊周雲等五名揚州衛武生馬軒斬
獲首級一顆太倉衛指揮鄭子梁擒獲倭寇翟九等
二名并陸續獲得倭箭二十二枝刀槍器械五件倭

衣二件賊敗奔走仍往劉家港上船去訖太倉城池
幸保無虞又據蘇州府巡捕同知任環松江府巡捕
通判劉本元揭帖陸續呈報率領官兵在上海地方
節次與賊對敵被殺兵快數人生擒賊首羅念八等
五名斬獲首級三顆奪得黃傘一把馬一匹倭刀二
把劔槍飛刀各一把弓二張箭六十六枝符牒四張
賊船一隻箱一隻內有賊衣綿花等件書六十七本
又據崇明縣申縣丞鄧相巡撫李倉率領耆民龔銀
楊桐等兵船與賊敵戰生擒頭陀倭僧號為大猛將

一名又擒日高七郎同馬花呼二名斬獲首級三顆
燒燬賊船一隻奪獲快馬船一隻倭刀器械數多官
兵奮勇追敵倭賊勢怯投水者無數飄流大海被傷
耆民兵快張民望等二十餘人燒殺居民數多又據
嘉定縣申耆民蔡昌言等生擒倭賊徐二郎等五名
又據備倭王世科報稱金山衛百戶萬景暘領軍斬
賊首級二顆并獲弓刀各一把念珠一串絛拴牛角
寸許符一袋金山衛指揮吳應奎千戶劉承宗等領
軍生擒賊徐四二等十名獲賊船一隻搜出天兵旗

一面刀槍扒共八把弓一張箭十五枝夷物一件本
月十五日有倭船二隻約賊二百餘人突入上海縣
境內殺死十餘人打劫陸詹事汪典當等家財物去
訖本日賊到南匯甯守禦千戶攻城官軍敵退是夜
復至千百戶劉承宗蔡臣等伏兵城外斬賊首級三
顆獲刀一把箭插一箇箭十六枝比臣隨添發官兵
前去上海南匯二處協助防守十八日巳時賊到茜
涇鎮劫掠官兵對敵斬賊首級三顆被賊殺死任滿
巡檢魏永貴并本鎮男婦一十餘口各賊下船剗泊

天妃宮十九日賊到劉家港邊燒劫本日前賊六十餘人到上海縣八灶地方喬監生家屯住放火燒船一隻殺死伊家人馮二郎又賊二百餘人屯住馬家浜徐世英家邊殺人燒劫節催行兵備道等衙門督發兵船分布截殺問據備倭王世科報稱二十日申時有大桅異樣船一隻上有多人隨潮使至獨樹營下停泊登岸督發指揮劉希霍率領官軍追敵斬獲首級三顆棄下鐵叉腰刀各一把餘賊奔脫出洋去訖本日酉時又有大桅異樣船一隻停泊金山營東

門一賊上岸探聽消息千戶曹輪領兵追趕賊徒向船奔走曹輪等放箭射死本賊斬首級一顆賊船開洋去訖二十二日五更倭賊二百餘人乘兩突入南匯所城殺死居民龔朝瑞陸朝元等劫掠財物及拏大戶鞠日之要銀二千五百兩出城去訖又據太倉州飛報賊船二十三隻復到劉家港住泊臣即會撫按巡江衙門添調各處兵船行委原任儀真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解明道應天府六合縣知縣董邦政統領前去相機攻剿去後隨據解明道呈

稱二十五日午時領兵至劉家港口遇倭船二十三隻上約千餘人各執旗號亮器比寇將百十餘人登岸迎敵水陸並戰當日昏黑兵船出泊海口遇絕歸路至二十六日天明各倭驚慌出海追至吳淞江地方節被官兵將寇射截中傷百十餘人隨獲遺棄小船三隻回兵間又哨得嚮沙地方泊有倭船八隻上約二百餘人在彼焚劫隨經前去剿捕當遇崇明縣官兵協力追殺比倭乘風奔逃海洋去訖知縣董邦政并太倉州各呈報相同又據吳淞江守禦千戶所

飛報二十六日申時有馬家洪原屯倭賊二百餘人搶駕雙桅大船五隻當有耆民船隻并巡船當江攔截各賊突起趕來各船人役撲水賊徒乘勢登岸由坍海城缺進入官軍對敵又有大船一十餘隻會合放火殺人搶去巡船三隻又據嘉定縣申二十七日酉時分有新到倭船八隻從外洋行來由吳淞江海口進入採淘港與劉家港等處大夥倭賊同艚停泊分散各鄉搶虜等因到臣嚴行兵備副使吳相將調到各處軍民兵分撥緊急地方應援及催督備倭王

世科守備解明道等追襲剿殺去後近准提督軍務
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王杼咨開今歲叛逆因黃岩得利之後糾引倭奴傾
國入寇滿海皆賊下至溫台上至嘉杭無一處邊城
不被攻圍擾劫即今舟山長塗等處外洋尚有數百
賊船日逐窺伺等因准此及又擬兵備道呈報相同
除地方有功有罪人負姑候事寧之日勘實另行具
奏臣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彭黶巡視下江監察御史陶承學議

看得前項逆倭舉衆深入始因浙閩地近番舶為常
邇聞海道禁嚴貿易失望加之奸徒乘機引劫先犯
浙江頗已得利漸侵直隸乘其不虞擄大海為巢以
放火為號航海襲之則浩茫無際集兵擊之則星散
無方情者既去而銳者復來團結已多而隱伏無盡
且其悍戾之形非同人類猖獗之勢難擬平時若使
浙江咨報是實則將來為患更有可憂此誠地方之
大變神人所共憤者也仰惟 聖人神武四夷敢不
來賓 上帝眷歆百祥自然助順固有不怒而民威

不戰而人屈掃蕩妖氛廓清海宇蠢茲小醜殄滅何
難顧念臣等待罪江防既無先事之備遇變倉卒又
乏制勝之方以致人民刼掠閭里燒殘臣等罪當萬
死夫復何辭但以江南脆弱之兵承平樂利之久蘇
松海道原無巡視而提督軍務亦無專官武臣自守
備指揮而下一時實鮮將領之才昨因緊急會同計
議量調兵夫措處錢糧雖驅策向前軍中節有擒獲
然倉惶迎敵賊勢未大剴傷况土兵本有限量調遺
不敷而錢糧非別處分供給何措查得提督軍務巡

視浙江都御史王忬奉 勅專視海防而蘇松一帶
海道原與浙江寧波一水相接難分界限又且區畫
經年兵船咸備若非彼此交攻誠恐奔逸無定狼野
之黨難盡驅除而中原之民日疲防守非所以制勝
於萬全也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兵弱 勅下該部詳議容臣等動調
大兵或於隔省地方如山東福建等處召募勇夫重
懸賞格其行兵糧餉犒賞并出海船隻器械火藥等
項容臣等於在庫錢糧從宜支用通候事寧之日併

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造冊 奏繳仍乞 勅下都御史王忬督發兵船約期會合務在協心毋分界地則攻伐有必勝之計而盜賊無可遁之門一鼓成擒羣寇授首海不揚波而人皆安枕莫非陛下之賜也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題剿除倭寇第一疏

題為剿除倭寇事案照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二十八等日節據太倉嘉定上海等州縣并吳淞江南匯甯等守禦千戶所各申報大夥倭寇結踪灣泊登岸

流劫等情節諛臣會同巡撫都御史彭黠巡江御史陶承學嚴行兵備倭等官調集各處官兵耆民人等暫委原任儀真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解明道統領兵船剿捕除本年四月二十九日以前據各報到賊情并擒斬賊犯得獲器械船隻等件及請調大兵動支錢糧緣由已經二次會本具 題訖五月初一等日節據兵備副使吳相報稱據嘉定上海等縣陸續飛報倭船四十餘隻倭寇不下二千見今屯住吳淞所分投地名小浜口川沙港新塘口丁

家橋楊家行七家墩溫草浜楊家浜張家浜馬家浜
周浦鎮曹家街焦家橋吳冲涇新場鎮等處地方燒
毀民人黃耀陸九德等家殺死民人李太姜大郎等
多人搶虜婦女打劫財物勢甚猖獗有吳淞所百戶
陶成卜相與賊敵戰身死等因又據備倭署都指揮
王世科報稱本月初四日辰時海洋倭船五十隻倭
賊不計其數自西行來對金山城停泊本職督率官
軍登城放砲吶喊各賊未嘗登岸本日酉時俱各開
洋仍往西南行使去訖當責令百戶范順等探訪前

船停泊浙江海鹽縣北門攻城劫虜等因各到臣臣
見賊勢重大仍會同撫按巡江等官添調官兵重懸
賞格仍責成各沙耆民併力驅剿又見調到客兵乃
一時烏合之人未經團練難以卒用訪得原任江西
都司都指揮韓璽先任金山備倭熟諳兵事暫行會
委前來住劄蘇州府城統管客兵挑選訓練及分委
守備解明道領兵船一艘屯南沙海口典史鄭灼領兵
縣丞鄧相領兵船一艘屯南沙海口崇明縣
船一艘屯住寶山海口太倉州判官金汝舟百戶楊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七
循禮等領兵船一艘屯住天妃宮海口相機夾攻又分委應天府檢校張大倫等領兵一枝貼守嘉定縣鎮江衛知事吳宗德等領兵一枝貼守上海縣鎮江衛指揮樊景暘等領兵一枝貼守松江府城去後續據兵備吳相呈稱耆民陸金等在楊家洪口敵賊斬獲首級一顆皮甲一副及奉本院差百戶沈竒拏姦細蔡時宜陳可願洪六蔣五岳鍾雲岳德六并松江府捉獲姦細王二漢俱解到道收審另報等因又據崇明守禦千戶所報鎮撫包守正家丁斬獲首級

一顆又據備倭王世科呈報四月三十日有賊二百餘人攻金山衛城本職督發官兵李時芳等敵殺斬獲首級三顆倭刀二把槍一根被傷軍兵陸奉等六名各賊奔回上船開往西南洋去訖又據鹽城縣申報本縣官兵剿獲倭賊首級九顆生擒倭賊二名新興場大使袁希乾督令會手斬獲倭賊首級三顆倭刀二把又據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申解擒獲倭賊一名揚州府申解如臯縣西場巡檢司擒獲倭賊四名又據上海縣居民沈銑捉解從賊一名周章賊衣三

十七件又據兵備吳相呈報五月初三日倭賊直犯嘉定縣東門城下該縣知縣萬思謙協同領兵官張大倫等拒敵張大倫先射死一賊射傷一賊各官兵齊用弓弩銃砲輒石射打死四賊被傷九賊當被賊放火燒毀城外民房三十餘家殺死數人各賊退屯東南北三門本月初四日有賊一夥百餘人分船四隻至上海縣南馬頭放火劫掠比有領兵官吳宗德及揚州衛武生馬軒等追賊到高昌渡交戰殺賊三十餘人奪取鑷刀一把義二把本夜三更時分賊棄

大船一隻暗向黃浦東潛搖往北兵船追趕直至馬家浜水兵陳松等殺獲首級二顆保長陳稷等斬獲賊首一顆大小倭刀二把弓一張箭三枝又據松江府申本月初六日本府檢校張繕等呈解居民杜鴻等擒賊薛忠等八名又據兵備吳相呈報本月初七日嘉定縣耆民蔡紹翁斬獲倭賊頭目首級一顆倭刀一把并上海縣報稱初八日未時倭賊三百餘人從二十三保竹家橋陸路行來突入縣市燒劫居民又賊一夥約百餘人船三隻從周浦塘搖來上岸水

陸四路燒劫殺害等情到道隨委千戶陳文麟領軍
兵一百二十名指揮武尚文領家丁一百四十八名
前往應援間初九日賊將未裝白糧空船奪去三隻
燒毀二隻殺傷船上多人搶劫居民楊思等家財物
初十日卯時倭賊擂鼓為號燒劫縣市另有賊夥七
十餘人打劫周恩等家財十一日賊劫施糧長等家
財物又搶婦女約六十餘人又據嘉定縣報稱據保
正李宗暘等獲解奸細五人審供一名汪亦浙江餘
姚人四名陳松戴松王彩楊思顯俱嘉定縣人汪亦

投倭寇三大王船上陳松能使彈弓戴松能使雙刀
俱投張大王王彩楊思顯俱投徐大王各船上四月
內同到太倉打劫五月初三日至嘉定城下攻城有
三大王被銃彈打傷頭額要行報復今差亦等裝作
婦人上岸潛探城中消息等語又據上海縣申十二
日倭賊四百餘人水陸三路復入縣內四散燒毀民
房搶劫財物各該官兵與賊敵殺生擒一賊石恩連
賊解送到道通行申呈到臣臣見上海縣原無城池
賊勢緊急又添委揚州衛千戶馬德良統領建平縣

委官縣丞宋鰲安慶府委官典史高立夫陳鎮太平
府委官陰陽官王爵各帶民兵前去協助先後發過
官兵共二千餘名隨擄兵備吳相呈報本月十三日
未時有指揮武尚文千戶馬德良與賊交戰各斬賊
首級一顆武尚文又獲賊渡船一隻內布十七疋號
衣五件十四日巳時武尚文馬德良同縣丞宋鰲等
率兵就在縣前與賊截殺武尚文同家丁斬獲首級
一顆用盤銃打死二賊射死二賊截死一賊被賊截
伏兩街民房將武尚文宋鰲俱殺死搶去馬一匹放

火燒毀本縣譙樓廳衙等處及濟豐倉廩二座義勇
金相等奮力追斬賊首二顆各賊上船退至浦口住
劄庫藏獄囚並無損失及擄太倉州判官金汝舟飛
報有虜中逃回民人金洪到官說稱被賊虜去見賊
有大沙船三十二隻并裝載包裹小船三十隻倭子
有一千二三百人各處人二百有餘聞賊夥說四月
二十五日被官兵在劉家河追捕用佛朗機打死頭
目一人射死頭目一人次日又被官兵殺傷落水滄
死通共百十餘人各回下洋因無西風還泊吳淞江

所其首賊三官人又被嘉定官兵傷破頭額如今好了等情連人解報到道轉報到臣看得倭船屯泊吳淞江所四散分劫而上海尤甚勢盛氣驕必須乘其不備挑戰引出海洋火攻取勝密行兵備道并統兵官解明道吊取太倉崇明耆民等船暗授方畧約期進兵夾攻又留耆民兵船一艖在劉家港把守隨據守備解明道呈稱本職於十一日親督兵船至黃窰海岸正遇倭寇搶虜男婦四百餘人下海間官兵急去追捕救援寇奔忙上船前虜男婦幸皆脫免兵船

突入寇營火砲弓矢齊發寇將布羶圍護張旗吶喊不動一時風雨驟作海色昏暝隨即收兵十三日卯時親督儀真等衛指揮千百戶劉瀛等家丁解韜等耆民吳子倫等兵船追至吳淞江口遇見倭船大小五十三隻兩艖停泊就令吳子倫等船突入寇營挑戰出海各船官兵齊用弓矢火器攻打當燒毀倭賊大母船三隻燒死并戳落下水滄死倭賊約三百餘人各兵奮勇生擒倭寇四名譯審得太舟三官即三大王孫肆狗住羅馬噠七七六俱琉球人斬獲首級

一十六顆獲賊小船一隻鉄鑊一口倭弓三張箭二十枝槍刀旗號一十件虎皮一張絹布衣服一十七件比有耆民潘旺同義勇張春等亦奮勇攻獲小船一隻共斬首級四十五顆潘旺隨船看守張春等又追別船比賊見潘旺獨在一船前來敵殺又被潘旺殺獲首級一顆後被衆賊將旺戳傷身死仍將一船首級俱拋棄下水倭船隨即奔逃開洋又據崇明縣縣丞鄧相典史鄭灼呈稱蒙委率領耆民兵快施五倫施炳等駕船四十隻結艚依期出海策應生擒倭

賊十名內二名因敵傷身死餘八名譯審得薛州肆即二大王番玖郎拾虎哈呼賴拾里兒龍小七拾捌里野猫花里馬拾陸么阿羅俱日本人被虜幼男一名潘恩及斬獲首級三顆燒毀賊船二隻燒殺并戳落水溺死共約四百餘人獲得賊船三隻在船什物十八件倭弓四張箭七十枝鉛彈三箇皮竹挨牌二面鉄盔一頂倭刀四把銅鈔二箇鐵銃一箇噴筒二箇腰刀三把槍五條又據知州熊桴續差耆民楊棟等帶領家丁水手駕船出海於十四日遇賊對敵

生擒倭賊五名解至本州因敵傷身死并斬獲首級
三顆獲到倭刀三把挨牌一面鸚毛一把鉄銃二箇
箭九十八枝倭盔皮甲二件倭衣十一件燒毀船一
隻溺水并燒殺倭賊約有七八十人及擄判官金汝
舟百戶楊循禮尚世爵呈十五日統領耆民鄒九齡
顧佃等兵船四十九隻追賊比擄耆民沈珙哨報上
海縣賊船五隻今泊吳淞江地方隨將兵船潛隱黃
窰南沙等處至十六日賊船出海統兵夾攻斬獲首
級八顆奪得大船一隻次船一隻燒毀中船一隻小

船一隻燒殺落水溺死倭賊三百餘人及獲倭衣四
十三件槍一十五根倭弓一十七張箭四百九十三
枝吹螺三箇大小倭刀十六把銃鍬二副倭帽女冠
共八頂銃二箇劍一把登胸巾各一箇盔三頂甲三
副旗一面箭袋一箇鸚毛一把大小銅杓八把大小
竹木箱十三隻大小錫器一十三件紅氈單一條狗
皮牛角各一件大小青白綿苧等布二十八塊鐵釘
匣一箇碗碟六十箇鐵器一十六件匾担三條木斗
一隻大小鐵鍋十隻小瓶一箇內有釘六斤八兩衣

包一百七十八箇各另解送兵備道前項倭賊除生擒斬首并燒殺戮落滄死外止有五六十人赴水奔逃登岸去訖天晚難追收兵回還等因各報到臣及據兵備吳相呈報相同又據諛道呈稱本月十八日據嘉定縣申據耆民王臣等陸路二次追斬倭賊首級共六顆生擒一名王文秀并獲倭刀三把刺刀二把紅臂甲三領倭弓二張鎗一把又民人陸巽陸恩斬賊首級一顆并原帶小包袋一箇內小火刀一把火石二塊銅鎖一把又吳淞江所百戶吳銳帶領軍

餘在寶山北面截殺斬獲倭賊首級一顆諛所掌印指揮張弓呈稱招集旗軍舍餘人等前去策應十六日倭賊與巡船交戰各賊登岸追至徐家路口埋伏十七日巳時見賊三十餘人弓等奮勇上前親斬首級一顆十八日又追至寶山南同男張本立家丁人等斬首級四顆生擒一賊譯審叫名劍哥一係日本國人并紅衣一件絲絛一條倭刀二把槍一根等因除將各解到首級委州判官鄭崇孝百戶李金驗實收候各賊發州監候併問招詳外備呈到臣本月二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七 十一
十日擣吳淞江所千戶莊童呈稱本月十六日倭船
五隻由上海行出本所江口當被太倉巡船截殺各
賊棄船登岸本職督領軍餘家丁莊松等奮勇追捕
前到臨界嘉定縣八都地方戰鬪三合斬獲首級二
顆倭刀一把倭弓一張倭衣一領本日又擣松江府
申報民快王錦等獲賊陳阿荒楊天相黃玖臯三名
解府又擣蘇州府推官高鶴呈蒙本院發下指揮張
建節張成已等陸續拏獲倭賊奸細共一十三名審
擣供名吳京周奉徐二郎翁傳楊平鄭宜朱信陳容

伍福郁翁梁松許福汪銘各於年月不等投入倭賊
王大王楊玖大王張三大王劉四大王吳伍大王許
貳許三大王各船上為盜俱在南洋馬跡山潛住各
差前來蘇州探聽官兵事情又擣江陰縣稟報居民
章春徐太捉獲從賊劉潮曾隨倭寇在太倉地方殺
人放火劫財近因官兵嚴謹密遣潮假粧拽船人夫
來探消息等因又擣南匯千戶所飛報差人前到
陸團洪內探訪得賊船在海被哨船殺敗餘賊慟哭
求天若得西風方好行去如若追急我等燒船上岸

等語內有徽州十餘人說話各報到臣又經嚴行追捕餘黨外查得各該官兵先後擒斬首級奪獲船隻器物除已經具題數目不開外自本年四月二十九日起至五月二十日止擒斬賊首太舟參官等并黨賊通共一百一十三名顆捉獲從賊奸細二十五名燒燬大小船八隻燒殺溺水射打身死大約一千餘人救回被虜男婦四百餘名口奪獲賊船八隻盔甲弓箭刀鎗銃砲旗劍等項器械共七百六十九件各色衣布贓物家火銅錫器等項共三百零九件吹

螺三箇虎皮一張倭鸚毛二把鐵釘六斤八兩竹木箱一十三隻衣包一百七十八箇俱就便發仰蘇松二府并太倉等州縣各另牢監收貯通行兵備副使吳相驗審具招并將各該功罪人負逐一查勘明白仍聽巡按御史覈實奏請定奪外臣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彭黠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孫慎巡視下江監察御史陶承學議照倭奴叛逆荼毒生靈敵殺官軍攻劫州縣此百十年來所未有之變也臣等犬馬一身夙夜待

罪誓必死之志驅未戰之兵倉卒策應掣肘艱難何
敢以為必勝之計乎仰仗 帝德格於 天心 皇
威達於海表太倉既幸保全嘉定亦能固守上海原
無城郭民預般移水兵乘其惰驕賊終殲剿一剴於
劉家港再剴於吳淞江旬日以來連報數捷計其擒
獲焚溺之寇不下千人跡其奔遁飄泊之形已無生
氣大勢已折餘黨漸消但聞浙江海外尚有不逞之
徒投間乘風未可撤備除一面仍行兵備備倭等官
并各諛軍衛有司嚴加隄防其調到常鎮廬揚等府

客兵仍行分撥松江府太倉上海嘉定等州縣團練
防禦及於沿海去處水陸並攻追襲餘寇中間建置
經久之宜容臣等另行奏 請緣係剿除倭寇事理
為此具本專差千戶蘇欽賚捧謹具題 知

題剿除倭寇第二疏

題為剿除倭寇事據蘇松等處兵備副使吳相呈稱
先因倭寇猖獗已經通呈撫按操巡衙門調兵追剿
除本年五月二十一日以前剿殺緣由陸續呈報外
本月二十二日申時據金山衛守禦南匯甯千戶所

申報差人哨探得原在上海等縣各處劫掠倭賊被官兵殺敗餘黨聚集約有五六百人合併船十三隻勢欲開洋不料東南風急難以駕使泊住海邊陸團洪蘆葦洲內各賊聲說求天若得西風方好行去如追急我等燒船上岸等語又據松江府通判劉本元并上海縣等衙門陸續飛報前賊登岸分投周浦等處劫掠民人張松顧肆孫恩孫狄孫俸金二姚佩儲應魁姚祥馮福等家殺死張佑夏長壽顧松唐經宋其莊輅趙謹王度倪四沈三郎傅哲孫補鍋陳聰妻

老談等男婦人衆燒房數多等因備呈到臣隨會同巡撫都御史彭黷巡按御史孫慎議委原任江西都司都指揮韓璽統領官兵從陸路分佈攻剿及雇募少林寺慣熟武藝僧兵月空等為前鋒仍行原委原任儀真守備解明道統領兵船出海截其歸路水陸官兵並進間隨據兵備副使吳相呈稱前賊探得大兵四集乘夜潛奔上船開出大洋本月二十五等日颶風大作打破賊船一隻淹死賊人不知其數餘存賊船四散流泊內有賊二百餘人仍在陸團洪登岸

流劫陸續擾嘉定縣耆民黃繼文等斬獲首級一顆
長槍一根皮搔子一箇生擒倭賊一名譯雷名化法
又緝獲從賊奸細陸環楊泮楊汀楊思學上海縣水
兵馬鑰等斬首級一顆倭刀一把崇明所千戶張憲
下家丁張奇等斬獲首級一顆太倉州耆民沈珙等
斬獲首級一顆黃單甲羊皮襖各一件倭刀一把賊
衣六十一件崇明縣官兵得賊船一隻內有牌銃鉛
彈噴筒等器共八十一件青村所千戶童元軍餘斬
獲首級二顆生擒三人上海縣巡檢王深帶男王詔

率兵斬獲首級二顆槍二根居民戈太等擒獲賊一
名施忍賊衣三十件六月初一日有崇明所千戶孟
廉等擒獲倭賊二人審名劉小將王山并獲賊船一
隻隨船什物俱全倭箭五枝木扒二張初四日有賊
百餘人在金匯塘搶船劫虜都司韓璽分撥武生曹
鉉等帶水兵交戰彼此各傷數人水兵奪賊大鐵叉
二把箭數十枝都司韓璽又分撥武生戴天德嚴鑾
等帶會手勇士從陸到彼截殺賊見官兵勢盛荒懼
棄下原搶船三隻放火燒周陸等家房屋奔逃初五

日守備解明道督同蘇州府同知任環指揮劉瀛千戶楊尚英百戶楊繼先判官金汝舟縣丞鄧相典史鄭灼各率部下兵船巡至寶山以下薄沙海面遇有倭船三隻約賊二百四五十人官兵奮勇齊用火器矢石大戰生擒賊八名斬獲首級三十一顆砲打死一賊射死三賊奪獲倭船一隻并倭刀弓箭鐵槍銃劍藤牌箭袋器械共五十一件衣物一十一件燒燬倭船二隻賊二百餘人盡皆焚溺下海身死得勝收兵有敢勇當先耆民許振因殺賊陣亡本日有倭賊

三十餘人駕沙船一隻突入崇明小沙山前沙登岸間被官兵迎敵生擒倭賊金七等三名斬獲首級一十二顆大小倭刀槍弓箭藤牌倭盔等器二十三件地方火甲錢昂徐二猴被賊殺死又千戶王應麟家丁斬獲首級三顆倭刀一把千戶王功懋率軍斬獲首級一顆倭槍一條刺刀一把倭盔一頂倭箭四枝耆民龔銀等斬獲首級一顆鎮撫包守正家丁斬獲首級一顆倭刀一把餘賊仍奔上船逃入江北海門縣地方次日被彼處官兵連船捉獲等因各詳報到

道除將生擒賊發太倉監候問招首級記驗器物收貯外備由呈報到臣隨據揚州府通州申稱初六日海洋有船一隻倭賊十餘人至西七港泊岸間隨有把截官兵潘一本等到彼迎敵斬首級二顆生擒二人餘賊八人溺海淹死潮浪漂流去訖獲船一隻并倭刀弓箭槍甲鐵鑿戰裙護項共九十六件箭匣二箇竹籠一箇申解到臣亦批發兵備道審驗外又據該道呈初七日松江府呈報武生董子備等獲得倭箭四十枝倭弓弦袋一箇竹槍二十把金山衛備禦

指揮常鎮探報陸團倭賊初八日聞有大兵荒忙合併船隻開洋棄下空船五隻其開洋船又被風打泊清水窪初九日領兵檢校張大倫捉獲姦細馬四郎葉春陶秀徐秀并衣物三十八件銀一两七錢七分初十日黃昏時分水兵馬鑰等哨至蘇家灣遇賊船二隻有賊七八十人衆兵奮勇敵殺將賊傷死落水有五十餘人水兵孫珮黃奉被賊銃打死餘賊棄船逃走上岸馬鑰等趕殺斬賊首級二顆奪船二隻倭刀一把箭四枝倭弓一張烏觜銅銃一箇衣服六十

八件綿紗緯二十一箇綿花二包米八包紡車二部
十一日松江府水兵王恩等捉獲從賊羅桂上海縣
水兵蔡愚等捉獲奸細張興并倭刀一把衣物九件
及據上海縣申報十二日知縣董邦政同檢校張大
倫知事吳宗德領兵至八團地方遇賊交戰射殺伊
賊一二十人彼處路窄蘆深有埋伏賊百餘人突出
衝殺民兵傷死二十餘人又遇指揮朱崑楊杞領高
郵等處官兵到彼應援各兵奮力截殺殺死伊賊六
人被賊殺死各兵三十七人朱崑被箭射傷右臂槍

傷右腿楊杞家丁楊文陣亡各賊乘夜沿海西遁去
訖本月十四日據南匯青村二所并管運糧餉典史
葉思飛報各稱十三日未時都司韓璽親督官兵追
趕前賊至青村所五墩下居民王景家官兵分佈攻
圍僧兵奮勇上前斬殺打死不計其數天晚收兵緣
係大敗倭賊合先飛報等因又准備倭王世科手本
開稱都司韓璽督率指揮繆印劉重光鎮撫陳習千
戶阮鏊李時方臧世賢張軒帶領僧兵勇士與賊交
戰衆兵齊用鐵棍槍刀弓弩砍射傷死倭賊四十餘

人數內有長大穿胸背衣一人稱為八大王亦被砍死當斬首級八顆割耳一副見在其不及斬首者被賊搶回躬入居民大草屋內官兵四圍放佛朗機噴筒火藥燃燒草房焚死屋內賊三十餘人并前搶回死屍俱燒毀餘賊三四十人帶傷奔匿蘆葦中往西逃走因天晚收兵隨查衆兵陣亡七十七名十四日官兵追剿有千戶陳元恩斬賊首級一顆各賊奔至戚木涇地方有巡檢裴化自帶排門兵夫向前截捕被賊將裴化并民兵二人殺死賊勢窮急仍從西奔去等

因到道轉報到臣臣亟行都司韓璽督兵前進剿殺又恐流毒浙江地方約會彼地巡視衙門催取叅將湯克寬屯兵平湖境上隨據兵備道呈據上海縣報稱知事吳宗德率兵於八團地方搜捕遺賊斬獲首級三顆又准都司韓璽備倭王世科各手本報稱十六日前賊奔至浙界獨山灣居民吳良王家閉門潛躬一時官兵運草圍塞火藥並發將賊燒死幾盡仍走出數人有南京勇士陳忠周錦池堂金山衛舍人姜成等復追至長山地方賊上烟墩陳忠等用箭射

賊傷重被浙兵人衆捉去等因及准守備解明道手
本報稱連日統領兵船在海巡至吳淞江寶山并南
沙嚮沙上海八團九團清水窪等處及各港汊多方
搜探並無倭寇踪跡各報到道通行轉報到職職恐
餘賊或有潛藏未盡又行兵備道復行沿海一帶并
腹裏要害地方官軍耆民里老團保人等探報委無
賊踪地方寧息回報前來據此卷查前事各該官兵
剿捕倭賊前後擒斬并焚燒溺死共一千二百有餘
人已經三次具題訖今又擒斬餘黨一百零四名

顯射打燒溺死者三百八十餘人餘被颶風壞船落
海不知其數奪獲船隻器械數多蘇松境內幸已寧
靖臣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彭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孫慎巡視
下江監察御史汪克用議照倭奴深入由浙而來勢
頗蔓延情甚狡悍以脆弱安飽之地當艱難倉卒之
時民不知兵臣惟待死仰荷 聖明神武自然掃蕩
廓清始者海兵既幸克捷終而餘寇亦就殄除至於
颶風連發數日賊欲歸而無從船不攻而自破此固

上天威靈非常厭彼荼毒之罪若非

陛下精誠默感孰收安戢之功蘇松一方實蒙再造但海上風候不時而夷情去來莫測憂患之心視昔宜加防守之計無日敢懈除將前後生擒斬獲并器械贓物俱行兵備道紀驗收候審究招詳及各該功罪人負勘明另行叅奏外緣係剿除倭寇事理為此具本專差百戶王勳齋捧謹具題 知

題剿除倭寇第三疏

題為剿除倭寇事嘉靖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據

直隸金山衛守御南匯甯千戶所申報本月二十四日午時有新到倭船三隻自東南下北停泊八竈洪口有賊五十餘人先上海塗陸路統兵都司韓璽督發勇士僧兵追趕上船開洋往東未知着何地方報乞施行又據吳淞江守禦千戶所申報二十五日未時倭船三隻約有二百餘人突至南港往江東使去又據嘉定縣飛報賊船到本縣七都楊家甯虜居民朱輔家未七石殺牛一隻二十六日開船收浦往上海縣地方去訖等情通報到臣比臣與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孫慎適在太倉州議處防禦事宜看得先次
流劫倭賊俱已剿滅今報新到倭船勢逼上海隨即
會同督催原委領兵守備解明道蘇州府同知任環
等面授方略統率太倉州衛官兵并耆民人船星夜
前往吳淞江口剿捕去後隨據上海縣申報二十七
日早賊船突臨本縣天妃宮前有原調到浙江委領
坑兵指揮黎鵬舉鎮撫胡賢率兵向前抵殺射死倭
賊二十餘人賊敗奔上各船黎鵬舉乘勝追趕又射
死倭賊一人奪得倭刀弓箭一十九件又用噴筒火

銃打死倭賊二人賊勢窮蹙停船登岸猛將黎鵬舉
砍傷不死鎮撫胡賢因見指揮被傷奮勇趕至洋涇
橋與賊交戰被殺身死各兵陣亡二十六名賊就直
衝縣市殺劫比有民兵陶祿等生擒賊一名吳于二
十八日賊衆又將本縣廠棚放火燒燬延燒兵刑工
三房復往南行有原委鎮江衛知事吳宗德統率巡
檢孫恭等兵快放銃打死倭賊二人有民快金平被
賊殺死比賊轉向沿浦劫掠隨有本縣水兵駕船在
於黃浦放銃作為疑兵衆賊聞知驚潰各官兵隨後

百身先生文集 卷之七
追襲賊衆荒忙奔船墜水身死不知其數奪得運貨
小船二隻衣包五箇內有新舊衣服紗段布手巾共
四十件倭刀弓箭旗號共六件賊船北去等因隨據
守備解明道呈稱會同同知任環督率太倉州判官
金汝舟鎮海衛千戶楊尚英陶甄田應山崇明縣縣
丞鄧相典史鄭灼依蒙先將兵船潛伏吳淞江口東
西海面內差耆民鄒九齡吳子倫等船十隻進馬家
浜挑戰誘引賊船於二十九日卯時出海前伏兵船
翼擊追至寶山海洋交戰二百餘合各該官兵奮勇

齊用佛朗機火銃弓箭等器射打各賊中傷落水滄
死百十餘人生擒斬獲首級共六十九名顆獲船二
隻并倭刀開山斧弓箭鎗牌旗鼓盔甲等器共計一
百九十七件有耆民沈珏等被傷袁相落水身死等
因并同知任環等各報相同又據崇明縣申報有殺
敗落水賊三名浮水到南沙上洲保甲施溪等斬獲
首級三顆及擄備倭王世科呈報金山衛官軍斬獲
首級二顆各解報到臣審得前賊向在浙江台州寧
波地方打劫船隻泊在普陀山近因風色不順到此

就彼官兵剿殺無歸等情當發督理蘇松糧儲帶管
兵備道右叅政翁大立轉發推官徐應高鶴將首級
紀驗器械貯庫生擒男婦收問仍嚴行各該官兵連
日沿海哨探並無逃奔遺寇亦無賊船踪跡各處寧
靖回報前來臣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彭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孫慎巡視下江監察御史汪克用議照前賊乘風條
來一時雖受其毒官兵設計挑戰數日即已收功地
方安妥漸復如常防禦事宜尤宜加謹除將生擒斬

獲并器械贓物候兵備道審驗明白仍聽巡按御史
覈實及各該功罪人負勘明另行外緣係剿除倭寇
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阮欽齋捧謹具題 知

題剿除倭寇第四疏

題為剿除倭寇事據直隸揚州府通州申報本年七
月初七日有倭寇六十餘人在於呂四塲劫掠放火
殺人等情隨經督行儀真守備陳律統領各該官兵
剿捕間又據通州申報各賊於二十一日搶得江表
等板船三隻逃往山前沙住泊隨撥巡船會合江南

巡船圍捕等因到臣看得山前沙係江南崇明縣地方又經嚴督委官原任儀真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解明道并蘇州府巡捕同知任環上緊攻剿去後本年八月初八日據解明道任環呈稱蒙委各職前去太倉州劉家河等處駐劄防捕倭寇遵依會同督率太倉州判官金汝舟崇明縣縣丞鄧相典史鄭灼鎮海衛千戶陳文麟及率令家丁耆兵董祐陸文慶李才解樂等各駕兵船於七月三十日前至山前沙八月初一日挑寇出海追至三板沙與賊對

敵者兵董祐等奮勇斬獲倭寇首級四十九顆生擒倭寇一名有千戶陳文麟射死倭寇一名耆兵施珽潘岑共截死倭寇二名傷重落水倭寇一十名得獲倭刀弓箭鎗銃等項共三百件銅錢一千六百文燒毀倭船三隻已經查明解送兵備道驗收訖理合具呈施行又據督理蘇松常鎮糧儲帶管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翁大立呈報相同等因到臣案查先因蘇松地方倭寇流劫為害諛臣會同撫按巡江衙門調兵剿捕除本年七月十一日以前擒斬倭寇克捷

緣由已經節次具題外臣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彭黠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孫慎巡視下江監察御史汪克用看得先次倭賊節經擒斬地方稍寧但海上風候不時夷情去來莫測防禦之兵未敢遽撤又經會行劄付專委原任守備解明道巡捕同知任環督領兵船沿海要害去處嚴加防守去後今據前因除將生擒倭寇并斬獲首級器械批發兵備道收問紀驗外緣係剿除倭寇事理今將擒斬名顆緣由理合具本專差指

揮馬鸞賁捧謹具題 知

題緝獲叛逆賊屬疏

題為緝獲叛逆賊屬事案查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以來節據直隸太倉衛吳淞江守禦千戶所并太倉州嘉定上海等縣各飛報海洋倭寇登岸放火劫掠殺害地方臣即奔赴太倉等處督調官兵分佈水陸剿捕除各該官兵陸續擒斬克捷緣由節次題 知 訖臣查得整飭蘇松等處兵備副使吳相呈據嘉定等縣生擒倭寇數內奸細陸環王彩等供稱賊首汪

五峯徐碧溪俱徽州府歙縣人始因通番逃叛海島集衆為寇今復糾引日本國倭寇深入浙江直隸地方等情臣密切體訪徐碧溪名太全字惟學有親子二人親弟二人去年三月內移住宜興縣地方妻小移住淮安府地方臣隨行密票仰令宜興縣縣丞文炳緝獲徐碧溪親弟徐太文徐太貴親男徐滔徐滄并親屬勞大中解常州府監候通行申報比因倭寇未寧恐有不虞轉解應天府監候間據浙江杭州府批差應捕人吳鳳等投稱蒙府差往南京訪拿汪五

峯親識汪蘭谷緣京城地方不敢擅進具稟到臣臣即牌行南京五城兵馬司緝捕隨據中兵馬司申准副指揮周增帶兵緝獲犯人汪南朝即汪蘭谷并伊男汪做汪仲解送到臣隨發與松江府知府方廉審得委與汪伍峯相厚伍峯遺有父母妻子潛住歙縣等語臣當將汪蘭谷等解發杭州府及移咨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右僉都御史王忬知會收問外又經密行歙縣掌印官挨拏汪伍峯家屬未報本年八月初七日又據宜興縣申准縣丞文

炳關稱將臣密票又差人前往淮安府地方緝獲徐碧溪妻方氏幼男徐濤亦解應天府收候具報到臣隨批仰治中張峯通連徐太文等審究備細供詞及催拏汪伍峯家屬至日行蘇松兵備道覆勘併入生擒倭寇招內聽巡按御史覈實徑自奏請外緣係緝獲叛逆賊屬事理今將緝拏人犯姓名緣由理合具本專差指揮馬鸞齋捧謹具題 知

題優拔將官以安士心疏

題為懇乞 天恩優拔將官以勵士心事臣竊惟天

下將才之難而求將於江南為尤難頃者蘇松倭變倉卒調兵以江南諸衛所武弁之臣不為不多而無一名將可任臣誠患之於是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彭黯議取原任儀真守備解明道前來統領兵船出海剿捕又取原任江西都指揮韓璽前來團練客兵由陸追剿二將皆江南中之難得者也而各閒廢家居緊急用人之際不得已而暫用之其先後克捷之功已節次具本題 知訖為照解明道年力壯茂才識優宏弓馬

素閑忠勇自許發身武舉而無有文采之能聲守備儀真而又播江淮之威望一時人稱其才庶幾湯慶之後乃因調用遂不用者十餘年自臣承乏江防多所委任則巨魁授首江路肅清今於海上犯風濤而冒鋒鏑者三四月矣勤銳有加機宜咸中始終收制勝之全士民切干城之倚近日聞命改補守備鄱陽咸惜其去謂必得加叅將職銜仍在南直隸地方庶足以酬其勞而盡展其志查得南直隸地方舊無叅將近諛兵部題奉欽依添設副總兵一員提督

海防江南江北之民歡忻感戴皆若更生矣海防地方南自蘇松北抵淮徐地本廣遠而海上風波瞬息千里總兵駐劄江南一時淮徐聲息猶恐難達若得如浙江福建事體暫於通泰之間添設叅將一員以備緩急或將儀真守備改作叅將以重事權悉聽總兵官節制而以守備解明道陞用則不惟江北海防無遼隔之患而江南策應胥有賴焉此固蘇松之輿情也再照韓璽器度重厚才識通明應變從容而不迫慮事詳審而不踈初嘗備倭金山凡地形險易兵

機緩急靡不究心探討士卒與之其後徙官江西乃因省毋遷延遂為巡按御史叅論非有大過今於南匯青村之間憂惶勞瘁者將兩月矣調度僧兵殄滅窮寇用火攻之謀擅陸戰之勝近日備倭王世科奉旨革職提問一應防禦事宜悉煩攝理但查本官原任都司僉書視之備倭位格稍崇而南直隸地方又無都司衙門若於附近各省都司員缺即將韓璽起用推補則不惟彼之才力得以及時展布且於起廢之中自寓酬勞之意是亦鼓舞之微權也臣待罪江

操知人而不薦是謂蔽賢有功而不舉何以勸士輒敢冒昧上陳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如以臣言不謬將鮮明道留用南直隸地方陞授叅將職銜將韓璽起用查照原官遇缺推補如此則有功者益知奮勉而凡衣冠介冑之流人人自勵將來江南不患無名將矣臣愚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題地方稍寧追論失事官負疏

題為地方稍寧追論失事官負以彰國法事卷查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內據蘇松等處兵備副使吳

相呈報海洋有異樣倭船約有二百餘人直抵寶山楊家洪等處登岸放火殺人係上海嘉定二縣及吳淞江所地方等因到臣隨行本官并金山備倭署都指揮王世科嚴督蘇松二府所屬州縣并衛所各掌印巡捕巡江備倭等官勦捕去後比有吳淞江守禦千戶所掌所事太倉衛指揮張弓巡捕千戶王勳備禦旱寨署所鎮撫陳憲上海縣知縣喻顯科巡捕縣丞劉東陽嘉定縣知縣萬思謙巡捕縣丞張潮各失於防禦致賊分投各鄉村鎮市肆行劫掠諛臣嚴督

各諛官兵水陸追剿有賊三十餘人奔逃浙江乍浦地方去訖經過一帶地方有金山衛掌印指揮翁時獎巡捕指揮吳應奎陸路備倭指揮劉希霍廣捕指揮孫懋忠備禦帶管巡江指揮常鎮守備金山營陸路千戶曹輪江門營百戶范頤獨樹營百戶范純胡家港千戶李佑蔡廟堡千戶錢貫守禦南匯千戶所掌印千戶蔡臣巡江巡捕千戶劉承宗陸路百戶鮑卿守禦青村千戶所掌印千戶陳元恩巡捕千戶陳應文巡江千戶張乾守備翁家港百戶萬景賜陸路

百戶蕭麟各不行督率軍兵截殺致賊奔脫又有賊六十餘人在於嘉定縣四散流劫比臣巡歷蘇州府地方聞報即至太倉州就近調度間又有倭船前到崇明南沙等處劫掠有南沙駐劄巡邏太倉衛千戶李節百戶王韜崇明守禦千戶所署印鎮撫包守正巡捕千戶孟庶備倭千戶王功懋崇明縣掌縣事太倉州同知張魁巡捕縣丞鄧相俱失防禦四月初八日南洋有倭船一十五隻揚帆行使來泊寶山比有原委統兵出海鎮海衛指揮武尚文千戶楊尚英百

戶楊循禮太倉衛指揮鄭子梁千戶田應山百戶沈奇潘韜太倉州判官金汝舟因見勢兇俱各不行抵截初九日賊船乘風突入劉家港內地名薛家灘泊住登岸劫虜比有備禦劉家港鎮海衛千戶張翰百戶馬思孝蘇州衛百戶魯俸鎮海衛掌印指揮楊庶巡捕巡江指揮姜統陸路千戶張鰲太倉衛掌印指揮曹邦太倉州知州熊桴俱各平日不行防備臨時速手觀望飛報到臣臣見賊勢離城不過十里當即親自登城督令知州熊桴急傳各門官軍固守城池

及拘集地方保甲人等上城防守又看得水次倉廩
糧米數多在於城外慮恐資寇且據官軍哀告無糧
牌行知州熊桴將倉米權宜放給官軍准作月糧待
事寧和補或速軍進城以備防守節催熊桴故違不
行運放十一日賊來南關燒房殺人劫擄十二日夜
復來南關乘風放火十三日賊二百餘人突至西門
外劫掠放火將民人房屋并水次倉廩糧米燒燬攻
臨城下臣親督城上官兵敵退有城外原領兵官金
汝舟等不行防護倉廩本月十五日賊二百餘人打

劫陸詹事汪典當等家財物連日在於本縣各地方
放火劫殺二十日兵備道委鎮海衛百戶上江領會
手一百一十餘名前去南匯所貼守防捕比有上江
連日在途逗遛不進二十二日夜五更時分賊二百
餘人攻打南匯所城池千戶蔡臣劉承宗徐學夔百
戶夏運鄉孫仁武備禦指揮常鎮因值風雨防範怠
忽被賊突入城內劫掠殺死居民龔朝瑞陸朝元等
多人各官見賊勢衆潛遁二十六日賊船五隻來至
吳淞江口談所百戶陶成卜相領兵船迎敵俱被殺

傷落水身死彼處有原委崇明縣典史鄭灼領耆民兵船守把不行策應各賊乘勢登岸由柵海城缺進城指揮張弓千戶王勳守城百戶吳鏡各不行拒守被賊殺死軍餘男婦人多官軍抵敵不過盡皆逃散五月初八日倭賊三百餘人復至上海縣內縣市居民預先搬走知縣喻顯科又不能督兵固守止留客兵屯縣與賊對敵有松江所領兵百戶朱俸青浦縣縣丞張琪見賊勢盛亦皆奔散十三日武尚文同揚州衛千戶馬德良與賊交戰得勝一陣十四日賊復

攻縣武尚文等在縣前敵戰武尚文與建平縣縣丞宋鰲陣亡及被殺官兵十餘人有鎮海衛千戶陳文麟與馬德良各不行奮勇救護松江府巡捕通判劉本元屢諫臣等催行統兵前去防禦却乃解避不前知縣喻顯科縣丞劉東陽亦不設法驅逐致賊放火將縣公廳譙樓等處及濟農倉廩稻穀及官民房屋燒燬數多本府署印通判李國紀不行調度策應已諛臣等督調揚鎮等府義勇兵船委原任守備解明道等統領出海節次擒斬焚溺數多遺下餘黨聚屯

地名六團洪蘆葦內不時海邊打劫及將戚木涇巡
檢裴化殺死有松江守禦千戶所掌印千戶李芳巡
捕千戶王文巡江千戶盧欽管操千戶劉章華亭縣
知縣黃朝聘巡捕縣丞任德美與通判李國紀劉本
元亦失於捕禦臣等又調添高郵安慶等處官兵并
雇募少林寺慣熟武藝僧兵會委原任都指揮韓重
統領從陸攻剿有僧兵奮勇將前賊殺死數多餘黨
殄滅隨經具本題 知訖中間剿賊有功官員候查
勘明白另行具 奏其前項失事官員比緣倭寇猖

獮正在用人之際故未敢輒有參論今地方稍寧應
合查究除武尚文敵賊陣亡外參照金山等處備倭
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同知王世科職在督兵而兵威
發弛全無振作之心名曰備倭而倭寇縱橫曾何防
備之策雖曰衛所凋殘難禦非常之寇然其才識庸
弱不勝失事之愆所當重加究治以儆庶官者也整
飭蘇松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吳相備兵是職
而兵家之籌計未周防海為先而海上之風波不靜
雖曰到任未幾憂勤似足補過然其失事非一咎責

有所難辭所當量加罰治以責後効者也直隸松江府署印通判李國紀太倉州知州熊桴上海縣知縣喻顯科嘉定縣知縣萬思謙華亭縣知縣黃朝聘崇明縣掌縣事太倉州同知張魁太倉衛掌印指揮龔事曹邦鎮海衛掌印指揮同知楊廉金山衛掌印指揮使翁時獎吳淞江守禦千戶所掌所事太倉衛指揮龔事張弓守禦南匯甯中後千戶所掌印副千戶蔡臣守禦青村中前千戶所掌印副千戶陳元恩松江守禦千戶所掌印副千戶李芳崇明沙守禦千戶

所署印鎮撫包守正均之有專城之責松江府巡捕通判劉本元太倉州巡捕判官金汝舟上海縣巡捕縣丞劉東陽嘉定縣巡捕縣丞張潮華亭縣巡捕縣丞任德美崇明縣巡捕縣丞鄧相太倉衛巡捕指揮同知鄭子梁巡江副千戶田應山南沙巡邏副千戶李節試百戶王韜鎮海衛巡捕巡江指揮龔事姜統金山衛巡捕指揮龔事吳應奎廣捕指揮龔事孫懋忠青村所巡捕副千戶陳應文巡江正千戶張乾南匯所巡捕巡江副千戶劉承宗吳淞江所巡捕副千

戶王勳松江所巡捕副千戶王文巡江正千戶盧欽
崇明所巡捕副千戶孟庶均之有捕寇之責吳淞江
所守城百戶吳銳旱寨署鎮撫陳憲鎮海衛陸路副
千戶張鰲劉家港備禦副千戶張翰百戶馬思孝蘇
州衛百戶魯倅金山衛備禦兼巡江指揮僉事常鎮
陸路備倭指揮僉事劉希霍備禦蔡廟港堡副千戶
錢貫胡家港副千戶李佑守備金山營正千戶曹輪
獨樹營百戶范純江門營百戶范願青村所守備翁
家港百戶萬景賜陸路百戶蕭麟南匯所陸路百戶

鮑卿守城正千戶徐學夔百戶夏蓮卿孫仁武崇明
所備倭副千戶王功懋出海千戶楊尚英百戶楊循
禮沈竒潘韜典史鄭灼并鎮海衛千戶陳文麟百戶
上江松江守禦千戶所管操正千戶劉章領兵百戶
朱倅青浦縣縣丞張琪揚州衛千戶馬德良均之有
防禦策應之責以上各官雖其情有輕重然失事之
愆皆所當究治者也但中間或有功次不同已行兵
備道查勘未報除通判以下官負臣等徑自提問外
合候 命下將備倭王世科重加究治兵備吳相量

行罰治仍行巡按御史將指揮知州等官提問并查
功罪分別重輕徑自奏請發落庶幾法度昭明海
洋肅靖而將來者有所戒矣再照臣本迂陋叨濫江
操竊祿數月既不能思患而預防調兵一時又不能
折衝而禦侮以致人民荼毒州縣傷殘失事之罪臣
宜居首其時賊勢方張正臣子捐軀報効之日罪雖
莫贖死不敢辭今幸仰伏天威倭寇剿滅蘇松二
郡地方稍寧伏乞聖明將臣首加罷譴而少寬諸
臣銖鉞之誅則赦過宥罪之餘臣工莫不感激

思奮而緩急有賴醜虜何憂臣愚不勝惓惓祈懇之
至緣王世科張弓等俱係軍職吳相係在外方面官
熊桴係在外五品以上官及係地方稍寧追論失事
官負以彰國法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百
戶王勲賚捧謹題請
旨

題乞添設將官疏

題為懇乞天恩添設將官以壯兵威以防倭患事
臣會同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

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彭黷議竊惟 國家衛民而
捍寇者在兵兵之奉令而効力者在將故曰三軍之
命懸於一將今海宇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兵哉而彬
彬人才之盛何憂將領者之難頃者蘇松倭變倉卒
調遣合江南數郡而鮮可用之兵又合江南諸衛所
而鮮可用之將私求其故豈誠衣冠介冑之中無才
賢哉事權之不隆威望之未信則雖才且賢也何以
自展乎夫蘇松內扼長江外連大海固南邊要害之
區而沿江沿海防禦武臣其最尊者曰金山備倭而

已備倭之職大約與守備相等指揮以下等官皆不
甚畏憚如此何以責威令之行耶然職專備倭額設
已久未可輕罷查得浙江福建近年各添叅將一員
專以防海而設蘇松之海與閩浙同而獨無叅將非
缺典歟臣 請乞比照添設叅將一員駐劄吳淞江
所地方則事權既重江海無防一旦有警不患無將
而堪斯將之任者非得如浙之俞大猷閩之湯克寬
不可俞大猷忠信仁勇有大將之才浙方賴之不可
復調矣湯克寬原係直隸邳州衛指揮熟於地利人

情之故而為總兵湯慶之子慶曾備倭金山又為鎮江總兵雄名峻望卓然江淮之間則世胄遺勲先聲所嚮自有不同者而克寬忠勇韜謀蓋亦有其父之風以邳人用之閩中似枉其才臣請調之而別選以補閩中之缺由是人才用得其宜而蘇松有賢將矣至如備倭之職既於制不可罷而亦豈宜冒然以充之乎見任金山備倭王世科志庸才怯失事非小是不可一朝居者求可以代之臣得二臣焉原任儀真守備解明道勤敏精銳臣於江防屢嘗委用俱

獲竒功人稱其才庶幾湯慶之後頃緣禦倭臣等暫行會委而克捷者數四海上靖寧明道之力也近日聞命改補守備鄱陽鄱陽金山輕重較殊若以之改陞金山備倭而列銜於淞江都司一應禮體得與都司官並非惟免僕僕轉徙之勞且足以少酬平寇之績揆諸事體似亦稱便原任江西都指揮韓璽重厚周詳初嘗備倭於此凡地形險易兵機緩急靡不孜孜探討士心與之其後遷江西乃因省毋稽遲文限遂為巡按御史叅論非有大過也昨以緊急用人

臣等亦暫行會委先在蘇州團練客兵繼赴松江驅
剿餘寇而陸路跳梁奔竄之徒終皆授首墮有力焉
若以之仍補金山備倭而亦列銜於浙江都司以便
行事斯不失為用人求舊之意再照鎮江總兵沿革
不常嘉靖八年侯仲金販鹽為梗言官議 奏 特
命崔文為總兵無何裁去嘉靖十九年秦璠黃良作
亂又 命湯慶為總兵官後因事寧御史趙錦復
奏罷之蓋此官之設非止蘇松海上賴其經制調度
之權所以控扼江淮拱護 留都所關亦不為細故

其在平居無虞罷之誠是卒然有患則呼吸之間三
軍響應武臣之權最尊而重者莫若此官昔侯仲金
秦璠輩不過海濱竊發搔掠地方議者且欲添設而
湯慶亦因握重權以成大功今倭寇猖獗則百十餘
年所未有之事而可無此官乎况節奉 聖明灼
明旨事寧取回則有事之時仍宜暫復此 聖明灼
微慮遠之見固自有在臣 請以為今日設之宜也
俟其日後地方晏然如常則另議奏 請取回二者
並行不悖矣臣待罪江操不勝過計敢冒昧陳乞伏

望

皇上 勅下該部查議如以臣言不謬於鎮江仍復
總兵一員亟 命廷推謀勇大臣以充斯任於吳淞
江所添設叅將一員而以湯克寬調改其於金山備
倭則以解明道陞補或將韓璽起用如此則鎮江之
總兵遠可以統制乎上海吳淞江所之叅將近可以
經略乎蘇松有總兵叅將二官事權不患於不重有
湯克寬等二三臣威望不患於不孚無事而練兵則
兵強有事而 命將則將豫如此而久安長治醜倭

奚足慮哉臣愚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題自陳不職疏

題為自陳不職懇乞

天恩亟

賜罷黜以謝人言

事臣於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三十二
年閏三月間即遇倭寇生發臣奔馳蘇松等處調度
兵馬至七月三十日巡歷儀真近得邸報諒御史陶
欽臯劾臣不職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長生海濱孤寒賤士弱
冠之年即蒙 聖恩簡錄歷官中外二十有五載未

言身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九
効尺寸之報茲叨江操重寄已不能勝而倉卒海中
之警又百餘年來所未有者智昧才疎何以堪此其
時賊勢方張正臣子捐軀報効之日未敢輒求罷黜
頃因地方稍寧追論失事臣已具本自効今復致言
官之論庸怯不勝損威玩寇貽患生民臣寔有之臣
之罪萬死何足贖中間所論大致在誤納賊黨蔡時
宜汪三峯及微服夜奔崑山弗納等事始以一二人
之造捏而訛以傳訛蔓延遂廣言官憂在地方聞臣
之昏昧若此其容已於不論哉臣方待罪不敢言辯

而事之始末臣又不敢不以實陳蔡時宜與臣初無
平生偶緣有司及蘇松鄉官之薦乃敢聽用非彼自
來投也臣試之無甚才能止令城中隨軍奔走固未
嘗尊禮而委信之繼因一二士夫謂其為寧波人疑
之遂遣指揮江都百戶沈奇持臣票帖執之送兵備
道審問以無實跡可據行文原籍查勘未報非臣欲
寬之也太倉城下之寇退遁已數日而上海嘉定南
匯青村諸方相繼告急遠近調兵無一至者臣不得
已出至蘇州以便調度日中啓行衣冠如常官吏士

庶數千人所共見而由太倉徑抵蘇州初未嘗至崑山崑山之門何由弗納其云夜奔崑山乃兵備吳相應援之事此又崑山人所共知也至謂汪三峯則原無此人不知何因有此傳也顧臣之愚惟慮州城之陷身親守城者八日夜冒犯矢石幾且不免僅僅保城池而城外居民殺掠燒殘之慘不能預為之備損威玩寇莫此為甚惟知居中督理為責不能手執戈戟身赴海沙殺賊以快斯民之忿而又無素望足以寢謀妙筭足以靖寇徒與巡撫巡江同駐蘇州師老

財費庸怯不勝莫此為甚此臣不職之罪所當亟黜者也若乃請山東之兵報海上之捷則臣與巡撫巡江均有地方之責會本題奏非臣之愚所敢獨專惟臣昏昧特甚故其罪狀易見耳言官風聞本其職分或是或非皆臣之罪臣之罪萬死何足贖哉伏乞陛下將臣速賜罷黜非惟人言可謝亦不至貽累地方則溝壑未死之年皆犬馬以報陛下之日也臣愚不勝激切感恩待罪之至

卷之七終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八

晉江蔡克廉道卿著

奏疏

江西巡撫謝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蔡克廉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地方
駕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即起程前來於九
月二十三日與原任巡撫副都御史今陞南京兵部

右侍郎陳洙交代接管行事外伏念臣質本顯蒙才
非通練遭逢 盛世濫列 清班竊祿二十七年徒
慙溫飽歷官一十五任未報涓埃頃者待罪田廬甘
心屏廢仰蒙 聖鑒洞燭群疑方幸浮誣之獲明敢
望 甄收之猥及矧撫臣為保釐重寄而中臺實風
紀崇階誤辱 簡綸復叨任使撫躬塵忝揣分冰兢
茲蓋伏遇

皇上育物如天 官人並帝軫念每加百姓取材靡
棄寸長謂茲大江以西寔擬諸藩為劇齒繁土瘠宜

休息之無時政夥訟殷貴剗裁之有術豈徒承乏惟
是投艱臣敢不誓竭愚忠祇宣 德意務安民而息
盜思正己而率人匪懈馳驅俛策澄清之夙志庶畜
康濟仰酬浩蕩之 鴻私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除
望 闕叩頭謝 恩外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某賫捧
謹具奏 聞

題地方重大水災疏

題為地方重大水災事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初一等
日節據贛州府申據贛縣寧都石城寧都瑞金信豐

會昌龍南安遠興國等縣南安府申據大庾南康上
猶崇義等縣各申稱肆月以來霖淫雨不止至十四五
等日洪水湧高數丈城外民舍漂流不可勝計城垣
公廨頽倒無數倉穀亦被浸壞老幼致有溺亡若非
寬恤必致流移吉安府申據萬安泰和廬陵吉水等
縣各申稱肆月初旬以來陰雨連綿至十五六等日
大雨如注洪水漲漲堤岸沉沒沿河居民房屋漂流
頗多城垣公廨倒塌亦甚各鄉田主推塞衝決禾苗
浸爛難望秋收似此災傷極為重大乞為轉詳急救

民患臨江府申據清江新淦峽江新喻肆縣袁州府
申據宜春分宜等縣各申稱久雨浹旬江水日漲早
晚田禾悉遭滄沒官民房屋間亦傾圮小民皇皇莫
知所計乞念災傷早為蠲恤南昌府申據豐城縣申
稱四月十九日夜參更時分風雨大作水勢洶湧各
處圩墻盡行衝倒沿河居民房屋多被漂蕩衙門公
廨倉廩亦多浸倒乞為勘恤以甦民困南昌贛州貳
衛并南安信豐會昌等十戶所各申稱霖雨連綿城
垣坍塌乞為修理各等因先後申報到臣方委官勘

實具 題間又據分巡嶺北道副使游震得呈稱先
據南贛貳府陸續申報肆月十四五等日洪水泛漲
已經呈報外續據贛州府及雩都石城會昌瑞金等
縣并署管守備指揮董琬各又報稱本月二十四五
等日大雨復傾洪水愈漲比舊增高四五尺四縣人
民被傷為甚雩都又當各縣下流河口狹塞災傷視
各縣尤甚及據吉安府申據萬安泰和廬陵吉水四
縣各申稱自四月中旬洪水衝漲直至二十三
四等日水勢稍退已經申報外不期二十五六等日新水

復漲災倍於前申乞轉達奏 聞蠲除田糧庶免流
離以成大患又據南昌府申據南昌新建進賢等縣
九江府申據德化德安湖口等縣各申稱田禾正當
發茂不意洪水滄沒即今水勢未消將來晚禾難佈
民無衣食何以供賦各等因復申到臣據此案照先
為竭誠祈禱事該臣巡歷臨江袁州等府看得四月
以來雨水浸霪慮民失所當即痛自省愆率同臨江
袁州等府衛縣掌印等官齋袂壹心恭詣靈祠竭誠
祈禱并令各該有司勉修職業疏理寃滯賑恤貧窮

禁止屠宰用回天意化災為祥及通行都布按三司
并各府衛縣掌印等官壹體祈禱修省去後今據前
因就經備行布政司及分巡各道委官踏勘將衝倒
城垣倉廩監房先行估計工料刻期修理其餘公廨
陸續估修及將漂流倒塌房屋計其間數淹死人口
計其名數動支倉庫銀穀分別等第給賑撫恤外為
照西江地方如南贛二府俱係崇山大障小溪深峽
而萬安泰和等縣則當諸水會流一時雨勢洶湧疏
洩不及水患時或有之然如洪水連旬屢漲衝倒城

垣漂流廬舍湮沒田地損傷人畜則拾數年來未有
如今之甚者也土瘠人稠公私鮮積加以浙直鄰封
倭夷為患調募川湖兩廣之兵徃返道路供應浩繁
兼之部使催徵積年逋負閭閻之中已不堪命今復
值此水災實由臣等奉職無狀所致除待罪修省及
嚴催司道分投委官將所屬被災地方查勘分數另
行 奏報外緣係地方重大水災事理為此具本專
差承差萬虞臯親齎謹具題 知

題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題為薦舉賢能方面官員事臣聞藩臬者郡縣之領袖所關尤重臣以昏庸謬承 恩命待罪一方自惟不能有所尺寸蚤夜兢兢勉飭諸司各精白一心以風勵郡邑庶幾宣揚 德意少塞瘼曠之愆諸司之中若有姦怠不職闕茸無狀者今春考察之期臣已開具咨送吏部都察院會考題奉 欽依已經罷黜凡今見在皆係考察之後存留及新陞前來者除賢能如布政使馬森石求叅政高捷胡汝霖已陞京堂按察使傅鎮宋淳副使程軌叅議殷邁竇一桂僉事

成子學俱陞任叅政康朗副使袁襲裳叅議凌汝翼僉事馮臯謨俱任淺不敢槩舉外訪得按察司副使游震得器局博大政治精詳破格以卻積羨之金一塵不染備兵而防未萌之患百度孔修人品不凡公輔有待副使王燭德器溫醇行誼清謹養親貳拾載間里服其孝廉登第三十年士類高其恬泊持臬未久風采頓殊副使王宗沐問學宏深識趣超邁以學術而飾政事自煥乎其有章由身心以率生徒故勃然而丕變任道大器清譽咸歸布政司左叅議張煌

性行忠誠操持謹恪不事表暴有巨細畢舉之才不務阿徇有上下交孚之譽旬宣允稱諳歷尤深按察司僉事林一新雅有才名優於文學風裁端肅隨所至而振作自殊剖決精明兼諸務而案牘無滯清修克勵聲實允孚僉事李一瀚性質沉毅志行潔清宰邑而賢能有聲遺思不替備兵而威德並著憲職克修既為有用之才且不苟同於俗以上陸臣皆一時藩臬之良所當薦揚者也內如游震得張煌林一新李一瀚等資望皆深竝宜擢用王爚雖今任未深而

淹滯已久難以常格論王宗沐則學政方新士心初向所宜久任以俟其成者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將游震得量材擢用王宗沐久任則振揚風動之餘群工知勸而臣以人事君之忠庶幾補塞瘵曠於萬一矣臣愚不勝幸甚

題舉刺郡縣庶官疏

題為舉刺郡縣庶官以昭勸懲事臣聞郡縣者一方生民之父母責既重矣臣奉 命以來深懼拊循不稱然於激揚之職不敢不盡廉察官僚咨詢民瘼蓋

嘗究心一二其有姦貪害民之甚者今春臣已具本
劾 奏吏部都察院會同議擬題奉 欽依俱已罷
黜今當考察之後群工莫不洗心儆惕百度維新賢
者固多而不肖者自寡謹即其所知舉刺以 聞焉
除賢能如知府黃宗器同知黃持衡涂麟推官張峰
知縣張于遠胡廷順俱陞任推官王元春知縣朱賢
徐鼎劉堯誨俱行取知府張情同知徐伯相知縣王
可信趙理俱任淺不敢驟舉外訪得撫州府知府黃
鑄器識宏深規模凝重以文學飾吏而節省之惠甚

多以平易近民而明慎之聲尤著循良稱最才守竝
優廣信府知府林光祖才識老成德性寬厚操持清
謹治理精明節愛多方陸邑之士民共戴政學竝懋
一時之譽望首歸臨江府知府沈科才華明茂文學
優長銳意革因無一而不可垂於久實心節省隨在
而皆有裨於民不忝循良堪期遠大贛州府知府王
春復壹存古確力追循吏之風再任精明悉剗積年
之弊守已而絲塵無染拯民而全活甚多實用之才
大受之器吉安府知府黃國卿沉毅不隨悖大得體

有節愛之政而不立異以為名有明決之才而不炫
外以為勝表裏無間民士咸宜南昌府知府陸九成
德氣溫醇操持沉毅敷政不為粉飾之具而惠澤有
加臨民卓有愷悌之風而衝繁自裕賢聲日懋遠到
可期瑞州府知府莊朝賓文學精醇識趣高遠清修
自勵但知實意於為民節省多端不事彌文以干譽
一塵不染百廢具興饒州府知府陳玉德器溫沉志
行端潔勤勞撫字有待旦輟食之風練達刑名有吏
畏民懷之頌循良屬望上下交孚贛州府同知柯乾

敷脩為謹恪器識老成平生無矯飾之容吏民相信
臨下有惻怛之實遠邇歸心署郡稱賢清戎得體袁
州府推官蘓景和明邁之資端偉之器推鞠詳而恕
人人得輸其情委用慎而勤事事必當其可才節茲
茂聲實允孚吉安府永豐縣知縣凌儒志行超群精
明立政恤民隱均百里虛糧議歲徵省千金加泐保
甲得寓兵於農之意稅歛有損上益下之風善狀多
端諸令獨最分宜縣知縣許從龍才華精敏持守潔
清請謁不行而吏書之宿弊盡革節愛彌至而里甲

之冗費頓除卓然循良之先允為公輔之器樂平縣
知縣龐尚鵬性資沉毅才識精詳罪積歇而追正身
衙門之弊悉剋戒淫燈而申鄉約格鬪之風自銷教
化獨行賢良稱最貴溪縣知縣江萬仞文學優長志
行高邁嚴明蒞政而法不容撓雖上官無所避清苦
律身而用所當節雖豪勢無所阿民有父母之稱士
推遠大之器淳梁縣知縣黃森器質淳龐志行堅確
有識微慮遠之見而興革得宜有節用愛人之心而
里甲甚省吏民咸服才守俱優弋陽縣知縣徐浦志

氣高明才識超拔精於搜剔而姦弊悉除敏於剴裁
而積滯克舉一方受樂利之惠四境播廉能之聲泰
和縣知縣馮叔吉俊爽之資博瞻之學自持剛介而
請託不敢行敷政精明而姦弊莫能遁茂年日見老
成之譽清才終有遠大之期新淦縣知縣黃仁惠慎
以持已而門無私干勤以臨民而晷不暇食可稱仁
惠之政真有愷悌之心吏治脩明民士歸戴新建縣
知縣杜完氣質純良操持潔白恤疲困而節省有加
處衝繁而憂勤罔懈不作沽名之政知為任重之資

以上諸臣均為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敘擢者也
又訪得南康府通判某本以貢生倖遷郡佐巡捕而
橫行求索署邑而大肆貪殘任周秉爵誣賊拾百家
開張碼局遣馬伯敬緝盜數千里激變地方民怨日
深官箴已壞龍南縣知縣某賦性貪毒制行驕奢里
甲下程日取胡椒硃砂而巨細畢需入已舖陳供應
務要大紅段帳而紗絹忍毀當堂縱容子僕受賊激
成陳謝讎殺南豐縣知縣某才既庸常行又貪鄙私
衙供應日費一兩而又分外折乾入覲科求里派五

兩而更多方虐取縱家人之索財貿貨號老人之和
事得錢此三臣者皆為不職之尤所當糾劾以俟罷
黜者也原任南康府知府李淳政體乖謬才質迂踈
委勘事情曾無一報科罰民壯輒至千銀自取同僚
訐攻因致該吏問遣下人之關防欠密去後之怨謗
漸生亦為不職之臣所當糾劾以俟降調者也如蒙
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臣言果為不謬將黃鑄等量
資叙擢某等罷黜某降調則勸懲既明而人人知所
嚮方其於吏治蒸蒸日上振矣

題舉薦武職官員疏

題為薦舉武職官員以備任用事臣惟文武並用
聖皇所以駕馭久安之術然而人才多寡分量或殊
其趨使然也邇緣四方多事將領之人屢屢
明詔自總副以至千戶等官竝許薦聞一時介冑
之倫爭相淬勵濯磨咸思有以自効竊睹海內於斯
彬彬嚮盛矣臣於撫屬武職大小官員悉心稽訪凡
抱一才一藝之能未嘗無其人焉然非器局出眾不
敢濫舉又如江西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文質才藝曾

魁武科知識迥超流俗履任尚淺亦不敢亟舉外如
江西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華蓋曾習武科兼勤將畧
領運務而軍士歸心總捕巡而盜賊斂跡守備鄱陽
湖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王銳器格恢宏騎
射精巧把江操而威名懋著守湖備而姦宄潛消南
昌衛指揮同知楊彝清慧之資謹飭之行管屯而趨
向不苟掌印而事體咸宜饒州守禦千戶所正千戶
高邦臣年力方強志趨甚正文雅而騎射超於武弁
沉毅而膽氣冠乎諸軍此四臣者皆武職之超然出

群者也如蒙乞 勅兵部再加查訪臣言果有可采
將華蓋等量才擢用則有志者由此益知感奮將才
輩出緩急何憂而

皇上經文緯武之功萬世茲隆而無替矣

題薦舉賢能教職疏

題為舉薦賢能教職事臣竊惟學校以人才為司而
儒官以教人為職官雖卑其職重矣居是官者品趣
不齊而世之論人往往以資格為限於是無志者率
以卑陋自安而卓然樹立者亦苦無以自見學校人

才宜其不古若也臣於撫屬儒官不敢以資格低昂
而必以人品心術為先其有學行堪以作人不論舉
人貢生一體舉薦然一省之中僅得數人焉吉安府
廬陵縣儒學教諭何都性資溫醇詞華秀美勤於立
教士有風動之機端於持身學有向上之志吉安府
永豐縣儒學教諭黃佳沉雅之資充實之學勸課有
法而士皆就實歛華持身無瑕而動必循規蹈矩南
昌府南昌縣儒學教諭江梅閱博之文溫恭之度克
勵名檢而平生不干於有司雅有執持而臨事不徇

於非禮南康府星子縣儒學教諭朱資年方茂志
趣甚端篤於好學而文藻蔚然其可觀嚴於立會而
士類勃然以相勉南昌府新建縣儒學訓導王修易
學有本源志脫凡近講明道術而同志為之振興理
會性情而諸生無不歸附吉安府永豐縣儒學訓導
朱柔嘉師模既端文采亦稱辭受有節而足跡不為
於公門問學有源而言吐足享於士類此六臣者其
資不必同而皆於儒品為優所當薦揚者也乞
勅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何都等特加錄

用則風聲感召師道立而善人多其於世教有裨不
淺矣

題起用大臣疏

題為大臣病痊遵奉 欽依具 奏起用事據江西

布政使司呈據吉安府備安福縣申稱卷查先奉本
司劄付承准吏部照會內開該都察院右都御史王
學益奏稱得患痰濕麻木等證乞要罷歸田里該本
部看得本官自瀝清烟懇求休致度其病勢似非旦
夕可愈但王學益歷官臺省素有聲望且年方六十

未至衰頹遽令休致不無可惜合無俯照侍郎范嵩
養病事例准令回籍調理候病痊之日有司具奏起
用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王學益准回籍調理欽此欽遵備行司府轉
行本縣 欽遵查照外今查王學益回籍調理前病
見已痊愈合遵原行勘合申乞轉 奏起用等因備
申到司轉呈到臣猶恐不的又經駁行重覆結勘委
的病痊是實取結回報前來據此看得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王學益原該吏部題奉 欽依回籍調理

病痊之日具 奏今既痊愈又經覆勘相同似應具
奏起用及訪得本官年力未衰文望素著先任兵曹
而邊事熟閑後督江操而威名振播總院偶有勞傷
之疾田里自甘閉門日加靜攝之功操持益勵且南
倭北虜正切求人之時而士論鄉評咸推用世之器
臣待罪地方不敢隱蔽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
如果臣言不謬將王學益及時起用庶幾賢才不至
棄置無負 聖明始終愛惜之厚恩而遠近臣工感
激思奮莫不願委其身以圖報矣臣愚幸甚地方幸

其

題薦舉地方人才疏

題為薦舉人才以備錄用事臣聞 聖人在上賢士彙征此雲從風動之理不偶然也然而人才長養成就自有鼓舞振發之機蓋其精神之相為感召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恭惟

皇上至德淵冲神人孚格大道溥博海宇流行一時彬彬人才之盛不惟聚於廟堂者人人感激思奮以靖共乃職至於負譴抱疴退伏田野者亦莫不益敦

忠愛日勵脩持拳拳不忘報主之志此豈群臣所自能振勵興起哉實游泳 聖人長養鼓舞之化而不自知者也臣自承乏以來巡歷所至輒加訪延乃知畎畝之中懷負不群者在在有之因竊嘆西江才賢之多而仰見 聖神功化之妙謹陳其最優者數人用備採錄如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遂器局恢宏識趣高遠有立功報主之志而家食不忘時憂有拆衝禦侮之才而閉居益諳兵畧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學造淵微才優經濟退居田野而恫民

隱若猿厥身聚講山巖而來朋從不遠千里原任左
春坊右贊善羅洪先愛國之忠希聖之篤有躬行實
踐之學而義利辨於幾微有經邦濟世之才而探討
兼夫巨細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學道愛人存
心經世骨鯁之節久重於諫垣純潔之操允孚於鄉
論原任兵科都給事中曾忭應變之才受大之器政
體通達敷奏可見之施行學識優深談吐亦覘其文
采原任吏科給事中徐良傳忠信之資純潔之行受
徒講學德誼日見其精深修已閉門鄉閭不言而表

正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吳悌沉毅之資超邁之識
才通世務而作用足以濟時行法古人而風節自堪
範俗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陳炳潔白持身憂勤學
道蓬門却掃卓有古人之風甘旨承歡不以官爵為
貴原任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裘衍學識精深行誼端
謹員機妙用而處變不失其常小心籌思而論事必
究其用原任浙江嘉興府知府郭應奎存心真實守
已清修為郡有去後之思循良惠政歸田無分外之
慕道義高風此數臣者皆所謂敦忠愛而勵修持者

也非 皇上長養成就何以有是內如李遂見該南
京九卿衙門交薦堪備提督軍務之任鄒守益羅洪
先屢經撫按衙門交薦堪備儒臣講讀之官此三臣
者尤繫天下之望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將李
遂等亟賜擢用魏元弼等均賜甄錄則彙征之吉野
無遺賢其振作感動之機當益不可限量士類幸甚
世道幸甚

卷之八終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九

奏疏

題謝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談本部會題照得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陳儒近談吏部題節奉

聖旨著回京別用負缺便推堪任的來看欽此欽遵

晉江蔡克廉道鄉著



會推得原任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回籍聽用鮑象賢
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蔡克廉俱堪任題奉
聖旨蔡克廉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
撫鳳陽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
於本月十一日奉到 勅諭一道當即望 闕叩頭
祇領欽遵星夜兼程前來於本月二十三日與原任
右都御史陳儒交代接管外伏念臣章句腐儒駑駘
下質一從弱冠即依 日月之光兩厠中臺未効涓

埃之報比蒙 聖明特簡拔擢非常俾漕輓之攸司
仍拊循之是寄 帝鄉四郡表裏徐揚 京儲萬艘
襟喉水陸欲使兵食俱足必其文武全才臣愚何人
可以堪此恭惟

皇上 道合重玄 恩敷九有 堯仁舜哲既知人
而又愛人 乾始坤成有容物而無棄物如臣均霑
洪造獨切冰兢 用自 淵衷斯識撫臣之異數名
超 廷擬實荷 君父之殊知臣敢不勉竭孤忠祇
承 德意願鞠躬而報 主曾矢心以告 天犬馬

何能庶幾轉輸之不匱夙夜匪懈惟幸境宇之無虞
伏願 帝德廣運 聖祚隆長 有開必先邁周家
之豐鎬 無思不服陋唐室之江淮奠 壽域於八
荒 永保海晏河清之盛輦 皇圖於萬世遠紹
祖功 宗德之休臣下情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
營之至

題僨運糧儲疏

題為僨運糧儲事案照先准戶部咨為地方事內開
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叅將通年俱在八月以裏赴京

會議漕運事情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在卷除欽遵
外今照嘉靖三十五年糧運過淮已畢臣會同提督
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南京右軍都督府署都
督僉事方恩議照漕政之設歷年既久規畫精詳法
例明備臣等遵循之不暇何容加議惟叅之時事實
之輿情中間不無損益臣等未敢循默謹條捌事上
塵 睿覽乞 勅諫部再加會議覆 請 宸斷早
賜施行漕政幸甚臣等幸甚緣係僨運糧儲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專差舍人邵沂齎捧謹題請

音

計開漕運應議事件

一專責成以重漕儲竊惟漕運上供 國儲六軍
萬姓仰給於此不為不急且重矣節年議單成規
事無大小俱有期限夫何人情玩愒慢令愆期日
甚一日如造船軍民料價例諉九月完給今則有
次年三月全未給者徵糧例諉十二月完足今則
有次年五月缺糧交兌者輕齎例諉隨糧北上今
則有糧已到張家灣無銀起剥者行糧例諉水次

給軍今則有船已到張家灣官旗尚在州縣坐守
者月糧例諉按月關支今則有終歲未支顆粒者
以上數事有一愆期已足以病漕而况事事皆然
比比而是交兌已違過淮之期過淮已違完納之
期其欲糧運無誤得乎夫違限叅問之法未嘗不
行而法紀不振何也法嚴於運官而不嚴於有司
職掌雖在責任未專且各官多屬隔省意謂漕司
無與舉劾傲畏不存料理不豫此亦人情耳查得
各布政司有管糧叅政叅議直隸各府有管糧同

知通判職掌本明事權不雜前項數件莫非錢糧
皆管糧官職業所當自盡者且於漕司體統相關
尤切伏望

皇上軫念 國計乞 勅吏戶貳部將一切漕務責
成司府管糧官專管不得以他務推辭仍要隔年
豫為料理一一如期完足先於該年九月以裏將
各該掌印管糧官職名開報漕司容臣查考完報
遲速及分數多寡甄別賢否據實舉劾如有遲誤
比照船糧不到水次事例一體住俸降級其州縣

管糧州判縣丞等官例不舉劾者容臣提取問罪
如此庶責成既專事體亦重管糧大小衙門人人
思舉其職其於漕司之政不患不修矣

一寓操練以振威武竊惟漕運所司浙江等一十
三總分隸一百三十衛所歲輸糧四百萬石共該
旗軍一十二萬有奇糧以兵運非獨專供操舟之
役蓋寓意深遠矣使十二萬之衆皆人人驍勇堅
甲而利兵豈惟運道牽輓不難即四方緩急更何
虞乎承平日久武備廢弛遂立法初意於是兵

糧分為兩事操戈者無與於執舟之人官軍習為
因循忘其利害而且以老弱不堪之徒抵數甚至
一船僅僅三四人而絕無一弓一矢之備不知有
糧無兵何以為衛四百萬檐負之重豈細故哉頃
者倭夷犯境焚燒船糧軍非不多而相率望風奔
潰無他訓練未加而威武不振也往年總督軍門
題請特差都督周于德募兵一千五百名今年
兵部題請又行漕運叅將王延鶴募兵一千五
百名俱為防護糧運夫以十二萬之兵不足恃而

更募一千五百人以為兵豈得已哉臣是以究極
本末申明設漕初意如蒙乞勅戶兵貳部查議
凡運糧衛所係南京所屬者行南京兵部專委主
事一員係各布政司并直隸所屬者行各該撫按
責成都布按三司并府州衛所各清軍官自今運
回為始將原額運軍逐一清選壯勇者存留老弱
不堪者革退與事故缺少者多方選補務足原額
選定之後令其各執一藝或槍刀或弓矢或火器
各擇教師而教之備造選過年貌認過武藝文冊

并掌印清軍官職名豫送漕司案候其領運指揮
千百戶即係諸軍之將領尤在得人今正當考察
之年必須精選謀勇出衆者管領運事乘此冬春
之交運務未興就令各領所部時時習練務使一
藝有成然後上運沿途所在灣泊閒暇許於曠闊
地面各官統率連幫旗軍合陣操演把總時時督
察之合用器械每軍各另豫支月糧銀三錢一船
朋辦鐵刀二把鐵槍二根手銃二把火藥拾斤弓
四張箭一百二十枝并短刀短棍拾餘件舉號銅

鑼小旗各一面務要件件鋒利人人分執以就精
每船一幫仍置旗幟金鼓響器以為軍中進止號
令准動在運十分之三輕齎等銀給辦各將置辦
軍器分執武藝開造件數姓名文冊一呈監兌主
事聽於水次查驗操演一呈漕運叅將聽於瓜儀
地方查驗操演一呈漕司候糧船到淮臣等查驗
操演以行賞罰其不過淮者委官閱視以軍之強
弱為掌印清軍官之賢否兵強數足容臣獎薦如
其不堪不足容臣論劾以十分為率一分者住俸

三箇月二分者住俸半年三分以上者比照三月
終船糧不到水次事例降級若習藝不精與置器
不利俱責在領運官一體比照前例施行如此則
輓運之中即寓操練船舶皆兵人人可恃一時屯
聚聯絡之勢威聲振於千里而緩急捍禦保障之
功可稱精兵一十二萬矣

一處軍糧以蘇貧困據山東把總運糧指揮使馬
乾呈本總運軍養贍月糧有司欠缺多年查得濟
寧衛坐濟寧州平山東昌二衛俱在東昌府任城

衛坐兗州府東平州坐東平州濮州所坐濮州各
該有司倉庫關支每歲有得一二箇月者或全無
者屢年積欠五六十箇月各軍失望逃移不免責
併見軍包運其修艫船隻置辦什物舊規應動餘
料銀兩今月糧既無關給料銀何從坐扣且造船
缺料俱是賒借却將行糧加利折筭扣還行糧用
盡未免蠶食大糧臨倉掛欠軍逃官累運政大廢
良由以也乞行各該有司查儘見在倉庫銀米補
給救濟以後月糧比照臨清衛事體銓註臨清監

督糧儲戶部分司管理行令各衛所造冊呈送本
司嚴行催督收放如有拖欠便於提究呈乞議處
等因到臣查得議單內一款嚴處軍糧以速起運
自嘉靖十七年為始通行各該撫按官嚴督司府
州縣今後運軍月糧先將應徵存留糧斛依期徵
給如徵不及或災傷停免聽將在庫別項錢糧豫
行通融處給不許刁蹬留難致令家口失所如違
聽各該撫按并漕運等衙門將經該官吏俱照遲
糧事例叅究等因節經通行遵照去後今據前因

為照運軍身任牽輓之役艱苦萬狀所賴以餬口
者升斗月糧而已今天下軍糧不給而山東尤甚
其仰事俯育之資固未遑恤而修船什物及扣料
造船雇船裝運公家之費亦多將安取給困累既
深逃亡日衆此豈運軍者之罪哉據呈要通行臨
清戶部分司催督亦甚不得已之計但府州遠近
不一分司事體難行相應酌處合無行山東巡撫
衙門督行布政司分守及管糧官即將濟寧等六
衛所運軍未支月糧逐一查究因何不行及時支

給除年久掛欠者姑候陸續處補先將嘉靖三十四年三十五年所欠之數一面將倉庫別項堪動錢糧儘數補給自嘉靖三十六年為始俱責成布政司分守及管糧官用心督催設法措處務要按月關支應該扣料者照例扣解如或仍前怠忽措置不前致妨糧運許各該官軍呈告漕司分別負欠多寡比照船糧不到水次事例叅劾住俸降級仍通行各該司府一體遵照施行如此庶督責既嚴軍糧不缺貧困稍蘇而逃亡可免矣

一足軍額以充輓輸據山東把總運糧指揮使馬乾呈漕運淺船全賴軍力輓駕軍逃既多不補載重何以驅行查得本總所屬衛所原額運糧旗軍七千七百餘名見在不過五千一百餘名逃故已有二千六百餘名濟寧衛原軍二千三百一十六名見在八百一十餘名逃故一千五百餘名任城衛原軍六百名見在一百九十餘名逃故四百餘名平山衛原軍一千一百六名見在八百九十餘名逃故二百一十餘名東昌衛原軍五百八名見

在三百六十餘名逃故一百四十餘名東平所原
軍三百一十五名見在二百二十餘名逃故九十
餘名濮州所原軍二百五十五名見在一百九十
餘名逃故六十餘名臨清衛原軍二千六百六十
五名見在二千三百三十餘名逃故三百三十餘
名遶年全運每船見在不過六七名或四五名甚
至二三名者負累見軍雇人包運富者成貧貧者
繼逃各諛掌印管伍等官軍逃既不撥補且復擅
將運軍賄改別差濟寧任城二衛尤甚呈乞議處

等因到臣查得漕例每船用軍十名每軍運糧三
十石七斗二合糧有定數軍有定名今處處運軍
皆損舊額而山東為甚徃徃以一人代運二三人
之糧負載不已重乎而修船什物又俱責之見在
者之身百端困累其何以堪年復一年如之何而
不貧且逃也節查議單法極詳備漕司非不時時
嚴行而各諛衛所率為文具止將老幼詭名抵塞
何者委任未專而糾察不信也合無備行山東巡
撫衙門專任布按二司清軍官親詣各衛所將前

缺少運軍計其指揮千百戶各負下名數先將俸糧住支一面查弔戶口文冊即將各項雜差及各官戶下并寄籍各舍餘或屯軍戶內餘丁并佃田軍餘儘其精壯人丁俱准通融撥補本所不敷同衛撥補本衛不敷本總衛所撥補悉聽從宜區處務令足額方許開俸仍通行各諛司府一體着實僉補施行每年於九月以裏先將各掌印清軍官職名開報候糧運之日漕司稽查運軍有無足額是否精壯軍丁將各司府清軍及都司掌印等官

分別賢否通行舉劾如有不足比照京操官軍諛班不到分數事例降級其各諛衛所等官敢有仍蹈故轍虛規詭名及受屬改差等弊並聽把總具呈漕司叅提問擬枉法贓罪如此庶僉補既嚴糾察亦密軍額自充而輓運不乏矣

一嚴扣料以資脩據江南直隸下江把總運糧署指揮使時兩呈照得漕運糧斛遇有災免軍得減存每軍歲辦料銀二兩四錢專備修補運船之用此乃歷歲成規今查江北南京江浙等總衛所

俱遵嘉靖十年工部題 准事例統將各軍月糧
扣抵料銀解寄淮庫遇有修造船隻呈請動支是
以船得及時修補糧無運納愆期今下江所屬獨
鎮江一衛嘉興一所遵例扣抵其蘇州太倉鎮海
金山松江五衛所連年減存旗軍數多計糞料銀
不下二三萬兩掌印官負罔遵前例放糧之期通
不查扣故縱旗軍一槩盜支是以料銀積累拖欠
船隻修艫缺少糧運稽遲實由於此此項錢糧緣
未開載議單官軍視為故事呈乞議處等因到臣

案查先詠工部咨為議處休息船料以便糧運事
內開自嘉靖十年為始通行各詠巡撫官嚴督司
府衛所各詠掌印官查將各總衛所減存運軍每
名歲辦料銀二兩四錢就於詠年月糧銀內扣抵
軍免追呼之擾料無拖欠之弊年終巡撫官將扣
過料銀數目造冊 奏繳等因題奉 欽依通行
欽遵外今蘇州太倉鎮海金山松江五衛所各掌
印官故違明例縱軍盜支虧損料銀廢壞漕政深
屬可惡除查明另行外合無備行江南巡撫衙門

嚴督直隸蘇松等府并蘇州太倉鎮海金山松江
五衛所各掌印官將嘉靖三十四年以前年分旗
軍拖欠料銀逐一照數將糧扣抵如已盜支即時
立限徵還解報仍將經手各掌印官叅提問罪以
後務令遵例按月扣封寄收府庫依期解淮聽給
修艚若有仍前縱軍盜支聽諛把總官指名叅呈
漕司提問枉法贓罪革去管軍管事以為玩法不
職之戒仍通行別總衛所一體遵照施行載入議
單永為遵守如此庶法例嚴明扣解充足其於修

艚之資為不誤矣

一假提調以濟工廠據浙江造船廠把總指揮龔
事鞏洋呈本廠原設浙江杭州府地方內多姦弊
茲改儀真一則避倭寇之擾一則就木植之近密
邇漕司且便查考誠為有益但料價出自府衛類
解則在布政司領造則有官旗打造必須諳曉浙
匠相去一二千里支取錢糧催拘旗船柁緣職卑
權輕各諛所司視為故事每每稽遲掣肘合無比
照淮安清江廠事體行令儀真工部管閘分司帶

管提調則上下相安諸事舉呈乞議處等因到
臣查得浙江總杭州前等一十三衛所原設淺船
二千三十九隻俱用松木五年一造每年諛四百
餘隻先年於杭州設廠團造委指揮一員把總其
事仍行工部抽分主事帶管近年以來訪得彼處
商匠勢豪射利虧官徃徃造不如法限未及期船
多損壞祇緣遠隔漕司不便捷察已諛漕司議擬
戶部題覆自嘉靖三十四年為始將浙江廠把總
官改於儀真駐劄團造仍於杭州前等一十三衛

所各取能幹千百戶一員在廠管造查收底船關
領料價收買木植把總官提調關防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通行欽遵訖今據前因為照諛廠
從浙江改設儀真一時宿弊固已悉除但付之把
總督理其間出納錢糧勾攝人匠文移徃復俱與
有司相干縱有憂公之心難免掣肘之患儀真管
閘南京工部主事止理閘座政務頗簡就便無管
事體相宜合無備行南京工部轉行儀真管閘主
事不妨原務帶管提調浙總漕船比照清江廠事

例協併把總催料督工務使依期完造仍許稽查
錢糧禁革姦弊如此庶提調得宜工廠有濟其於
改創之意為盡善矣

一復月糧以供船料據南京把總運糧指揮僉事
孫棟顧承勳呈稱南京各衛運軍先年減存辦料
不分正軍餘丁每名各關月糧一石歲辦料銀二
兩四錢徵收在官聽給修造船隻支用法極完美
自嘉靖三年南京戶部議減各軍月糧正軍月止
七斗餘丁月止五斗俱免辦料以致運船缺銀修

船各軍借補負累貧窮逃竄嘉靖十二年間詎漕
司議擬題 准將南京各衛減存正軍月支七斗
者歲辦料銀一兩二錢餘丁月支五斗者歲辦料
銀九錢湊給修船應用稍得資助又被該衛所掌
印等官將事故運軍違例不補或將詭名報作辦
料之數有名無實近運全糧減存軍餘數少修造
船料官軍實無所措呈乞議處等因到臣議照漕
運各總衛所減存運軍不分正餘俱月支本色糧
八斗折色二斗歲辦料銀二兩四錢貯庫聽支修

造船隻公私稱便惟獨南京二總月糧減支料銀亦遂減辦以致修船之費不敷委難措處夫減支糧米固為節省至計今計南京三十四衛歲約減支不過千名月省糧米四百餘石耳漕輸之供六軍萬姓其利何止於四百石乃為瑣瑣減支之故致誤漕船竊恐節省無幾而虧損者多矣豈善為國儲深長思哉合無議行南京戶兵二部除各營操備守門等差軍餘不過在家應役月糧照舊外其各衛減存運軍自嘉靖三十六年為始仍照先

年事例不分正餘全支本色月糧一石悉依別總事體每名歲辦料銀一兩四錢就將月糧扣抵掌印官依期具數連銀解赴漕司驗發淮安府貯庫聽備修造船隻支用如此庶年例不缺船料自供而於運軍無復負累之苦矣

一省水脚以益運軍據南京把總運糧指揮僉事孫棟呈稱南京江北等總衛所淺船例不下壩泆兌江浙應天蘇松等府糧米俱係有司崔覓江船每正糧一石議給船戶水脚米七升裝至瓜儀交

卸當時立法槩論船脚七升未較程途遠近且如江西水次去儀千五百里浙江水次亦有千里蘇松安寧池太等府程途頗遠惟應天府屬八縣為近內如高淳溧水溧陽道路偏僻經涉山河湖蕩七升脚米亦不為過其江寧上元經由大江而下去儀不過百里而江浦六合亦止七八十里至如句容水次在龍潭地方去儀三十餘里耳槩給水脚七升船戶之利太多因其有利徃徃用賄營謀趨投裝載殊非事體查得鎮江府丹徒縣糧米止

給與船戶水脚三升其餘水脚四升存省在運貼補修船過壩之費呈乞比照議處等因到臣為照脚價多寡因地遠近此恒理也千百十里地既不同七升米價豈容一律查得江北 中都留守司三總領兌蘇松等府糧米每石有司例加過江脚米一斗三升內止用七升雇船過江其餘六升存省給軍過壩修船亦係舊規今江寧等五縣既去儀真水程不遠槩給脚米七升委屬太濫合無自嘉靖三十六年為始量照鎮江丹徒事體行令各

縣每石給與船戶三升五合扣存三升五合兌與
運軍為過壩修船之用如此庶多寡適均損益得
宜其於運軍庶幾萬一之助矣

題造樓船以固海防疏

題為懇乞 天恩亟 賜錢糧造樓船以固海防事
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馬慎呈奉前任總督漕
運無巡撫右都御史陳儒劄付准提督軍務太子太
保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趙文華咨行據揚州府
呈稱倭夷連年入寇由海而來今於江海一帶置設

舟師上下聯屬處處有兵誠守險之要道禦夷之上
策也查得本府境內若儀真則青山舊江口何家港
江都則花園港瓜州鎮霍家橋薔薇港黃港泰興則
周家橋李家港過船港黃家港新河口曹莊埠如皋
則天生港通州則豎河港狼山等處俱為江防要害
似應置設江船自狼山而下若海門則徐梢港大河
口及呂四場廖角嘴入海迤北則掘港拼茶等五寨
俱為海防要害似應置設海船至於焦山據江中流
為京口瓜洲門戶亦應與鎮江共設江船可以策應

留都大約計造江防巡船六十隻每隻計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一萬五千兩海防福船五隻每隻計銀三百兩共銀一千五百兩召募本地水兵三千名每名安家銀三兩共銀九千兩等因到道為照江海浩蕩險要頗多諛府原議造船六十五隻恐不足用合添造二號三號福船共貳拾隻每隻計銀三百兩共銀六千兩巡船六十隻每隻計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一萬五千兩先令淮揚二府於見貯庫銀內借支以濟急用仍乞議處 請發錢糧接濟等因具呈到臣又

據淮安府申稱連年倭寇為患俱由江海出沒俟其登岸焚劫而後募兵剿除地方已受荼毒之慘今蒙沿江沿海徧設舟師上下聯絡一勞永逸地方至幸且本府切近海濱黃河淮河合流入海僅足三四百里海潮日至沿海州縣通賊要衢由洋麻港可入鹽城由射洋湖口可入山陽之廟灣由東海所可入海州贛榆由海口可入雲梯關一日夜之力可薄淮城禮字壩西湖莆即與瓜洲相等且揚州或可江海併防而淮安則海洋無際萬一江南戒嚴彼寇順風乘

潮朝夕可至審據沿海駕船人役執稱船出海行
使甚便合造海船六十隻每隻計銀二百五十兩
共銀一萬五千兩召募本地水兵三千名每名安家
銀三兩共銀九千兩本府庫無堪動錢糧乞為議處
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准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工部
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趙文華咨為軍務事內稱原議
雇募下海雙桅沙船六十隻官府處置失宜船隻無
從雇募咨煩督同海防道及淮安揚州常州鎮江四
府詳議海防江防船隻式樣委官打造仍預召募水

兵水手乘駕演習等因准此又查得先准兵部咨訪
本部等衙門會題議得通泰等處頻年亦遭倭患訪
得淮揚多有漁鹽之利民竈雜居捕販為業習學武
藝慣使鎗標若行召募可得精勇三千名就近雇覓
下海雙桅沙船可得六十隻以一千名於通泰駐泊
與福山把總相為掎角抗扼狼山以一千名於呂四
江家場駐泊拒賊登岸以一千名出哨松江洋與臨
山哨船會合益張聲勢俱屬淮揚海防副使通泰叅
將管領撫操官查覈但召募工食均宜從厚非揚州

一府所能供贍合聽撫操都御史各巡按御史會議
題 請定出何項徵貯揚州府庫以時支給等因准
此諛都御史陳儒看得造船募兵防倭急務若候查
議至日題 請誠恐緩不及事相應從權借支銀兩
亟為打造隨行淮揚二府於庫貯銀內借支一萬二
千兩行委同知等官唐維等見在瓜儀打造江防巡
船又借支銀三千五百兩另委知州等官王賓等前
去沿海召募水兵及照前項打造江防海防船六十
隻內江南常鎮二府諛造三十隻江北諛造三十隻

咨行巡撫應天等府都御史張景賢處續准回咨內
稱卷查打造福船已經委官前去福建打造二號三
號共二百隻除候至日分撥三十隻前來協同防守
等因在卷諛臣接管又准尚書趙文華咨為海防事
諛鎮守浙直總兵官俞大猷呈前事內開江北海防
應造大福船六十隻相應即速差官前往福建及時
倩造及募水兵每船七十名就在福建雇募四十名
駕船前來再於淮揚本地選募三十名應用等因准
此查得福船每隻銀三百兩共諛銀一萬八千兩福

建募兵二千名每名銀四兩共諛銀八千兩臣等因
恐工料不敷合先量造五十隻即行揚州府借支銀
一萬五千兩差官前往福建產木地方打造又借支
銀八千兩就彼募兵駕船前來以備明春防倭急用
臣會同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高捷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伯朋邵惟中看得防
倭之策必以防海為先俟其登陸而後攻之則已遲
矣而防海之具非樓船不可江南地方已造福船二
百隻則江北造船亦在所不可緩者若依各府原議

諛造巡船海船船一百八十隻福船八十五隻召募
水兵一萬二百名一時錢糧用費浩繁臣等已斟酌
籌議先造福船五十隻巡船三十隻海船船三十隻
止募水兵八千名分布揚州府如瓜儀通泰海門等
處淮安府如海州鹽城雲梯關廟灣等處各把截防
禦大約造船之費尚諛銀三萬兩召募水兵之費尚
諛銀二萬六千兩二項通共銀五萬六千兩目前所
費似亦不貲然而一勞永逸其為江海未然之防誠
有不可復省者矣但查在庫並無堪動錢糧無從區

處不得已冒昧陳懇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淮揚江海為留都門戶且為漕運襟喉重地 勅下戶部再加詳議將前造船合用工料及召募水兵銀兩或於兩淮運司餘鹽或於淮揚各鈔關船料銀內照數動支解發淮揚二府貯庫聽臣等支給委官作速造船募兵以防春迅事完備查明白造冊 奏繳尚有未造船一百五十五隻姑候次第酌量另為題 請補造 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題復舊規以便應付疏

題為乞復舊規以便應付事據整飭徐州等處兵備副使于德昌呈據直隸淮安府呈諉前任知府蔡揚金看得古城驛併入桃源縣直河新安二驛併入邳州蓋因各驛居在腰站往往失誤應付以故併入州縣有所統制立法未為不善但州縣地方遠近不同人夫替換為難且如使客北來者自徐州彭城驛撥夫舊至房村驛而止今越房村而新安皆不應付直移至邳州計程三站又自邳州撥夫舊至直河驛而止今移至宿遷縣又自宿遷縣撥夫舊至古城驛而

止今移至桃源縣俱各越送二站人情事體俱為不便南來者亦如之又據直隸徐州市申談知州胡麟查得舊規沛縣泗亭驛撥夫至夾溝驛而止今移至徐州越送二站程途不均工食倍費一遇風淺人夫逾旬不返通屬未便欲乞照舊等因各申呈到道為照驛程計站應付此通行常規今各驛人夫送過二三站方得更換既已勞逸不均且公差使客行過二三期方得應付中間錄廩夫馬之供亦恒有匱缺之患况各驛先年為姦棍徒已經拿問革退視昔併附之

時大不相侔似應照舊為長等因具呈到臣據此案照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內准兵部咨為議處驛傳以革宿弊事諫前任巡撫都御史鄭 巡按御史莫如士各題要將桃源縣所屬古城驛邳州所屬直河新安二驛徐州所屬房村夾溝二驛各官吏隨帶印信移入各州縣聽候公差人負往來到彼抄關應付廩糧過關夫船等項其兩驛併在一州縣者仍照驛分計程筭給等因諫兵部覆議依擬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吳伯朋崔棟議照郵驛之設所以供應
賓旅然非奉使人負緊急公務者不得馳驛故先
年建置之意必酌量地里適中之處計程一站則創
一驛非惟職司有所專且均勞逸勤接代欲使行者
易趨而夫力不困也古城直河新安房村夾溝五驛
設置已久近年因棍徒包攬為姦應付耽延以故議
將各驛官吏隨帶印信移入州縣俾有司便於約束
一時革姦弊以通賓旅用意不為不美今據淮徐二
府州各稱移驛以來越送程站人夫走遞之艱難使

客廩力之匱缺今之不便視昔尤倍且驛之官吏不
居驛舍而併入於有司揆諸政體亦為非宜况前棍
徒近已嚴禁問革若使各諛有司肯加之意則所以
剔弊戒頑何令之不可行何遠之不可至豈必移置
官吏於州縣耳目之前而後為無弊也既諛兵備副
使于德昌再議僉同委應復舊如蒙乞勅諛部再
加詳議合無將古城直河新安房村夾溝五驛照舊
發回原設衙門應付則既不失建置之初意而於人
情事體始終無議矣

題乞預處糧餉疏

題為懇乞 天恩預處糧餉以安地方事據揚州府申稱設兵所以禦侮足食所以養兵故兵食相須古今通誼有兵無食則無以固結其心欲求有兵不可得也各該衛所官軍例有月糧緣承平日久官軍掣補京操運糧等項以致武備廢弛衛兵不足方議召募而召募供億之費原無額設錢糧自倭寇侵擾以來各處調集軍兵召募驍勇動以萬計其應用錢糧俱出臨時申請權宜措處終非可久之道近雖有提

編均徭銀兩不過一年而止向來調兵動支將盡雖有軍餉銀五萬一千有餘目下召募兵勇操練僅可供工食賞賚之用且如近日議設叅將一員募兵三千專守揚州又募水兵三千分布江洋防守又通州叅將部兵一千本府城操驍勇八百通計不下八千餘人大約每名每日糧銀四分則一歲之費諛銀一十二萬兩而統兵叅將指揮等官糧廩并臨時犒賞動調客兵支費俱不與焉夫費用莫此之多及今若不預為區處則將來有事未免臨時告乏且恐文移

往來緩不及事及查本府每年額運兩京并起運錢糧鳳陽倉秋糧米五萬四千石該折銀三萬二千四百兩亳州倉夏稅小麥三百九石該折銀一百二十三兩零京庫馬草二十萬包該折銀六千兩南京戶部定場馬草一十一萬七千八十包該折銀二千一百七兩零南京光祿寺細稻草一萬包該折銀二百四十兩解京富戶銀一百兩外水脚銀十兩鹽鈔銀大約每年該銀一千四百六十五兩零以上通共銀四萬二千四百餘兩俱可截留貯府以為供給兵勇

之費其不足之數仍乞通融議處或行廬鳳等府州將事例稅契等銀及起京銀兩通行存留解發過府協濟或 奏留兩淮運司餘鹽銀兩大約每歲足一十五萬之數以給軍餉候事寧停止等因到臣又據淮安府申稱照得本府切近海濱倭寇乘風旦夕可至往歲突入鹽城海州清河等處流劫已為明鑑募兵養兵實為今日第一急務查得本府在庫提編均徭并截留軍餉銀共二萬七千餘兩先此調兵費用將盡止有截留饒州所并荊州右衛運到漕糧共四

萬九千九百餘石不敷支用又慮明春動調兵馬一應糧料犒賞支費不繼合無俯念地方民窮財盡時勢艱危准將本府所屬州縣免改糧米一十萬四千餘石每歲截留五萬石或照上年事例於江南總運漕糧截留五萬石或留兩淮運司餘鹽鳳陽折糧淮揚鈔關船料歲議扣留十數萬兩以備軍餉支用等因到臣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伯朋看得倭寇流劫江南漸侵江北往年止於通州海門今年深入瓜揚邵伯等處夫江北地方陵寢運道所關視

之江南郡邑尤重而江北土地之荒涼人民之貧困糧餉之缺乏府庫之空虛欲求如江南財賦之盛又遠不可及矣今雖仰賴天威剿滅無遺然而思患預防之道不可不講臣嘗斟酌江海要害將為來年春夏備禦之計大約調遣召募之數必得精兵五萬人庶幾足用兵行糧隨此不可一日缺者每名每日給口糧銀四分約以六箇月計之諛銀三拾六萬兩將領官負約用一百員每員每日支廩糧二錢約以六箇月計之諛銀三千六百兩前項官兵共諛銀三

十六萬三千六百兩中間犒賞及平時操練與夫安家賞功之費尚不在此數所撥揚州淮安二府要將前項銀兩存留以備軍餉一節殊非得已及查江南蘇松等府已諛撫按衙門具題要將起運銀兩借留五十萬仍派江西湖廣等八省每省銀五萬兩協濟備用今江北財賦既遠不及江南又無他處協濟銀兩非賴存留將何所措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江北祖宗根本及漕運重地乞勅戶部再加詳議大破常格將揚州府額運兩京并起運

鳳陽等倉折糧折草銀共四萬二千四百餘兩通行存留廬鳳等府州事例稅契等銀及一應起京錢糧量行存留將淮安府兌改或江南總運漕糧截留五萬石并借留運司餘鹽鳳陽折糧淮揚鈔關船料通共務足三十六萬三千六百兩之數以備明春官兵糧餉之用事寧之日若有剩餘一一解部以濟京邊仍聽臣等稽查出納明白造冊奏繳庶幾兵食俱足防禦有資而江海緩急之間可無患矣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題欽奉勅諭疏

題為欽奉 勅諭事查得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奉 勅南直隸鳳陽等處巡撫官近諛兵部題稱各處京操班軍往往缺少數多中間送問罰操等項法例雖嚴但人心玩愒積久因循要行責成各諛巡撫官嚴限催督以祛夙弊相應依擬今特命爾不妨巡撫每年行委兵備諛道會同都司官預先親歷各諛衛所督責各掌印官將原額班軍務要揀選年力精壯者一一齊足籍記花名年貌備造文冊并給批

文交與劄付官赴爾并巡按衙門掛號驗發領班都司刺日一齊起程不許仍前分頭分次撥名色以滋影射爾等將督發官軍數目日期具本奏報仍備造文冊送部以候到日查驗春班定以四月朔上班缺少軍人俱以十分為率衛所掌印官二分以上問罪住俸四分以上解京問罪降級六分以上問罪降級調發邊衛都司掌印官四分以上叅問住俸六分以上解京問罪降級調衛如都司衛所照數齊發中途不到者領班都司并劄付官一照前例施行間有賣

放賊多者照律例問擬其不到軍數責令各領班官
及諛道兵備照數追補限三箇月鎖解赴部查照問
刑條例罰班及祭各邊衛罰班扣筭問罪送回本部
施行爾為大臣受茲委任尤宜盡心經畫務使宿弊
悉除班軍充足斯副委託毋或徒事虛文無益實用
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欽此本年十一月十七
日准兵部咨為請復 祖宗舊制班軍照舊分班入
衛以固根本事諛提督京營戎務平江伯陳圭等題
諛本部議擬合候 命下備行 中都各撫按衙門

斷自嘉靖三十三年為始春班仍令三月初上班八
月終放回秋班九月初上班次年二月終放回等因
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二
十五日又准兵部咨為懇乞 天恩存留班軍防守
倭夷守護 陵寢以固保障重地事內開 皇陵及
邳高郵東海西海等五衛所春秋兩班官軍俱准暫
留彼處防護 陵寢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
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徐州兵備副使于德昌潁州
兵備僉事許嶽各呈稱會同 中都留守司官將所

屬衛所嘉靖三十五年分秋班官軍督補完足給發
批冊與劄付官於六等月日期不等齎執陸續赴臣
衙門掛號隨即督發交付領班都司依期起程去訖
及將造到官軍年貌文冊咨送兵部查驗內有違誤
人負行各兵備官查叅另行外緣係欽奉 勅諭事
理為此今將督發過撫屬衛所秋班官軍起程月日
開坐具本專差舍人張衡齎捧謹具題 知

題乞存留班軍以安根本重地疏

題為懇乞 天恩存留班軍以保安根本重地事據

中都留守司呈稱鳳陽乃我

太祖高皇帝啓運肇基之地特設留守司統轄鳳陽
中等八衛一所官軍專為護守 皇陵 皇城 壽

春等王墳并五處高墻原無操運至永樂年間摘撥
官軍運糧正統年間因北虜深入暫借官軍赴京守
城遂分春秋兩班操備正德五等年流賊猖獗蒙撫
按衙門題 准將八衛一所京操官軍盡數存留後
因事寧仍取京操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內蒙巡按御
史吳伯朋見得倭寇侵犯瓜揚等處去鳳陽府不遠

陵寢所在關係匪輕將本司所屬八衛一所京操官軍仍要盡數存留守護具題該兵部覆奉 欽依止將 皇陵一衛官軍存留委實數少不足守護及查各衛所原額官軍內除陞調奉例住旬并逃故等項共計三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員名見在止有一萬七百三十八員名加之連年荒疫日漸逃故不足原額三分之一操運之數缺人盡將老稚餘丁官舍一槩撥補春去冬歸經年遠戍人少差重甚是艱苦再照河北之軍有操無運江南之衛有運無操鳳陽軍衛

既運且操額差不減人戶消乏根本之地豈宜若是呈乞議處等因又據泗州衛申稱嘉靖三十三年河南逆賊師尚詔流劫入境蒙巡按御史李逢時見得泗州地方 祖陵所在距城十餘里止有奉祀一員督率署戶防守人力單弱要將本衛所屬九所內摘出軍左等三所官軍免其雜差專令護衛 陵寢具題該兵部議行參酌定擬或止將軍左等三所或通令一衛九所存留專一護守 陵寢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轉行到衛除欽遵外為照今年倭犯瓜

揚逼近泗州甚為可慮但查三所護衛操丁不足三百名豈能濟事乞再將本衛六所京操軍餘二百名盡數存留併同槩衛九所官軍通行防守等因又據儀真揚州淮安大河四衛通州泰州興化鹽城四所申稱各地方濱臨江海連年倭寇侵犯各原額官軍除逃故并京操運糧經年在外止存城操屯種軍舍皆係操運棟剩老弱之人守城尚且不周將何截殺查得正德年間流賊犯境曾蒙奏留京操官軍防禦申乞比例暫留等因又據徐州宿州滁州壽州武平

歸德六安廬州潁川沂州拾衛汝寧潁上莒州三所申稱各地方雖不切近江海但倭寇連年侵犯江北節蒙撫按等衙門行令選調官軍截殺率多缺人應調申乞比例將各京操存留以備調遣等因各申到臣據此查得撫屬原有春秋兩班京操官軍共三十五衛所內除 皇陵邳州高郵東海西海五衛所近淮兵部咨諛巡按御史吳伯朋題諛本部覆奉 欽依准令存留免其赴京外其鳳陽中鳳陽右鳳陽留守中留守左長淮懷遠儀真揚州淮安大河徐州沂

州宿州廬州六安滁州壽州泗州歸德武平潁川二
十二衛洪塘通州泰州興化鹽城汝寧潁上莒州八
所俱各照舊赴京操備竊惟鳳泗乃 祖宗陵寢所
在江淮湖海無不相通且鳳陽四無城郭既無可恃
之險泗州雖有城池而單薄寡弱之甚護衛之兵數
又不多近年如流賊奔突五河倭寇侵犯揚州其去
鳳泗俱為不遠雖仰仗 天威剽滅掃蕩一時地方
幸獲無虞然原額城操官軍本甚乏人近日題 准
存留之數似猶太少鳳陽各衛俱為守護 陵寢而

設淮揚各衛盡係濱江沿海地方而徐滁宿潁等處
無一而非 南畿要害之地所為防禦保障之計皆
不可一日緩者以臣之愚必得盡將鳳陽中等三十
衛所春秋兩班官軍俱各存留內鳳陽中鳳陽右鳳
陽留守中留守左長淮懷遠七衛洪塘一所官軍併
皇陵衛原留官軍通行守護 皇陵泗州一衛九所
官軍通行守護 祖陵儀真揚州淮安大河通州泰
州興化鹽城八衛所官軍各添撥在於江海寨堡要
害防守徐州滁州宿州潁川六安沂州壽州歸德武

平廬州汝寧穎上莒州十三衛所官軍各於本處時
加團練以備不時調遣之用庶幾行伍既充緩急無
慮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 祖宗根本重地乞
勅諫部再加詳議大破常格自今年冬為始將前衛
所春秋兩班京操官軍候操滿回衛之日通准存留
在各地方常川操守候事寧之日照舊赴京操備如
此則陵寢奠安根本鞏固而地方生靈長有可恃之
兵自無不虞之患矣

題乞比例築城保障地方疏

題為懇乞 天恩比例築城保障地方事據直隸揚
州府申據寶應縣申抄蒙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工部
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趙文華批據本縣通學生負仲
元學等呈稱本縣舊有甌城一座先年遷廢基址猶
存承平日久未蒙再造近年倭寇侵擾邵伯地方其
去寶應不遠若不建城將何保障乞照泰興等三縣
瓜州一鎮築城事例俯賜修建等情蒙批行到縣依
蒙卷查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內諫本縣知縣廖言據
鄉官生負里老范峒等呈告前事具申合干上司各

批行府查議柰值本府所屬連建四城暫時停止今
倭寇既漸侵擾相應築城比該知縣廖言親履規畫
量得舊城基周圍八里四分四釐計長一千五百一
十九丈按舊志東南北三門三甕門三水關周圍九
里三十步今議減去甕城而添建西門并城堞角樓
窩舖水關各估計不等共該工料銀六萬七百七十
一兩九錢三分七釐二毫等因具申前任巡撫右都
御史陳儒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伯朋崔棟批府勘
議該本府知府石茂華親詣該縣又經帖委高郵州

知州趙河督同該縣新任知縣馬仲芳估勘工料銀
兩與前數相同查得嘉靖三十三年建築泰興等城
題請運司餘鹽銀四萬兩鳳陽府庫折糧銀三萬
兩解發本府又查得瓜州鎮城亦經題請截留本
府秋糧米銀并鳳廬二府協濟銀共一萬兩變賣句
城塘價銀一萬五千兩方得建造今府庫空虛並無
堪動銀兩合無比照泰興等縣築城事例速為題
請或鳳陽府倉折糧餘銀併運司餘鹽銀或截留各
府州解京銀兩湊用等因到臣又據淮安府申據鹽

城縣申本縣原有甃城一座周圍七里一百三十四步城牆垛頭通高二丈二尺城樓三座窩舖二十七座頽塌年久與無城同緣本縣逼近海濱屢年倭寇犯境不堪防守比諉本縣知縣俞耀會同千戶韓欽估計合用甃灰木植等料價銀一萬五千四十二兩六錢六分具申到府議照諉縣城池委甚頽塌但庫無堪動官銀合無比照揚州府修築泰興等縣并瓜州鎮城題請鳳陽倉糧并運司餘鹽銀兩及查海州先議申允估計修城用銀三千八百餘兩比因無

銀暫行停止今為目前防倭要緊似應一體題請給發銀兩庶不誤事等因到臣臣會同總督南直隸浙江福建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胡宗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高捷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伯朋崔棟邵惟中議照寶應縣南北咽喉淮揚門戶且漕輸必由之地所關甚重築城鑿池以為千萬年保障之利揆諸事體極為相應而海州鹽城亦皆濱臨大海防倭要害莫切於斯各諉城垣頽塌之甚不堪防守均宜修築既經揚州府勘估

工料銀六萬七百七十一兩九錢三分七釐二毫淮
安府勘估工料銀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二兩六錢六
分的係實費之數難復省減但查府庫空虛將欲取
之於民則瘠薄疲困之甚不堪徵求欲俟從容措處
積貯有餘而後舉事則恐來春防禦江海之計勢在
燃眉而百萬生靈所恃以為身家之安情如解倒臣
等待罪地方萬不得已冒昧陳懇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江北重地及 國計民命所關乞 勅諫
部再加查議從長計處大破常格准照臣等所議或

於兩淮運司餘鹽或於鳳陽府倉折糧餘銀或於各
府州縣解京錢糧或於淮安鈔關船料銀兩內通驛
截留湊用務足前項之數聽臣等分發淮揚二府及
早興工築修刻期完報事完備將用過錢糧數目造
冊 奏繳庶幾設險衛民一勞永逸其有裨於地方
不小矣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題比例責成任守疏

題為比例責成任守以保安地方事據和州申稱本
州切臨大江南京上游地方多事尤當預防查得先

年間洪惟我

成祖皇帝調發瀋陽右衛防禦和州蓋念本州原無額設衛所誠為長遠之慮但諛衛官負原係京衛而軍士亦在 留都操備並無一人在州如近年倭夷內犯本州所賴以守禦者止州官及民耳問諛衛之官則曰在京應卯問諛衛之軍則曰在京操備有事之時曲為推避有名無實不堪倚任申乞比照池河守備官軍事例合無題 請如遇有警亦許江北撫按督發防守庶幾緩急有恃等因到臣臣會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吳伯朋議照諛州枕江上流實為留都藩屏人民素稱脆弱武備亦漸廢弛雖蒙調發瀋陽右衛防禦然官軍俱隸京衛不屬臣等調度勢難督責是以地方有警輒爾規避誠有如諛州所申者隨查得池河守備官軍駐劄鳳陽地方專聽南京兵部節制嘉靖三十二年因師賊猖獗巡按御史李逢時題奉 欽依將前官軍如遇江北有警亦許江北撫按官調度今瀋陽右衛既稱守禦和州又非止如駐劄者比使州屬江北而諛衛不屬非特官軍生

事無從查究而政體叅錯自不可徑行矣則其有事之時視地方利害不相關涉若秦越人然亦何異哉如蒙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再加詳議合無比照池河守備事例將瀋陽右衛照舊隸屬南京兵部如遇江北地方有警亦許江北撫按官督發防守如有失事聽臣等叅究如例則法制相維而緩急有賴矣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題慶賀奏捷獻俘疏

奏為慶賀事近談提督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奏捷獻俘仰仗天威蕩平巨寇臣誠歡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聖治昭明九有普太和之化皇猷炳烈兩儀收大定之功王師出而有名國法被於無外恩霑動植喜溢宸區念蠢爾之狂夷敢湫然而犯順豺狼肆虐蜂蟻成屯遂觸怒乎雷霆終不容於天地破竹功成言殄連年之寇采徽化洽有聲六月之師載簡命乎廷臣式恭行乎國憲戈甲明霜行陣奮虹蜺之氣旌旗潤兩山川洗

鱗介之腥大空小醜之巢連折渠魁之首振旅而旋
先獻 南山之壽窮荒以往不揚東海之波茲蓋伏
遇我 皇上 大德 天通 玄機道合 威伸宇
宙福被華夷將士奉 廟謨之定咸鼓勇而先登
明神孚 帝禱之誠自顯靈而助順人人欣躍載聞
擊壤之歌處處歡傳共頌 舞干之績臣久塵臺院
承乏江淮竊祿徒慙念無功於尺寸懷 恩靡報實
倍喜於尋常伏願 四海永清 一人有慶 瑤圖
孔固昭八表之雍熙 寶籙延長迓萬年之福祉臣

無任瞻 天仰 聖歡躍慶戴之至

謝賜銀兩表裘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三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准
兵部咨為恭伏 玄威蕩平巨寇論敘功次事該提
督軍務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趙文華
題該本部議擬覆題內開臣前任巡撫江西協濟兵
糧節諛奉 欽依頒賞銀幣隨有舍人崔廣齋捧
欽賜銀拾兩紵絲一表裏到臣臣不勝感戴除即望
闕叩頭謝 恩外伏以 聖人在上自成救寧之功

臣子何能叨與 寵頒之典捧承知重被服增榮念
外島之裔夷擾中華於近歲偶緣鼠竊旋至鴟張遂
勤 一怒之加大 奏六師之捷廓清海寓靜偃風
塵是皆由我

皇上 覆載同仁 神明饗 德有為即順無感不
通在諸將躬行斧鉞實仰仗乎 玄威如愚臣遠協
兵糧曾何裨於 盛烈奉職有慙方虞罪罰撫身多
幸顧荷 恩章懷 內府之精繅襲 天機之瑞綵
綸音下渙靡遺邊幅之遐 寶命中宣論及錙銖之

細臣敢不盡心器使益堅百鍊之忠感 德裁成誓
竭寸長之報伏願 皇圖與山河而永固 聖壽齊
天地以無疆 化洽獻琛異域畢通乎貢篚 恩流
挾纊萬年長戴乎垂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欣躍
感戴之至

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十

晉江蔡克廉道卿著

奏疏

題借戰馬以便防禦倭寇疏

題為借撥戰馬以便防禦倭寇事據揚州府申照得本府近募陸兵三千名委官教練防倭有賴但本府地方平原較與江南不同利於用騎且倭奴徒跣裸體惟馬兵足以制勝而緩急探報亦須用馬欲行買馬二三百匹備用柰本地不產必遠赴山東河南等

處收買即今在庫軍餉匱誠別無堪動銀兩及查江
都縣備用種馬五百八十四匹似應於內借撥暫充
戰馬分發騎兵操演仍每日官給草料候事寧發回
等因到臣行間又據淮安府亦申相同為照江北養
馬不獨淮揚如廬鳳等府滁和等州在在有之此豈
欲勞民以為無益之供哉正以備一時緩急之用耳
防倭於江海必用樓船臣前已具本題 請矣至於
陸路防倭惟馬兵最為長技是戰馬亦不可少也此
地本不產馬收買既難而在庫又耗萬非得已之計

且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揆諸事體似亦可從及
查正德十四年間大軍南征亦曾借給時甚便之如
蒙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容臣於撫屬
各府州縣原養種馬內暫時借撥給發兵勇就在本
處教場操演有警聽調仍責令用心餽養候事寧發
回則不勞餘力不費遠求而兵威大振倭奴遠遜矣
臣幸甚地方幸甚

題遵例自陳不職疏

奏為遵例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事臣自嘉靖八年
荷蒙 聖恩收錄至今二十九年未効涓埃之報往
者為部署為提學執卷虛談曾無實用然責任頗輕
猶可優游養拙後歷布政使而陟操江都御史力小
任重一值海中之警昏昧周章由是待罪回籍自安
丘壑之分不意誤辱 聖明復 召江西巡撫此誠
天地父母再世之 恩犬馬捐軀未足為報而因循
瘵曠無復善狀茲且謬領漕輸之寄無理巡撫海防
江防百責攸萃夫責任愈重則報稱愈難况漕司常

全運之年地方承倭變之後非通敏強毅有才力者
不可而臣之知識迂陋學術淺踈雖欲強自鞭策然
將有顛仆不前之患是以舊運未回新船有缺閭閻
貧困府庫空虛政體隳頽文移積滯此皆臣不職之
罪也當茲考察之期竊惟諸臣之才力不堪罪狀尤
著者莫過於臣臣實內省自訟不敢妨賢路而誤
國計伏望

皇上俯察臣愚 特賜罷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克斯
任臣幸甚地方幸甚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題仰仗 天威擒斬倭寇疏

題為仰仗 天威擒斬倭寇事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馬慎呈案照本年四月初八日未時據掘港把總韓德禎報稱本月初六日戌時突有倭船壹隻來豐利塲地方燒燬竈丁房屋殺死民婦朱氏等因到道本道即時馬上差人調取揚州叅將王介部下山東兵陸百名通州叅將黑孟陽部下兵五百名通州各鹽塲竈勇五百名如臯縣兵三百名泰州兵五百名本道領兵官吉賢

部下精兵五百名及通行沿江沿海把截守把等官相機剿捕比諛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斯臧牌差百戶顧顏執牌督戰本道於本月十一日親領家丁箭手三百名督催各處兵勇追剿至大河南叢家壩圍困一夜至四更賊懼逃走追至林梓地方遇黑叅將兵交戰衆賊奔至白蒲河放火至陳秀才莊住歇被王叅將部下領兵指揮楚瀛等同衆兵攻圍一晝夜交戰數合各賊俱被箭傷閉門不出我兵用砲將門打毀將東西房屋燒燬至十三日五更衝陣又被衆

兵打退不出本道督催家丁馬由度等登屋毒打并
箭射死八九人賊潰圍逃走當時各兵斬獲首級三
十五顆追至三十里地方大雨如霏路滑沓渾人馬
難行追至趙家莊潛避衆兵圍困二更時分奔逃順
河港圍住至午連交數陣本道督催衆兵協力緊戰
數拾餘合敗走入江一時水陸夾攻又斬獲首級八
十八顆前後二日內叅將王介領兵指揮楚瀛部下
斬獲首級三十八顆奪回被虜人口四名叅將黑孟
陽領兵千戶王廷揚部下斬獲首級十一顆獲姦細

一名如臯縣領兵官巡捕主簿葉夢麟部下斬獲首
級二十五顆通州領兵官吏目余廷舜部下斬獲首
級四十顆本道義勇官王鼎斬獲首級二顆盤詰拏
獲一十一名蔣良陸里斬獲首級一顆義勇官吉賢
百戶龔相斬獲首級一顆通州耆民馬栢部下斬獲
首級二顆生擒真倭一名呂四場義勇官秦泮斬獲
首級一顆掘港千戶石如璧部下斬獲首級一顆黃
家港百戶吳承恩部下斬獲首級一顆共斬首級一
百二十三顆生擒真倭一名姦細一名盤詰拏獲一

十一名奪回被虜男子四名倭寇先鋒並無脫逃一人俱剿捕盡絕隨審生擒真倭供稱倭首三人喚名曹四王大本王大道本道收兵回至諷州駐劄次日赴教場內通行犒賞及將各部下官兵陣亡朱鉞等被傷徐奉等量行優恤等因到臣據此案查本年四月十一日先據海防兵備副使馬慎呈本月初八日據掘港把總韓德禎報有倭船一隻約賊一百數十餘人突在唐家滌港口豐利長沙地方殺人放火本道隨調官兵親統前去剿捕另報及將失事把總等

官韓德禎等候事寧另行查叅緣由前來臣一面馳赴揚州調度兵馬一面督發揚州叅將王介部下官兵一千名前去截殺仍牌差百戶于化龍執牌督戰具題間今據前因為照倭寇連年漂泊江海流劫蘇松嘉杭及通泰瓜揚等處地方為患已久仰荷天威蕩平之後由去秋至今春數月以來海不揚波各諷沿海沿江官兵亦頗盡心防禦茲者倭船一隻突到乃其入犯之先鋒即被官兵追捕擒斬首挫其銳一賊不遺此實仰仗 玄德 神功不疾而速誠

足以寒倭奴之膽而壯中原之氣矣但今風迅時月
出沒靡常恐其狼戾之性未銷而窺竊之意猶在將
來事勢尚未可知除嚴行沿江沿海兵備叅將守備
把總等官整棚兵船尤加防禦及將有功有罪人負
通候查勘明白另行具 奏外緣係仰仗 天威擒
斬倭寇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衡謹具題 知

題續報地方倭寇疏

題為續報地方倭寇事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馬慎呈稱前報掘港倭

船一隻約賊百數拾人已諗本道親統官兵剿捕盡
絕訖續據大河口備倭指揮王表呈報本月十三日
午時據哨兵曹保等報有倭船三隻停泊二洋港口
本日申時又據哨兵錢桐等報稱北海大漾港南江
東洲河又有倭船七隻共約倭一二十人三路會合
擁奔呂四便倉等處殺人放火看係接應掘港前船
倭寇除本道再督官兵堵剿等因又據通州申據呂
四場義勇唐梓等報稱本月十四日未時寇在民人
周枝等家燒劫官兵向前斬獲真正倭首一顆得獲

長柄彎刀壹把等因各報到臣又據分守通泰參將
革職充為事官黑孟陽及兩淮運司并通泰等州縣
各報相同據此案照先為仰仗 天威擒斬倭寇事
已將掘港把總韓德禎原報倭船一隻突入唐家滌
港口豐利長沙地方節被官兵共斬首級一百二十
三顆生擒真倭一名奸細一名盤詰拏獲一十一名
奪回被虜男子四名倭寇先鋒並無一人脫逃剿捕
盡絕緣由具本於四月十六日題 知訖今據前因
臣恐前賊乘虛奔突入江先期於泰興周家橋及圖

山一帶江面險要添撥兵船分布防守隨行諛道將
部下精兵一千名委義勇官蔡儒統領聽原任守備
王遷提調防守圖山又將部下精兵一千名委驍勇
向儒等統領聽把總呂圻提調防守周家橋及移咨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都御史高捷調發巡江兵船堵
截一面分投調遣揚州備倭參將王介部下官兵三
千名揚州府召募陸兵三千名通泰參將部下水陸
官兵三千名各鹽場灶勇一千名前去策應臣猶恐
兵力寡弱仍調徐州兵備道官兵三千名池河守備

官兵五百名宿州虹縣兵勇五百名淮安衛指揮王
佐統領邳兵五百名前去應援去後續據諛道呈為
對陣斬獲倭寇救全城池事據本道統兵官吉賢報
稱蒙調隨倭截殺本月十九日在通州東十里舖迎
倭約及千人對陣因路窄狹難以攻打賢暗伏邊銃
在路傍有銃手張高等放銃打死倭二名倭退半日
復衝賢又伏下火手姚遷王寧曹桐邢芝等倭又衝
趕賢佯退誘至龍王廟放銃打回賢兵向前一追銃
打箭射賢同本道家丁馬大馬二通州義勇官毛守

斬獲倭寇首級二顆奪回倭衣二件倭草鞋四双小
倭刀一把賊退抄路又奔通州南門外賢兵追襲賊
慌奔西門外賢隨追至西門端平橋陸地大戰銃箭
打死倭賊數多被倭搶屍燒訖奪回倭箭五十七枝
倭衣二件驢三頭本日未時倭退劄離城五里顧家
莊內賢跟至彼因倭先在海門縣東十里與賢打話
要去揚州南京蘇州報讐又要奔瓜州儀真等語今
伊尋路從通州向北行走未知取道江邊或從白舖
裏路由如臯泰州地方等因又據諛道呈據統兵官

吉賢稟稱賢隨賊追趕銃手張高單臣埋伏火銃打
倒倭賊二名賢同本道家丁馬六馬二在於單家店
北力斬倭寇首級二顆至白蒲鎮與倭陸戰張高用
火器打殺倭寇一名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倭標一根
草帽一頂倭衣一件我兵孫寅衝陣被倭殺死及兵
勇鄭鎮徐恩捉獲奸細蔡中奪回小驢一頭等因各
報到臣為照先報倭船一隻仰仗 天威幸即剿滅
今又續報倭船十一隻忽去忽來東奔西逐恐其狡
詐之情似尚有源源不窮之勢防禦之計尤宜萬全

臣即嚴督諛道分布水陸官兵倍加隄備互相應援
獲功之日另行具 奏外緣係續報地方倭寇事理
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衡齋捧謹具題 知

題乞添設將官分守要害疏

題為懇乞 天恩添設將官分守要害邊江重地以
防運道以固邦本事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馬
慎呈諛臣劄付據揚州府呈稱照得本府地方襟江
帶海為東南重地今年倭寇由江而西深入瓜州遂
薄府城通州雖有叅將有事不能應援儀真守備周

家橋把總謹守一隅合無比照遵泰事例設叅將一員專制揚州召募精兵三四千名操練防禦其一應衙門體統供應悉照通泰叅將事體施行至於所議前兵於徐邳等處共選二千名更番換替其餘動支官銀於通州海門呂四各場等處召募勇敢之士應用召募之初每名先給安家銀三兩紀其名籍在官平居每名日給銀三分有事調用照例每日給與行糧銀四分責令常川操練專備戰守蓋徐邳之人多有馬騎馳逐於平原曠野之中誠不可少若江邊溝

港則又不若沿江沿海之人慣熟也必須相兼選用等因到道看得該府所議比照通泰事例添設叅將駐劄揚州操練兵馬提調江南沿江一帶把截官軍若或東路有警則西路之兵可以策應或西路有警則東路之兵可以應援等因已經查議具由呈詳撫按衙門會議具題去後今奉前因別無議擬呈乞速為題覆添設將官前來駐守揚州操練兵馬以防春迅保護糧運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為敵退圍城倭寇猶肆劫掠未盡剿除懇乞

聖明嚴責撫操諸臣亟圖後効以靖江洋事談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邵惟中吳伯朋題談本部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總督操江鎮巡并各談巡按巡江等官將沿海濱江防禦事宜公會議且如江之上以留都為堂室江之下以狼福二山為門戶在門戶當設何兵卒以何官為之守在堂室當設何兵卒以何官為之應巡撫操江鎮守衙門各作何施行以便責成其江之北既稱通泰叅將可令專治水師揚州當再設叅將以督陸兵使之水陸交為策應是矣則江

之南如江陰等處應否亦倣通泰叅將之設而令鎮江叅將專督陸戰於南北聲援形勢有無便益至於烽火斥候及沿海沿江諸港要口又當作何設備修復與夫瓜揚運道之會作何控制江北陵寢之重將何拱護戰船不足倣何制度修造兵勇不敷在何地方選募將領大小何以分屬調度軍費錢糧何以處辦足用其淮安所屬近海地方應責何官調度防護漕運總叅每年赴京會議之時應否暫留一員在任管理戎務與凡招集弓兵及未盡事宜一併會議

允當務使江之上下南北水陸之戰守聲勢聯絡血脉貫通事體穩便計慮無遺逐一議處周詳作速具奏以憑覆請定奪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經會行淮揚海防徐穎三兵備道并淮揚二府各將前項沿江濱海防禦事宜公會議去後今據前因除製造江防海防樓船巡船召募水陸兵勇等項合用錢糧先已具題請發濟用及狼山海口添設總兵控制重兵固守金陵但通州設有叅將在彼駐劄提兵防守似不必重設淮安所屬沿海地方責成

漕運總叅二臣調度每年赴京會議暫留一員在任管理軍務但二臣俱尚在京未回不便會議俱候總督軍門併議江南江陰等處亦令鎮江叅將專督陸戰南北聲援另行具奏外會同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高捷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伯朋邵惟中議照江南浙西一帶倭寇今雖仰賴天威剿滅無遺地方寧靖惟慮明年春迅思患預防之計誠不可緩叅將既設則其分管地方相應區畫以便遵守自泰州以東通州如臯海門等地方屬之通叅叅將

俱水兵自揚州以西儀真泰興高郵寶應興化等地
方屬之揚州叅將俱陸兵如遇有警則海防兵備制
其中而兩叅將夾其外內外犄角水陸互援如賊由
狼山等處而入江責之通泰叅將賊由周家橋而登
陸責之揚州叅將務要各守信地共保無虞如蒙伏
望

皇上軫念瓜揚係漕運襟喉南北孔道乞 勅兵部
再加詳議合無比照通泰事例議擬上 請俯賜添
設叅將一員專一駐劄揚州操練兵馬防護運道仍

會推素有韜畧邊將二員請 旨簡用照例與通泰
叅將一體請給 勅書欽遵行事庶幾水陸有備而
地方攸賴矣

題薦舉賢能兵備官員疏

題為薦舉賢能兵備官員事臣竊惟兵備一官不徒
為方面之尊蓋將以振飭武威戢寧疆宇誠一方安
危所繫可不重歟訪得整飭徐州等處兵備副使于
德昌器識宏博操履清脩嚴先事之防而一路精兵
簡練有法遠邇賴保障之功端持憲之體而數年積

滯振刷無遺吏民切德威之感大受之器實用之才
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馬慎才氣恢宏節行高邁
平居有慷慨之志而險阻不辭用兵有果毅之能而
勞勩頗著盤錯已試遠大可期此二臣者皆一時兵
備之賢地方所恃以為重者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
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即將于德昌等量才擢用庶
知人任使而安民禦寇不難矣臣幸甚地方幸甚

題舉劾有司官負疏

題為舉劾有司官負以昭勸懲事臣本菲劣待罪拊

楮節諛欽奉 勅諭官負有廉能公正者量加獎勸
貪酷不才者從公黜罰欽此欽遵臣於所屬有司官
負詳加體察除賢能如原任和州知州李渭秦州知
州趙祖朝山陽縣知縣史朝宜俱陞任原任壽州知
州鄭源彬令丁憂揚州府推官王楷鳳陽府推官毛
汝賢壽州知州呂穆亳州知州張翹六安州判官林
應箕秦興縣知縣梁棟廬江縣知縣湯彬太和縣知
縣祝爾介合肥縣知縣查秉鉞俱任淺不敢槩舉外
訪得兩淮運司運使王遵德器重厚操履堅貞財賦

是司而毫髮不苟淹滯既久而義理自安自是實用之才不為趨時之態揚州府知府石茂華性質溫醇文學優粹當地方之衝繁而巨細畢舉有從容不亂之才遇寇盜之縱橫而調度得宜有凝靜不搖之氣即其持操潔白而無瑕知其造詣遠大而難量鳳陽府知府靳學會器宇恢弘才猷練達庶以律已而賊贖一毫無私明以察姦而獄訟片言可決且於武備之優尤有大用之望廬州府知府汪克用端嚴簡重正大光明革羨餘之銀一介取予不苟裁無名之費

百姓樂利何窮公庭無停宿之詞吏胥絕苞苴之弊鳳陽府同知盧鑑容儀秀雅舉動光明慎而有執勢豪之請託不行敏而允精衙門之賄賂無隙忠信素孚於寮案廉威交協乎士民廬州府通判張元諭器識沉厚文學精深才名夙著於為郎節義自許武略允閑於佐部緩急可當非徒經濟之長更知涵養之久淮安府推官徐大壯清白之操敏練之識折獄協輕重之倫質成者願歸清查杜侵冒之奸舞文者知懼即其敦厚而守貞尤為任重而致遠廬州府推官

董堯封資性明敏操履端嚴署篆而事無停留上下
歸老成之譽理刑而情無枉縱遠邇聞詳慎之風有
用之才遠到之器通州知州喻南嶽德度恢宏文學
博瞻三箴日勵夙推治劇之雄才六事孔脩允聞禦
寇之偉略公輔之器士望所歸高郵州知州趙河性
若剛方心本平正堅白以操身而百折不悔嚴明以
蒞事而百廢俱興蓋實意於愛民真毋忝於循吏六
安州知州劉溱才質英邁法令嚴明巨盜就擒保障
之功已懋里甲頓省端潔之操可知政教風行器識

遠到潁州知州周祐德器清雅政理精詳捕巨盜而
方略得宜問閭安戢聽多訟而明決無滯囹圄索清
自非凡才豈安小就宿州知州周璣志氣勤銳操守
端莊承廢弛之餘而振作有序武備尤極留心當衝
疲之地而節省多方流民漸見歸業境宇改觀士民
交頌江都縣知縣李一科器度溫醇志節高邁愷悌
以臨民而兩任之賢聲懋著從容以濟變而一時之
里甲胥安遠大之才循良之吏霍丘縣知縣李璉器
度端莊才識明達操身介潔而人莫能干遇事精嚴

而吏不敢犯盜賊屏迹士庶歸心顯上縣知縣張鳴
瑞英茂之年超遠之識惟公惟斷而吏胥不敢為姦
不剛不柔而豪強自爾斂迹才堪卧治業可遠期儀
真縣知縣師儒志節高明才思恢廓削減夫役怨謗
不辭於豪勢練諳武略威名已著於江防且其持正
而不阿尤知受大而怯舒城縣知縣黃伯善詞藝
優深才行高邁嚴於惡惡而任怨有所不辭仁以恤
民而節財無所不至匪務虛名允為循吏以上諸臣
皆廉勤公謹所當薦揚者也又訪得安東縣知縣某

儀度粗庸心性貪昧賄賂恣行託陰陽官張祚馮衣
而過送錢糧侵剋任門子柳芳卜棟為腹心縱長子
交結富家綱紀何在容妓女進入私室廉耻何知蒙
城縣知縣某才質尋常操持狼狽更里長必索見面
之儀認甲首亦有紙價之費審編驛傳而該吏楚金
過付排年之銀兩編僉保甲而老人陳瑤鳩送各集
之銅錢鳳陽縣知縣某才既庸下志又卑污徵錢糧
而多收火耗以庫子丁江為腹心審驛傳而賣放富
民以皂隸王菊而過送道路行軍科斂吳節等銀兩

入已私衙失盜妄擊陸臣等監併倍償以上三臣貪
濫已著所當罷斥者也鹽城縣知縣某性本沉滯行
亦庸常聽快手張寵之橫為防檢多缺任農民周住
之作弊體統欠嚴飲酒既耽未免廢時而誤事履任
不久自甘改教以安身靈璧縣知縣某性本質實才
欠剛明聽訟獄而曲直不分滋門皂需索之弊審驛
傳而貪富莫辨啓吏胥誑詐之端怨謗漸生策勵不
進以上二臣才力不及所當改教者如蒙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遵等循資

擢用某等速行罷斥某等量行改教則減否不消而
勸懲有體其於吏治不為無補矣

題薦舉賢能教職疏

題為薦舉賢能教職事臣竊惟 國家以人才為先
而儒官以教人為職官雖卑而其道尊其責重矣臣
於撫屬儒官嘗究心考訪其學行可稱者蓋得四人
馬壽州儒學學正陳希登德器清雅學識優深立會
課文而言動無毫髮之苟正已率物而取予明義利
之端徐州儒學學正袁文遴資性溫恭文詞粹雅甘

貧自守無紛華外慕之風執經教人有義理深造之
趣合肥縣儒學教諭周遠持身端謹教士勤明藝已
精醇而益勵進脩之志學先根本而尤嚴風化之規
山陽縣儒學教諭陳雲桂模範端醇詞華博瞻藝課
日密志不安於小成政學文明才亦堪以遠到此四
臣者皆一時教職之賢所當薦揚者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希登等循資
擢用則學校人才感激思奮其於世教有裨非淺矣

題舉勅武職官員疏

題為舉勅武職官員以肅戎政事臣惟選將練兵在
今時為急兵不難練也而徃徃嘆將領之難無良將
則安有精兵乎臣於撫屬武職大小官員悉心稽訪
蓋得其一二優劣者謹為

皇上陳之除原任池河守備劉顯武略素優今已陞
任揚州叅將王介通叅將黑孟陽儀真守備苑山
周家橋把總呂圻威望久著歷任尚淺俱不敢槩舉
外訪得 中都留守司署正留守袁吉武科首選文
事兼脩操持欽約而注措有章簡閱嚴明而表帥得

體原任湖廣都司今閒住大河衛指揮使韋宣武藝
既閒儒書亦讀班軍領操已聞勤慎之譽淮兵督練
能孚介冑之心淮安衛指揮僉事王佐才力精敏武
藝優閒掌衛運漕並見操持之美督兵練武尤加號
令之嚴泗州衛指揮同知高鶴鳴膂力驍勇技藝精
優屢上武科而進取志銳委管衛事而士卒心歸宿
州衛指揮僉事張大義立志端莊持身清約却管屯
之常例還住俸之官錢一室瀟條三軍推服此五臣
者才識俱優可充將領之選者也又訪得 中都留

守司署副留守某器度粗庸志行卑陋領運多年家
起萬金之產素餐崇署身何一藝之能擅受陳寡婦
之狀詞設為騙局括取程指揮之銀器何異劫人貪
而且酷非止一端鹽城把總某本以庸才叨承重委
因循度日惟幸無事以偷安緊急防冬却縱官兵而
告假憑藉夫馬徒有驛騷緩急風波將安利賴此二
臣者才志無一可稱所當革回原衛閒住者如蒙
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袁吉
等推用某等革任則淑慝既明人人感發思奮將才

輩出而戎政克脩矣

題薦舉運糧把總官負疏

題為薦舉運糧把總官負以備任使事臣竊惟漕運國計所關其要在把總得人則運事無不理者把總之職重矣臣嘗於各官之心術行事多方考訪得其一二之賢者為

皇上陳之除上江把總余必明才器不凡總運未及遮洋把總時兩山東把總趙龍勤能有聲更調未久俱不敢檠舉外訪得浙東把總詹懷世英偉之器明

達之資漕務久諳具聞志節之美武備尤熟可當將領之推江北直隸把總馬乾才猷沉毅操檢慎嚴興廢舉墜而綜理精詳革弊防姦而官旗懷畏浙西把總周表弓馬熟閒才猷老練捐金募士惠信深得乎衆心約已恤軍威望可當乎大受南京把總顧承勳存心向上臨事克勤達於機宜而少年有老成之度慎於操履而武弁有儒雅之風此數臣者皆一時把總之良所當薦揚者也如蒙乞 勅諫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詹懷世等量資擢用則凡領運官

負人人皆知所向不惟漕輸得人而緩急任使之際亦將有所賴矣臣愚不勝幸甚

題薦舉境內人才疏

題為薦舉境內人才以備任使事臣惟 天地之生才也凡有尺寸之長者皆將需為世用而 聖明之用人也舍短取長由是雲從風動之機彬彬然有不可勝用者矣臣於境內人才蓋嘗悉心延訪除原任都御史潘埴杜門好學古雅清脩然年逾八十不敢薦舉外訪得原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胡松身心

實學經濟宏才文章武略無一而不探其精深宦路家居隨在而不移其操節士林歸重大用允宜原任刑科都給事中張侃文學優長操持端謹正直之譽素取重於諫垣脩潔之稱尤見信於里閭公府不入士望攸歸此二臣者懲創既久悔悟益深以之用世當必據其素蘊以自表見於時而有光我 聖明之治者也如蒙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胡松等蚤賜擢用則野無遺賢人人思有以自効人才幸甚世道

可身先集
卷之七
幸甚

條陳邊儲疏

戶部左侍郎蔡克廉謹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初六日准本部咨准兵部咨傳奉

聖諭近日右衛地方內逆勾虜擾犯必須多調兵馬
逐剿其糧餉缺乏着九卿堂上并科道等官曾任巡
撫貳司及有司者知各省各項錢糧有可設法計處
堪以取用的各要明白條陳具奏大同戰守事宜文
武諸臣各陳方畧着該部詳議來說欽此欽遵臣本

迂腐凡才濫叨佐部一籌莫展以致財用空乏罪已
難辭第臣抱區區芹曝之忱願獻之久矣

主上宵旰憂勤而為臣子者不能分憂任勞是豈忠
君而報 國家者之職分乎况復仰承

明旨何敢緘默謹以一得之愚條陳十事蓋揆諸時
宜而可行酌諸官民而兩便外裕邊儲內裨

國計者伏乞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臣下情不勝拳拳感激祈懇之
至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請題請

旨

計開

一查追漕銀臣嘗總督漕運竊照漕運以供

國儲所關甚重山東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司
府州縣掌印管糧官悉聽統轄著在議單至明且備
邇來有司因循怠玩催徵交兌既已愆期而減存料
價全不徵解有延至數十年拖欠至百十萬者又如
運官之侵盜輕齎銀兩不知凡幾漕司非不加意稽

督但銀積於數年官隔於各省舊運甫畢新運且至
漕司恐其遲遠新糧故不暇拘併舊銀也年復一年
積侵愈多自嘉靖三十年起至三十五年止已侵盜
銀五萬六千餘兩設此不究誠不知其所止矣臣愚
欲乞通行漕運及各該巡按并管倉御史處嚴併歷
年有司拖欠清查歷年運官輕齎限以半年之內通
行盡數追解其減存銀一半解淮一半解太倉通前
二項可得銀數十萬兩不待求之於外者也仍乞申
明舊例務隆漕司之事權重有司之舉勅則以後拖

欠侵盜之弊庶幾可寡矣

一倍追布價臣嘗巡撫江西江西各項錢糧近皆官解善矣惟本色物料如苧布等件勢不得不責之解戶買辦而萍鄉萬載等縣解戶則無不侵欺營利至延至數十年不完納者無他利重故也及查自嘉靖三十一年起至三十六年共解到布七萬有餘其侵欠者蓋二十二萬六千有餘也五年之間其數如此由前各年可知矣與其獲重利以益姦欺孰若倍折銀以充國用且必徵本色則終歸浸沒何有完納

之期臣愚欲乞將歷年侵欠盡數查出移文巡撫衙門內有已徵本色在官者姑與速解外其未徵者即將前布倍追折色每匹約銀五錢通約可得銀數十萬兩一可興利一可革弊即此一布而餘可類推矣一分取軍餉臣嘗為廣東副使竊惟廣東山衡澤梁之利甲於東南解京正額惟一糧料其餘鹽鐵雜辦山林竹木之賦悉聽巡撫軍門支取夫地方軍旅之費及近年解京與協濟各省征倭之用雖不為不多然計所存積猶有餘者臣又嘗至其布政司親覩庫

中所貯番舶貨品約銀可萬計而布政司官徃徃避嫌以全清譽不欲變賣由此而例推各府州縣庫豈無多有存貯者財用詘乏而顧置此於壞爛無用之地不重可惜哉乞 勅兩廣都御史即將司府州縣庫中不論贓物番貨盡數變賣銀兩仍於軍門軍餉等銀每年約取銀二十萬解京此不過分其所餘以濟乏未嘗有加於民也

一免解曆日臣嘗為江西布政每年刊刷曆日解京大約一省計銀不下數千兩夫曆者 朝廷所以

頒正朔示遠邇自上而下也每歲十月之朔 頒給百官然後行之四方而顧從各省回解入京似為贅舉其在京各衙門堆疊狼藉視之曾不愛惜而民之膏脂費銀數萬何益乎乞 勅禮部將各省年例曆日悉與罷革每省止量解銀多則百兩少或數十兩送欽天監添刷分給在京各衙門及北直隸各府其於南京南直隸亦如之各布政司止許刊刷分發各屬計一縣不過數百冊足矣其年例工料腳價之費盡數解部濟邊通約各省歲可得銀數萬餘兩此革

無益而濟有益者也

一暫折磁器臣在江西時目擊燒造磁器之弊近日給事中徐浦言之詳矣大率每器一件其成器之費十之二三而冒破之弊十有六七與其冒破官錢以資侵盜孰若暫改折色而濟邊儲乞 勅工部先查御用所不可緩者若干件照依 欽定期限行令燒造外其用可稍緩或在庫尚有餘積者暫停燒造一二年即日行文布政司將各項料銀夫價脚費等項盡數查解濟邊二年之外仍舊則此項銀兩不出數

月可即得銀數萬蓋隨取而隨至者也

一改折馬價竊照臣嘗備負廣德廬州又嘗巡撫鳳陽於江南江北馬政之害知之尤詳夫江南江北孳生備用馬匹歲歲派解但種馬已多倒死安得孳生則不得不多用銀以購馬每匹官價至三十六兩者沿途草料併馬夫跋跖之費已不可言及至看俵之時拘於寸尺齒數毛色中間無名之費又不知凡幾乞 勅兵部將江北江南各府州縣孳生馬匹停解三年查照成化三年事例每匹定銀四十兩折價解

京太僕寺將銀官買或給銀與軍自買每匹約止銀二十兩其余銀二十兩可以助邊大約一年之間各州縣可得銀數萬兩不唯取實用而革浮費而江北江南之民如解倒懸矣夫解馬則馬弱而費多折銀則馬壯而費少至於民之安困又相去百倍是改折之利不止於利邊也豈非今日之急務哉

一清理驛遞竊惟祖宗之制非奉公差者不許馳驛即許亦不過馬驢騎走與房舍棲止而已未嘗有供帳鋪陳之盛也臣叅政浙江時竊見浙江驛遞歇

宿各有鋪陳上鋪中鋪下鋪三者備矣上者約銀三十兩中者二十兩下者七八兩至於參年一修五年一造又不知其所費幾何浙江如此天下可知夫以羅綺美麗之供而施諸縉紳士大夫已為過侈乃至吏承舍人及光棍市井之徒亦得混濫狼藉不太喻乎且被席係隨身行李上自公卿下至吏承孰不能辦此者而顧欲取便於驛舍何為哉乞勅兵部先將天下各驛鋪陳不分新舊不論上中下等盡數變賣與年例修造銀兩盡數查解太倉濟邊每年約可

得銀二十餘萬兩而看守庫子之役又不為民害此
稍一釐革而利已多矣若夫冒濫馳驛之弊更加設
法申明洗革其利可勝言哉

一議贖立功夫邊方危急正式職立功之秋使功不
如使過自古然也查得各邊指揮千百戶等官往往
以誑誤獲罪稍有失事輒引例充軍然事權本輕情
罪可憫一經問軍終身沉沒其中豈無才力尚堪報
效者哉乞 勅兵部備查各邊凡指揮而下充軍者
除永遠外果係誑誤情可原而才堪用者俱准贖罪

指揮八百兩千戶六百兩百戶鎮撫五百兩俱赴大
同城運納糧料草束通關完日兵部與之奏
請復職各回衛所聽用管事如此則轉輸既便不煩
有司之力而其感激奮發之氣以之立功或亦有可
觀者矣

一查追逆產臣在江西時查得正德年間有逆濠廢
府基地逆黨產業共約有萬畝一時兵戈初定給地
授田未暇追價今載諸冊籍者尚有未納價銀一萬
六千九百餘兩况有原未估計及影射埋沒者不在

此數當時價輕在今則價值數倍而四十年来占收花利何可勝計當此財賦不足之時此等應納官錢朦朧欺隱即與侵盜庫錢罪同而却置之不問何哉臣時曾行與布政石永清查嚴追而以遷官代去其事復寢乞 勅江西巡撫逐一清查限半年內追完解部即不追取花利倍加價值亦約可得原價銀二萬兩其於濟邊不亦有萬一之助乎

一廣鑄通寶夫 國家利權曰鈔曰錢鈔法固難行惟錢法公私兼利周政府圜法謂之泉布言如泉之

流布也近日議於雲南鑄錢竊以為一方財力所鑄幾何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必廣開場局大造銅幣通行兩京及十三布政司各鑄嘉靖通寶與戎

朝歷代通寶及前代舊錢相兼行使則不二三年民有餘財 國有羨用真如泉矣夫錢法之不行非民不欲行也官府不自行而欲民之行欲其入而閉之也南京御史陳大賓言之詳矣臣愚欲乞通行各布政司選委堂上官一員專理其事鑄成分發各縣諸凡起運京庫及各邊錢糧仍解銀外其餘存留俸

廩月糧以及紙贖之類俱許用錢官府以此科派徵收問閭以此質遷輸納則錢法不患不得矣其錢式每錢一文重一錢每錢七文准銀一分其收銅則聽民間輸銅以充公需以贖罪罰其工費則暫借官庫見錢候鑄成補償或曰鑄錢既費而又用之以補費何以見利嘗考唐昭宗時定八十為百準銀一錢謂之短百後漢三司使王章出官錢又減三文以七十為百謂之省百我朝弘治年江淮間以七十為百亦此例也夫以八十為百準銀一錢則得利二分

以七十為百則得利三分積分累筭海內一時可增萬萬倍之利而私鑄銅錢之弊將不禁而自除又可握此利權不使姦民盜弄其有益於國也亦大矣利固不足言也

尚書謝恩疏

南京戶部尚書臣蔡克廉謹 奏為恭謝 天恩辭朝赴任事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初一日荷蒙 聖恩以臣戶部左侍郎陞授前職臣即恭詣 闕廷叩謝訖茲當出京前去到任除赴鴻臚寺報名辭 朝外

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地重南都 龍飛
肇基乎豐鎬 天垂北斗 鳳紀昉制於黃唐矧邦
教之攸司實司徒之是寄必學能通乎國體斯秩無
忝乎地官竊念臣本草茅生逢 明聖由卽署而歷
省藩幸策名於觀光之後自內臺而佐司計復蒙恩
於待罪之餘論功無補於秋毫報 主空懷乎赤素
方曠官之是懼豈踰分之敢思恭惟
皇上明並照臨 道兼覆載 作人既本於壽考
因材自妙于曲成惟南京 祖宗根本所在土聯萬

國之共而戶部生民命脉攸關職專九賦之入爰及
群議斷自 宸衷以臣素愚樸庶期效於將來而地
屬舊遊或能宜乎土俗雖葑菲之不棄顧樛櫟以何
堪念 九重之日遠情自切乎瞻依覩八座之星聯
心有懷乎兢惕臣敢不仰體 聖心亟圖 國計進
思盡職用傾葵藿之忠遠不忘 君冀效涓埃之報
伏願 玄麻滋集 道化丕宣泉府通流 德澤覃
敷於八表群生康阜 壽元永保於萬年臣下情無
任感戴 天恩激切瞻戀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聞

卷之十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明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學泉梁君壙誌

誌銘

明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學泉梁君壙誌

君諱懷仁字宅之別號學泉晉江人曾祖諱隆號恕齋太學生祖諱武榮號敦素父諱黼號穎巽皆秀才高等未仕而卒母莊氏君生有異資而性敏慧絕群週歲識字三歲誦書六歲善草書吟詩至子史經傳無不能讀時翕然稱曰神童子九歲而孤十六而貢



禮部二十登進士奉命賜歸娶娶陳氏初授南京
吏部驗封司主事在任三月死年二十三君無同堂
伯叔之親有弟三人懷義懷禮懷智禮先君數年卒
君之卒也懷義秀才文聲籍籍起庶幾以繼君而不
幸又卒義之卒也懷智且亦馳聲蠻序不媿伯仲之
間而又卒不幸如義嗟乎哉君於是無兄弟而穎巽
公無子矣君又無子一女許聘莊僉憲用賓之子某
其諸兄弟未有一息嗟哉恕齋公敦素公亦且無后
矣方君之少也有神童之稱則閩中人士奇之其登

名禮部有才子之譽則天下人士望之其生也人愛
其才視其文章翰墨如瓊璫結綠世所希覩片言隻
字必爭取珍藏之雖兒童走卒無不識姓名者其死
也人惜其壽自臺省部寺九卿百執事以及遠方州
郡之吏莫不嗟咨痛悼謂天之無意於斯文也而成
賻以金帛輓之歌章以扶其喪始敦素公穎巽公相
繼淪喪人謂積善而不食報既甚悲之然猶冀冥冥
之意於學泉君之身既而幸進士立朝方稍稍謂天
道之可以知而詎意其更不可知如今日也可勝恨

哉君之族屬單隻義永有可立之后者而君死且有
年不忍久無所歸庶則與莊君用賓暨君妹夫王納
中謀以嘉靖癸卯年二月十日葬君本邑一都碧湖
山之原蓋於穎巽公之墓相望里許為壙六以君與
弟義智合葬其中而以智之妻林氏附葬智側內二
壙庶之以待陳氏及義之妻丘氏二節婦云君生正
德庚午年十二月廿一日卒於嘉靖壬辰年七月初
四日義生正德癸酉年某月某日卒於嘉靖某年某
月某日智生正德己卯年某月某日卒於嘉靖某年

某月某日子自十歲時與君為文字之友后同年舉
進士並請歸娶君為南吏部時病且亟而庶適以
主事改南相見八日而君不起予實驗君君之旅襯
歸鄉未能葬者十二年予適以不孝在制葬親之餘
則又葬君交游蹤跡之巧生死契誼之深其中若有
相之不偶然也所愧力薄於君後事多所未盡未敢
自附於巨鄉死友之義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尚俟族
屬有人倫序應繼為君立嗣以綿宗祏豈忍終絕也
其在司封所著有國朝功臣年表三冊讀史日抄

數十篇詩文數百首予已次第收拾將付之梓人以傳諸世至如德學行誼之詳則當請之當世能言君子詳之銘志以闡幽光日月有期譔輯未訖姑次其世系生卒刻石而納諸幽嗟哉予何忍記吾君哉

封刑部主事二檜劉公安人王氏合葬墓志銘

劉公諱祚字元堯別號二檜泉州同安人高大父崇禮曾大父滄泉大父大梁父庸母孺人王氏先世居古庄徙窰頭再徙縣治繇西而南公少而好學不仕既生汝楠君警悟絕羣遂以其學授之而日與偕坐

一室朝夕諷誦書不百遍不止而又不以諷誦勦神稍勸則使掩卷優游觀物嘿然自得曰此亦讀書也當其時士挾一經一藝之能曰學如是耳不蓄古書為文格卑淺公進汝楠君於古人之學則探索秦漢以上文字手抄而授汝楠君讀之故汝楠君博學藝文奇古戊子鄉試第一人壬辰舉禮部一時文士莫不歛衽推讓豈偶然耶公事父母至孝伯父爵貧不治生公事之甘旨如一配安人王氏王氏家以貲雄海濱而安人性獨樸約折節婦道姑王孺人有疾躬

嘗湯藥者數年居常無冗食而為汝楠君延師致友則雖冠蓋盈門而安人猶屋婦事園田鋤耕以及酒漿臬麻之類靡不躬自揆計汝楠君歛推湖州而公猶時時寄金助之曰聞其貧乏消息甚好公與安人所以處其富貴如是顧嘗毫髮有加於鄉之人哉而鄉隣有鬪者質公一言而解至若給粥散錢尚善好施不可勝數汝楠君既為湖湘督學才品風節卓然公輔之望而以病疏乞歸許之時克廉得報馳一力報公公喜不勝曰此尤勝於登第捷報耳公於出

處之際其了然無所係如此汝楠君歸時年方強仕而二親並未衰年公意興豪而汝楠君有物外之致日奉二親於泉石池沼間行吟坐對真所謂不以三公換者三年而公逝又十年而安人逝在汝楠君之情無盡而二親之心無一日不自得者矣公生成化乙巳卒嘉靖癸卯享年五十有九封承德郎戶部主事王氏生成化甲辰卒嘉靖壬子享年六十有九封安人子一即汝楠君娶黃氏封安人孫男二遂賢遂良俱庠生遂賢娶李氏生曾孫應潮應祥遂良

娶李氏孫女二長適庠生林學顏次未許公以嘉靖
丁未正月己未塋於人得里石鼓山之陽矣歲甲寅
十二月庚寅汝楠君將奉安人合塋先期具狀泣而
請銘廉辱與汝楠君同年友善憶自往歲嘗宿山齋
月餘登堂拜公又嘗遊泛水園二日登堂拜安人肫
肫然之愛猶子執矣昨者再至山齋園館依然而存
而二老不可復睹其於斯請烏能以無感耶銘曰人
生而貴不必從仕人生而富不在恡施有子用世之
才而還田則喜蓋以其重若彼而其輕若此二老之

生也無一日不自得則其相送而歸也百千年其不
死

處士鄭公墓誌銘

余與鄭廣文全罷人也而以邑里相去亡平生迨予
謫官廣德鄭廣文在建平建平為廣德屬土於是有一
日之知予時方興學作人賴廣文君同心礪益共
明此道而建平學士咸尊師敬慕鄭廣文廣文則時
時對余言其父處士公隱德然以公老不能迎致官
邸奉升斗之祿為恨時時遣人問慰公亡何公謝世

鄭廣文號痛癢踊走歸後二年予亦有先大夫之喪
在制廣文匍匐來告曰先君平生非執事不可以傳
不朽再拜稽首具狀乞銘於墓予不知公然知公於
公之子矣按狀公諱純字文善世居惠安霞庄林徙
居邑治瓊林巷少孤家貧不恥惡衣食而好詩書晚
尚老子之學以詩書之學學其子性至孝每歲時祭
祀涕泣謂不孝不得事先人亡它兄弟唯一妹適郭
氏友愛甚篤宗鄰之間睦如也處鄉恂恂和讓不以
上人不予人較所犯故人人得其謹心嘗鄰人築室

故以屋脊衝射其居堪輿云不利公曰禍福天也非
人所能不之阻尋作室者死而屋遂屬他氏所謂天
者非信然耶一日有鬻販者失錢百緡莫知其所而
誣指得於公公曰窮人失財若失命予雖不拾一錢
然為所指誣亦命也固當賠償遂以已錢遣之廣文
君夙游邑庠累科不第後以選貢出卑廣文不欲就
公謂一命之士皆足以及人而行志繇是廣文君廣
文建平云有司高公行誼會 恩例請壽以官曰吾
本野人也不能束帶又請賓之鄉飲不赴夫今之人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訖不兢兢然離性命之真而托身於紛華聲勢以爭
湏臾之欲禍人者求以利己見金者不見其人如公
捐錢與人寧利他人而不恤禍已義利禍福之際固
已曉然矣至於不以野人而榮被於冠裳之間尤貧
之位其澹泊自守乎性命何如也不亦難哉嗟乎是
以有廣文君也娶陳氏刑部主事輞川陳公從女孫
婉婉恭儉宜配君子生二子長珪即廣文君次璋女
三長適郭時煦次適孫仕用又次適盧道伸公生天
順壬午二月初八日嘉靖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卒年

七十有八陳氏正統丁亥三月二十一日生卒以嘉
靖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六十有六年合葬鐵塘山
中坐卯向酉葬之日嘉靖壬寅正月十一日也銘曰
履素安貞壽也以死何不百年八十而止積善之家
澤在孫子

榕峯留先生墓誌

嘉靖癸巳冬十月十五日榕峯先生歿鄉人咸悼先
生賢不上壽群登堂行祭出泣也先生有子曰元緒
守先生之喪茹哀不食蓋嗣先生一月歿有孫三人

曰初禧社咸弱而能言認為予言銘事乙未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吉先大父榕峯翁塋矣大父篤行不可
晡眊歿母述也蔡克廉曰是在我先生予婦父也予
習知先生行誼謹采錄存之以納諸幽遺久遠且告
於鄉人未知先生者按翁諱志及字克齊姓留氏生
成化壬寅年九月二十一日榕峰其號也父毅齋公
通判南雄郡翁為仲子其先世多顯者今侍郎徐公
題若兄方伯公之墓已詳載云翁有兄弟五人兄即
方伯公志淑弟曰志宏志業志憲皆母黃安人出志

宏殤志業歿無子翁與諸兄弟訢訢如也幼而敏慧
多知長補學官弟子員迨壯累試不遇廼自嘆曰大
丈夫貴適意耳何能操筆翰仰人遂捐舉子業辭學
宮自稱隱者毅齋公居南雄翁奉大父易庵公唯謹
然歲必造南雄問起居會黃安人率于官舍翁聞計
即步馳往哭甚哀毅齋公退休林下卧病十年翁在
側侍藥未嘗一日懈故易庵公毅齋公咸訢喜得其
心祖業故豐裕從易菴三世以來不異爨凡家務內
外悉委攝於翁翁馭家峻飭家人信之尋毅齋公歿

易菴公又歿翁始畢塋事次治家廟然後治居室居室成翁謙不居居敝宅遇知己一二過從則與飲酒歌咏盡歡而去去則蕭然唯圖書數卷先毅齋病革與諸子均其家產翁願取寡又不取肥腴也毅齋稱善志業弟遺一女初五齡翁撫育之甚至及笄為擇姻配厚裝遺齊於所生是為鳳池李子士弘婦也翁配陳氏有壺德且篤相敬也陳先翁十年捐背人或勸其再娶翁曰陳氏賢有子予悼念之弗忍繼也郡中莫不翕翕然義之翁善地理不喜堪輿專家及俗

識休咎忽一夕夢中得錢塘山狀甚佳麗蓋在晉三十二都先塚之下遂於山原定為樂丘卜日先厝陳氏背列壙祔以志業弟并其婦李氏顧氏自題於石曰留榕峰處士兄弟墓蓋欲骨肉同藏且憫弟無後而俾子孫世並祀之勿失此其敦親慮遠明大義也邑舊有凌霄塔居南紫帽之巔翁建議興復廼捨已資百金躬董其役不取辦於有司塔下有洞曰金粟相傳云古羽人脩道於此翁又因之築為榕峯書室時與方伯公遍覽諸名峰或從僮山上觀種樹臨水

垂釣得魚取之以為樂夫自翁作於是山邑人才彬彬科第較曩時可倍數也無何塔以雷龍震崩翁復脩治如故宅如里閭中置亭建社莫非重信廣仁垂久利也翁天性慷慨質直聞義即不讓又氣健厚任勞奉身清約而能厚卹于宗鄰之貧者故凡宗鄰人有急靡不告榕峰翁云嘉靖十一年秋方伯公殂江右翁赴江右扶喪巡撫高公韶令有司助喪四百金從者咸戚戚然謂周之可受翁咤曰兄自束身致位藩長誓不持一金歸遺子孫今不幸即死業雖未究

然志行卓然可謂令終毋媿矣及也不才如以百金玷死者可乎即堅謝去巡撫聞而義之移文褒其賢閩提學潘公潢又檄郡守具禮幣獎於其廬翁自哭其兄疾已駸駸篤不起矣平生不嗜藥餌又知命也由是遍致居嘗所親燕笑為別悉以後事詔其子云爾勿哀余生而不窮壯而讀書彊而游適亦幸娛樂矣所貴於為人者為早能用墮晚而知止足也今吾年五十有二豈稱夭耶且死生直夢耳吾方四十時已具棺槨自隨今日之事吾事畢矣言罷遂絕其於

死生之際顧不卓然哉有女四人長適黃生養蒙登
甲午鄉進士仲女卽廉妻也次適黃大夫子曰思可
又次納李泮子曰植聘孫女二尚幼或謂翁有令子
治後事而不終似非仁人所宜有嗟乎有天命也初
蓋語予曰大父嘗夢洞中有九僊人致大父結社大
父死無他恨觀其易簣之前數日猶扶恙入金粟洞
其志可知也克廉志榕峰之事而嘆曰翁少攻詩書
不用於世遂滅跡為山林之士夫既已卜築雲中廼
不得畢其棲隱之計寧不大可悲哉然聞之達人以

死為化翁慕羽化之術固知翁不死者今其子孫已
奉翁像祀為洞主斯可謂無負翁志矣銘曰義則不
娶廉乃却金孝友遯世先生之心令子殉孝哲孫森
森永嗣芳躅遺澤尚深嗟嗟斯世豈無知音

南渠留先生墓誌銘

南渠公歿今二十有六年矣孤維初等卜以嘉靖戊
午十二月某日塋公先公守榕峰先生之喪一月而
歿謂其內子饒曰上不克終父翁之喪下不及見諸
孤之成予死有遺恨汝其勉襄父翁大事以少贖不

可久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孝之罪諸孤未至成立勿滅葬也諸孤奉其言以至
今日維初具狀走一僕來京師乞銘公予內兄也兼
少同筆硯知公宜莫如予者即不走僕來不敢辭執
筆之役而况維初等積之二十餘年之久馳之數千
里之厓耶公諱元緒字啟善南渠其別號也先世由
浙入閩居永春徙晉江始祖從效當五季之亂以忠
勇舉義為漳泉二州之主天下歸宋遂舉地屬焉六
傳至忠宣正為宋名相又十餘傳至昆號易菴是為
公曾大父易菴生毅齋公芳舉鄉進士判南雄郡毅

齋生榕峰公是為公父毅齋公五子長方伯公志淑
次志及即榕峰公次志宏殤志業早卒又次志憲號
守吾公少耽學為文多沉思有旨趣師事少叅黃三
峯公國博蔡東洛公精於玩易稍長補學官弟子員
文聲日懋一時名流如中丞黃葵峰光祿傅錦泉吏
部梁學泉郡丞陳淺泉皆雅善友公先後督學邵公
吳公高公潘公號能得士每試輒居異等榕峰公曰
吾僅一子子且無母也當終身膝下為樂即使登高
科陟顯仕吾亦安忍遠離哉故公雖再試文場而進

取之心泊如也年十九母陳孺人喪榕峰公念陳賢
弗忍再娶公跪請曰大人既無侍妾兒且鮮弟兄而
諸妹咸弱不有繼母非惟兒輩終失所恃且重貽大
人中饋之憂榕峰公堅不從公躬滫瀡時溫清甚得
其歡而撫摩育鞠諸妹亦忘其無母也榕峰公樂聚
賓友厚恤貧乏先意承志至於酒漿醢醢之類責之
內子罔不治諸賓友但知過從為娛而不知榕峰公
之無內助也易菴公年九十有一子孫曾玄上下五
世而郡判方伯世濟其美有事四方家政悉榕峰公

綜之公承以薛包之義毋菲取廉內外峻飭而子姓
兄弟忻忻然無間也其時同祖諸弟尚幼公以一身
上事三世諸父人人得其歡叔志業無後僅遺一女
視若同胞婚嫁裝送與諸妹埒其與鄉人處忠信和
厚未嘗敢以閥閱貴顯一毫有加於鄉之人自榕峰
公遘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形神勞憊已非所堪迨
其沒也躡踊呼號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至骨立菴
然不復起矣夫公平生意氣未嘗不欲揭地掀天大
其施設於天下乃不能與學士少年逢迎有司希進

取於尺寸非志不若也命也內而宗黨孝友之稱外而師友進脩之實其大本如是其細行可知也其脩於家如是其使用於庭又可知也吾聞之夭壽不能二脩身以俟公於身既脩矣壽夭俟命於天非公所能必然則其身之用不用視之夭壽尤輕又烏足為公欣戚哉使公不以遠離膝下為難當不勞力於高第使公知以毀傷其生為患當必伸志於晚成公之生也死也歸于孝親已矣公長妹夫光祿卿黃少竹嘗語予曰公易箒時執手無它語惟念不欲遠親耳

此其自得於天倫性分之真超然於軀殼形骸之外其死耶其不死耶公生於弘治甲子年五月十一日卒於嘉靖癸巳年十一月十九日僅三十年墓在晉江三十二都霞落山之原負癸揖丁蓋在榕峰公樂丘之西亦不欲遠離膝下意也子三維初其長國子生次維禧次維祉俱庠生初娶南山田太守孫女禧娶芹谷洪御史女祉娶賓峰陳知州孫女孫三曰宗薰初出宗葇禧出宗蕃祉出女二長適庠生陳植次適庠生陳學朱孫女二尚幼噫三子成立諸孫振振

未艾可以塋公矣銘曰不違其親力學不仕不忍其親哭泣以死孝友之稱可以為士嗟嗟乎霞落之山父塋斯子塋斯死者之志毋忘其親而已矣吾知夫十百千祀斯山斯墓相為終始

晉江蔡母孺人王氏墓誌

予在家庭中徃徃聞父兄稱說祖先事有堂曾祖叔於天順年間來京師或曰從仕又曰商販然即京師歿嘉靖丙申予為刑部郎中一日公暇約同曹郎二三子徃遊郊寺因過蔣家山庄主人不在惟荷花盛

開綠竹數叢而已於是飲酒壺棋其間忽見二三逸民亦携尊來望知予輦疾走去其中有一人逡逡矩度安詳入揖曰此吾友庄也願為庄主因叩其方籍姓名曰錦字文綉號西亭福建人予曰予福建人也曰泉州晉江人予曰予晉江人也曰姓蔡曰予亦蔡也時心固異之何其一一同予耶則又問之祖在晉江何居曰錦也生長燕土不知晉江然聞晉江有大寺乎曰然開元寺也曰祖即在大寺後廬耳予方甚驚詫曰戒高祖故廬大寺後也而祖來京師何年曰

其年已不記但從仕以來蓋四輩矣家世傳言祖之子孫徙居邑南街今不知其人南街有蔡乎曰我即南街蔡也蓋自曾祖廣州公移居於此然則西亭其吾宗之人也吾家向言堂曾祖叔旅於斯死於斯然不知其子孫今如所云從仕者然矣西亭其叔之子孫乎大寺之後吾宗為世家至今鄉人曰大寺後蔡氏無二蔡也而自寺後徙南街亦惟我曾祖一人西亭其誠吾宗之人也由曾祖叔從仕至西亭四輩西亭固予兄行也遂拜之諸君皆拜舉酒為賀酒飲益

謹竟日而歸是為七月十六日越明日登堂拜兄母孺人孺人亦肫肫念予也未幾予以所司無狀謫官州郡者三四年嘉靖己亥八 賀表箋再至至之日六月六日而兄則斬然衰經曰母死且六日矣方母病在床時時對予言可泉子來予曰未有聞也今子果來此何異耶於是哭其靈而告之吾無以報孺人恩當為孺人作志後予有先君勉菴之喪憂居三年不為文也今年春除服至京師追惟孺人墓志未就負約愧心然終不敢不為孺人志也按孺人姓王氏

生子二長鎮早卒次即西亭西亭父諱成字彥實彥
實父諱普母黃氏繼母劉氏普父即從仕公自晉江
來者孺人有女三人長適王聰次適正千戶陳英又
次適劉宗俱早卒西亭娶朱氏生子之吉耕讀為業
長女適千戶王相次適劉桐三女尚少之吉娶范氏
王相生二女彥實府君生景泰乙亥年九月三日戌
時卒以正德戊辰年五月十四日未時孺人生天順
庚辰年十一月一日辰時卒以嘉靖己亥年六月一
日未時西亭即以是年六月十六日奉孺人柩同府

君合塋阜城門外三里河府君心慈好禮家無厚積
而急於施自其父代居蠻子營視鄰里若同室死不
棺與棺生不娶與娶以屋與金貸人多不責其償直
遊於市必袖錢數緡遇道乞者不乞而投其為善類
此先孺人歿三十餘年孺人孀居自年四十餘以至
八十終終始一節不踰閨閫口不為非禮之言性尤
好生雖虫蟻不忍殺施捨類府君而甘澹泊甚其自
用日不過數錢捨人必至數百十約已濟人教子有
方人稱西亭曰孝子曰善人孺人之功也劉宗生一

女卒女無所歸孺人鞠之配百戶王用粧遺不殊已
出嗚呼余忍不志孺人哉閩去京師七千餘里旅食
天涯凡有稱閩人語音畧近者心將親之而况同邑
且同姓乎又其所居所移彰彰為同宗之人乎即西
亭兄所與處縱非同氣且甚德之况其族類已明而
會遇至巧若天作之合乎孺人之賢天下所稀設不
為宗人猶當請筆以傳况為吾宗之母乎或曰吾家
稱淳良者數世詩禮衣冠頗不乏絕里中有體不勝
而言不出者人必曰蔡氏之人今觀府君孺人及西

亭兄之行皆有同者是以知其真為蔡氏之人也

勉菴先大夫行實

高祖諱子和不仕曾祖諱真生號毅齋以善行舉鄉
飲大賓八十三年終祖諱紳正統年間以貢入為太
學生任廣東廣州府照磨父諱寬號恂軒不仕母太
孺人梁氏貞節載郡志先大夫諱祐字體順號勉菴
姓蔡氏蔡宗子其先居晉江城開元寺後至曾祖毅
齋公徙南街遂世居云成化九年癸巳正月九日大
夫生十二年丙申恂軒公歿大夫方四歲弘治二年

已酉十七補郡學弟子員十四年辛酉由增廣生領鄉薦年二十九明年壬戌計偕春官登乙進士榜以家貧母老就東廣新寧教諭奉母太孺人如新寧十八年乙丑丁母憂歸正德二年丁卯講易承天寺服闋傷二親棄養不欲仕親友勉起改教海寧是為正德四年己巳十年乙亥遷湖州府儒學教授十五年庚辰以病乞致仕時四十八歲嘉靖八年己丑子克廉登進士十二年癸巳奉勅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於是六十一年矣有司尊為鄉飲大賓

十九年庚子七月十一日歿壽六十有八廿一年壬寅學官弟子高大夫德學行誼請奉神主祀之鄉賢祠配包氏繼配包氏封安人並封戶部員外郎包雲軒公孫女子四克敬克誠先包氏出克廉提學僉事克熙晉江學生安人包氏出敬娶張氏繼王氏張氏誠娶都御史朱公鑑孫女繼郭氏趙氏廉娶布政使留公志淑姪女封安人熙娶林氏女四長適王生軌次適莊生思敬俱早卒次適教諭吳公銓子生員淮次適通判黃公寬子太學生伯耀孫男四顯宗

郡學生娶舉人吳公聰孫女孫宗聘教諭賴公存業
女績宗聘府同知陳公頌孫女會宗未聘孫女十人
一適吳生懃一適傅生良謨一適黃生頌教一適黃
生拱宗一納生員洪廷賓聘一納侍郎顧公珀長孫
應禎聘餘尚幼曾孫女一人外孫男一人女三人外
曾孫男二人女三人敬等以嘉靖壬寅十月二十六
日寅時奉葬大夫墓在晉江二都蔡公山之原一名
飛鳳山背乙面辛賓五峯山東抵楊宅村西抵壩邊
村南抵揮使楊氏墓北抵山後分流諸山環拱二溪

橫帶相傳謂古今勝地題曰勅封承德郎南京刑
部主事前湖州府學教授勉庵蔡先生墓內壙二一
藏大夫一厝為安人壽藏先配包氏先大夫三十七
年卒祔塋本縣三十八都萬安山梁太孺人墓側或
議遷合塋禮曰合塋非古也死者以土為安藏之既
久不宜復遷此固大夫存日之遺意 大夫生而警
敏又沉潛醇慤為兒時處群中不與兒戲太孺人親
授句讀教之詩即誦教之書即讀而患家貧古書不
存太孺人悉棄嫁時釵環易古書或遣就肆中取書

目之一目輒能記不失隻字市者笑謂曰蔡君觀書不用買耶由是文聲日籍一時泉中名士十一人汪公超李公貫黃公天爵丁公儀粘公燦蔡公慶璜黃公寬董公灌張公元璽黃公瑗張公顥咸來會大夫講以大夫之見為定每歲督學使臣至泉校士凡士稱能文異等必首連列十二人然後及其它能文者故泉中自文會以來得人之盛必推十二人十二人之文苟一首一句行士類間輒爭相傳誦以為程式其後十二人俱登薦科各以才行顯大夫初治易

時聞虛齋先生研究易學見虛齋虛齋輒竒之會南山田氏傳虛齋之學遂往泛南山既盡得田氏學復推演其說轉以語人人有以說質虛齋者虛齋曰我說蓋如是一時易學遂歸大夫潛心大業以興起斯道為己任嘗曰聖賢可學而至貴學者自勉因自號勉菴年甫弱冠即授徒講學四方從者數百人及教諭新寧新寧故稱乏才乃親與解經訂文立條約以行賞罰又善開譬誘掖人人感奮自是新寧學士彬彬登薦科聲物與諸名邑齒尋以憂歸則與門人講

家食羹羹即以持食太孺人一時里中稱曰蔡孝子
太孺人歿哀毀骨立三日水漿不入口不知肉味三
年至老每遇太孺人諱日猶蔬食飲水大哭失聲生
亡兄弟僅姊妹二人初大夫喪父時太孺人撫孤執
節甚苦内外人多不以母子為意曰孩兒風前燭耳
太孺人不以為意既長語之大夫大夫沾沾流涕亦
不以為仇其同居叔父母二人不善治生又數苦太
孺人大夫事之惟謹嘗議棄居宅泣諫不可乃從之
典他人而悉歸直金叔父奉太孺人獨居一室未幾

叔父母耗其直金盡又病疫來歸家僮謂斯疾亟於
傳染不可不慎大夫曰生死命也吾於叔父天性耳
虛其宅以處周旋醫藥殯殮無所缺太孺人善之嗚
呼大夫失怙既蚤伯叔二父初皆矯強亡恙然竟以
亡子死所幸大夫一身猶存廣州公一綫之脉豈非
天耶大夫雖貧而加意内外族姻徃徃分粟以食其
養寡姊之子如已子及同堂姊妹亡夫子者食之祀
伯叔兄姑亡祀塋塚葬其不能葬者凡數人 大夫
性雅澹廉於取予六歲時太孺人嘗命索市債其人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誤多償以一二錢大夫持歸中途覺之却還不受既
長游學宮使宰昨肉必均曰大丈夫毋使一事不得
其平家無恒產僅祖屋一間蔽風雨而已其鄰舍何
氏為受業師將築室欲乞地數十尺時謂大夫方窘
能割地以資人哉大夫與之無難色不受其直後數
年業師之子又乞地又與之數十尺窮時受徒貧者
授之束脩不受曰不責其禮至為諭教授教時盡却
諸生束脩曰大非古禮他如門庫等役惟用其力而
不取之直人以為難會新寧邑令缺監司委攝篆固

辭不可則雞鳴視事日入退食革常例剪巨奸均徭
役吏治肅然與民休息至紙墨油燭毫毛不私於衙
士夫以土物饋遺悉無所受一日有遺筭至者適太
孺人病嗜筭乃受之邑中謠曰蔡先生攝一縣受一
筭云居海寧數年有友人典銓擬授無錫令尹貽書
問意所欲拂然曰天子命官銓衡用人非所宜問抑
以無錫大地予心利之耶不報卒不果授而徙湖州
其自湖州歸日俸餘無百金携書數卷畫數幅而已
晚年拜封主事服不為加惟着故為儒官時衣帶徒

行道中人不知其為封君言笑亦不欲有侵於鄉之人非公不入公門口不道有司之事每貽書廉曰汝委身報國不宜以家為念世俗父兄恒喜不義富貴我寧死不顧也所以廉仕宦十三年而大夫所居猶曾祖時所遺以蔽風雨者未嘗少有增益薄田數畝僅足以供祭祀而不足以贍兒孫之養今諸子不肖不能有所樹立以昌明大夫之教惟布衣蔬食體不勝而言不出則未之有改耳 大夫持身端謹每事必師古人行旋周折其中規矩雖作息食飲之常

舉有程度微至杖履几席亦慎安置不越尺寸晨興先謁家廟然後諸子弟上堂揖見考德問業盛暑讌居終日衣冠危坐造次未嘗見其疾亟變武與包安人相對無苟言笑遇人無貴賤長少不敢慢嘗謂古禮既廢閭里之間子弟放逸所以節行日薄而俗風不美首倡文公家禮行之諸子冠必宿賓行三加儀每歲時祭薦預日齋戒至期雞初鳴行禮其牲饌必諸婦親具不得更委他手曰必敬必信婚嫁擇配問其家教貧富所不言裝送務簡約不欲侈飾如人居

太孺人喪自飯含以及大小祥禫無不合禮 大夫
自守忠信而推誠遇物平生不為偽言欺人亦不逆
人之偽座右嘗銘曰寧受人欺不可欺人一言之欺
即是欺心又訓諸子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使人知
者只存天理二字所以遺子孫亦惟此耳人有德之
必報有仇之汪汪能容終其身不伎一人執古守貞
於道不同不為而交曲意於下心無所不悉而不能
承奉攀援貴顯之人故其為儒官數歲不遷見人之
富已不以利之而視貧之人如饑渴切身語曰不伎

不求何用不臧 大夫固多偉行其在家庭中隱德
尤美前母包氏從宦新寧疾革遺言屬大夫曰吾有
妹君可嗣娶大夫曰諾會新寧邑簿鄉人也雅重大
夫才以二女未適人惟大夫所擇不可主簿則伺大
夫過訪故令二女脩容盛飾以窺大夫大夫不意中
見之歸甚不樂或謂二女容固可配君子大夫曰吾
豈以女子之容忘丈夫信哉即不求信彼以其容來
窺吾亦不願為妻耳遂終如前母之約 大夫處鄉
謙冲和易人人樂親至理家并肅教子勤嚴不可犯

自罷官歸田春秋已高然每晨五鼓起與子弟讀書
就寢必夜分諸子成人雖至四十餘歲稍不如法輒
鞭朴不貸人謂萬石君之教如此 大夫致仕奉先
極致豐腴而自奉淡薄穀不蕪味衣帽一着三四十
年家人鮮御金銀琮玩之物然皆勤於務作無游食
者內外戒飭得柳氏公綽家法 大夫簡靜嚴重平
生不為戲譁會大會廣坐談笑蠶起訥訥似不欲出
聲俟語間據理陳詞閑者為之息或衆飲狂叫大醉
裸裎於側大夫兀然自若遇有適意微哂耳居常閉

門不喜聞外事然鄉人事不得其平成就正且曰毋
為蔡先生所短先生平之人人各得其心 大夫於
人慈祥惻怛而性梗直露底裏受人之託必終人之
事至死不忘遇僮從有恩禮曰彼亦人子也 大夫
少處艱窘而刻勵有大志嘗自言曰做秀才時時至
甚乏遇人無愠色亦不負人一錢 大夫少與十一
人友時通財帛共休戚相見無他稱號但曰某字某
兄厚之至也 大夫為學凝靜精密不一時苟且放
失晝之所接夜之所思每日登記于籍有得或錄之

壁就如應酬答問之禮亦未嘗見其疎漏 大夫自
少刻苦成儒嘗聞家庭中語初為郡弟子時太孺人
不能辦之衣巾一二姻戚助之後從南山講易或時
單衣曳破履歸廬瀟然無烟也今子孫未至饑餓日
勤鞭笞學不務實豈知念先世哉 大夫讀書專沉
好思每一編翻閱數遍人見謂了了猶披玩不置曰
其趣未窮耳獨居一齋兀坐竟日庭中草長數尺或
招之出門不應夜讀必焚香數行以香至處為起息
然息不香一二行輒起或至終夜不就息其書尤熟

於程朱之言如易傳本義集註大全首尾默識不訛
一字 大夫文章平正明達不為雕琢險詭拂經之
語於義理粹如也有你不留草故所著雖多而散亡
遺缺家藏亦鮮少今家藏僅海寧集一卷湖州集一
卷家譜一卷經解數卷 大夫平生用心專而効職
勤自游郡庠時既受籍於師則遵其師之條教科指
如晨昏朔望升謁之禮時時必至居鄉子弟從之時
時對子弟及仕而為儒官未嘗一日罷上堂講書嘗
自誦曰一日居其位則業其官一日素其位則行其

位 大夫晚年結社南園之亭與二三長老彈碁看花酌酒賦詩暇則登紫帽之巔入清源之麓斯亦慕達者之風得隱君之趣也然卒之前一月猶具雞黍扶病入圃中與諸老讌讌若知永訣者廉不肖於諸子之中蒙先大夫教導獨勤尤鍾愛也嘗記五六歲時大夫日取古人言行一一指授至某人孝某人弟某人節義必曰而其學之或時與論天文地理官制人物欲廉通曉其槩甫十歲則令慎所與遊如王子道思梁子宅之皆廉垂髫之交也先大夫所以教者

如此今廉年過三十尚未有聞能不自愧哉廉初登第時大夫寄書一通布袍一襲曰此我儒官時服也汝其朝夕着之以從政同輩者誚廉且曰而父迂闊如是此中患無官袍可服必數千里來寄哉即寄無絲紵之織者安用布耶夫大夫非不知人之誚已正以富貴之所趨習為廉慮之耳及廉請命婦婚一時里中為廉誇艷其事張送鼓樂車蓋甚盛大夫悉辭免泊如也此可與俗人道哉廉嘗由刑部郎中罪謫廣德州丞大夫聞報喜曰升沉固自有數吾患兒不

能事主耳

主上如天雨露霜雪莫非造化子能由此而困心衡慮寧知損之非益耶自廉竊祿中外十餘年大夫絕口不問官中俸餘多少及方物有無聞其貧則曰好消息也大夫平生動獲天佑其事甚奇昔由新寧扶母喪歸遇道梗先後行者皆陷賊中獨識大夫為賢孝人相戒勿犯后游海寧行至建溪一夕泊舟黯淡灘上夜深風雨大作舟纜自解走灘下舟人方熟睡不覺其同時自解數十艘皆衝擊溺死而大夫完

舟無所動灘前有漁者明見一人像貌如佛危坐舟上及宦歸田里西隣夜半回祿為災時值烈風延燒無數大夫惟赴祠堂載神主避去忽然反風西嚮火不復燃或見夜有神人坐屋脊手持一尺作聲曰此處止此處止夫神之有無不可知但其中豈無默相者大夫素強健寡病每諭廉母以離憂為懷適廉由廬州郡丞遷留都主客郎中戒行李南歸省覲行至崇安大夫遣一僕止廉勿歸以曠官守廉謂業已中路不可止歸之日大夫方無恙越旬病作再踰月而

棄去廉不孝尚忍言哉然使其時王事靡盬不得啓
手足以終大夫則此生罪譴尤何所逃於天地之間
初大夫病移榻榕山書院去家半里許迨將卒前一
日與大夫婦遂得終於正寢要皆有天數也大夫死
時神氣如常言動不爽惟執廉手置之心上曰須體
我心絕不一語及後事平生所養可知矣自大夫之
亡也泉中縉紳大夫以至閭巷氓隸及海內所嘗交
游亡不泣下嗟其賢至形諸哀章輓訶爛然盈帙也
嗚呼蓋棺而公論定矣門人蔡潤宗等祭曰先生講

論之功足以發明乎后學脩潔之操足以扶植乎士
風有門人學士以紀述其文章有鄉評國是以論訶
其賢德門人常尚賢等祭曰外方內直貌古心夷行
脩經明鈎深闡秘人謂先生安定復起友人吳銓等
祭曰學邃于潛行精于約篤實光輝安靜堅確後學
洪富等祭曰其嗜義若飲食其不近利如蛇蝎之不
敢嚮適自好其身若守貞處女不能俯仰時好也如
木強山人按諸生上大夫賢狀曰事親孝而遠有烈
聲教子慈而克成令名講學精義理力矯俗弊持身

尚清白務黜繁華養望全節以居官秉仁率義以睦
族處鄉則忠信和讓雅重月評宜家則嚴肅整齊欽
崇時範又曰德性醇謹克厚天倫問學淵源倡率禮
教平生得力在於不欺本縣勘狀曰教先道德行首
孝廉心同古人家興禮讓鄉評雅重士論素歸本府
勘狀曰孝弟夙成行跡表著甘貧守道脩己教人考
其平生坐鎮雅俗揚之身後益樹風聲禮鄉先生歿
祭於社誠可以軌式來學表正鄉閭巡按御史批詞
曰教授蔡公平生行實委乎輿論舉以崇祀可表風

化行府躬製神牌依禮致祭送入鄉賢祠嗚呼予考
家譜中詩書之業其所從來久遠為吏者以清白傳
子孫故居無厚封而世有善積迨我先大夫少孤時
危乎微矣然能以學行超然中起表稱一時識者歸
孟母太孺人之功克廉不孝幸守先大夫餘澤不絕
公祿而未能夙夜努力有所施效 明世以光揚其
家尚負先大夫作速之志而先大夫即不幸棄養克
廉不死尚忍言哉太史公有言士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弗

稱先大夫平生皎皎樹立之行固所不擴於賢士君子惟於事狀蓋闕焉斯克廉之負罪引慚而留喘息不死者也克廉身於衰疾荒迷之中言之不能文故不銓次成篇姑撮家庭間凡數數條然粗記其槩間或多所重複蓋思之不能盡而置之所不忍也幸大君子采擇焉不孝孤克廉泣血稽顙謹錄

卷之十一終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晉江蔡克廉道鄉著

祭文

祭敬齋胡先生文

嗚呼道本無名學貴自得二聖始教兢兢業業嗣後相傳敬為心訣世遠風微至人不作中多儒者玄談異說先生聿興一敬自律先生之學實本晦翁居敬窮理孔氏正宗蓋與兢兢業業之教先聖後聖而同功今之學者讀先生之書而視履以考其終乃知其

所自得，不徒博聞，亦匪鑿空名之曰道。信有定從，其也。視學茲土，作人無方，所喜諸士皆傑，然後進於先生之鄉，則所觀感而私淑者，自當不迷於所往。因與諸士登拜先生之堂，詢諸后事。若天所以報先生者，未至不覺其涕淚而淒惶，專具牲帛奉奠。先生偶以疾作，禮不勝情，固知不與之罪，同於不祭而抱病夫。俎豆之間，恐失先生居敬之義，亦非以致祭神如在之誠。於是遣官為祭，幸鑒公靈。

祭鄉賢文

維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十二月丙子朔越六月辛巳，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鄉賢諸老先生之靈。曰：不有先哲，孰啓后人。恭惟諸老先生，博學宏才，古行純德。山川間氣，鄉邦楷式。澤被蒼生，功施社稷。聿崇明薦，垂憲無極。逮我先考，勉菴府君。私淑前賢，既竭心力。行誼有稱，鄉評無慝。茲蒙郡縣大夫學官弟子公薦之，督學憲臣及於巡按御史庸厠俎豆之末，獲與諸公千百秋而同祀。謹擇今月七日奉主入祠，敢陳菲儀，先以告之。尚饗。

祭懷忠祠文

嗚呼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維綱常以配天地其在
為臣伏節死忠其在斯民懷德報功民曰好義臣曰
成仁合言一道各盡廼心嗟嗟二公慷慨性生寧藩
不執以死自盟備兵遏賊先事同憂捐軀遇難沒世
同遊維死之時玄雲覆屍明明上帝則既鑒之千姓
獍猩僧舍治喪此時何時民胡不念天子哀恫祠
曰旌忠春秋俎豆百禩攸崇民之懷思別言有祠祠
也云何死則於斯死斯祠斯英魂永妥昭彼同心於

其死所是孰使然曰無所為感憤惻怛人人自淚嗚
呼酬感義重愷惻根仁成仁取義惟事一人仁義
並存懷忠之門豈唯民秉觀於公論在臣之節亦君
之恩三綱四維萬古亡虧二公之忠文顏同歸二公
之神天地其依某等食祿是邦風化攸責愧未新民
幸竊餘澤載飭廟工告安神宅絮酒一將神其有赫
以江西布政使司叅議黃公南京戶部主事馬公共
堂配食尚饗

祭包孝肅公余忠宣公文

禮祀鄉先生于學宮所以興教化勵人才也其有特祀乃 國家崇德報功之異典耳仰惟二公孤忠大節爲廬名賢 國家重之天下知之顧特祀之典雖隆而學宮之祀尚缺百年以來未知有作議者皆以特祀為尊而並祀為瀆耳不知以公之賢雖十數祀之不為過亦不為瀆况鄉賢一祠本關學校公在祠則祠重學校亦重而使青青子衿朝夕瞻依自足以消鄙吝之萌興尚友之想其春秋祭祀仍不妨特祀以盡 國家褒崇之義不亦兩得乎哉某謹以仲冬

月朔奉安神主於學宮敢奠以告神其鑒之

祭霍文敏公文

惟公天與精英國之柱石文先儒林勛昭 王室公之立朝尊崇道術禮明統嗣大孝無弗教豫 儲君聖功是則日進昌言沃心造膝又以孤墜自持伉伉不挾朋比不虞訕嫉謀寢宄奸氣震回通死生以之曰利社稷世所同求乃不彀得世或同忻其中獨惻愛養人才渴飢飲食銓衡肅清百世可即公之處家古訓是式合爨弟兄未嘗私匿讓蔭宗子曾何德色

非特敦親正己格物刑家有訓罔流淫佚童蒙有規
勿喪純一足不公門口不財帛心為良田仁乃安宅
甄陶后生循循誘掖表俗化風陰受其澤嗟虜瑞鳥
靈芝世豈常出當代如公寔鮮儔匹自公云亡元氣
日室鄉失仁賢國無法弼某等文章受知誼均肉骨
來官是邦傷公奄忽戴德未酬懷情獨鬱惟公俎豆
學宮后世有述安知旂常勒銘無日公之精神其且
不沒尚饗

祭尚書漁石唐公文

嗚呼我翁尚忍言哉夫翁中興間氣昭代名公錦
繡之口甲兵之胃乃文乃武惟孝惟忠蒼生之望社
稷之功是宜長引天休承式僚工胡天不憇一疾而
終某也末學受恩非淺懷德在中於茲今昔之感不
知涕淚何從方某弱冠登朝謁翁淮上也以某為
有可教而示以珠玉見其二子油然禮遇之加隆繼
而為卽侍翁秋部也以某職事之效而委信勿疑大
同之獄毅然抗衆論而契宸衷后某承乏視學江
右也我翁適掌銓衡之重某無一字敢通政府而聞

翁昌言於廷論之間謂某也庶幾可以立朝時
雖阻於忌者而翁拳拳引汲之心已藹乎其無窮矣
嗚呼翁之出處進退於某本休戚相關翁之高勲動
為人忌而大同一獄寔與某並忌之端故某謫而翁
還矣翁為太宰又以方正忠耿言論風采召怨其所
得罪雖非為某而時之忌翁者甚於某也翁其能免
耶然則於翁死生之際某又烏能不出涕潸潸哉翁
之歿也五易星霜宦途遙隔黯然而自傷茲憲洪都道
出翁里拜翁高堂晤翁賢子繫翁何在痛思曷已臨

風一奠用哭所私尚饗

祭司徒顧新山公文

嗚呼公其不可作已夫世趨既下士習益漓進則脂
韋澳忍謂獵致華顯為通其退也爵位誇詡氣焰凌
轢而終其身於肥甘美利之鄉以此為至足不意今
之時乃有純德古行如公者邪公起制科由縣而州
而卽署而藩臬而寺而部不過積資累勞緣格循次
若為公遲之非善宦者然其所至德政有石名宦有
祠公之政實政耳彼震耀一時而黯然而無聞者視公

孰夥耶歷官幾四十年先后乞休蓋二十載公之才
誠經世者而其心豈肯於仕耶公之歸也不屑榮養
素食舊居恒貴而不有毫且益堅里閤中稱公曰先
生而不知其為大臣萬石君之教家陳太丘之化俗
末學流輩相尚以義有所畏而不敢萌逞謂非公先
之邪部使守臣禮於廬而問政者大體利害外不他
所言募兵止盜畫策救荒公隱矣豈真忘世者哉嗚
呼此公之餘炳炳在人睹記者也若公之德亡所不
容若公之守亡所可苟平生不立門戶以道術自名

而其所存真有萬物一體之意亡不可告天亡不可
對人公之學非聖學而其人非完人耶 三朝著舊
四海典刑而天不憖遺哲人其逝予涕之從固為世
道慟耳豈直區區葭莩之戚哉嗚呼公之勲名在史
籍德澤在人心吾知其不磨之氣不死之精將必為
景星為卿雲昭曜輪囷數千百年於宇宙間公其不
可作也夫

哀梁學泉兄文

嘉靖壬辰歲秋七月四日吾兄學泉奄辭人世友弟

蔡克廉哭之十日矣哀不成章尚冀復返嗚呼其終不返耶其亦忍舍我而去耶吾兄其終舍我而去矣吾亦不能言也爾弟不言則又孰知而孰痛之耶仰天而天不可知告人而人不吾惻嗚呼吾安能不勉強葡萄哭泣于吾兄之靈而一告訴耶昔者十歲定交意氣相許往來文字出入襟裾凡鄉之人稱二奇子余念同心亦期白首歲乙酉秋兄年十六名薦鄉書弟猶落落凡庸人爾來京師未第丙戌歸鄉招爾弟共構草堂從師講易由是處必同床食必同席書

必同記誦文必同筆硯出入必同至止早暮必同作息紫雲之樓燈火聚晤比之曩時情義益親歲在戊子爾弟亦歌鹿鳴于鄉遂相與計偕來京畿越明年同舉於禮部又俱以親迎得告則復同舟載歸人稱二妙自是而同山居讀書者又二年乃同出就官以至今日未頃刻離蓋由言交以來十有二年于茲矣吁嗟乎人誰無相知惟我與爾天下無之蒼頭為朋同窓五載意氣既合蹤跡亦孚天地人情皆當膠膝如之何而今捨我去也嗚呼哀哉所貴乎人相知以

心嗟我與爾肺腑畢露凡有是非不恤嫌疑不告妻子而告爾弟同姓骨肉如是者稀柰之何而今捨我去也嗚呼哀哉天乎天乎天喪誰乎天喪予也嗚呼天喪予則喪予也而喪吾兄也何哉天喪誰乎喪吾斯文矣吾兄嘗言今世學者累在文章當年稚童之交尚為應舉時俗之業願得一南官于以竊公餘之暇講究經史博覽世務共求吾聖賢體用之實學去歲同榜得官兄有南銓之行爾弟備乏戶部則相與嗟嘆以為造物者之一大斬弟今幸請命而南矣

吾兄又何之也嗚呼痛哉曩弟來至揚州接吾兄遣吏手書聞吾兄疾病戰兢無地然觀所寄詩作謂當未甚憊也愁喜半之至與吾兄相見觀爾精神顏色乃大憂疑吾兄強起病榻執吾之手抱吾下淚余相與寬解意者吾兄之病因吾少紓在吾兄亦望爾弟之能療爾病也誰知爾弟之來八日而吾兄遂去耶嗚呼謂我與爾之無緣也則不當使吾兄弟相踵而南謂吾與爾之有緣也則不當使吾兄今日之永去謂造物者之無意于吾二人也則不當付以平生燈

火之分蹤跡之巧乃既許之於前而何變怪傾覆不可知於今日耶嗚呼痛哉適吾兄之亡也骨肉之親無在左右獨爾弟啓手足豈天欲成生平始終之交直以此而見吾與爾之緣耶則吾不可得而知也告終之際手書命字以示弟嗚呼亦不惑於生死矣然仰天獨笑而去未嘗一語及後事豈為爾弟之不足任耶嗚呼爾弟不才不學扁鵲之醫不能延元旦夕之命至於後事則不敢不盡其愚然在官中多有窒礙天涯骨肉不能扶爾喪以歸耿耿此心未報萬一

兄舍我而去固已負吾爾弟負兄亦已多矣其如之何維爾家世寔吾母弟之戚爾有高堂即吾母也三世積善二母含冤至於兄身乃見天定吾兄之孝神人所知身營葬事六喪歸土爾病之生寔此勞苦復以二母之故願就南官留養此舉未遂至於疾篤惓惓在裏使吾代作家書旦夕迎侍嗚呼亦孝矣天乎其有知也則報於吾兄之身者尚未足乃並善人而奪之天乎其無知也則不當使吾兄發五世之憤既培之而又覆之似不當若此迷之甚也九泉有靈魂魄

未安彼蒼彼蒼亦太相負嗚呼痛哉吾嫂視兄百年
及此棄置終失所天吁嗟吾兄亦忍之哉尔有一女
嬰嬰在抱無父矣又無兄弟吁嗟吾兄亦忍之哉爾
有兄弟懷義懷智皆未成人望爾如父辛苦未瘳繼
以荼毒吾亦爾弟爾不見憐嗚呼痛哉天乎為之天
乎為之哀哉吾兄夫復何恨所恨爾弟有懷曷訖動
則無群學焉無助哀哉此身若無耳目百感千愁臟
腑裂碎嘆平生之遊處哀死生之湏臾秋雨寒灯書
案卧榻觸物生悲興懷可見吁嗟乎其見兄耶其不

見兄耶余昨至書齋點檢書籍收拾吾兄之文章彙
徻隕淚手不忍執某書某冊昔日所共讀誦也某詩
某文昔日所共唱和也某紙某墨手澤存焉吾亦安
忍收拾之而使吾兄之英長存笥篋乎扎嗚呼吾兄
已矣昔者之文已為古作昔者之歡皆成故事哀哉
燕京雪夜論道同志之分其終已乎哀哉潞河孤舟
二宿連床之分其終已乎哀哉潞河臨流對月携手
之分其終已乎北斗九日建陽延平之遊吾不復與
爾共登山乎金溪清水白沙滄峽之渡吾不復與爾

共泛舟乎八日南窓未吐一語吾又不及與爾一
共飲食居起而竟爾永訣乎嗚呼吾而知爾之有今日
也則何不相守北燕婉繆待斃夫何有今日之倉惶
踈濶耶又不然故鄉同歸山林畢志夫何有今日之
飄零淒慘耶嗟哉疇昔之歡已兆終天之別不盡生
前之心卒抱死後之恨嗚呼痛哉揚州所寄手卷聞
皆病篤所書筆硯無力勉強成篇嗚呼念我寔形于
詩固不知有病也由今觀之病懷數首吾兄絕筆也
知爾永訣其作此乎不然埋劍之行歸僕之嘆何其

愁且悲也嗚呼痛哉興言泣血臨紙斷腸肺腑號天
倚靈叩首此生已矣後會何時想爾顏面若在若疑
杯酒蔬餼聊致永思天地神人孰知我悲嗚呼吾兄
乎吾兄乎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庶幾尚一來兮吾亦
不能言矣嗚呼痛哉

哀榕峯外父文

嗚呼吾視榕峯若父南渠若兄外姓之父兄此二人
而已吾哭吾榕峯已不可忍也况又并哭南渠則所
以哭榕峯者又當何如為情耶人之生也不能無親

感內外其上焉者父事之其下焉者兄事之既以維情約誼則當終身賴焉詎一旦而所父事兄事之人皆在所哭也則將誰與締交誼敦親好哉故吾哭吾榕峯已不能文也况又哭南渠而共為之辭則吾雖欲文之又奚能耶然不得已而有說焉吾榕峯翁其當呼吾南渠而來聽之曩克廉在留都朋山伯訃至已深為國家痛繼得南渠手書道榕峯翁有恙竊以為朋山既歿兄弟手足之情所不自安耳及南渠再報則謂榕峯之病幾死復生未始不憂而喜喜而復

憂也然又以為吉人耆德必獲天祐天既佑之當令其終嗚呼誰知天命之不可常而人之死生不可定耶南渠憂其父而不憂其身病者固死而不病者亦從茲以逝耶去夏南渠懇懇致書相約以榕峯老且多病如庶倘得東西之便不吝一歸比得轉官報至某即翻然而南寔重自喜謂得終如約於南渠趨次蒜嶺道中遇子仲與僕宜脩因問吾榕峯居起乃蹇然言榕峯翁已即世而南渠兄亦繼以憂沒嗚呼詎至是哉某聞之惘然自失退而與妻子相對噉嘸五

內崩而百憂結矣終加詢覈未忍遽疑子仲宜脩之
傳果妄耶子仲宜脩之見果夢耶由是慘感詫詫以
行既至故國則見平生所親皆迎車輶叙契濶而吾
妻姓之父兄無一人焉然後知子仲宜脩之傳非妄
也非夢也嗚呼吾今而後知南渠之書寔默有永訣
之意耳不然何切切於吾之一歸耶蓋自此書之後
不復見寄天寔使之不偶然也但使予既有南歸之
分而終不得慰南渠之私有負乎榕峯此何為哉天
乎奪我骨肉何若此酷也天乎令我生人聚晤何若

此靳也嗚呼吾憶榕峯翁洛江對酒欸欸為別今已
三載豈意江頭夕照之淚已作幽明永訣之期耶嗟
我南渠錦田一夕相對言心死生之別亦在於此令
人何樂於離親戚重軒冕哉庶自童髫時未有知識
誤受知於朋山即以榕峯之女妻於庶故亦得與南
渠兄同志共學嗚呼朋山榕峯二翁於余有師保之
義南渠兄於余有筆硯之雅蓋不獨子弟婚姻之好
已也吾幸而有今日而向之我師我友者今皆不可
見如之何能勿傷也榕峯之行誼里中公明高潔之

士自能言之庶為之說似涉於阿但概當世之士喜雷同寡虛受有善人而人不知者亦多矣何以示後榕峯翁孝友天性剛毅不回廉介不取多人所不及見且如邇者奔朋山喪赴江右不受數百金之餽此其大節可知兄弟急難冒病驅馳一哭而得疾再哭而喪身榕峯之死死於友耳至於南渠其事榕峯曲盡子道榕峯得疾者一年南渠日侍寢食未嘗頃刻離迨榕峯不起而南渠遂泣以死南渠之死死於孝耳嗚呼榕峯翁死於兄南渠兄死於父孝友之實神

明所鑒但恨天欲使天下為孝友之人則不當殃其身然使榕峯不愛其兄南渠不愛其父則必不能傷憊以致疾得正而受終又安能以成友成孝也故在生者之痛誠無窮死者之心誠無憾吁嗟榕峯翁天奪其身必當昌其後榕峯翁其有知乎子雖不存尚有諸孫諸孫雖少尚有諸弟諸姪可以托孤榕峯翁能以友事兄則為姪為弟者必能推榕峯之心以事其父兄南渠能以孝事父則為孫子者必能推南渠之心以事其父祖吁嗟榕峯之後可無慮也夫庶不

肖尚當努力分事決不忍使吾榕峯翁之目終不瞑也援筆為文流涕盈紙天乎其憫之靈乎其鑒之

祭朋山先生辭

嗚呼高朋山之岌岌兮夫何顏替而無光紛椒木之菲菲兮夫何萎絕而不芳羗美人其不淹兮哀時命之不祥帝覽下土而降賢兮靈修皇皇其錯輔衆暖暖而多艱兮長飢渴以延佇先生先生乃有此脩能兮復好蹇蹇之嫗節攬蕙蒞與菌桂兮塞杜蘅以為結彼佩纓其陸離兮非離世而獨顧皇得此乃無憂

兮亦惟蒼生之故也初司寇之刑平兮嗣分符於二府相美政其獨異兮民祇今而思父母惟荆楚之叅藩政兮復按察于甌吳時方仰先生以為理兮亟奔祖喪而家居迨壬辰再起江右兮謂將乘騏驥以馳騁也飄風忽忽其相傾兮柰何及中道而躓步也羗所恃之芳草兮芬至此而遂已雖遺芳其猶未沫兮哀皇輿之莫與調治指九天以為寃兮豈終不察夫善惡資彙薙之難虧兮蘭芷朝好而夕妬固家邑之云替兮傷九州之無女靈修長太息而不安兮何直

有親戚之苦也世貪婪以馳驚兮孰好脩而祇之咸
追草木以變化兮及零落而折之朝周容而夕偃背
兮黨人豈君子之能傷懷瓊佩而不得終兮自前聖
固亦以為常嗟哉九原不作則亦已兮顧余小子其
無師恫歎歎余侘傺兮百浪浪而沾衣吾友宅之
之喪於去秋兮吾既五內之崩摧今又朋山之訃聞
兮孰云察余之中悲惟梁為兄弟兮留曰外姓之伯
叔骨肉此二人兮蒼穹忽忽其俱覆喟憑心而噉辭
兮余何乃有此筑獨也舊鄉曼曼其脩遠兮吾將誰

與平此鬱邑也覽相觀於四極兮更求荃芳於何之
瞻朋山而敷衽兮束香藹而要之願剡剡其揚靈兮
駟玉虬而下之

祭太守吳兩山公文

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
兩山吳公卒總二州六縣人民呼號如喪考妣越五
日辛亥本府同知蔡克廉率通判周允推官張松再
拜置酒以祭公之靈其詞曰嗟呼以予所聞公於仕
宦升沉之事蓋可撫膺長太息也今觀公之所施設

以及於死生幸不辜之間孰不泫然痛心流涕者哉
正德間公以明經首薦關西后舉進士凡四方文學
皆知有關中賢者嘉靖初年公授戶曹主事改兵曹
再遷員外郎中大司馬有所匡建或陳列三邊形勝
卒乘緩急地勢險易之畧必質之吳郎中間有在位
貴顯要以已意順指兵部者不畏尚書而畏吳郎中
故郎中在曹八九年未嘗一人以請托至六曹諸司
百執事莫不歛意退讓吳郎中風裁凜凜云然公竟
以此得罪出守銅仁未幾改處州二年後改廬州一

年公治廬州仁義並施民懷吏畏至論其興革所由
大較令毋擾邇者

聖母梓宮南祔荆楚公事事於徐淮之間而病且作
矣公嘗語庶曰予疾恐不起願上疏乞遂首丘子其
草之又語曰哲人知命鄙士貪生予疾死不恨送死
大事屬之于君庶等相顧不忍然亦壯公明去統之
義達死生之故也豈知䟽方行而身遂殞為公后事
且不及而公遂飄然以去耶夫公博學懷忠身事
明主幸矣然不幸夥忤於世其居兵部使君子小人

皆知有公亦足以維持扶植綱紀不可謂不幸也既
而出守薦紳大夫謂公淹抑特甚交憤懣迨于今日
今幸公論稍稍明著以不次待公乃官未及遷而但
已焉公之屈卒不伸於九泉之下銓司加意人才臺
閣志在天下安知聞公之訃而不拊髀搥腕興遺才
之嗟乎古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哉斯言大不幸
也雖然公之官為國家守法故滯公之身為王事賢
勞故死公之死生浮沉俱非為身也大夫夫以身報
國沒齒亡憾假令公為兵部時少自貶損以媚權倖

必不至於出守銅仁后能隨時改節夤緣其間則亦
不止於廬州而已其來廬州復能辭煩避難忘臣子
之禮而緩於奔走之義又安能得疾以終其身乎然
知公之心不安於是也今公於心安矣生寄死歸何
不幸然公卒之明日令弟至旅襯有歸廡等敢不竭
力以襄公之後哀哉哀哉

代諸老祭鄭一齋文

常人之情孰不兢兢進取而以謝政歸田不得畢其
志於祿位勤名之間為憂其心毋復有祿位勤名之

望而不能不以子孫為謀則用力於田宅倉廩之際
而求以消遣娛逸其身則必致其供奉玩好之美以
此為至樂憂之則患失之計生樂之則在得之意重
夫有必得之意殆將終日營營以務快足其所樂是
無一日而可樂也苟無見彼之可憂則亦不以此為
樂語云得不得曰有命今觀一齋鄭公非知命大夫
夫哉公弱冠登進士年三十太守潮州以鯁直不容
致事歸今年六十有五矣歸田三十餘年磊落之氣
方正之節未嘗一日改可謂不動心於祿位勸名之

間者薄田數頃僅僅足以充祭祀而不足以肥子孫
而於其身則不為聲色之供奉奇瓌之玩好以為消
遣娛逸之計惟日與我輩二三老聚樂乎南圃之中
聚則酒一壺蔬數盤烹茶煮粥彈碁看花相忘於形
骸勢利之外蓋公之樂不求其極適意而止公之憂
不隨乎世見可而止斯可謂善處憂樂者矣嗟乎自
我輩有綠野之社方六七年前歲在庚子勉菴蔡公
歿時與公同登勉菴之堂欷歔涕泣曰失此良侶退
相慰藉謂當白首相保豈意公今亦翻然已逝耶今

之哭公亦猶公之哭勉菴矣百年同志日以寥濶山林勝事日以衰薄安得不相顧而咨嗟感嘆之無已也然要之死生固有定數我輩身在亭圃之上心之精神存亡以之方勉菴之將亡扶病入圃具雞黍叙朋舊甚謹時公亦在席共祝勉菴當亡恙數日而勉菴謝世乃知此席直為死生之訣也公將亡前二日亦來圃中飲酒談笑如平時酒半疾作遂不可復起豈公此來亦不能忘情於諸老友之別耶二公死生交情誠不貳其心者也嗚呼幽明永隔孰不傷悲此

心不貳雖死不死隻牲杯醴聊以將吾之憂公如平生之樂猶能來飲食之

祭同年李約齋文

憶昔南宮入彀北闕上書曲江沙堤聯珂並轡元龍逸氣王劇俊才倚玉為榮附蠅多幸及夫東西南北且厯夜月之思况乎生死幽明寧無晨星之感公也雄猷潔行通籍瑣闥累牘連章披瀝便殿南巡抗疏力擬回天西粵左遷身輕去國此則獨立敢言舉朝之唐介面折庭爭同榜之萊公也 召虛前席

恩重賜環守列名邦榮分剖竹清高莖露正直朱紘
名配文翁實符何武方羨奏功之第一更擬錫命之
必三詎知星隕寢房月蝕東壁一老不憖哲人其萎
在安陸則蜀人之哭乖崖在年家則昌黎之悲季友
也嗚呼錢鏐顏子何德何愆汲黯公孫曷窮曷達吳
天謔命紛爾不齊吊古傷今潜然出涕然而貴弗專
於膺仕壽不假於修齡公自有垂百世而不騫愛儔
人而莫右者存也尺帛東香臨風一寄寒雲暮雨情
如之何尚饗

祭朱東山文

庶從蚤歲為戶部主事寓居京師一時海內賢豪多
所親炙歲當壬辰 廷舉天下進士則聞潮陽林敬
夫德清蔡子木寧國王維楨萬安朱士南三四君子
年最少甲第最高心竊欽慕而朱士南君一日偕林
子蔡子予舍館來因得投交焉士南君且予鄰舍又
其叔父芝山君子同年進士世講尤好自是蚤夜過
從日益密予齒長士南君一年士南君以先視予予
亦僭謂士南君吾弟也而得聞乃翁東山先生行履

頗詳予蓋視東山先生父兄矣然侍几杖執弟子禮
無從也後十四年乙巳予承乏提督江西學政巡歷
萬安敬造先生廬則見先生貌澤而氣充行方而性
介與之語敷德演義循典繹經及論風教蓋三致意
焉而世俗瑣瑣援引干請或井里好惡言人之私者
絕不置牙頰間先生於予如此其它鄉行隱德可類
推也方為士南君有賢父兄樂矣明年丙午秋先生
告逝嗚呼氣之充美德之厚矣胡為乎逝也予與士
南君交游十四五年今始一見先生為幸曾不幾時

謝去使予再至萬安何由再見先生哉予之寡陋竊
祿西江不能正身端本於俗化人才寔所負心尚賴
先生行足以飭俗言足以助我先生已矣豈徒吾一
人私恨寧不為鄉邑風教之嗟乎先士南君以刑部
郎中審錄江南便道省覲先生且無恙登堂戲綵甚
謹亡何先生疾作士南君日夕侍湯藥而先生竟不
起嗚呼此奇數也數年遊子之懷千里覲親之日乃
以此而送考終君於士南君有嚙指之感非天其默
相之耶非士南君之孝何以獲見先生之終非先生

之德何以致全士南君之孝先生可為令終無憾者
矣庶不孝往年轉官貴陽乘使過家不數月先君見
背今士南君仁孝而於先生送死蹤跡亦似有同者
嗚呼予與士南君昊天罔極之痛其各忍言哉其各
忍言哉

祭王方渠文

庶也不孝有四方之事去父母膝下六七年舊年春
始以徙官之便假道省覲三月而先大夫勉菴捐世
方伏苦塊呼泣不能出門戶而今夏六月友兄王道

思由河南叅政歸則時時過予慰藉亡以死傷生毀
滅性也閱三月而道思尊父方渠先生亦捐世夫庶
之不孝有父不能久於其養獲戾於天亡所逭避而
道思仁孝篤至蓋計更踐敷歷於內外者十五六年
而今棄官以歸也正謂造物者不使道思盡得志於
時將使之聚樂於庭幃骨肉之間而何氣數之參差
斯懷亦不可遂耶豈天明於死生之故故使道思脫
屣而來以畢力於啓手啓足之際耶何吾二人者省
覲之日同而送死之事類也吾今雖時時慰藉道思

無以死傷生毀滅性然身負三年之喪而匍匐以救朋友之戚不已虐乎是故吊罷傷傷人而自涕也嗟乎方渠先生少從先大夫受易學有師弟之分而某自童稚時與先生之子道徵道思道原道皆皆有意氣文字之雅其事先生亦如父師蓋世講者也先大夫病先生日往存視先大夫亡先生日往哭悼詎意一年之間而先生亦病且亡邪固知師弟相從於地下之游不以生死易心但使令子與某均抱昊天之日痛而某於生我知我之人無悲而並感則有不能為

情之甚者矣嗚呼陰陽晝夜天且不違福德榮名繇人自作先生忼慨之氣直方之資事親之孝教子之慈謀人之忠交友之信固有人所不及知者是以道思殖學懋行聲聞海內道原倣質雋才明時鄉用道徵道皆皆一日千里之驥此天之報先生者也凡所以光昭令德立業揚名未有限量先生復何戚哉獨愧小子駑鈍守先生之餘澤而未能蚤夜鞭策以昌明先大夫之教所不如於令子者其何以報先大夫一束生芻為靈告之蓋不效尋常哀挽之詞而直痛

叙夫平生唯靈監享

祭石泉翁文

嗟乎如石泉翁者誠泉石人也夫今人孰不忻慕富貴然幸而得之則劬劬日不暇給至有手執牙籌而身繫衆鑰者是其設心不過為供奉安逸之計而身固已不得供奉安逸不若貧與賤之為安也今人又孰不嘉尚泉石然其精神有所分而識趣誠淺雖日坐幽林豐草之中猶不覺喜心於紛華執利之事矧在百年之內山林塵市去住幾時而能以彼易

此乎石泉翁居青陽山中六十有四年矣日以種樹釣魚彈碁投骰為事性不甚善飲然與之酒不辭時或聞系竹之聲一唱一和則捐家室忘形骸超然宇宙之外蓋其心真不以憂衣食亂故自其微約以及有子之貴未嘗一為治生計而不知者以為遺世而玩於物夫其家之生業所以為子孫貽謀者且不以為累而况於身處山水謠詠之間哉吾知山水謠詠祇以託情寄思而非以玩物喪志也斯可謂善處富貴寓樂泉石者故曰泉石人也自號曰石泉翁云某

等因與令子方塘君游而知有石泉翁翁足跡鮮入城府歲不獲一二見而時時得聞於方塘君則知翁亡恙且期方塘君日躋臚仕大竟施設以奉翁晚年無疆之祐未盡之歡也而不意翁僅六十四年以死哀哉豈翁以泉石之樂未盡脫然於塵紛而欲游神於廣莫無有之鄉耶踈散放曠之懷冲玄空漠之想斯人也其生也不為戚戚其死也又何傷悲

祭榮壽蔡樂吾文

翁以樂吾自號則翁之在人間無入而不自得矣其

於死生之際可知也已翁年八十五世所稱上壽稽翁操存行履渾然大樸無一念一事不合於古之人以斯葆真享年雖比箕彭喬不為過而何止於八十五也然以龐朴篤古之行則於死生晝夜不識不知其生也不與世喜其死也不與世悲不與世喜然後樂吾之樂不與世悲又安往而不得樂耶然則樂翁之年雖謂之百千餘年可也世之人以恒情視翁謂有翁之德而無位有子如東洛先生道德文章皆非今人所及宜乎 榮命可立致乃不憚遺條與化終

若謂翁有不樂者而不知翁既達於生死之故則一命失得何論哉雖然翁之壽既不可以尋常脩短計而東洛先生方以德望才識駸駸大用於時則身後荐錫之寵固翁所必得無疑者雖世之人亦安所不樂於翁也某少游東洛先生之門去歲竊祿南都又得日事先生聞師母徵順夫人之喪已為吾師悲感哀悼不可勝堪今復為吾師哭翁吾師有終身之痛通家弟子如何為情耶於是拜致不腆之詞明翁之樂庶幾以慰吾師之哀

代汪邑侯祭周蹟山文

某方拜命晉江凡海內薦紳人士亡不盛稱晉江冠裳文物之美為某幸得出政令張教化其間也而某自以謏陋亡所尺寸於政令教化之助兢兢有辱於晉江耳入境以來即聞鄉先生蹟山周公言事死公為戶部主事論救楊御史不當下獄遂與楊御史同下獄而公死噫何其壯也四方傳誦公奏章亡不擊節感嘆咨嗟涕泣垂垂下然所論公者非一有曰公可無死或曰死可成名又曰

朝廷薄於待公竊謂皆非明直臣之衷而思
聖主之德也夫死生何常要在毋忝爾生實見得是
而已毋忝爾生不必求生實見得是有以處死何論
言責有亡之間乎方公上疏時使稍稍於生死較量
者固不能就然其初心亦不慮以言得罪仰冀
主上聖明言之必信而卒不信以為謗豈公所欲哉
若曰以死成名是不忠之大者公之下詔獄
主上一時蓋極震怒固非廷臣所能力營強解如公
論救楊御史也然而主上之心不過薄示懲創令

自悔悟猶父母之於子有過則教至呵斥捶楚亡非
至成曲全之意而不意公氣體孱弱竟死獄中此繇
命耳人之云亡邦國疹瘁安知聖主聞公之訃而
不憮然太息且為之減輟不舉也謂有薄於公者惡
知其深哉或謂之不幸則然耳公之不幸關比與游
日月爭光固非時俗所嗟於身家名位之際者也嗚
呼犯尊觸威人臣所難嬰鱗逆耳於公僅見而幸公
晉江人也其分符是邦固已想聞風采又當入境之
初則公之英魂烈魄所以起懦勵媮激揚風化者實

多又何假於出令張教者哉某既以自幸因以吊公
祭張東湖文

人孰不生為善斯昌人孰無死有子不喪維我東湖
澤厚而長以仁為種以禮為防孝友忠信齒德一鄉
篤生賢子教之義方明經進士才識文章數月蘇郡
茂著循良綿綿福祉赫赫 罷光方來之報翁其可
量何期先逝邦家共傷然知東湖遺澤既且未央則
翁之食報不在存亡湖山蒼蒼湖水泔泔恍惚有無
之中庶幾得翁之行藏尚饗

祭王母李太宜人文

庶少侍先君幸見方渠王先生蓋師事余先君而辱
交諸子於余以故庶亦師視先生云先生之配太宜
人李有令德實相先生教諸子庶既獲從諸子者遊
禮得前為太宜人壽太宜人以諸子故亦子視庶間
嘗命庶侍食坐群兒中叩以訓誦輒喜無異諸子庶
歸必白母乃吾母素重太宜人賢聞庶言愈益賢太
宜人太宜人亦以通家之驩幸厚吾母交相愛也後
庶與先生仲子道思同仕于 朝已而遷各一方乃

廉不幸禔延先君而道思亦有先生之憂蓋二十年
茲矣然猶喜太宜人尚在老母幸無恙而先生之季
道原復貴為符卿持節歸廉方待罪竊伏先君赦廬
與道思昆弟日侍二母且二母幸同兒女之念許以
婚姻之盟將優游二姓以娛餘年所欲慕焉乃廉遭
逢 明聖拔自草萊南北驅馳忽有歲月而太宜人
復不幸一旦棄諸子嗟乎悲矣方先生之歿也廉實
陳詞以祭蓋今思之猶目前事也豈知今日之緘詞
以祭者復為太宜人耶且太宜人始與吾母相得歡

甚也吾母居常屬廉以無忘王母之德乃今太宜人
死而吾母哭之哀廉既未能奉承母教一報太宜人
又不能趨從執紼之後親扶吾母哭太宜人堂下此
其咨嗟涕泣有不能已者夫古有喪者其友為之變
服治事有悽慘之色明同哀也而况余之於太宜人
也顧何獨不然也且太宜人蚤承尚寶公之訓以歸
先生其所以克相厥家與夫治賓承祭教子睦族之
大者余鄉人能記之矣而其通書博識士行女紅皆
可以教後人而附列傳蓋太宜人之所為不死余之

欲圖報太宜人者將在於是余小子何敢忘焉束芻
千里莫寫我心臨風遣使而脩以斯文

提學道脩理告神文

斯道之興書院增拓崇正為堂巍巍郁郁建置以來
幾更教鐸粉飾雖存觀視非昨門墻側款亭榭頽落
孰不憮然憚於改作庶本朽材大厦安托所志作新
毋愧漏屋入室升堂爰厯營度除蠹布鮮載精雕琢
卜以是日鳩工伐木為棟為椽為桷還正本初
非尚耳目神其默佑不疾而速用禪師生於焉聚樂

尚饗

提學道告土地文

道之敝也久所從來不揣予志塞漏輿頽初謂斯舉
旦暮苟完既用其力成功彌難賴神幽贊今已訖工
門墻煥若堂室攸崇道則美矣神能無勞實荷
息載樂育英豪願言居斯心廣身安日新之益朋來
之歡庶幾不朽斯道迺修薄酒致虔特牲為羞固甯
神德亦妥地靈更新終佑人物咸寧尚饗

卷之十一終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likely a manuscript or a page from a book.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somewhat fad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precisely, but they appear to be in a regular script.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晉江蔡克廉道鄉著

雜著

雙竹說

凡有出乎人情之所期造化之所秘苟非其人必不
虛與若夫定感應於一物之間責報效於必然之數
則其人非精神之專至不能以意通之於天而天即
如其意之所期天應人之所期是必授人以至秘而
秘之所寄以闡又非人情之所嘗期使斯人倏然而



得亦自希奇詭駭以為造物之不可知而不知其身
固有以潛孚冥召之其不可知者迺所常取必者也
此可見天人交與之微矣蓋人心中和與天合德之
體天機神異與民共由之用同體可以取必而妙用
則不使知是以常情玩之則起僥倖之私異之則生
怪誕之說要皆不達乎天人之際夫天本無心何夥
機於其先天既無機何巧中於其後惟在人偶值而
善承之昔人種槐以應三公三公非繇槐至者使當
時不有三槐豈必亡三公蓋繇晉公魏公文承其美

於是機之偶值而槐始得名耳今觀貴溪隱君植槐
汪先生種竹其事尤奇自號植槐而所種者竹曰吾
亦以期吾子孫也後三十年有竹一本而雙榦其孫
果登第是為雙竹公也夫種槐而槐茂此本物理之
可尋非如竹雙出者之特異也其後且為三公以先
生之竹如此則所為後者何量夫以善望於後人情
之同欲也而天以雙竹公為先生後則應之以其所
期而以造化生生之秘露之於竹竹之得雙此非所
嘗期於先生者設其時先生見之豈不詭駭希奇不

可知然不知先生聚精之深種德之厚至和交蒸本體默契固未嘗遠中和行隱僻以僥倖乎天而天亦不為機巧安排怪誕之事蓋不過於日用著見其精神工化之妙以鼓舞興起時人之耳目耳然非雙竹公應竹而起則斯竹之生豈不為虛故曰數有偶值化有難知在雙竹公善承之而已公為晉江令愷悌端潔公平明達清風所被人人慕之故人亦以竹詠公詩曰瞻彼淇澳菴竹猗猗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它日晉江之墟吾知又有為公樹甘棠者矣

聖人立人極已丑會試卷

聖人之治人也以天矩之聖人之矩人也以神運之甚矣人之各具是天也天者太極也而人之弗率其天弗協于極敝矣聖人者天有而天全之者也中正仁義天下之實也而極之名擅焉自天下皆敝是天且極之人而聖人獨擅其全天負極之望於是人之望聖人者始峻而聖人之極益高而孤立也聖人之心不屑少徇焉吾天原于上天而身極本于太極所以與我者如是而我忍自棄也而又不忍于自孤焉

則吾之極固將以矩之也。吾極本足以矩人，則聖人
難以私知而限天下。夫惟小私知之不足大，而主諸
其身，又推其身而天下者，同理焉。執之以為教，引之
以為樞，此則為聖人。有本之治，而與世之專治乎人
者，弗侔也。今夫人之望太極者，曰極也。其所極者，理
耳。夫人得而知也。人之望聖人者，曰極也。其所極者，
亦理耳。夫人得而行也。太極之理，夫人得而知，則聖
人也。者太極之寄也。效而行之，又何難。蓋太極主宰
動靜分矣。動靜異位，陰陽生矣。人得之也，而為中正。

仁義德矣。聖有之，衆有之。聖人無所於專，也不專于
聖人，則其天固合。聖愚而一之，正也。義也。人具天之
體也。中也。仁也。人具天之用也。天之體，其虛不能不
昏。天之用，其靈不能不塞。于是萃而歸，聖人之一身
聖人，一身固衆人之身也。一身立而衆心附焉。聖人
于此，亦烏能以自秘也。養吾之虛，而正與義立焉。非
立吾身之正義也。太極之體存天下之正義，在是而
不容于不立大本也。通吾之靈，而中與仁立焉。非立
吾身之中仁也。太極之用存天下之中仁，在是而不

容于不立達道也立大本行達道而建太極一身于
民之上其終也立極于此而天下之大本立天下之
達道行而聖人建極之心歸極于天下矣是則聖人
之心也聖人之心不屑于有所秘而亦不屑于徒有
所洩也分之也而有動靜兩端收之也而又有至一
焉則又為中正仁義之本也蓋太極不動而群動之
機停矣人心不動而衆動之機括矣聖人之治天下
也徒以其燦于外者而持之為主則其用有窮而其
化亦淺矣神云乎哉以是而論聖人之立極未備也

故論天下道理動靜互為其根而動其始也論天下
人心虛靈迭相為用而虛其貫也論聖人一身聖人
之極也天之寓也中正仁義聖人之所以為極天之
徵也主靜于心又所以極聖心之極者天之宰也其
極者王道也其靜者天德也自其神于聖人者言之
而為聖人之太極自其神于天下者言之而為天下
之太極自其神于萬世者言之而為萬世之太極是
則聖人心神之默化蓋亦鼓舞變動而不可測者而
此固為聖人之立極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

或觀聖人之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聖人之神道誰主
之天也天不示極聖將何依天不寓神聖將何感天
垂極而後聖人立極聖本乎天天人次第也天焉而
非聖焉不贊中焉而與上焉並行聖同天天人合一
也語聖而至于天人合一精矣嗚呼自古帝王立極
者無幾也盛于堯舜堯舜之極神矣表章六經發明
天道者孔子也蓋立天極而為萬世之極不朽也人
極孰能加之以孔子之心極推諸堯舜之治極則于
身親見之者有待焉謹論

經綸天下之大經 江西壬子程論

聖人以一身而盡天下之道者無他盡人之道也盡
人之道非取必於人也而即在於身由身之用非有
強於身也而得之於心故自其身之恒道曰經自其
心之妙用曰經綸恒者吾身之常而已而天下之常
胥此同具焉故曰天下之大經經綸者就吾身之經
而經綸之也而天下之經胥此立極焉故曰經綸天
下也夫盡天下而經綸之非至誠不能是至誠也其
不謂之天下之至誠耶嘗觀中庸一書蓋言中矣庸

矣又曰中也和也而此之謂經何以謂之經也凡民
生日用飲食之常而非高深隱怪者皆名之經而何
以謂之大也蓋非通乎天下之廣者不足以言大而
就其日用飲食之常則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有天
地聖人之所不能盡不能盡者大也其所與知者亦
大也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是之謂經之大者然
其大也固未嘗出乎經之外也不出乎經而又不局
乎經其斯以為大乎是經也其曷始乎有此人則有
此經與生俱生而未嘗有始也然則其曷教之舜命

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是已而曷以經綸之易曰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說
所繇著也不觀之治絲乎經以引之其緒則分綸以
理之其類則合分之也而不為散合之也而不為拘
要之無汨其叙而已曲藝且然而况於君子之道乎
斯人也群於天地之中渙然無統則何以謂之人也
聖人者出反而求諸其身孝也慈也仁也敬也別也
序也信也何其整然有緒也而以恩者則恩合以義
者則義合經非出於綸之外綸實寓於經之中析之

極其精而合之盡其大由是而人綱人紀燠乎有文章矣是五倫也不過自聖人一身之所處耳何繇盡天下之五倫而經綸之也蓋聖人之倫即天下之倫也聖人自盡其倫而天下之倫皆取法於聖人是其一身皆天下之經矣非聖人之盡之乎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之至者盡所以為人耳無人倫則非人之道矣故曰道不遠人仁者人也然其所以盡人亦豈物物而安排之事事而整齊之哉繇其性分之流行而率乎天機之感動則自有肫肫懇惻而詳到

者分之者心也合之者亦心也故曰肫肫其仁而又曰立天下之大本大本者心也是道也人皆有之則是心也又何所待於人乎經之綸之各以其心而時出之曾何人之不可能哉蠶者治絲愚夫愚婦之所有事也非不能也病不為耳嗚呼百姓日用而不知而賢智不肖者則過不及經綸之道鮮矣以中庸言大本中也經綸則庸也以中和言大本中也經綸則和也其大也不離乎中其經綸亦不越乎庸與和之外而求其致則可以位可以育知天地之化育知化

者天也是則中庸之不可能也非至誠者孰能之誠曰至誠蓋非其至者不足語乎其大也至誠而曰天下益以見聖人之通天下為一身而斯道為公亦非聖人所得專而有之矣然則學者有志乎聖人立誠其先乎而誠之所繇立則自尚綱始知綱之尚則知所以經綸矣

聖人人倫之至已酉廣東程論

道極於聖人也而聖人不遠人以為道於是立人極於天下夫聖人亦人也而道曷為極之也以其盡人

也盡人者不遠乎人也不遠人而人盡斯人之至也人之至者人之極也聖人立人極夫豈不欲人人之為聖人而人之求聖人者於人之外是以道遠乎人而聖人益不可幾及而聖人立極之意孤孟子憂之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夫曰人倫則知遠人非道求之人倫所以求聖也曰至則知惟聖盡倫未至乎聖不可言倫也今夫言天者物之父生物之至也言地者物之母成物之至也言聖人者人之命盡人之至也夫天則高矣而曰父地則廣矣而曰母天地之至也

且不能外於物聖人獨能外人以盡人耶何人之自
小其身也則望聖人者甚大自忽其倫也則視聖人
者太深故二三子以孔子為有隱而公孫丑謂道若
登天甚矣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然但使
之由而已未能使知也夫堯舜不能使人之知孔孟
不能釋有隱之疑登天之惑無惑乎聖道之不明也
道不明而後處士橫議邪說浸淫學術之懷可勝言
哉慕高遠者則虛談性命曰至也不知性命即人倫
之蘊使道之高遠而外人倫是異端也非性命也守

近易者則博識文章曰至也不知文章乃人倫之發
使道之近易而遺人倫是俗學也非文章也故以子
貢之聞性道猶言事君事親以息倦子游以文學稱
而曰灑掃應對末也而非本彼惡知其所學正以學
為事君事親以此息倦則其所乾乾者何學也聖道
更無精粗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一理耳而分本末兩
事可乎堯之命舜曰慎徽五典舜之命契曰敬敷五
教堯舜之道無他孝悌而已是故精義入神精者人
倫也灑掃應對粗者亦人倫也多識博文博此人倫

也盡性至命至此人倫也人曰至人人之外無所謂
至也倫曰至倫倫之外無所謂人也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知味也夫孰不為人也而不知所以盡人耳謂
之盡人人人可以自盡天下無無人倫之人則無不
可作聖之人矣其有至不至譬之行者聖人則已適
國吾或半途而廢然天下達道固莫得而阻之使不
至也吾惟卽人倫以作聖繇達道以脩身則是至也
殊途而同歸也堯為君盡君道耳而欲為君者則之
舜為臣盡臣道耳而欲為臣者則之大匠誨人以規

矩學者亦以規矩盡人而不則聖人猶方員而不法
規矩是謂聖人人倫之規矩可也盡人之性所以盡
己之性人倫之規矩立而益以見人倫之至矣然規
矩取至於外者也聖人之至則在乎心非有待於外
也是心也人皆有之亦非有待於人也嗚呼外者器
也心者神也聖人神以立極則無待於規矩學者神
以盡倫則亦無待於聖人噫斯其至矣

用兵擇人而任勢程文

天下無完人亦無棄才勢本自然貴利導之夫人之

生也猶材木然巨者為榱為枿為杞為梓細若棗栗
凡天地所湏以為用者也使天下之材皆榱枿杞梓
也則可盡也唯其不然材不可勝用矣材不可勝用
故用之徃徃有遺才然則豈才之罪哉言天下之勢
曰順也善利而導之者若轉員石於千仞之山決積
水於萬仞之谿無弗徃焉其勢誠順而其用誠利也
夫順勢必昌逆勢必殃在昔帝王用人曰噐之又曰
無求備于一人然後知官人如用木為治貴識勢斯
道本然而况於兵乎兵詭道也不明茲而求制勝胡

可得已故孫子曰用兵者擇人而任勢蓋不責人故
能擇人能求勢故善任勢也然予聞用兵之勢多矣
曰天勢曰地勢曰人勢又曰氣勢因勢不識任勢者
於中何所裁乎夫陰陽調和孛慧不災在天之勢非
可逆觀地有土陵石阜平原廣野或依山附澗草淺
土平葦竹交映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步兵車騎弓
弩戟槌劍楯之勢各慎所繇也又聞夷狄地形技藝
與中國殊馳驅山阪出入溪澗此戎翟之長技平地
輕車勁弩長戟此中國之長技故曰番長於馬利於

速闔漢長於弩利於緩戰勢自然而用殊也是故任
得其勢曰順任失其勢曰逆先立勝而後戰者勝兵
之知也先戰而後求勝者敗兵之形也蓋勢象水也
兵象魚也兵不得勢是如魚離江湖而求遊洋奔濤
者亡是理矣然善戰者其勢險因敵應機變化之為
也不特山川關隘地形陳列而已故曰始如處女後
如脫兔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氣勢者士樂死因勢者
敵不意嗚呼此皆人勢也數勢之中人勢為大人勢
之中氣勢為強夫強弱異勢順逆異用以弱為疆反

逆為順唯在倂仰間耳語云自用則小用人則大取
其所長棄其所短制勝萬全之策也故有貪者廉者
仁者辯者謀者怯者勇而捷者聾與瞽者人孰不貴
勇惡怯而聾瞽之徒平居所稱廢棄人矣何可施之
談兵哉然攷兵法曰勇者破堅怯者守門取視於聾
取聽於瞽此何繇也蓋天下不皆廉仁謀勇辯捷也
是以有取於聾瞽而怯者交資以成能猶之伐木巨
者可為宮室而其最微細者可器使未嘗有遺耳然
聞之曲木不可為榱直木不可為桷由前數者使不

枉其天才善矣如有榘楠不用而反以棗栗為棟梁也不亦悲乎則又何取於兼收并蓄無所可否耶故曰不可不擇也嘗攷諸葛武侯論擇材有曰報國之士突寇之士或搴旗爭鋒之士令各聚為一徒無非因能以為兵計蓋才不可盡則兵不可窮兵不可窮則敵不輕鄉古人不戰屈人兵以此也由是觀之地勢虛名人勢實效立勢末事用人先蓋天下之論才也如論勢然隨其所長而擇之猶因其勢以利用也才與勢皆自然不可強者勢因人利人以勢成分而

言之人先勢後合之則一而已人一也能擇則萬人為一身不能則一身之外為胡越勢一也順之為在我之勢失之為在人之勢故曰士不得人以將與敵將不得人以國與敵弱畏疆者小國之形也疆攻弱者伯者之勢也用人任勢王者之道也斯義廣矣唐太宗但知讀兵法謂番兵為奇漢兵為正李靖雖引孫子之言以對然要之孫子李靖皆未知道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蓋得之

射問已酉廣東程文

文者有其實者也。禮者適於宜者也。實不足以振民，育德而爛然於器數儀典之間，雖盛亦靡。宜不足以興治化風而斐然於糟粕故常之說，雖正亦迂。故孔子於史野之際，求彬彬焉而嘆，夏商之道不勝其敝，言貴損益之也。夫言六藝者皆文也，則皆務實也。而獨於射乎？執事舉射為問，毋曰射禮廢而天下無男子，欲以男子之道望愚生乎？蓋自弧矢之作，始於黃帝，侯明之典載乎虞書，事之盡禮樂而立德行者，莫若射。以故聖王務焉，及周之興，牧野一戎散軍郊射。

凡所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澤以擇士，侯以封侯，郁乎盛矣。然秦滅典墳，天子之禮見於周官，略而不備，所僅僅者諸侯二篇而已。姑舉六官所載，則有射人以射法治射儀，而司常共旌，司裘共侯，歌節以樂師治正，以司馬掌次，張其耦，次太僕贊其弓矢，而太史歸中，舍算各職所事，而不相奪明有司也。天子將祭，與諸侯群臣射，而擇其賢者與於祭，曰大射。諸侯朝于天子，而天子與之射，曰賓射。天子勞其使臣，及與群臣飲酒而射，曰燕射。國之大事在祀，故曰大而

賓客燕息明有義也以言六弓五弓孤弓天子之弓也合九而成規唐弓大弓諸侯之弓也合七而成規夾弓庾弓大夫之弓也合五而成規尊卑統馭明有廣狹也以言八矢枉矢潔矢利火射殺矢鏃矢利近射矰矢第矢用諸心恒矢庫矢用諸散前後重輕明有利鈍也大射之侯則王熊虎豹諸侯熊豹大夫麋賓射之侯則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卿大夫一侯二正燕射之侯則天子熊侯白質象尊嚴也諸侯麋侯赤質象賓服也大夫布侯畫以虎豹象變化也

士布侯畫以鹿豕象賤微也天子六諸侯四孤卿大夫三為耦判矣大射於郊賓射於朝燕射於寢為地分矣天子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諸侯貍首為節樂會時也卿大夫采蘋為節樂循法也士采繁為節樂不失職也卽其器度品節之中而名位等威之義不章章較著歟至其教人之射則曰鄉射州長春秋以禮屬民而射于序卿大夫以五物詢衆庶而射于庠是已要皆以禮將之謂之禮射故曰其容比禮其節比樂又曰內正外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是其

教也以德也非以射也故為士者藏脩游息於禮樂之間而不覺其漸漬陶鎔以成德行先王之所為教者有其實而已周衰禮廢列國兵爭主皮貫革之風相沿浸失古制斯禮餽羊兩漢之間惟明帝辟雍一行耳唐開元中頗嘗論著一曰射於射宮一曰觀射於射宮而給事中許景先疏奏罷之其後復行之安福樓下噫微矣宋淳化間有司具圖而曰俟弭兵之日行之乾道間駸駸討論又以舊制煩苛不可此不幾於文實並廢者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車書脩明禮樂洪武三年詔天下學校初射圃射儀圖式著為令凡成均博士弟子及郡邑有司學官罔不治射蔚然文明之會莫可尚焉夫置圃於學猶鄉之射也而責之提調有司博士學官猶在州長云爾但百餘年來諸生涵濡被服日用繇之而不知其所為教者不曰棄弧蓬矢有事四方也則曰文事武備不忘危亂也夫使章縫而得為干城之資顧不美乎然竊非其本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無他養之也諸生歌於斯習於

斯又射且學於斯吾知天機無制器和觸情性與肌膚並融不亦樂乎樂則生生則不知足之蹈手之舞此聖學也豈易易言哉是故好學不倦旄期不亂以繹志也子為子鵠臣為臣鵠以射已也此實哉

太祖養士置射之微亦成周教人禮射之意也至中間斟酌損益之制又有可言者要之儀禮詳而今射儀易簡戒射張侯陳器定耦大較同而士民俊秀大夫子弟以及品爵高卑之射各有其位則昔所未具也自行省而下衛府州而縣而學之射各有其圖則

昔所未睹也誘射請射取矢視筭大較同而執旗六人掌于容後似與舉旌偃旌者稍別中的者飲三爵中采者飲二爵似與不勝立飲者廻殊孤鵠糝鵠之異采亦崇卑異侯之旨而儀不設樂以射教子弟無燕禮也鹿中兕中之異器亦庠序異射之遺而文無迎賓以射主長官無賓禮也其同者實也其不同者文也哉 太祖之所為禮者適於宜而已夫生今而不遵 聖王之制者謂之悖好古而不得先王之心者謂之泥悖者吾知其不敢也大抵仍襲儀禮舊篇

曲儒所見徃徃然齋寧不動執事會通之思耶且如
古人席地而坐坐而取矢禮也今之坐不然矣必如
古之人則使尊賓皆跪以取矢將為敬乎古者堂必
有阼階及階揖升堂揖禮也今之階或不然矣必如
古之人而至畫地為階以成三揖非為戲乎孔子射
於矍相而使公用之裘揚解子路廵射蓋在觀射堵
墻之時耳今行之學宮則環而視之皆孝弟詩書之
倫烏有賁軍之將之可去也而必於揚解不已虛乎
傳曰政不偕時固之敝也禮不從宜執之愆也是故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我

太祖之制則固會通百王全善大美誠百世以俟聖
人不惑者也儻有志者實舉而行之則所謂化裁通
變之宜神明鼓舞之用其盡在於斯夫抑愚言文而
必求實者蓋言體也言禮而必協宜者蓋語用也明
體以適用此正心誠意之學不可不講也今之庠序
豈惟游藝有弗若于古人毋亦志道據德之功所未
究心乎嗚呼文者質之衰古人以六藝為文君子曰
非至文也乃至併其六藝而學官寘之弗講弟子情

鳥不知而人士相語則曰文盛文盛是何哉所謂文者執事其教之

樂問已酉廣東程文

聖王之作樂也所以宣天地之氣而洩人心之和者也蓋人心之和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故達於聲氣之元者而後可以善音律之用通於人心之極者而後可以妙推行之機持此以作樂則情文兼舉本末具備可以為一代之大成矣苟弗此之務而徒滯其迹於聲變異同之間備其數於脩短廣狹之辨則所

謂樂器之末者且未之識其何以語作樂之大方哉嘗觀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記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樂之原也稽昔淳古鞀磬女媧笙簧伏羲紀陽氣而為律黃帝以鳳鳴而定音樂有由作矣是故聲出于日其法五行之說乎如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之類是巳五行相滅而後相生猶五音相反而後相和也律出于辰其法十二辰之說乎如子為黃鍾寅為太簇之類是巳辰固順布而不窮猶律以旋宮而各足也要之聲出于天天無形

也律制于地地有形也有形生於無形而無形者復
資於有形聲律顧可二乎哉自是言聲者有五聲二
變有班固之七始胡樂之七華夫婆陀般瞻音出侏
儻鶉識沙臘聲局方外斯所謂夷制也亦不足云矣
彼黃鐘林鐘太簇為三才之始姑洗蕤賓南呂夷則
為四時之始固亦術數之末技制樂之餘規也可與
七音同語哉吾所取者文武之全音耳蓋曰宮曰徵
曰羽曰商曰角其相次相間犂然分矣故角徵之間
近徵也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也收一聲

謂之變宮何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
物也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是故角徵羽三
宮所以無變也君總萬務貴通變以宜民事屬萬機
必化裁以盡利是故宮徵二宮所以有變也言律者
有京房之六十律有黃帝之十二均王朴之十一均
夫黃鐘仲呂固名正聲執始南事奚取變律况包育
待謙等篇斯所稱噍殺也亦舛於樂矣彼虛宮之位
而不用其大君取足四聲而不知其全律朴亦闡地
奮之義失殷奏之宜也豈足云十二律之術與吾所

取者黃帝之十二均耳蓋十二律八十四調義取旋
宮象月數矣五聲文並行以宮而為主君子謂成損
益之規得黃鐘之正矣何也黃鐘萬事根本作樂之
元也是故其制長九寸各因而損益之以和音樂音
樂得其和是役衆律也以正時序以審五度以嘉五
量以謹五權非他律所能役也至於正聲子聲之別
正律變律之辨其指又可知已夫正聲十二全律也
子聲十二半律也變聲又十二變律也一均之內宮
聲為主是故商角徵羽四聲短於本律故用正聲焉

仲呂蕤賓林鐘之宮長於本律故用半聲焉推之而
正律變律可識也惡得云於樂無所相成哉蓋天統
元氣無不兼聲也地統元形無不兼律也人統大成
無不兼天地也所謂具三才之道者非歟然形聲者
天地也諧之者人也何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定
於尺尺成於黍制樂者所當究心矣夫何荀勗以角
律之長而制笛自黃鐘二尺八寸蕤賓三尺九寸咸
長短之不倫是四角八角之數也梁武以十二律管
而制笛自黃鐘二尺八寸至應鐘三尺三寸皆自長

而漸短是十二律長短相乘之法也。要之私見制律非其元氣律不可定。已杜夔校尺長於汲冢阮咸校尺合於始平。要之異同之間滯於形器尺不可定。已晉田父之尺則加七釐。梁表之尺則加二分。蔡邕之銅籥錢樂之渾儀。以至後周之玉尺鐵尺皆長二分。有奇。其於長短固古今異也。公孫崇以為累黍之長。劉芳以為累黍之廣。元正謂取二黍之間。以至李照之以橫累寸。胡瑗之以橫累尺。其云廣狹亦人人殊也。豈非黍有大小。年有豐歉。歟。以黍定尺。又不可成。

已夫古人因黍起數。積而至於度量。權衡此樂之由制也。後世之黍未必如古。又不求諸自悟之心。乃區區於大小廣狹之迹。多見其惑矣。司馬遷曰。樂所以為治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心是樂非自外作也。故欲求音樂者。亦惟求諸其心而已矣。又何屑屑於器數清濁之間哉。後世若儒者之論樂。莫備於蔡元定律呂一編。蓋其明白淵深。縝密通暢。九分一寸之說。則淮南大史可推五聲。

二變之數則杜預通典可考黃鐘圍徑本於漢斛之
積分變徵非調出於孔氏之禮疏而先求聲氣之元
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然則備樂音之缺者舍
此其誰乎方今

聖天子履中樂和凝道器於一身明天察地貫性命
而咸則其於制作之妙固已兼統而會萃之矣愚也
何幸躬逢其盛

邊防問 程文

善謀國者先治內而後禦外何也緩急之勢殊而治

亂之機相仍也故自勝者昌勝敵者窮今世論者以
服遠為至威拓地為大業恢復為先猷騷擾為末節
徒尚虛名忘實惠譬之捐金求石石未得而金先損
矣或謂國家全盛海內晏然雖邊塵有警特狐豚耳
饑而來飽則去此習見為安然其機在彼不在此譬
之賊行門庭窺不見人殆將望闔入室矣徂目前之
故循外飾之觀者謂今之疆圉固有高城深塹之險
營衛戈戟之備也譬之於人肢體具存猶然康疆無
恙而中實虛竭不自憂虞至於輕紀綱之弛重師族

之興諱背叛之名疑猖獗之患則又內事姑息以為保全邊防完計此如病大重者其初不治必成痼疾夫捐金求石者喜功之心也賊行門庭而不備者偷安之過也內虐之病不可長存錮疾已成非藥可救皆非論治所宜有也然此方時所諱言而執事獨以邊防問愚有以窺執事之至計矣敢自默乎夫邊防者王者所以界別區域絕隔內外也故在北門設宣大諸鎮又表東勝州為肩鑰也在東藩設遼陽諸鎮又建大寧都司為屏蔽也在西疆設甘肅諸鎮又創

沙州衛封哈密以統熟番為藩籬也我朝制夷經國之烈無以尚矣然自永樂以後改東勝置內地則虜騎南牧巢穴朔方而受降城東皆靡蕪矣自兀良哈以義從割大寧則吞噬蹂躪桀黠靡常而山後諸州半犬戎矣成化以還陝巴孱弱土番強橫侵忠順王虜其金印由是甘肅藩籬去矣夫虧中原之固示夷狄之大利候應諫罷邊良有以也然觀江統之論曰戎翟不宜雜居中國宜亟徙附本種方今四海之廣生齒之繁邊城要害連亘布列何俟開邊以取足

哉即大寧東勝不復未為失險也以哈密既失河西之唇齒寒也河西不嚴關陝之門戶闢也不蓋恐為全陝憂然此非目前所易談故曰毋尚虛名忘實患也昔魏相諫漢擊匈奴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傷陰陽之和百姓所疾苦也蓋嘗觀無荒之訓惠此中國之詩然後知聖人制勝保治之要云當今邊釁頻生羽檄時至豺胡出入如亡人境者豈地利不足哉要之人事有未盡耳夫城險以人守也兵行貴人勝也今墻堡不修弓矢不利屯種不

闢軍餉不供號令不嚴賞罰不信不得其人險將安施此承平積弊所由然也故居嘗安枕而卧一遇非常張皇失措愚故曰慎無狃目前而安習見也嗟乎險在外者猶可制也險在內者不可制也古人有云季孫之憂起於蕭牆舟中之人能為敵國不可不慎也竊跡大同遼左軍凡數變矣此相緣姑息之過也賴我

皇上聖同好生戮渠魁宥脅從一時公卿燭深慮遠亦云國威已伸矣然愚以為病根未拔不敢長保是

可不亟務而急圖哉大抵今日之事莫甚於號令賞
罰二者而已夫進犯殺生之危退無必死之罪故夜
刃總兵而不顧晝榜撫臣而不知由平居約束不申
之漸也有功者不受重賞倡亂者不寘極刑出死力
以蒙患難者或受中傷輒有貪功之罰忘武備而致
侵掠者巧於彌縫得免失事之愆則人情孰不畏死
何所慕而為功又何所畏不為亂耶法既如此故士
卒少不如意攘臂群起至於事機不可收拾赦之則
彼不懷殺之而我威元兇雖去積疑猶存功罪雖

明人心未豫愚故曰輕紀綱重師旅諱背叛疑猖獗
者非也夫所以自治者且然無論醜虜矣故曰先治
內而後禦外也試舉唐事為證當唐之初太宗強國
韎韜延陀罔不歸義至景龍間張仁愿議築三受降
城自云百二之府然其後也強藩跋扈即中都內郡
不知共主可不畏哉今將何脩以塞此曰嚴紀律以
飭號令覈功罪以明賞罰懸賞不失信誅暴兇正名
凡賤凌貴士無禮於其將者務尋究剪除不極不止
如是則人不玩而濫不疑國體既得萬一有它即責

撫臣之激變或咎大將之無功孰不恬然哉方今大將之難每動拊髀之嘆豈世果無賢才貴察識之太公曰問言觀其詳窮辭觀其變使之財以觀其廉試之色以觀其貞告難以觀勇醉酒以觀態善矣然使賞罰不明則賢者千里矣至於委用又須體古人分閫之意軍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言專也近者大將出師徃徃老師亡勩蓋遙制於內而示敵以意此忠臣所以飲恨而壯士所為惋邑也團營之中垂白與乳臭者蓋半平居未嘗執戟虜廩廩祿加以

工役繁興衣糧不繼訓練無時甚非所以養兵備緩急也尉繚子曰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善矣然使賞罰不明則忠信不孚何由驅民以死也由此觀之號令者人主所以制內御外也賞罰者行號令之器也若夫城堡弓矢屯種軍餉此兵家之末技耳唯治國者不治其本而事其技安得不令賈生長太息哉嘗聞之京師元首也州縣手足也財賦骨髓也兵險皮膚也執事謂今日之京師州縣財賦虛實何

可身先生文集
如也母曰介胄之士但可以籌邊云

擬蘓武遺李陵書

少卿足下武前以奉使士狀陷匈奴中賴足下故舊之恩得蒙全活歸老漢室既奉鄉土復念足下遠處穹廬非人所安心不能自己竊惟足下始以羸兵深入強虜衆寡不敵至於敗北然猶轉戰數十張拳迎刃搏擊奮死唯恐或後身雖蒙幕其所摧服強敵之功亦足白於天下關主上初得邊書榜徨不安為之戒悼者系日後敗軍南還遣使勞問甚善甚厚既而

聞足下教敵為兵以當中國故足下不免耳國家既用諛貳之言戮殺無辜殘破功臣之家足下復信任已意棄其平生僕以為過矣人臣之義有闕無辱雖甚受誅不敢為君公怨招過於天下者所以厚手足之義也足下本以將門首事三世屯邊勇略冠天下尊君之死識不識皆為涕泣常思報之足下咎不思愆偃然起伏戎狄之中非足下所以遠追古誼光紹家業之意也僕待命虜庭積十九年矣自以身嬰戎禍不復見天日今幸得歸故郡襲先人餘業荷蒙國

慈過推微勞賞賜鉅萬加官賜祿聖明如此臣子將何爲哉古人有言怨不復世義不再辱大行皇帝新棄群臣少帝即位赦過賞功與天下更始霍子孟上官少叔新柄國事皆足下故人足下若幡然改爲棄易前志轉幽陟喬向義改過其誰不仰之苟其毅然執咎不爲後悔棄中國之故文冒腥酪之官爵生負國恩沒謚至愚豈不痛哉豈不痛哉夫仇主事敵以成悖逆之行非忠悍終迷復堅邪陷父非勇遠土用夷崇積無義甘受惡名非知惟足下裁之無忽

代許進士乞養親疏

伏念臣本草茅學術寡陋遭逢

聖世叨錄姓名自幸天地之恩未竭駑駘之報敢不夙夜感念勉效愚忠况茲任使之初豈臣子言私之日顧臣有懇懇不能已之情謹昧死為

陛下告也臣父良絢生臣兄弟五人其四人者皆出前母臣母董氏獨產臣一身序居最少不意臣幼遭凶患骨肉多難長兄曰角次兄曰徵相繼早夭其四兄羽又自襁褓出為人後臣年六歲慈父棄養臣母

寡居撫孤惟臣與臣三兄宮耳母之孤苦臣時常未
盡知亦不能述後幸臣等二人漸各長大母即遣臣
讀書願有四方之志去歲臣會試來京師母子甘心
遠離亦謂膝下有兄宮在也近得家書兄宮又歿臣
母哀痛遂成疾病旦夕只思見臣面臣讀其書五內
崩裂夫臣母今年七十有二矣既無侍養之人又加
床褥之苦湯藥不供思臣為命臣雖木石誠所不忍
臣非不知祿仕足以悅親妻身足以報

主然今欲迎母就養則萬里長途以七十老病之人

豈能自致母不可來臣不告去是臣母子相見終無
日矣萬一臣母致有他虞則臣不孝之罪上通于天
又何顏以濫廁臣工之後哉仰惟

聖明在上以仁孝治天下萬類群生咸得其所肯令
臣母一身筮筮艱危而微臣陷不孝之罪求忠於孝
古有是言

陛下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乎查得嘉靖二年進士王
民以親老告求終養今年進士李文進亦以父病懇
乞送歸俱蒙 聖慈俞允以臣孤子事同王民而母

病無依較之李文進其情尤切伏望

聖慈憫臣烏鳥之私勅下吏部查照王民之例許

臣回籍終養庶幾母病可瘥則臣母餘年咸

陛下賜之而臣不孝得免

明朝之誅臣未卽死尚當隕首報也

李克齋公像贊

儼恪之容閎博之器視其所履卓毅而不隨探其所
存惻怛而無忮其辯浩乎若馳而心之虛受聞一善
言而有喜其學無所不窺而功之緝熙欲學聖人而

未至斯人也置之公卿弼輔之地必能論道宣忠奏
勩出奇蓋於不動聲色而安天下者其庶幾若夫禦
侮折衝之才先機成務之智此則士林之所已知亦
非畫史之能摹擬

贈常節婦

嗚呼三代以上人尚節義故節義之名易立三代而
下人知利也不復知有節義而論人者亦以利故縱
有節義之人而人亦不以節義歸之夫節義一也古
之言節者義今之言節者利必有利而後能得義斯

是非善惡亡所致已嗚呼縉紳大夫且然矧於婦人
處身之道又難於今世之士夫而欲為今世士夫之
所難見信者以求信于人亦苦哉是故其名不可
見者則其為節益高常之婦蔡其節也有年矣而名
久不著蓋非能要譽於鄉黨朋友者然今一二君子
紀述其事又可見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高山流
水之音不使時人聞之而聞於鍾子期嗚呼茲蔡之
所以為蔡歟

常節母叙

予於常為姻黨延知蔡氏節行不誣云然攷古者節
烈婦傳中有死不死有貧不貧所值或殊然以能存
孤為難夫不死似偷生為貧似計利懼偷生計利之
迹者則有一死而已撫孤則不可死不死則不得不
為貧世之論人者責之以不死則孤不必存責人以
不當為貧則將何繇以存孤也斯於人情公論也不
亦枉歟今蔡之於常也生可以存孤則其生也有難
於死可謂亡負死者矣不知後之君子如何采焉

題遺思卷

外史蔡氏曰予觀遺思卷中所載處士濮銘行誼頗
詳要非世俗所及如焚券還茶一二事人謂微細不
論然誠偉然大丈夫也蓋濟人利物之行出於無所
為者為仁處士為此殆無毫髮虛假是心可與入堯
舜矣為民父母既觀民饑寒又將奪之衣食視此能
不愧死哉今處士之子汀篤孝慕義可謂無愧往者

題員通福緣疏

清源山下棠陰里舊有員通亭一所非獨清源遊覽
之勝蓋自斯山而北入朋山山愈深而地殊廣都里

井邑凡車馬杖屨擔荷樵鋤之徒經遊斯山之下者
何止十百千人朝而往夕而還跋步登頓人人莫不
倦而思息則望斯亭也殆與赴家不異而既憇斯亭
也如歸矣亭之利於人也如是正德辛巳遭火今三
十有餘年人人往還於斯日日不殊而欲於斯亭一
憇息也不可復得矣其誰不望斯亭而嘆哉先大夫
昔每登臨憮然有焉脩之志未就予亦懷此久矣茲
當歲屬乙卯韶律初更萬彙咸亨之始於是時而脩
建煥然一新斯非文明烜赫之象乎自今以往車馬

杖屨擔荷樵鋤十百千萬人皆得此暫息乎登頓之
倦其望斯亭而喜有所歸將不受感益利於前時哉
清源遊覽之助斯不待言矣予因題之卷付彌陀僧
執卷募緣匪特以成先大夫未就之志且欲與四方
君子共結員通庶幾與斯山長不朽耳諸君子發心
慈悲廣施厚捨普利衆生與物同春而與時更始其
為福德日新顧不美歟幸毋自悵以負斯緣

書某都民人張璞張杞等

嘉靖十七年正月初六日有都民張璞張杞各持狀

赴州相訐搶奪毆傷事情予審知為同胞兄弟示以
義理數言二人不覺悔罪自陳其狀中所云皆誣也
予乃嘆曰易斷者刑獄難得者兄弟予即按二人狀
罪皆不輕法令既盡恩意遂絕二人無復有生全之
日和睦之理是使民殘骨肉以就死亡也予誠不忍
廼召其父兄宗族張瓊等至庭令其領還誠訓必至
改行從善然後已明日張氏父老數十人偕二兄弟
來報二兄弟者大流涕感激願以死相謝乃詢其相
訐之由特一時酒食小忿耳予又嘆曰夫兄弟同根

柰何忍自戕伐如此之易而一日之間頓復其本心
又何速也然後知人人良心不容泯滅親親長長性
分固然使由外至雖有司嚴刑峻罰且不能驅迫之
而况可自化乎從今爾輩日以孝弟相勸以保全張
氏子孫千百年之緒不亦善哉有司治民皆如爾等
天下無難化之人矣父老宗族咸俯伏曰然予仍令
族長將二兄弟還於祠堂鳴鼓杖責之二兄弟躍然
如脫榛莽而得大道也遂和好如故又與其族長持
族譜來詭請予書其事曰俾子姓兄弟世世守之不

忘予嘉其嚮化之誠即案書之諭張氏者諭衆人者
也

論官

苟可以行道則官守之崇痺固弗論者何者知吾性
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君子盡性而已盡性之能在於
位天地育萬物人苟以位天地育萬物為心則凡富
貴利達殆瑣瑣耳位在公卿道行於公卿位在臺諫
道行於臺諫位在州邑道行於州邑率然上之不以
喜率然下之不以悲孔子嘗為魯司寇矣又為委吏

乘田矣大小殊用而各得其性茲所為能日休也今
之人務外之習深而安生之道淺一朝之患切而終
身之慮踈故第官爵競名寵得之則不勝忻幸謂分
內之事終稍不如意遂戚然終其身不可解此雖賢
士大夫咸相效以為當然故嘗為之說曰古人以官
為官今人以官為家而其終也以官為身不亦卑歟

復田豫陽書

前者小僕還蒙賜教劄已荷至情茲復承寄音益以
厚貺道義之交感念無量再讀教言謂閱士莆中一

以文字為斷殊未愜心欲少寓興考察廉之法至哉
用心也既辱下采敢不披瀝竊謂學校之設所以明
倫明倫之教千古一致惟上人取士代有不同或以
詩賦或以經義非以詩賦經義之學能盡明倫之道
也蓋因言以觀其蘊猶以鏡而別妍媸耳不啻後之
業者盡捨所事而爭投其所取遂以時習之學在於
此矣粉飾日深蹈襲既久於是主司難察夫忠佞之
徒學者不知夫義利之辯國家取士之鏡竟成虛器
而已其於明倫立學也何相關哉此風之壞已非一

時幹旋之力在公任之闕中故稱理學之邦邇來文
盛實衰視它邦特甚豈所性然耶蓋浮靡之習相競
而道德之旨弗聞也昨觀公校士敝郡張設自殊及
臨行諭士以脩身數語茲又留意士行閩中興起之
機也豈時俗所稱作人者可同論哉但謂學校之中
欲舉一二志道之士夫今之學校居嘗不聞此義間
有一二篤行可稱者要多天資暗合或畏名義顧廉
恥而為之槩於聖人之道未嘗有的然志之如孔子
之十五志學者也至於教官所舉未必懷私或緣見

理不真知人不哲釣名者因而窺測深情者巧於彌
縫萬一有小人盜名其間則風教之美不彰反以教
偽而滋利也且如敝郡欲舉所知夫豈無人又慮一
方人士未明此學冒然舉之更生異議是以縮然而
不敢也公又謂今時學者須先使認理庶幾不失聖
人之學而人倫可明風俗可厚夫認理者訓詁之精
者也認得是處不真下手畢竟空談於我何益且今
時認理者未嘗無人豈真得聖人之學哉愚意端本
澄源之計必示學者學為聖人非徒認之而已聖人

之道本自易簡天之明會我之明德只在不覩不聞
間耳使學者曉然知此不假外求則自然下學上達
一以貫之夫人人皆知求之不覩不聞之中不復馳
精役神於文字意見之末將本根既得豈有不孝不
弟者而風俗更有不厚哉至於論文一節公得欄柄
久矣今時學者服習程朱之說步驟班馬之文論程
朱專以理而不及文論班馬專以文而不及理於是
程朱班馬迥為二途王子南江慨然於後生舍程朱
而逐班馬者夫班馬非有害於程朱第不善用之公

之論善矣策士一問尤極精詳更復何說然愚以為
班馬之文非今所急即使比擬而成亦恐不足以垂
世立教而後學緣此刻意脩辭如之何其肯留意程
朱也予所竊恨者程朱之書固今日之家傳戶誦者
也士自視其身孰不曰程朱之徒柰何口習者程朱
之講解耳未有躬服程朱之教者也程朱之學其所
講解即為工夫今有議朱子之學訓釋章句破碎支
離者然朱子亦從其所見字字句句用諸施行以求
至乎聖人之道非若後人牽制文義分折句讀便為

了當也公惟開論諸生曰爾輩讀程朱之書須知程朱之學如何用工如何以求至於聖人之道無徒將其說口頭念過筆下點過遂云我能遵守不失也程朱之學既明又何患乎班馬之文不可及哉極知浪語無所忌憚然荷公傾蓋之雅又懼重違師曠借聽於聲之感心不敢不竟一得云初歸里巷人事多端使者行忙援筆草草伏惟亮察至幸

卷之十三終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晉江蔡克廉道卿著

七言詩

端午後五日奉陪童南衡郡公赴衛使諸君江
舟宴集因觀競渡用童公韻

雨過江樓初放舡將軍好客敞華筵二橋烟鎖群峯
樹一水潮平萬里天人戲魚龍渾是醉村安雞犬獨
勞賢迂踈自喜叨陪日海上風波靖此年

端午前一日後溪江樓宴集奉陪南衡郡公和

韻

追隨五馬泛仙舟水上青峰橋外樓最喜夕霞含野
照却看晴雨漲溪流瑤簫競渡喧中靜龍槳傳杯醉
後留海國衣冠成勝事徘徊猶記昔年遊

雨中競渡五首和南衡郡公韻

是日本擬泛溪上流為山雨波漲不果相與
凭欄觀水賦此寫懷

銀河倒瀉曲江橋簫鼓紛紛奪錦標不見前山風雨
急但隨魚戲水中飄

未許乘槎暫倚欄微濛烟雨畫圖看此中自有真遊
泛笑指龍舟興欲闌

羣山疊石抱江灣戲渡漁人逐處攀蒲節偶然同泛
泛沙鷗於我自閒閒

蘭槳從天滾滾來江櫻本為泛舟開未緣赤壁迎流
去盡道濠梁看水回

世味年來似水傾波濤一望闊鯨鯨非閑醉酒酬佳
賞祇為浮名冒險爭

桃源逢劉北川主人留宿

古木藂雲入逕斜，數間茅屋繞桃花。祇言午爨山村裏，不意春眠處士家。掃地開尊延遠客，焚香對雨說生涯。感君邂逅投膠漆，愧我迂踈報木瓜。

夜宿劉氏山居

沙邊卜築主人翁，半畝山園樹幾叢。淮水悠悠屋前後，漁舟泛泛雲西東。數家雞犬桃源裏，滿地桑麻春雨中。為愛幽居耽野老，明朝客思又匆匆。

曉發舒城

地曠天高秋氣清，迢迢曉見蜀山明。依然郊野涼風

在，猶記兒童早日迎。恍惚疑趨郡，有舍狎狃轉覺吏多情。倚門千里知何處，獨立須臾百念生。

廬陽懷舊

清風皓月照霜臺，二十年中昨日回。白叟猶言少府至，青山仍見舊人來。近村場圃行間異，到院松桃去後栽。獨荷君恩頻問俗，不才何以答涓埃。

昔謫丞廬州，携家郡舍忽忽二十年。今矣奉命督撫，再過斯土，凡所覩記，無不興懷。且重家園老母之思，偶成二律，付舊日一二父老誦。

之時當八月望夕也

再至井田公館和中丞汪東峰韻

視學曾經十二年依然山徑傍湖田竹間茅舍聞人
語嶺外孤村動午烟獨擁旌旄巡省再非關車馬往
來便馳驅更有東南役虛薄何時可息肩

河間道中即事

燕雲齊樹鳥關關不覺馳驅夏欲殘時渡竹橋橫古
寺日逢茆店對青山麥登塲上歡相語車在花邊意
自閑二十年餘成底事明朝有喜近天顏

桐城贈東泉主人

途宿劉東泉主人予喜其言真而禮朴也更
知問道夫道豈自外求哉不着一言即此而
足

兩間茅屋一床書生計園東祇種蔬却喜主人知問
性坐看明月上庭除

尊賜樓為既白邦君作

金闕時將睿藻廻王孫獻賦子雲才恩波本自天潢
下箇史分從玉牒來卜築為尊 明主賜題名仍取

聖人裁瞻宸北向心無極佳氣樓前鬱上台

贈友蓮

家傍湖東日種蓮蓮花數莖是交緣亦知屋後開三
迳那用林中訪七賢時有清風來席上久無凡鳥到
階前瀟溪好道非航物閑取圖書仔細研

重陽後一日同侯掖川侍御登中都樓二首

偶逢桂史得追攀昨日重陽意未闌 萬歲宮墻秋
樹裡千家烟火夕暉間同心對酒懷芳菊不語凭欄
看遠山此際登臨知有幾出門明月興難還

由來豐鎬 聖人生却喜重陽入 帝京雲樹千峰
依鳳闕樓臺萬戶擁金城闕河北極臨秋壯星斗中
天燦月明自愧保釐惟竊祿在時賴有出羣英

送沈青門還吳山

每從僧舍過茆居不獨言詩重起予才望久馳千里
外交情總是半年餘泉山尊酒孤琴遠嶺樹秋風匹
馬初數卷圖書應在篋依然歸卧白雲廬

為南衡郡公祝壽

南衡壽者八千年自是清時一地仙為厭機閑常寐

寂不妨案牘寓玄玄雲砂已在烏臺鍊元脉還因赤
子全燕喜懸弧當此日彩衣歲舞埴堂前

海仙圖贈童南衡

忽有仙人騰海出足踏烟溟手提日獨掛葫蘆宇宙
間世人不識者青山一肩制毒歸空相半粒餘丹暗
駐顏蓑衣不用加針線赤脚蓬頭眉覆面問之年歲
復幾何桑田今已變滄波流水不醒亦不醉浮雲非
黑更非皤龍師魚吏豈吾職蓬島瀛洲隨所息南衡
大隱是同班千年常對蒼蒼色

賀林雙橋七十年

龐眉台背不知名自是翛然遠物情慣在林中同鹿
卧時於橋上看潮生南山對几朋為壽夏日初筵酒
既清七十年来稀此醉頭君歲歲健相迎

寧都舟中夜坐

病骨驅馳力不禁孤舟此夜泊江潯靜聞細雨同流
水獨有寒燈對我心二十年来慙簿領幾迴夢裡到
園林一驚歲晚難成卧起坐中宵強自吟

題脩道菴書付明曉道人

蒼山迴繞映斜暉，與到松林一啟扉。
伐竹燒茶人不語，登樓攤卷鳥閑飛。
心平處處成脩道，性靜時時可息機。
索我留題應自笑，黃冠未度老人歸。

梁學泉君邀登西高峯二十年餘矣，重來此峰，洞僧無存，詩扁猶在，愴焉欲泣。

二十年中念友生，重遊此地不勝情。
欲談往事僧何在，猶聽高山鐘自鳴。
花逕也應憐舊跡，春鶯誰復應新聲。
縱然學道諸緣靜，覺到西峰夢不成。

秋晚同鄧兩峰、王龍溪登北高峯。
辛亥春曾與兩峯登此。

晚來偶上壯高峯，身在雲霄第幾重。
逕掃落花驚過鳥，僧依叢樹忽鳴鍾。
萬家烟起含暝色，二水光浮照夕容。
欲步關山歌漢月，故人尊酒可追送。

夜宴兩峯宅。
辛亥初春曾寓此。

歸來五馬自高風，更喜山門野興同。
築室祇緣林樹隱，栽花因悟世情空。
醉看舞袖雙峰裏，靜聽歌聲一夜中。
三載不嫌高隱地，重來共擬白頭翁。

王龍溪同登釣臺絕頂論學。

江頭携手望嚴陵，仰止高山共一登。
俯瞰灘流寒底

靜坐看秋色晚來疑步從實地終須上心似浮雲愧
未能採藥武夷知有約釣臺深處強攀藤

謁嚴子陵先生

二十餘年負此情喜從耕釣見先生風傳漁笛諸緣
寂雲送江帆一片輕幽壑豈應供避世故人非是漫
逃名回頭悔却紛紛路問道還須嶺上行

挽常節婦

桃花峰外幾更春馬鬣封邊白兔馴寂寂松楸双短
髮悠悠霜雪一孤人蓼莪已信終天暮芭棚堪悲報

主身秋晚重經南粵路厓碑為爾益沾巾

題心梅卷

萬紫千紅春可憐一枝應在百花先相看坐到忘言
處妙契羲皇太古前

題古杏終慕卷

仙人一種世間希種得花成化鶴飛長憶春風紅不
斷青山獨立思依依

遂溪春晴

柴車迢遞總春陰客子晝眠千里心捲幔山前紅日

近欣欣陽氣滿征襟

纔覺晴光動物華
遂溪溪畔已桃花
誰言嶺表青天
遠春色還先四海家

一逕山青別墅幽
人言上有沸泉流
倍車試探爐中
火融得丹成煮未休

恩平元夕見月二首

獨坐虛堂靜漏聲
忽聞童子報新晴
徘徊起向青霄
立喜到春風送月明

中天月色喜初明
一歲春光此夜情
不寢迴廊應自

舞遊人花外笑歌聲

題思竹為既白邦君作

直節清枝一本生
夜來風雨夢邊聲
遙知大孝終身
慕綠竹還須長萬莖

有所思三首 寧都舟中作

辭家不覺二年餘
寸祿耽心生計踈
聞說高堂筋力
健時時獨愛倚門閭

此溪却與建溪同
家在建山竹樹中
弟妹祇言遊子
樂烟波日暮望江東

卧龍僧舍日鳴鍾飛鳳山房舊種松不識山人為吏
後柴扉白石那過從

五言

秋晚送銀臺萬月洲乞假省覲

乞假鳳池還承歡慈母前銀臺將綵服秋水送樓舡
懷裏橘當熟歸時菊正妍庭闈雖可樂明主更情戀
得報

迂踈不自宜誤辱

聖明知節鉞三持日絲綸再召時匪躬何以報有母

敢言私闕樹烟雲裡河清慰所思

都昌道中

秋氣一何清山頭處處明耕鋤渾不識車馬總忘情
最喜江村靜翻憐稼穡輕出疆猶問俗何以答羣生

阜城曉發

夜氣自何如車中獨坐餘微風翻麥潤殘月入林踈
郊野晴分色田家睡起初幽懷共離思嘿嘿重躊躇

贈鄭桃川鉛山丞

明時欣一命混迹向冠簪憶別十年外論交數語深

鳴琴希道術種樹寓禪心
聞戒庠時策難言酒自斟
贈徐雪鈞

徐雪鈞先生以鈞自娛而以醫濟世與予交
二十餘年今年七十矣自東山來見甚歡贈
以此

徐孺風自古何但齒來稀興到常依釣丹成不掩扉
眉間存道氣指下識玄機為降陳蕃榻春山遲爾歸
祝靜泉艾郡丞壽

已悟綿綿理源泉出靜間身名瞻北極父母祝南山

澤厚培元脉砂成駐道顏堂前仍具慶歲歲著斑斕
祝復軒錢邑父母壽

才名吳地重德澤荀江深曾無一絲染應如百煉金
仁風長吹煖棠樹日成陰共祝南山壽斯民父母心
與王遵巖王紫南王石泉山中閒步靈水岩

山中隨興到日日得幽棲緩步前峯近傳歌曲逕迷
松根交洞口石室掛橋西相與凭欄處巍然萬壑低
送陸心梅還武林燕寄白崖張明府

好道不辭遠還山豈厭貧相逢猶醉少臨別轉情親

劍浦歸帆影秋燈獨館人寄聲飛鳥者湖上與誰憐
將至京奉憶高堂兼念諸兒在道

去國不知久間關鬢已斑帝城將咫尺鄉井又千山
白髮門廬倚蒼頭道路閑何時共尊酒歡醉一堂間
度分水關

昨冬來復去今又此時還竹屋兩三架閩中第一山
樹色蕭疎裡泉聲遠近間初辭

明主闕漸近老親顏

峰腰開曲徑樹杪度重關日映分流水雲連百轉山

驅旌時隱見候吏數追攀不是憐予罪如何乞得閑

挽蘓及泉

夙負青雲志如何不遇時悟中千卷了樂處一燈知
厭世緣聞早歸山覺夢遲庭前諸卉在雨滴漸成奇
元夜宿獨鶴驛懷少峯我峯二丈

旅館當元夜山聲應早春一燈能自喜獨酌亦相親
火樹連雲遠璫簫望月新同遊各有興歡賞共何人
又

獨鶴春無伴寒燈靜自焚田家知節到簫鼓隔山聞

新雨含蟾冷微風引樹芳
還憐故國夜燈火正紛紛
吳
讀周蹟山乞宥言官疏

展讀陳言草潸然淚並流
所嗟洛陽少已與古人遊
愛國生無吝憂時死未休
知君尸諫意不為諍臣謀
送負溪陳先生遷官永定

曾分絳帳久忽動使旌斜
教士仍同省奉親更遠家
縑衣明泮水春色滿谿花
處處成三樂別離非所嗟
學憲獎賢

所志非溫煖一官處處宜
却金歸博士移檄在監司

明道何緣譽清風自可師
猶聞登荐草名字聖君知
過沈氏湖

庚戌九月予携尊過沈氏湖
因訪鎮山朱督學相與石上
談詩水頭論道可謂極歡
主人出李邵二兄獨和詩
乃知吾與鎮山二人今日
之辨亦非偶然也

別墅談心處湖光映碧天
秋聲山外雨暮色水中烟
道以言詩悟情因坐石
便相看能自醉却在張筵
天真書院同季彭山太守
張石川納言傳虛岩

都諫岳漳餘山人周柳菴瞽者論道

入山尋舊侶學道結初盟妙悟燈前坐沉吟花下行
登樓江月色連榻寺鍾聲不語都歸隱油然夜氣生

季彭山張石川岳漳餘五雲同別

時漳餘作西湖篇為贈

送客到江洲登山最上頭五雲足下起萬壑水中浮
雨意逢僧對禪心向鹿遊西湖因指點展卷且遲留

過昭慶寺次學泉口韻

日日天涯外相逢不約山有僧迎野客為子叩禪關
竹引杖藜合人隨鶴鶴閑西高思未絕落日此峰還

又

知君相望獨登臨日晚鍾鳴古寺深童子隔林傳杖
錫道人放鶴更招尋柴門猶隔山中面相見翻疑夢
裡吟對榻無言禪意會蟬聲高下數林陰

至淵泉與諸生論子在川上及曾點浴沂同異
幽棲得此地逝者自如斯聊與二三子濯纓一聽之
虛談終有相本體自無私若悟源泉理何須春暮期

卷之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晉江道卿蔡堯庶著

公移

江西廣東學政

為申飭學政事本職自分踈庸不敢為虛文浮說以
瀆聞聽惟敬誦 卧碑 勅諭要在力行蓋已遍布
官師學士矣孔子曰君子以申命行事孟子曰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則夫叮嚀申飭廣 德意
而作士心者在本職亦不可以已然以言語申之不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入法格申之不通退省三思莫知所出夫德可正人誠能動物則有不言之喻不令之行者而本職非其入也是不得不賴言與法耳大率今之天下政治未平教化不洽非不言不令之過也上之言不信下下之心不信上始以相疑終焉相玩於是上之人不自知所言云何而下亦忘其為欺日積繁文徒成故紙即耳目且不能新况禪躬行執本職耿耿之心安能必人之信但不敢不自信其言采輯成規演繹聖諭間亦附以己意諄諄告勉不覺夥言願諸生立

誠進德而求予心於法格言語之外則予雖夥言猶忘言也

一卧碑曰學校之設本欲教民為善子弟入學必志在薰陶德性以成賢人今之言學校者習舉業發科第之門也 國家設科掄才經理天下如欲諸生徒為舉業也不知於治理將安用之既但教之發策應科而已而曰薰陶德性為善成賢者何哉夫為善成賢者教士之本也取士之制則以科目必得賢儒善士真才實學與圖治理而其人無所攷見姑借舉業

以觀之若曰有德者必有言耳惡知時之所趨習之
已久有言者不必有德乎遂使聖賢之學不明而
朝廷建學命官制科取士皆失其本旨願與諸生敬
誦 卧碑先明學校之設

一 聖諭曰崇正學迪正道夫正道者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學斯道者為正學孔子十五而
志之志於道也諸生幼而學矣謂之曰無志不可不
知其所志果在道乎非志道者果孔子之學乎願與
諸生自辨其志

一 聖諭曰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夫篤實者誠
也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德也江右嶺南素稱忠信醇樸
之邦諸生無非希聖希天者然風移習染以今所聞
見得亡有浮靡而未實者乎忠信所以進德至誠可
與天地參頌與諸生先立其誠

一 聖諭曰學者讀書貴知而能行敦尚孝悌忠信
禮義廉耻不許徒務口耳之學今之學者讀書窮理
不體而行之此為口耳明矣高明之流有志本原之
學則徃徃事玄虛而忘踐履探性命而外藝倫曰不

為口耳也不知口耳者與身心反也談心論性而不務躬行其與口耳何異堯舜之道亡他孝悌而已矣不孝不悌不忠信禮義廉耻而謂學堯舜之道乎謂知而能行可乎諸生言必稱堯舜於道無所不達不知孝悌二字自省何如也須求實行不尚虛知力行二字不貴多言

一 聖諭曰先將聖賢經書熟讀背誦牢記不忘却從師友講解明白諸生以讀書為業孰云不記不講者邇來聰明高邁之徒徃徃以書不必讀曰求之心

足矣至四書本經章句不全記傳註置而不觀小學近思錄學庸或問等書有平生未見者夫謂之不善讀書以書讀書也既知求之心則以心讀書固無害矣而必於不讀何哉且聖賢經書亡非發明心學而治天下大經大法寓焉程朱傳註羽翼聖經開示后人論道明甚我朝明經舉士以程朱為據不許自生意見妄為講解蓋屢有申諭學者既有志用世而大經大法茫然不知不知若何以為用既有志應舉而明經不本程朱是不明經不遵制也不遵

制而強以應舉不已惑乎今約諸生曰書本經熟讀
牢記按臨徹籤背誦考試默題講經作文必依程朱
傳註學庸或問小學近思錄等書相間出題竝宜熟
玩凡不能誦記及輕詆儒先箋棄傳註者文雖善亦
黜

一聖 諭曰為學必收放心主敬窮理其於脩己治
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體認精切所謂放心者聲色
貨利富貴功名凡有牽引馳逐皆是此心不存繇於
不能主敬敬之一字千聖相傳之要領上智之人兢

兢業業以持此心故常惺惺下愚反是憧憧往來矣
於此不讀書以窮其理則如酣醉沉夢終無醒覺故
晦菴先生教人窮理致知非欲學者徒知此理便為
了當亦非如今人口誦其說以發身干祿也蓋時時
喚醒此心使之不放耳至如脩己治人隨處有道非
必有天下邦國之責始可以言治人而人已亦非二
事即如一家上父母中兄弟下妻子亡非人也處之
各盡其道即為脩己脩治之方只在義利公私之辨
義利公私體認不明則身不正而行有不得孟子曰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是心也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從古聖賢根本之大莫過於此今學者徃徃辭受取予不明義利而曰是一介云爾嗟乎克一介不與取之心何所不至也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心亦何所不至也諸生須明乎此然後脩己治人也不難而主敬存心亦有實地矣

一 聖諭曰習學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便會行文有等生徒記誦舊文意圖僥倖今宜

痛革所作務典實平順不許浮誇恠誕夫不以窮理為習舉業而已而曰習舉業亦窮理之事學者自知本末矣謂之窮理不通四書本經所窮何理謂之舉業不通四書本經更舉何業文之浮誇恠誕亦於書未通理未窮耳江右文明方盛之時何慮此病惟近年以來四方刊行破題主意講說時文要多腐爛粗淺為士者厭於講求利於剽竊遂博購而熟識之其或務脫凡近翻為聲牙鈎棘不可解曉之句不然則不問何書題目何等義理槩用誠神幾化貞一等語

皆意圖僥倖者即此一念已不可入堯舜之道所宜
罷黜以正士心

一守令之職雖不專於學校然學校其大者而於諸
生地近勢親作新之道易本道兼統衆學歲與諸生
一見精神心術又復微淺所賴藉以匡不逮惟諸賢
守令耳 勅諭拳拳提調官嚴束生徒不許出外遊
蕩 卧碑云提調官常加考較使學皆為良善斯稱
職矣今諸提調咸以古文翁自期約束考較之術固
自有道若夫 廟宇堂齋祭皿樂器師生膳廩科貢

賓興皆不可不加之意其教官廨舍徃徃頽缺亡棲
身之地而生員之婚不能舉喪不能葬者亦宜助處
如視為泛常故令學宮廢墜風教曠失是於 卧碑
勅諭有違非所望乎諸賢也教官先將學中堂室器
具等項查有未備者即日申道議處

一師道立則善人多師之道豈不尊哉今以學官之
職為卑是孰卑之凡其稱與不稱具載 勅諭中間
一二弊習屢經督學憲臣叮嚀告誡形諸紙筆播諸
學宮諸賢固熟聞而羞聽之竊念諸賢身為人師言

法孔孟本道有所不敏方將賴爾而先以猥陋瑣屑
之行槩加指摘漫為煽揚若賢不肖亡兩分辨非以
尊師道也本道不言諸賢可自省矣除往者不究自
今以始洗心立教若其不悔定依 勅諭施行提調
官先將教官賢否實跡填註一冊半月內密封差人
送道案候未即施行教官自省其私知不為提調所
許者速改俟按臨日提調再行填報有能改過自新
更加獎異不能者與衆罪之以后春秋二季填報賢
否不公者罪有歸教官不得營謀差遣如上司委督

嚴切辭之不獲徑申本道詳示各學掌印缺有司擇
本學訓導署之具職名達知本學全缺推別學一員
呈奪給由會試陞遷者提調官勘明呈請候示應聘
丁憂者提調官勘明徑自施行照驗本道

一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
六行三曰六藝又因時考其德行答其道藝而興其
賢者能者我 朝屢經禮部題 准以三等簿品第
學校賢否近來有司急期會而不暇留心教官惑是
非而不能公論遂使提學道行之祇為文具而所任

以進退人才一於文詞而已於是生員以德行為迂
談以文藝為本務豈成周三物教民者今宜着實反
本舉行提調官併儒學掌印官各將諸生行檢逐名
填註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者為上等反是為下等
亡大過亦無甚善者為中等據事直書不許浮詞裝
飾上下雷同互相容隱一月內各密封差人將冊送
道案候未即施行諸生自省其私知其不為公評所
容者速改俟按臨日掌印教官再品一學訓導各品
本齋提調再品所屬有過能改即置上列善者中變

抑之下考各自呈送本道叅酌輿論而行獎黜不獨
以考生員凡有司教官賢否即此而定敢假公報私
及虛文了事或有所需求挾制者通重究之
一有司之庭非生員之所踐蓋其居有學也今或經
年累月不至於學而朝夕有司之門夫為士者固知
惡奔競而尚廉耻也奔走有司與吏胥卒徒為偶豈
廉耻事而顧侈然自得風習所成上下不覺耳近有
巧避此名者則以論學論文為媒投託夤緣亡所不
至有司方樂受門生求為儒吏明知其欺而不辭生

員果有志問學俟朔望日有司下學升堂出所見以請訂正有司政務叢委一月內盡此二日與生員講明加以季考勤嚴不為不稱提調之責非必時時及門然後為教 聖諭嚴束生徒不許遊蕩者此其一端不宜招之入於不善也諸賢有司生徒必不有此往者亦不追論從今以始勉我諸生專心居學慎足公門各府州縣即日置簿一扇送道印鈐發回令直日吏凡生員進入不問公私登記某日某生到公堂或某衙稟說某事仍預置考卷以私進者即授卷命

題四篇申呈定奪上司出巡府州縣照前置簿遣吏門外登記候按臨將簿通解查考如依阿容隱者並究論之

一易曰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近時諸生夥不立會蓋繇各持勝心互生疑忌或不慎始遠至鮮終各教官督令諸生必擇同志十人上下立為一會以年長為會長次長者副之或師弟自成一會即以師為長弟子年長者副之會所各從其便既會之後交相戒勉脩德講學

徒義改過不獨會文會書而已會中有慎行謹言賢
良卓茂通會嘉獎如或干倫犯瀆燕僻驕淫通會降
罰其各慎交毋忽教官先將各會姓名會所編成字
號一月內造冊類府送道有不舉會者或以頑懶或
以學行不齒于衆明白開報

一文武並用所以制治保邦也凡應襲武生既世祿
世官矣 勅諭中又勉習舉業以就科舉待之不為
不厚今武生自視何如有志舉業者工課與諸生同
即不習舉業教官亦須督習武經七書百將傳并四

書孝經小學俾知尊君親上大義朔望於射圃較射
月考季考歲考一體行如遇襲替申呈本道方許起
送其有應襲年十五以上未入學該衛所勘明俟按
臨送入若係舍餘曾習舉業聽赴有司勘結與民生
同考不許朦朧起文

一童生入學乃作人為學之始今之儒學古之大學
也大學者明德新民聖人之學也方其未進孜孜以
求之曰將入大人之學也而請託代考改名冒籍無
所不至是同市井小人而不自知者豈有求入聖人

之門而先為小人之行乎本道以大人待諸生願諸生自謹其始按考之期各州縣正官先將民間俊秀結勘身家無過不係改名冒籍嚴加考試諳曉三場德器才識有可進者方許送府府覆試加精取各生五人互相保結又各取生員一人保結照發去格眼式樣造冊一本當堂督令本生親筆填寫年貌籍貫三代經書保結姓名府考名次連人送道臨考之日生員仍同童生進入交互識認發落日亦如之必填寫格眼互相結認者專以防代考冒籍等弊提調官

明示各生勿比泛常有筆跡不同及犯一應奸弊保結者連坐考中童生文書到學三日內收附教官延至五日不與進者究之

一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今之社學即古者家塾黨庠遺意古者大學之教教以作聖實由小學養蒙為聖功之本后世學術不明人才不如古謂大學之教非也豈知自其小學已大壞乎橫渠先生曰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亮狼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至哉言也訪得各府州縣社學大半廢缺提調官頃

遵照 勅諭仰承 德意本有者脩理未設者創置
其教讀擇生儒中行已端莊文義通曉者為之量免
差役不學遊食之徒亟斥去先教子弟以灑掃應對
坐立進退之節然後授以孝經小學漸及四書五經
暇則歌詩習冠祭士相見禮一切俚俗不經如千字
文真宗勸學文不許誦讀年十三歲以下縱有美質
不宜作文且令其博學多識提調官通將社學處所
教讀童生姓名兩月內造冊開報每季考第各社進
益候按臨送試果於師模無忝訓誨有方必加獎拔

十三歲以下子弟於五經之中讀完三經者雖未作
文決送進學

一冠婚喪祭禮之大者古人行禮求心所安非以戾
俗也今世禮教不明有言四禮者反為戾俗而不安
而徃徃以流俗為禮夫謂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且
如喪禮一事供佛飯僧張筵置酒搬弄雜劇導引鼓
吹甚則乘喪嫁娶反凶從吉不知於心安乎亦不害
於義乎又多博雅之士惑於堪輿之說暴露其親父
而不葬因而召釁措詞亡身辱親不悔至使愚民相

觀火堊水堊忍心害理不可勝言夫使地理之說誠有之造化深藏必不使人捉摸取必也而子孫禍福由乎天者茫乎不可知若暴親之體辱親之心是非福禍較明今乃冒目前之禍以徇子孫不可知之福以易見之非而求得於不可必之是是何惑也申告諸生雅志復古能於四禮毅然行之皆足以感發人心興起風教中若喪祭二事孝子之心必求其安違悖此禮尤不可也有司即查空闲官地多立義塚有水火堊者嚴罪之

一射以觀德自古行之 國初建學即立射圃既而定習射儀註頒天下后有司視之不急生徒厭於難行而射圃鞠為蔬圃矣有言興舉者若以為迂不知此存心養性之事非虛文也提調官即日脩建弓矢布侯之屬未備者備之每月望日教官督率諸生詣射圃考禮演習候按臨往視

一名宦鄉賢崇祀先哲風勵后儒鄉飲賓介尊賢而尊老寔學校教化所關非以私其人也邇來行之若於其人有加而風教無裨是則一人者之私典耳各

府州縣會同儒學僦覈二祠德學宦績及鄉飲諸賓姓名行誼不當舉而舉與當舉未舉者俱候案臨開冊呈議每次鄉飲畢有司仍將諸賓姓名行誼舉自何人一一開報不當者連坐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以維持世教惟辨真偽不論顯微今偽者或以顯而揚真者或以微而泯所賴人之秉彜公論猶在耳各府州縣會同儒學加意搜採不問已未旌表備錄事實候按臨造冊呈議果有卓行亡力自明本道當為題表其門若山林之士志

尚高潔及通曉天文律曆禮樂兵法書數之類並宜呈舉以憑咨訪其先賢丘墓祠堂書院載之祀典有關風化者亦行開報

一服之有章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民志定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比年以來冠服詭異徃徃有凌雲九華東坡玉臺等巾名色一二矜誇之徒尚新耳目爭相式效其流之弊至市井屠販亦竊儒巾優伶戲劇亦冒道服衣冠之辱甚矣嘉靖七年 皇上明禮定制制忠靜冠服正使等威有辨庶民不敢濫擬有爵

也近見生員與一二細民且厭凌雲等巾而冠忠靜者禮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曰用名以忠靜示有位也而自內外七品以下猶不得槩用今生員僭之細民亦僭之是移昔之詭異而越禮犯分矣不尤舛哉各府州縣嚴加禁革有仍前詭異僭越者即行拿問舖行人等混制市賣及巧造新樣惑亂衣冠重枷號之本道不時體訪究治

一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今之學者自視既尊而事人又卑其於巧令亡所不至方其初學讀書句讀

尚不能知便謂儒者未冠而先字未字而先號夫號者門人弟子所尊事先生大人也人人皆自曰先生大人至童子亦以自稱何其尊也及對人稱謂則不問其人如何而曰翁曰大曰老曰小學生齋沐叩首至東札裁達蠅脚細書與 奏章亡異此則何卑耳允此巧令世俗相沿以為不害不知生於心為俗心處乎友為損友不仁之甚者今諸生朋輩相呼只許稱字於年稍長者加兄字東札往來則曰某頓首某字尊兄足下其先生長者然后曰某號先生門下一

切便辟柔佞之詞不復出口本求仁之一事也
一聞之有等後生呼朋引類憑恃衣冠建白官府實
以營私名曰公論意有不如面加搪突肆無忌憚寔
以逞驕名曰直氣不然群居終日造訕興謔指摘有
司非毀前輩而匿名文書亡頭帖字出矣又不然假
以道義為名或曰利害所激連僉具呈上司陳說甚
至攘臂狂呼犯上作亂而曰扶公道行正直士人之
節槩也不知官吏賢愚地方利病並許諸人直言無
隱惟生員不許此 卧碑也生員不守 卧碑已為

名教罪人而一曰士氣二曰士節不知何所謂節所
謂氣也夫士以廉靖自守為節驕蹇浮誇求人而責
人是節乎其氣有三有浩然之氣有血氣之氣有習
俗之氣請先與辨之然後作養而培植耳諸生生長
文獻師友淵源必不犯名教之非但恐血氣交勝邪
說橫行有一於此不問言之公私並黜仍依律例問
罪有司遇此等即許拏問連僉具呈者為首三人論
黜餘以次降罰保留官員者亦如之

一士者以禮為防憂勤惕勵所異於凡民者此耳諸

生生長絃歌之鄉漸濡禮教之俗孰不以禮存心者
或聞一二淫朋謔浪徵逐賭博飲酒遨遊里閭荒淫
館肆自放其心若無所事事而禮教蕩然矣至如
萬壽聖節 千秋令旦正旦冬至祝 壽習儀春秋
祭祀朔望行香皆大禮所在於此而曰不暇是敬其
君師乎上司按臨迎送參揖以下事上亦禮當然言
論政事何處非學乃浮薄者謂此等禮皆可以不行
不知其所存者又何心也夫不知禮而至於怠視
君師無所用心而至於群居博奕雖凡民且羞之而

為士為之乎約我諸生及時悔悟用志憂勤有淫朋
惰行即時罷黜凡遇 君師大禮一學通行隨班餘
事分作三班如不遵約束教官酌量輕重申府到道
明註三等簿以憑黜降昔安定先生設教太學弟子
循循雅飭不問知為安定門人本職虛劣不敢妄意
先賢諸生非不可為安定弟子使人人見而稱之曰
此豫章嶺南之士也本職顧不有光哉

一為學之要在於不欺所謂欺者豈必欺人喪已哉
凡有一言不本於心即為欺人既以欺人即為喪已

且如生員自報歲年萬無一實有入學二三十年止報二三十歲者世俗相安若為不害夫為此不皆暗昧小人也但即一念去高明甚遠願與諸生謹之於微學無蚤暮歸於成功諸士學行果優雖老必取其荒謬雖少不留凡舊冊年歲偽冒悉行改正其童生尤以長大自嫌不肯實報不知童生長大多因久不歲考致其淹滯非彼之罪果於學業已就進取失時本道方將閱其未遇嘉其務實尤先獎拔以勵苦學之志如故稱年少學尚無成則必不輕與進發落

之後審年不實者除名各自三思勿貽後悔本道拳拳亦相與以誠之意耳

一本道於諸生雖有督察之分實司教導之責所謂教者非直使賢者上進而已正欲不肖者知所勉同歸於善今即校文一端豈能使人人之文皆醇而無疵能者固在所嘉其所不能苟有可進不忍終棄幸體予意在於立教非專任瀆其所自處寧以不能勿以自欺嘗聞有等生員素無讀書作人之志每遇歲考百計彌縫或詐病捏假或代考換卷或傳遞懷挾

諸生固皆賢者未必有此但相與之始明示諸生果以誠心待試不亡一日之短猶當矜而教之如或有欺罷遣無疑言及於此已論禍福非與諸生格心探本之語矣豈得已哉

一今日士風之壞請託盛行姦弊雜出蓋其心既疑主司不明又將冀其不公要相信之薄也而自信於心術何如本職雖不明然於公不敢不勉諸生未能信人宜有以自信故與諸生申約凡求書薦引或自叙門第上書獻詩越境請謁者皆以行止有虧論黜

不復考文其補廩補增進學止於按臨考試一案之后別無施行此外有文書紙狀批發者即係詐偽該衙門不許奉行封來查究諸生試卷本道親為封鎖校閱之際吏門遠避一應文移並自我吞不使下人干預毫毛慎勿被其愚誑有所營為誠念本道於諸生有師弟道義之雅而吏書門隸不過供使令者耳諸生懷則可吐疑則可質寃則可申白本道未嘗不虛心領受乃為此輩所欺使師弟之意間隔而不通不亦可怪諸生當信我之心云

由前所言本職迂愚之見耳倘於事體有乖施為未便凡我同心開誠忠告其有不盡事宜則歷前提學道條約具在亡非格言並宜查舉自念本職亡他長寡過未能樂聞人善夫不正己未有能正人者尚期同志聞予之過庶幾改之予之幸亦諸生之幸也

會籍

為興舉文會事竊謂古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人友多不會而會友者亦非輔仁之學要之輔仁會文原非兩事顧在力行何如本道申飭學政已經通行

立會但恐諸生未盡遵守宜明會規以一士志序年齒以敦讓書父兄以存厚會期既定先以白鹿洞規次以呂氏鄉約會長主其事會直肅其儀會書會文咸有身心之益論文改文欲集衆人之長有私罰以作其怠有公舉以去其頑會飯會茶各有定則非特儉約而可久亦從飲食以用功至於紀籍之式凡會必書而罰亦載者詳之也有善則書而惡不具者隱之也本道又於一二條下採緝古人言行正欲學者知所持循合內外之道無文行之教由今之會求古

之會也

操江事宜

為申飭江防事宜事照得本院謬以菲薄奉

命提督江防深懼弗稱所賴各屬多賢同心協力庶
幾有濟今亦不敢妄生已見漫事虛文惟遵循成規
叅采輿論所有一二事宜若於江防切要者合先通
行申飭為此劄仰本府官州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劄
付內開條件事理通行所屬大小衙門并隣近衛所
一體遵照大書榜文張掛曉諭軍民人等知悉各宜

加意舉行以圖實效毋視為紙上之言苟應故事或
於條件所不載者悉照前院節行事理施行中間因
革損益人人儻有所見另行開具揭帖以匡不逮先
具奉行過日期并不違依准繳報須至劄付者

一府州縣掌印官各將本處城池山川沿江一帶洲
沙港汊深淺廣狹煙村人戶多寡強弱孰為賊盜淵
藪孰為一方要害某處設有巡司某處立有墩臺某
處撥有軍兵把截由某處至某處若干里一一畫圖
貼說如冊葉之式中間或宜脩建或宜處置亦附著

之此不獨江防所當知凡有地方之寄者皆宜熟
玩各官務要考求明白磨對精詳一點一畫無差半
月內送院不得抄寫舊本模糊塞白

一府州縣衛所各將見在操備官軍舍人軍餘民壯
或添編義勇會手耆民團保火甲機兵等項人役花
名年貌籍貫逐一查造方冊一本仍於內精選或別
行召募府衛各六十名州縣所各三十名亦開附冊
後作何教練有何供給延何教師一併明白議稟以
憑施行各該掌印會同巡捕官務須留心選募必得

其驍勇用命者本院將賴此以備緩急非為浪談而
已一月內造報

一府州縣衛所各將見在戰船巡哨船或入官沙船
各若干隻堪用若干填壞若干及看船人役姓名造
冊一本其一應器械火藥有無精粗多寡亦並附冊
後於內酌量何者戰擊為便何者脩理為先應動何
項錢糧應委何官監督一併明白議稟以憑施行各
該掌印會同巡捕官務須親臨驗視着實計議不得
但憑屬官朦朧回復半月內造報

一府州縣各將本院與巡江項下紙價贖盡數查出不得一分遺漏於循環文簿之外另造方冊一本半月內繳報或實在銀少有何處置可充江防之需者併議申稟此後操巡贖非奉本院及巡江明文一毫不許擅動事屬地方賊情者通備江防項下支用不可視為無礙別作公貯紊亂舊規侵損軍餉

一府衛掌印官各將僚屬備造履歷方冊擬實直書賢否不得浮詞粉飾及含糊兩可半月內繳報非特考人亦以自考也慎之慎之兵備道將所屬大小文

武守備備倭將所屬武職一體填造府州巡捕官亦將州縣巡捕巡司等官各另填繳

一府同知職專巡捕不得別項差委係題 准事例各官或以巡捕為不屑徃徃營求別差甚於法制有違即今各府知府應 朝勢必以同知署印然自不妨於巡捕也至於州縣巡捕皆有定負近日亦多紊亂文書到日各府州縣衛所先將大小巡捕巡江巡鹽及巡司等官職名開報中間有府巡捕委首領官州縣巡捕委雜職義民官者即日申議改正或州縣

巡捕雖係佐貳而才弱不堪者亦即議處此後凡有更改務申本院詳奪一應陞遷給由非奉本院批允不許離任地方若至失事同知縱有公委責亦難辭各須盡心本等職業毋復外慕云

一官吏軍民與山間海濱之士有諳曉江防利弊或天文兵法及有勇力技謀可備緩急之用者各府州縣衛所掌印官悉心咨訪先具姓名籍貫開報以憑延請中間有願乘時自見者聽其具幅入院凡有所長無不虛心採擇

一盜賊皆有良心非困於飢寒則迫於官府不得已而為之耳為人上者不哀其志而開其自新是驅之為盜耳各府州縣即日揭示榜文諭令改過易行化為良民賊黨聽其解散生理即有賊首許其出首必不追其既往之愆并歇案者通許自首免罪仍立為良民名色用之捕盜月給工食以資貧苦每一月一次開報要見諭化過幾人解散過幾人出首過幾人月給工食若干於此有化民偉績自當旌異本院督臨之日仍將此等良民引見驗其果有謀勇過人更

當出格賞用

一盜賊必有窩家身雖不行而坐地分贓情之可誅尤甚於行劫者各府州縣即將各地方窩家一一潛心細訪密切先具姓名貫址稟報仍揭示榜文諭令有此之家自行省改果能一旦悔悟即係良民唯其自首免罪仍用之捕盜月給工食有功者優賞亦每一月一次開報如其執迷不悔定將財產變賣入官妻子連坐

一凡防禦巡捕之官既有月報又置立循環文簿比

較立法非為不嚴然而經年累月未獲一盜輒云並無盜賊生發此將誰欺今刊定格眼票發去各府轉發各該地方備倭守備掌印巡捕巡江巡鹽把截巡邏巡檢等官凡有地方之責者人給一紙上書衙門官街姓名令其格眼之下自行填寫以十五日為一限要見限內該管轄下獲過賊若干起一起若干人見在何處監候有何賊証已未招結每四十五日各另差人申報倒換查考一限無賊姑行戒飭二限無賊者姑行住俸叁限無賊者定行拿問每季終除備

倭守備掌印官差人賁此外餘府州縣衛所巡捕巡
江巡鹽把截巡邏巡檢各官自查參限之內已有賊
獲者免其親賁止差人赴比如無賊者親賁赴院不
許違延各府先將散票過官名數目具揭回報
一捕盜之人往往通同為盜凡盜之穴巢踪跡無不
悉知今惟立限責要捕盜者時時有所擒獲則盜賊
自然屏息矣各府州縣即將發去格眼票如式翻刊
刷印完備將一應捕盜之人人給一紙亦令自行填
寫每半月州縣巡捕官比較每月終府巡捕官比較

每季終府巡捕通將比較所屬有無獲賊緣由申報
仍於中所獲最少者指名叅申以憑拿問各該巡捕
官務須着實查比勿得視為虛文亦不得妄拿平人
塞責違者並從重治本院不時吊票稽驗以別勤惰
督臨之日各該巡捕官將票類釘一冊以俟比較
一沿江一帶機兵甚多得利則相聚為盜失利則買
良為娼蓋與強盜相為表裏今以捕盜責之機兵當
無不得者各府州縣刊印前項票紙將所在機兵之
家人散一紙每半月州縣巡捕官比較每月終府巡

捕官比較每季終府巡捕通將比較有無獲賊緣由
申報有功者從重勸賞若其容隱不舉拿解處治本
院督臨之日各該巡捕類票送查

一雙桅大船節奉 欽依禁革折改而豪惡之家招
引賊徒撐駕如常會無忌憚甚為梗法從今以始各
該地方官員將一應雙桅并沙船燕尾了稍等船通
行諭令折改其尋常船隻不係雙桅者不拘在江在
河不論打魚擺渡亦不分軍民大小人家俱要盡數
報官查驗明白將本船粉稍黑字刻寫姓名籍貫作

何生業裝載就於左傍用火烙印記換給一色由帖
執照一月之內造冊送院或有駕出在外未回聽船
戶具告案候回日印給續有修造一體報官施行按
季申報若有勢豪不遵約束即便指名叅申先拿子
弟家屬枷號問罪次將有職人員應拿問者拿問應
叅奏者叅 奏以后凡有駕使雙桅并沙船了稍等
船與尋常船隻不經粉稍印烙者經過各處官司通
許緝拿申詳自當重賞該管官吏坐罪本船入官船
戶重治若遇外省船隻雖係雙桅然驗有印信文引

者即准放行亦不得乘機刁難妨阻商旅今發去格
眼票各府轉發各該地方備倭守備掌印巡捕巡江
巡鹽把截巡邏巡司等官人給一紙各填限內獲過
船若干隻亦如獲賊之例每四十五日申報倒換季
終賚比若無獲者依限戒飭住俸拿問各府先將散
票過官名數目具揭回報

一保甲之法屢經前院有行緝盜安民莫此為要而
有司不以奉行者何批文書到日各府州縣即將所
屬不論都市鄉村沿江沿海山塲洲沙等處亦不拘

軍民匠灶等籍每十一家編作一甲內選一人有力
量者為甲長置一小木牌將十家名姓開寫牌內付
甲長十甲編作一保外選一人有行止力量者為保
長置一大木牌將十甲名姓開寫牌內付保長各收
執或村落偏僻人煙稀疎取其地里之便雖一二里
編作一甲一保可也若果不成保止編入附近甲保
下帶管編立已定就令保甲長將各戶男子大小幾
丁年貌生理左右隣居細開報官兩月之內類造文
冊二本一存州縣一送本院仍做粉壁事體照冊寫

票用印每戶各給一張於門首粘貼使衆通知互相
覺察但有面生可疑及不係本處人民不務本等生
理者即行首舉若其容隱連坐地方或遇盜賊生發
務須集衆齊心協力應援不得坐視保甲長止是保
護防禦一事不可因而武斷鄉曲官府亦不得別有
差遣需索搔擾本院督臨之日親行查訪以此為首
務若以虛文抵塞不實舉行者各該掌印巡捕官通
行究治

江西巡撫條約

為巡撫地方事照得立法不難守之為善條布於始
不若責成於終本院入境以來深慙寡陋凡百事宜
一循前院舊規不敢輒作聰明豫立套格日月稍久
諮詢頗周乃或就事酌斟因時裁計所有一二損益
漸已次第施行凡在司府大小衙門申令既詳敷張
有序不惟法守之定且知志意之同茲當撫巡廉察
勤惰又慮前件漫散難稽通將行過案驗總括申明
庶幾執此以考其成云爾

一申明保甲已經定立規條案行各道轉行各州縣

務令民間自相團結着實振舉議察奸宄防禦盜賊
每甲用紙一葉刊刷發與甲長自書里長總甲收送
本縣類釘一本送院一本存縣每月終府縣將行過
實蹟差吏赴比季終守巡道具揭分別勤惰令書吏
赴比續因奉行怠玩又經申明告示及刊刻成書給
散去後撫巡至日各府州縣仍將團結舉行有無實
効及某保某甲倡率有功某方某人阻撓不舉明白
開稟以憑勸懲併領巡捕官及該吏赴比
一選練精兵已經通行各道嚴督各掌印巡捕管操

等官挑選精兵每衛二百名每所一百名州縣機兵
每百名內選二十名每精兵百名用教師四名民間
有精勇自願投充者亦准收練月糧工食之外每月
加銀軍兵各一錢教師各三錢舍餘軍餘照例支糧
通按季申請支給每五日各官自考徑自勸懲十日
一次申報兩月後府城會操軍兵月各加銀二錢教
師倍之文到十日內造冊置籤送院以憑不時掣驗
衣甲器械申支官錢置給其餘軍兵俱發常操在衛
足二千人在所足一千人人並要學習武藝不得

因有精兵輒廢本務賞罰聽各官自處或罰其不能
以與能者一併造冊繳報仍刊原行一紙給兵誦記
各道巡歷通行閱試季終具揭令書吏赴院查比續
因各屬虛文了事且多愆期又經行提官吏及將各
精兵教師通弔府城專委府堂官一員監督教練去
後撫巡至日除閱常操外該府另將軍民精兵合為
一隊送閱掌印等官仍將行過前件着實簽荅各帶
該吏赴比若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湖防去處仍
閱水操所司一體教習

一嚴彌賊盜已經置立會簿案發總捕都司及巡湖
等官每月週巡指揮三次守備二次都司一次查點
沿湖巡湖巡捕巡司官兵到與不到彼此盡會若有
失事及強盜未獲者都司守備比較指揮以下軍兵
指揮比較千百戶以下軍兵每巡一週各另呈報守
備指揮各用簿千百戶以下等官各用格紙送院掛
號發回上下彼此盡押至期不到許先到官徑申拏
究月終填寫格紙徑繳季終指揮以下官各齊簿格
赴比軍兵聽各官給格自比又發格紙緝拏八槳高

頭船隻一體比較及如式通行委官添巡大河與沿河巡司盡會巡至有縣去處掌印官點視來巡員役填註格內印蓋府衛縣所巡捕官并村保巡司各於該管地方捕盜每十日掌印官填格印蓋月終繳查季終衛所州縣巡捕巡河巡司官如有失事齎格赴比雖無失事然無獲賊功蹟亦要赴比既無失事又能獲賊者免之府巡捕官止差吏赴比若或失事提究軍兵亦聽各官給格自此巡河巡湖半年一次更換巡捕巡檢不許別項差占遇當給由查有失事者

不准起送凡地方官遇有強盜劫人即刻申報不許隱蔽去後撫臨之日掌印官仍帶各巡捕巡河巡湖巡司官齎格赴院不在季比之數

一催徵錢糧已經置立格眼冊式案行司道轉行各府并委官管糧官嚴督各縣掌印管糧官將京邊錢糧分立三限嘉靖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三年止限三十四年閏十一月終二十六年起至三十年止限三十五年正月終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限本年三月終各盡數完報過限不完委官即拏府縣承行

吏委官管糧官各職行吏及縣管糧官書手并完不及分數縣管糧官解比續又通行將閏十一月終該比錢糧內有未完再限至正月終及二十六年起五年錢糧若追至三月終二十一年起五年錢糧若追至五月終仍不盡完者各縣管糧官同各吏書通解赴比去後撫臨之日務遵前限完報如或仍前愆期委官即開已未完數揭帖率領府縣管糧官同各吏書赴院查究不在原限比較之數仍將二十五年起至今止夏稅秋糧里甲均徭驛傳及一應本折錢糧

明開某年某項額派若干已完若干何人領解有無取獲批單未獲者曾否監併家屬未完者何人經收侵欠逐項填註承行吏書造冊一本送查併比一官辦支應已經案行各道轉行府縣禁革里長不必逐日掛牌點卯錢糧納完即時放回里甲銀兩務照一條鞭法總徵在官應起解者起解應存留者貯庫凡有公費止委老人義民領銀買辦支應逐日填註格眼季終繳查不許再派里甲出辦物件直日直衙及出身供應之累遇有勾攝止令歇家送牌下鄉

交與里長拘人赴縣銷繳仍備刊原行一紙給與里長收執示信各道巡歷體訪稽察季終并出巡回日具由呈報去後撫臨之日各掌印官務將行過實事革過宿弊開揭送查以占志向

一官當廩給已經案行各道轉行府縣各驛遵守原議將廩給庫子追銀在官每月二次依期給與驛丞買辦支應不許仍拘庫子親當去後撫臨之日各掌印官仍將各驛是否官當從實開稟以憑查究其驛遞座站紅船上中下鋪陳備開文冊仍將五年一造

三年一修銀兩曾否支用有無侵欺逐一回報

一議處糧長夫閭閻之害莫甚於糧長或侵欺或賂賊同歸於破蕩而國課因之虧損上下交病矣已經案行布政司會同各道查議要以催徵一付之里長輸官銀必入庫米必入倉則官錢既無缺而民命亦不傾矣除另行外撫巡所至掌印管糧官各將見行徵解事規有無利病從實開報

一議一賦役賦役之重蓋緣頭緒太多有秋糧夏稅有里甲均徭有課程錢鈔有水馬驛傳有機兵工食

隨則分派逐項起徵小民不免誅求之煩里胥得恣
科索之計為弊極矣已經行布政司會同各道查議
要將各項賦役通融會計悉隨秋糧帶徵止給由帖
一紙雖愚民亦知有定數豪猾無所售其奸且頭緒
既省有司徵收尤易而飛詭欺避百端情偽無所用
矣除另行外撫巡所至掌印管糧官通將該縣賦役
會筭該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除各應優免若干
外每丁該銀若干每糧一石該銀若干仔細磨筭分
毫不差開冊送查

一查補加派節年戶工二部加派數多小民無措已
經案行司道轉行府縣自嘉靖二十七年起至今止
該追行糧耗銀一萬六十二兩三錢一分并二十七
年以前尚有未完盡數查出仍將庫貯嘉靖十一年
以前未解錢糧并歷年追納侵欠賦銀及稅契或用
剝廩給未用鋪陳船料缺官柴薪馬丁齋夫與里甲
均徭等項凡係餘銀通行查出盡數解司糧儲分守
道委官親詣各縣逐年逐件清查追究完解即此以
補加派庶幾為小民寬一分不許分毫別項支用去

後撫臨之日府縣仍將查解過數目或中間已未徵完有無別項那用造冊同該吏送比

一議積稻穀已經案行司道轉行府縣查支堪動庫銀買穀自理詞訟春夏折銀秋冬折穀月終具數呈報各道出巡回日揭報季終書吏赴比年終計筭分數以憑照例舉劾續又查提故違該吏問解及又行各掌印官將批允銀兩限五日內買完取倉收繳過限不完即問侵欺去後今訪得各倉舊積穀數有新陳多寡不同相應併查撫臨之日掌印官即將舊管

并新收積過買過穀數與開除實在數目或有別項在倉穀米通行造冊開報仍照舊規倒換循環查考中間有陳穀陳米不堪放給者作何議處併報施行一稽查紙贖已經定立格紙案行守巡道轉行各府州縣掌印佐貳等官將自理詞訟紙續銀穀盡入倉庫其奉上司發追者不必候事內人犯通完止收一人完足即登報循環仍自三十五年正月以後日逐填註格內季終開總數同循環簿繳換去後撫臨之日府州縣仍各備細造冊一本同前格紙送院以憑

可身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七
查考

一清查庫藏已經按季倒換循環外撫臨之日不論外庫內庫貯庫寄庫銀兩俱盡數查出自舊年十月以前為舊管十月以後為新收開除若干實在若干造冊一本送查或有在庫贓物不論新舊盡數查出申請委官估驗變賣其庫子供應賠賂宿弊許其所至陳白當與處諮

一修置兵器已經案行都司查所屬衛所存留軍器堪用不堪用并缺欠數目去後撫臨之日各衛所仍

須從實開報以憑查驗有司一體計議通約軍兵該器械若干見存堪用者如何藏貯不堪者如何更置欠缺者如何造辨何銀動支何官監督逐件酌處詳奪務使色色精利鮮明有備無患不得視為虛文

一修濬城池各掌印官即日加意整理倒塌者即與修築淤塞者即與疏濬聽候撫臨閱視其原無城池去處作何備禦或別有區處量築土城財不甚費而工可易完不妨詳議具由申奪

一廉察官屬撫臨之日守巡兵備道各將府州縣衛

所府縣掌印官各將僚佐首領并所屬大小文武職官備造履歷脚色及見管事務書冊親筆填註賢否實跡仍另具極賢極不肖揭帖一本送院以憑考察一清理獄囚撫臨之日該府縣即將在監輕重罪囚及追贓人犯不拘已未問結備造始末供招文冊送院仍將人犯先解守巡道會審明白備開審語揭帖呈送以憑叅酌摘其應審人犯另牌吊審不必一槩解擾及拘牽干証之人妨民生理

一申嚴發遣已經案行司道轉行府縣將侵欺錢糧軍犯拘拏的親家屬耐監一月三次杖併追贓軍犯限文到一月內先行發遣有能於一月內完贓者申請定奪延久未報又行各道提問該吏再限一月盡數發遣贓銀百兩以上者限兩月百兩以下者限一月通要家屬追完去後撫臨之日如有追贓不完發遣未盡者掌印官具揭責令該吏帶同軍犯并家屬赴比果能完贓雖在一月之外仍許申奪

一比較未完已經定立格紙案行司道轉行府州縣衛所將本院先后有行事件不論徑行及司道轉行

劉案牌票盡數開填季終差未完多者一吏齎執簿格仍帶照身劄付赴比未完一件責三板以上遞加漏報一件責五板三件問罪五件問革每遇季終即於次月初一日給文起程不論遠近通限初十日以裏到院過一日者常比之外加責五板每過五日遞加半月之上問罪一月不到問革去後撫臨之日仍令未完吏書各齎簿格赴院不在季比之限其三司各道及南昌府衛南新二縣仍於雙月終送比凡遇出巡免送候回省補比

一申呈文移已經通行查照前院條約去後近多參差有乖政體今後事在察院止呈察院事在本院止呈本院兩院有行通詳仍云除申呈某衙門外以便批荅若批詳或有異同以先奉到者為主至於徒罪發配司道徑自定擬凡各屬自問軍犯悉照問刑條例及近題 准勘合事理申呈本院定衛不得通詳致難遵守其動支一應錢糧必須申呈本院批允方許施行

一衙門職掌已經通行查照前院條約去後近多紊

亂相應申明今後守巡各道缺總司坐名呈委府州縣掌印管糧巡捕清軍管操屯局運糧巡河巡湖等官缺布政司都司及守巡道議委呈詳儒學倉庫驛遞巡司等官缺該府徑委一面申報照驗府州縣巡捕遵照例務委佐貳管理佐貳俱缺方委首領首領又缺正官帶管不許濫委雜職義民以前應朝缺人或不得已委用應朝各官回日仍通行改委施行

保甲規條示文

為酌時宜嚴保甲以安地方事照得彌盜安民莫善於保甲保甲之法其來非一日黃帝有井鄰里邑之制成周有比閭族黨之規我

皇祖洪武中始立十家牌又約六事叮嚀訓戒無非振民育德之意江右地瘠人稠奸盜繁滋先任提督南贛都御史陽明王公申明十家牌法傳之至今法非不在而應以虛文人人皆曰可行至舉而措施則相與觀望推延惟苟徇一時之便不知人人皆欲便已則將何人以行之况事本不勞理亦易曉各為身

家必欲求安其於盜賊孰不知畏乃不肯守安身之
令循捕盜之規是盜寔自誨之謂之愛其身家者乎
人情之愚莫得其故大抵法繁則人難守令疎則人
易玩且坊村異形今昔殊俗若槩為畫一之制竟成
泛漫之文紙上持循於政何補本院不揣其愚稍為
時宜損益舊如旌善糾惡明禮興行等件果能從之
比屋可封姑俟浸漬被服

聖明教化之深庶幾當有不言而喻者旦夕之間未
敢驟講先將目前最切防寇安民一事因俗弛張迎

機利導分定款式於後要在着實必行中間不書婦
女幼丁不書田產物畜寇盜之外不察他奸長副之
身不應公役編僉聽其自推聯絡惟其所便有司不
許勾攝吏卒不許需求冊籍免造結狀不煩無非欲
其易簡可從真實能久也擬合就行為此仰抄案回
道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并後開款內事理即便
會同轉行所屬府州縣通行遵照互相倡率必使一
約之中皆為一家一邑之民真如一體倘得四境無
虞百姓安枕是不惟少塞本院痼贖罪愆其於自衛

之計亦誠不淺由此而民風日厚禮教漸興或與古
比閭族黨之意不甚相遠本院夙夜拳拳以此為撫
綏第一件然不敢自執意見中間若有窒礙或於土
俗未宜或於政體未當凡我同心幸其不吝開陳本
院自當虛襟講求其是毋徒束之高閣仍以虛文了
前件甚非所望於賢有司士君子也半月內編定完
報仍刊刻告示張掛曉諭各府州縣城市鄉村大小
軍民通行知悉毋謂今日云云仍為紙上申嚴云爾

廣德州賦役議

直隸廣德州為賦役事奉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
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歐陽某劄付前
事照得今日民病莫大於賦役不均節行撫屬考究
擬議又令查照浙江賦役文冊再加詳處務求至當
之歸以為畫一之法該知州朱麟添註同知蔡克廉
率同知縣何本澄赴院面加商確而利害興革又參
諸巡按監察御史游某之案驗及詢諸土俗民情俱
各相安乃以八事定稅糧一曰以原額稽其始二曰
以事故除其虛三曰以分項別其異四曰以歸總正

其實五曰以坐派起其運六曰以運餘撥其存七曰以存餘考其積八曰以徵一定其則以五事考義役一曰歲獎之式二曰戶頒之式三曰禮頒之式四曰工頒之式五曰不時坐派以八事考里甲一曰丁田二曰慶賀三曰祭祀四曰鄉飲五曰科貢六曰公費七曰夫馬八曰備用以二事考均徭一曰銀差二曰力差以一事考歲辦曰方物之貢以二事考雜辦一曰課鈔二曰匠班以四事考馬政一曰地租二曰種馬三曰草料四曰馬價而同知蔡克廉於事體緊

關又各申述其故本院叅詳似為經久可行乃分為二冊一摘畧節與民周知一加詳細官府備照為此劄仰本州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動支官銀刊刻成書備照冊鄉士夫各送一部周知冊每里長一名給與一冊完日通將用過官銀及散過書冊本數申報查考奉此擬合就行刊印頒布施行

稅糧議

添註同知蔡某謹議本州一縣田地山塘有官有民有寄庄有開墾陞科各科則不等寄庄陞科并官田

地科馬草官山塘科稅絲並徵稅糧民田地山塘稅糧全免惟田地每畝科馬草叁斤成化間始每畝徵米一升二合謂之勸米然比之官僅十之一耳又起耗視正米正米多者起耗亦多富室勒賣戶將官改民吏書利賄囑那重就輕又如馬草麥絲勸米鹽鈔等項本是一年常賦却作數項徵派小民不免科索之煩而里胥得肆科歛之計民病于今極矣茲蒙本院面議除官田三斗以上不起耗外其餘官田寄庄田每畝起耗米四升五合二勺官地寄庄地每畝起

耗米一升三合九勺官山塘篠地每畝起耗米一合一勺大率正米重者耗遞減輕者耗遞加而已民田每畝準馬草鹽鈔并原勸米均派平米三升八合民地每畝準馬草鹽鈔均派平米二升六合開墾民田每畝準米麥馬草均派平米八升一合八勺凡以省頭緒使民易知然官田本納米而折銀以補民則米貴而不病民田本納銀而準米以補官則米賤而不病彼此相濟非有所增損是之謂至公至平之規又論曰賦稅原有定額而會計未有畫一虧官損民

獨書筭為便耳今蒙本院哀多益寡通變宜昨蓋觀於八事而畫一之法以定閭井細戶無擇官民田亦不必知有各項科賦名色但各計其家田地若干平米若干即以平米一石所派定本折色者類推之人合則以輸納于官民事畢矣里胥雖欲有加于民不可得也此理彰彰較著者夫濫立則弊清害鋤則利起有司執冊攷賦舉其大綱而萬目自然可見州邑人賾戶戶通曉其故不復紛然觀昔時矣絜矩之道何以加此

義役議

謹議義役銀兩舊出於民田勸米今已準米入徵一項下矣然必分項從類詳其所用之數所以便稽查也或謂歲幣固有定額而二硃等料歲派不等今以定數格之不足將何以處補曰先儘稅糧起存後將存餘轉補又坐派歲有歲無通融調度當無不足矣

里甲議

謹議里長之設以辦公務而後以抵支應當月直日皆供私費里長不免科諸甲首以一為十上下交征

以為當然蓋由素無定規故莫得而致詰也今蒙本院面議一州一縣總計十甲丁田幾何又計一歲之中凡慶賀祭祀鄉飲科貢公費等項合用幾何中間有定額者酌量實費微為增損原無規則如科貢公費之中亦約其凡定之或一年一徵或三年帶徵通收在官查照支給有餘則貯庫作正支銷不敷許申呈量為查處此外別有徵派或已徵在官而又令里長出辦及不足而勒民私補有餘而扣數贖額者並以贓論合有公用如鄉飲祭祀品物委官給銀照

依時估兩平收買不得更委里長以啓多取少給之弊仍入循環簿開報查考里長自催徵勾攝之外敢有逼令似前當月直日許諸人首告蓋事為之制則百姓與知禁而故犯則罪乃自取此某奉本院惓惓愛人之意敢述以告

一曰丁田 此里甲均徭民壯所由出也舊規除官田不編外民田并成丁者輪年編派而前三事又分作三項徵之各甲丁糧不無多寡官司役取不無輕重加以勢豪詭寄吏書分灑大戶歲得暗脫而小民

常負偏累况編派不一準節斯難頭緒既多科歛自重及查得本州縣丁以糧論糧五石以上為上丁五石以下為中丁五斗以下為下丁此其中又豈能盡得其平耶今蒙本院定議丁據黃冊田據實徵丁自論丁田自論田各定一則不得妄分三等又計一歲之中里甲合用若干迺總州縣丁田通編之有謂歲歲當差民無息肩之日何如役一空九之為便殊不知直年一兩何如每年一錢且優免不得那借吏書不得高下小民曷嘗不便哉但查得十甲內各曾編

過差役其已役里甲者今止徵均徭民壯已役均徭者今止徵里甲民壯候改造後始通行之中間遇應優免則將編剩備用銀兩申請撥補不須紛更

六曰公費 城州以保民也惟高厚堅固乃可以久本州城垣見在無片石寸磚而土之厚不盈尺其高不滿二丈又多傾圮不脩此承平之時所當預慮者也又查本州舊規計城丈尺分授里甲凡遇損頽責令原受地者脩之不得更支官庫錢糧要皆粉飾目前殊無經久之計欲重為創置則事體重大非旦夕

可以輕議暫為防危補救之策又不可仍前委之里甲自管故於此特書之大約每年合用脩理之費徵銀在官臨時選委相應人員脩理務令完固如此則事有統紀而苟且踈虞之患稍救一二矣

七曰夫馬 本州縣不當水陸之衝不設驛傳凡上司使官往來夫馬出見年里甲民頗便之其鋪陳下程心紅紙劄之類亦出里甲惟廩給口糧則在義役項下徵用而轎傘之類原未議處夫一事而二徵之條類既已無紀况供應未有定規隨時措置所得登

記於循環文簿者才什之二三耳條類散見不便檢查供應任情難防侵尅豈慎財用垂長久之規哉今蒙本院面議夫馬悉如舊行其鋪陳下程心紅紙劄廩給口糧轎傘什物俱令里甲內徵辦又如鄉宦慶吊禮不可罷亦許併於里甲內派取但務與前項上司過客之費一一明載循環文簿查攷庶事體歸一名實不欺此本院體吏恤民意深至矣若夫不啻不奢節力省費此則有司之事也

均徭議

謹議均徭舊規每年一甲輪食慮其不均分為十段而亦不免於弊今蒙本院通會十年編之以衆從事宜無脫漏但中間銀差力差不同而名實重輕有相反者既扣陪費酌量加增而銀力差更互編派蓋皆以致其平耳

二曰力差 先時力差過為裁省而代役者刁索如故是輕通縣而重一戶不但名實爭差而已今議除庫子斗級干係錢糧俱審正身應役其餘聽從民便但數外有用強勒取者重治之 查得州縣儒學啓

聖公敬一箴亭縣學鄉賢名宦祠皆無門子今議編設明所尊詳有事也然言力差獨苦於學校門庫者謂以一名追銀數倍或令出銀而又用其力事神教人之道固如是乎今議加編名數優與之直州縣如數徵銀發學雇役毋得蹈襲舊弊陷人於法 州縣庫子本為看守錢庫設也而或以供私費非理之正是曰自賊又建平縣庫子類將官銀收貯在家恣意侵用致官司驗追然後借銀補贖此為庫子者鮮不敗矣今議允一應應徵銀兩俱令當官秤收督令入

庫仍於循環簿內開報其供給費用湏悉革去此某奉本院面諭如有犯者必以法繩之 本州舊規斗級每名編銀四兩每二名看守倉一廩一年交盤一次非惟雇直不足償勞而又有賠補之苦交盤之費故言力差最重者必曰斗級今蒙本院議定凡米穀約三千石編斗級一名每名編工食銀七兩二錢脚費銀八兩率一年更換交盤果有虧折責令賠補無則不得羈留通行各府州縣立為定規查得本州預備倉見貯穀止一萬九百餘石建平縣預備倉見貯

穀止一十七石蓋因近年州縣荒歉支出賑濟故留者少本非常額今議州編四名以從成數縣編一名以備看守遇有新收則於見後內均派看管候年終查算多則遞加少則遞減每名工食不扣而扣脚費仍登記循環如此則官不虧而民亦不累矣 獄卒力差之中最重者也蓋關防囚犯較之他事萬萬不類又官司刑具俱令出辦論差不過編銀肆兩而究其實用常至於二三十兩豈不甚病哉今議刑具編入里甲內徵銀在官自辦其禁子止令看守囚犯不

得復有科取如循故轍者即以賦論 夫弓兵本以
巡捕盜賊為地方計近年各巡司官吏每遇上役之
時或指稱買辦器械多索錢財或收銀親自包當倍
取工價及聞上司查點臨時雇人應名凡此皆為盜
者何以防盜哉各通行嚴革如有犯者重治之 舖
兵此役多被無藉之徒以一人而包數役故公文往
往稽遲事發即逃去正身復當其罪今議就附近人
戶編僉名數則量衝僻為增損云 民壯舊規於十
甲丁田內多者編為正戶少者為朋戶州縣各編二

百名然代役者徃徃分外科取今議併入均徭里甲
內一體編銀徵收在官雇募精壯諳曉武藝之人專
一在役聽巡捕官操練按月給領工食庶免科擾之
弊又民壯本以防守邇來名存實去徒以損民殊失
立法初意今稍為裁損以少甦民困云耳

歲辦議

謹議本州縣每歲進貢茶芽舊於茶戶徵辦迨來茶
戶逃絕本州將見年里長分派出茶以代茶戶之徵
然中間不無倍追之弊建平縣則於各里派徵茶價

轉令應差解吏或舖行收買大約茶價本州不過十
五兩建平縣不過五兩今倍追茶芽者既已無名而
只徵茶價者又無定數加以里長之多取解吏舖行
之侵尅鮮不為民患矣今議通行革去只於里甲備
用銀內取辦每斤定價銀二錢發與舖戶兩平收買
庶幾官民俱便

雜辦議

一曰課程 查得本州稅課局課程鈔錢銀兩先年
取於商賈按季解州貯庫作官吏折俸孤老柴薪等

項支用徃徃巡攔人役乘此攘奪官無稽考課多虧
額嘉靖四年始議商賈之稅改於本州縣城市各行
舖戶較其資本輕重等第定立稅錢排冊逐年令巡
攔徵取名曰門攤課鈔但歲久舖行消長不同而巡
攔有賠賫之苦夫巡攔本為稅商而設今既不取稅
於商則巡攔之名無所用矣今議革去巡攔之役只
於城市舖戶一年一次審編有消乏者開除新立者
編補仍各記其屋主姓名若有更張則將另賃之人
頂替則原額不失民無擾害矣

馬政議

謹議本州例不養馬惟建平縣有之然非國初制也洪熙元年因縣民受寄溧陽縣養馬後遂添設草場分俵江北邳和等州孳生馬駒共八百匹每年又坐派備用馬一百六十匹每匹折銀十八兩共銀二千八百八十兩竊查溧陽縣二百八里草場一十三處養馬八百五十匹每田一畝止納馬草一斤今建平縣一百一十三里草場三處亦養馬八百匹民田每畝又納草三斤苦樂不均此甚明也正德二年該

縣民奏攀本州分養蒙巡撫都御史彭某詳看本州高山峻嶺原無草場難以養馬議將本縣每歲義役內銀六百七十二兩撥幫馬價令本州代解本縣黃蠟葉茶肥猪段箭等銀以補本縣義役銀數嘉靖七年又該縣民奏行本州議將州民買縣田產該民糧四百七十六石五斗五升每石每年令其納銀二錢二分共銀一百四兩八錢四分一釐幫貼馬價餘銀二千一百三兩一錢五分九釐分派馬丁徵納此議已行亦謂稍稍相濟矣但群長醫獸常川在役求索

細戶既多而管馬官員指稱點視科罰公用不少其馬價又多是馬頭自收自解侵漁之弊不免無名之費尤滋今蒙本院面議一切浮科濫費嚴行禁革凡馬匹無故不得點視又不必雇募醫獸在官如遇有馬當醫聽養馬者自雇群長止朔望赴縣應郊即令回鄉生業不許仍舊時常至縣至於馬價務在官司徵收俱無得蹈襲舊弊自取罪愆

附審編之法 夫馬政國之大事今馬不可用而惟竭民膏血以養之甚非立法初意然成法不可廢唯

在審編者致其平耳往歲專以丁論則細民病比年專以糧論則巨室病今將通融酌處須使丁田兼濟以田為主以丁為輔田作六分丁作四分就田之中有地有官庄田地各得遞減至於朋貼須畝不出畝甲不離甲或本畝甲盡量以鄰畝甲貼之蓋論糧則有贏乏之奸論田乃絕輕重之弊丁田相兼準則既定縱有不足猶可相助民無漏役戶無偏疲雖吏書豪猾欲規避高下不可得也然必田差重於丁者亦大較貧富以求均也

卷之十五 終

序可泉先生文集後

蔡可泉先生仲子應麟余壻也丙子穉偕
計北上謁余于潤之公署手一冊相眎曰
此家大人宦少也業編之矣頤翁一言余
受周讀之竊浚然曰自吾鄉有可泉先生
德望宦蹟燁傳薦紳間今薦紳引指賢公
卿蓋首可泉云余素頤叙其事業未能也

且論文夫文不易譚譚文亦不易今學士
家言文蓋西京而上詩蓋大曆以前理則
伊洛而下矣顧果然乎哉左氏國冊司馬
班氏隱艷雄厲於事近而於理漸遠屈氏
司馬氏騷賦自命惻宛都麗於情近而於
理益遠曼濞至于六朝粉黛鏤棘即事情
遠也何況於理故自戰國降雕龍多輟遊

心竄句色爭矜矣若以軌之正彼不得望
必數窮焉迨周張氏河南紫陽氏解竅極
髓於理深也而于文亦得延嗜奇之士交
口並詆輒云手宋人陳編至成然引寐又
云宋人藏拙即之曷以則曰文卑、不訖
格也嗟嗟學士大夫初所代推重者其固
然乎哉吾可泉先生自垂髫即解雄譚屈

座客旁博古群籍充醅馮兩司馬故其文
健焉核焉典且肆焉絕無似兩司馬而又
絕似兩司馬且也寧徒文先生始知學即
中慨伊洛理學不明故揚旌西江東粵間
深尋討王新建陳新會宗旨日集髦士橫
經而議自道德性命蹈履實際外不謬悠
發半語故抒而為文健而粹核而淵典而

有原肆而匪靡廼知先生能為兩司馬又
有不為兩司馬今其論文語具在集中蓋
曰班馬非有害程朱第不善用又曰程朱
非不能為班馬第不知班馬所得程朱如
何故先生文從理發理以文融要皆歸之
自然譬之謫激濠突唱于隨喁一穴之怒
萬夫之耳機固神也彼雕炙者歌鳴鳴竄

遊者吹劍首祇自帽伏耳語云大言炎炎
小言詹詹真知文哉蓋先生方妙齡名已
籍籍里中里中士至與王梁二公方之三
鳳云王集行矣海內已有定價先生猶寥
寥未傳也繇斯刻以談王公之文人巧極
天工錯先生之文官知止神欲行徑扁維
昇統之各臻其致昔程不識與李廣俱漢

將軍擊胡程正部曲擊刁斗治軍簿不休
李不擊刁斗就善水草屯莫府省文書至
史稱其未嘗遇害相埒也今論之李顧在
程下哉余泛讀閒檢先生集詩灑少陵右
丞氏倣其神情文卓然在歐韓二氏間至
讀其疏奏條教即陸敬輿胡安定之摹建
將伯仲之也餘應酬文字不具論論其大

者夫余欵啓聞且慙何知文又何知可泉
文顧在姻中目蔡氏家乘稔甚則序先生
集責宜任之矣雖然觀余言者又將無哂
余乎不彼謂余猶未覩先生之恢恢也夫
彼謂余猶未覩先生之恢恢也夫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丹徒縣事眷晚生楊
廷相頓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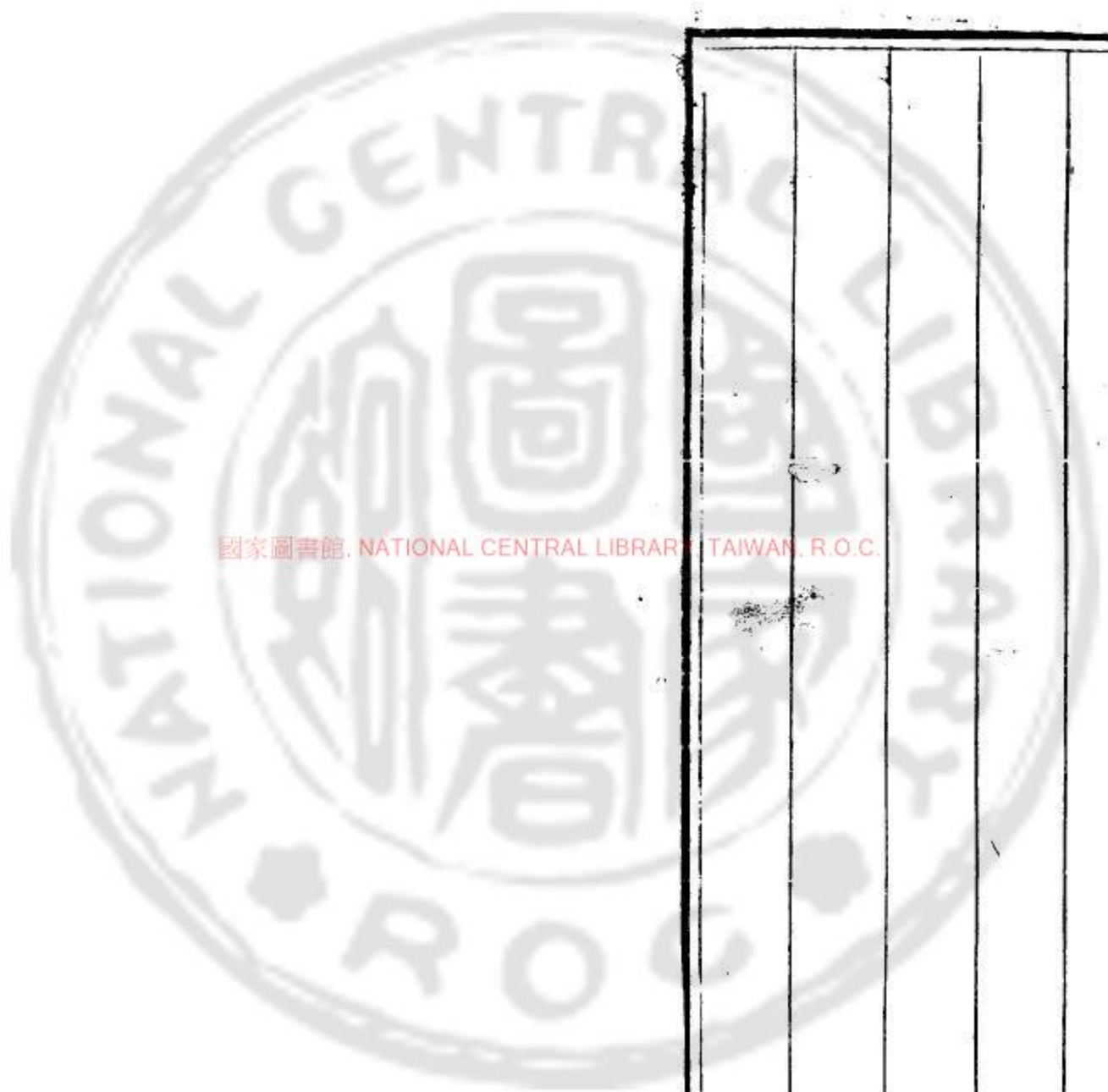
識文集後

嘗閱家譜所載吾蔡氏以文學起家所從來
遠矣先大父勉菴公潛心大業受學于虛齋
蔡先生門獨得其宗遂以授之先大人云大
人性資敏妙寔天所篤而大父昕夕提命得
於趨庭之訓尤多所事易愧虛蔡東洛二君
又皆克紹蔡先生之學者以故淵源粹正英
華焯發曁年登朝即以才名冠海內嗣是敷
歷中外強三十年勲業譽望蔚然為一代名

卿而講學脩文之志佩奉先大人者終其身孜孜靡倦公餘喜讀書不釋手嘗與友人論學曰道非離于文文自離道學非廢于官官自廢學恍然得古人根本枝葉体用相須之意是以黜去浮誕誦法程朱而雅好太史氏臻其間與其為文未嘗艱深詭襲令人不可摸捉務在發揮心源根極理要且融悉今古情事學士家宗之若其建白注措類皆忠愛所發中時膏肓行之章章明效至今所在有

餘思焉蓋大人以功業顯文章以學術經世務固非徒沾沾翰墨末已也惜乎天年不假著作靡竟笥中所遺宦草未遑手校已逸其三之一矣不肖兄弟冲弱即不及侍先大人督誨百凡墮者惴惴焉惟弗克振是惧茲幸逐隊京國間睹海內名公鉅卿皆有所托以永于世又安忍吾大人之精華終汨沒無傳已哉敬錄而梓之始事於萬曆戊寅仲秋之朔成於己卯仲春望日因以所聞紀于末俾

後之人有考於斯云時於曆已卯季春
男應龍應麟謹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